
蒂特：人的女儿

〔丹麦〕尼　克　索著

赵蔚青　邹绿芷　范之龙 译

蒂特：人的女儿

上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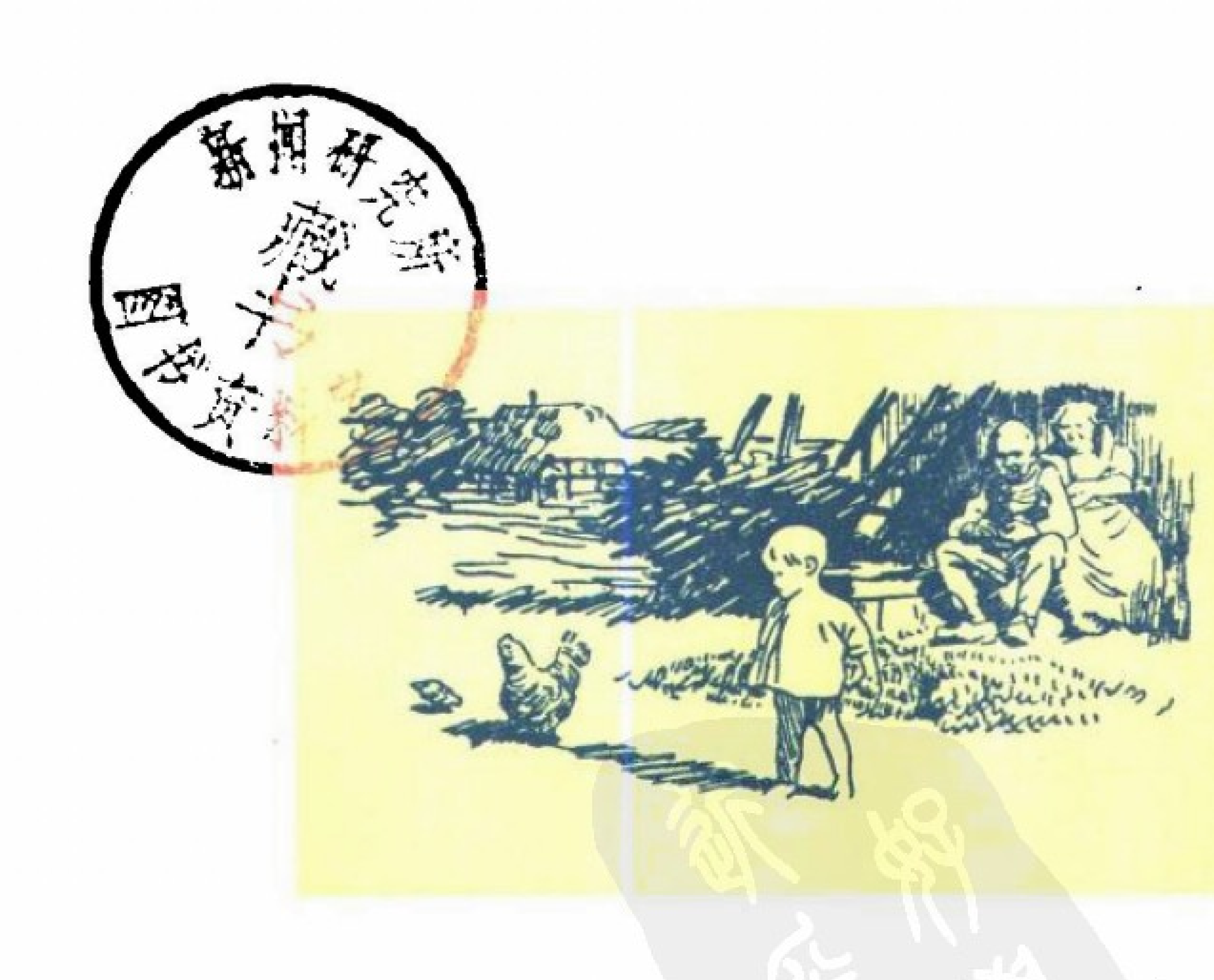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丹麦〕尼　克　索著

赵蔚青　邹绿芷　范之龙 译

蒂特：人的女儿

下 册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Martin Andersen Nexø

DITTE MENNESKEBARN

本书根据英译本 "Ditte: Girl Alive"、"Ditte: Daughter of Man", "Ditte: Towards the Stars" (Henry Holt & Co. New York, 1920—1921 年版)转译

蒂特：人的女儿

〔丹麦〕尼克索 著

赵蔚青 邹绿芷 范之龙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5 插页 6 字数 543,000

1981 年 8 月第 1 版 198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75,500 册

（限上海文艺版）

书号：10188·206 共二册 定价：（六）1.95元

译者前记

我要去毁灭自身，
尽力辉耀和照彻
生活的黑暗。
——高尔基：《人》

马丁·安德逊·尼克索（1869—1954）是丹麦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享有"丹麦的高尔基"之称。他出身于工人家庭，十四岁就当雇工，做过皮匠，又做过泥瓦匠等。他的求知欲很强，一有闲暇就刻苦学习。他中学毕业后当过教师，同时开始了文学生涯。尼克索的第一部小说集《阴影》于一八九八年出版，随后相继写了《生命的代价》（1899）、《法朗克一家》（1902）等四五部中短篇小说，都是以丹麦工人劳动为题材，反映了丹麦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一九〇六年尼克索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征服者贝莱》，这部作品描写了丹麦人民为解放而斗争的场面，表现了工人觉悟的提高及他们对剥削者挺身而起，进行坚毅不屈的反抗，这是北欧文学最早反映工人斗争的作品。在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蒂特，人的女儿》（1917—1921）里，尼克索精心地塑造了一个劳动妇女的生活形象及她的悲惨遭遇。第三部长篇小说是《红莫尔顿》（1945—1954），这三部巨著构成了叙述丹麦工人革命运动史

诗的三部曲。

本书女主人公蒂特是一个孤苦的农村姑娘、被父母抛弃的私生女，最先依靠外祖父外祖母生活，后来由继父收养。她在一个女主人家当雇工时，因同情一个懦弱受欺的农民儿子凯尔而常与他接触，以致失身，后来被斥退赶出村庄。她最先一心想自杀，又想到自己已怀有孩子，只好活下去。不久她生了孩子，把他寄养在别人家里，自己到哥本哈根去当奶妈、裁缝、佣人；她在那些地方受苦挨累，吃不饱，穿不暖；但她为人心地善良，而且十分关怀别人。由于长年劳瘁，贫病交迫，她二十五岁便离开了人间。结尾对资本主义发出了愤怒的控诉。全书贯串许多诗情画意的情节和哲理性的插话，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厚同情。

关于这部小说《蒂特，人的女儿》，尼克索写道："这是关于无产阶级家庭妇女的故事，关于她直到本世纪初为止是怎样生活的故事，关于她的没有止境的劳动以及不断的操心和困苦的故事。她的生活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她遭受过不少忧患，她在无产阶级的斗争中起过不比男人为小的作用。在她的家族注定要遭到的苦难中，她不能不担负起最沉重的担子，还是小女孩儿的蒂特，她自己仍需要母亲的抚爱和照料，就不能不从事劳作，料理家务，替母亲照料弟弟和妹妹——这种母亲的义务，她担负了一辈子。由于对人们的同情和对家族的关怀，这个人的女儿获得了光荣的称号：'人类的母亲'。"

蒂特出身于国内最古老的、人口众多的曼族，而曼族子孙繁衍，多如海沙。"曼"这个姓，意译就是"人"。作者无疑想以此强调女主人公蒂特的形象，显示出深刻的人性。她具有真正的人民的特点——善良、有责任感、热爱劳动，对争取幸福和正义的斗争，怀有无限渴望。

在这部长篇小说里，对曼族的描述是以从容不迫的、庄严肃穆的手法展开的。在这类似北欧史诗的题材里，叙述了扎根在渺无人烟的凯地加海边的这个家族，叙述了他们远祖的特点。他们远祖是些淳朴而顽强的人，这些人勤恳耐劳，而依然艰苦贫困。

蒂特是曼族的真正代表；这个家族在艰难的时候总是团结起来，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进行斗争。作者总是扣紧他所关心的主题，即人和人类的命运。在曼族的家史中，恰好这个主题得以广泛而具体的体现。例如，在小说的开头即叙述：在不久以前，就是在半个世纪以前，蒂特的外祖父索仑·曼开始了艰苦的生活；最初他们不得不漂洋过海，除了捕鱼外，还得从事农垦；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情摧残，他们最后倾家荡产、走投无路。蒂特就是出生在这样的环境里，饱尝岁月的艰辛和生活的折磨。作者一方面怀着热爱精心刻画纯朴的女主人公；另一方面怀着憎恨愤怒地抨击资产阶级社会的险恶势力。

本书所描写的虽是一个普通妇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悲惨遭遇的血泪史，蒂特绝不是俯首帖耳地逆来顺受，她身为吃人社会的牺牲品，怀着真挚的阶级友爱，因此她使全书洋溢着无产阶级感情和乐观主义精神。围绕着蒂特，作者还刻画了各个阶层不同性格的人物，他们都各具特色，有的可憎可恶，有的可爱可悯，形象生动逼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尼克索的这部小说是一部才华横溢的作品。所写的主题很重要，即人和人类的命运，情节紧凑，扣人心弦，充满抒情，是一部内容丰富、意义深远的艺术杰作。

* * *

一九四八年，由于丹麦导演阿斯特里和比雅涅·亨宁—燕逊夫妇根据《蒂特：人的女儿》这部小说拍摄成影片，尼克索在给

荷兰工人的公开信中写道：

“你们称这部影片为无产阶级的影片。真的，它在美国遭到禁止，但我总认为这种定义是不正确的。当然，在影片中出现的渔村老板是万能的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但无论是拉斯·彼得，或者是其他渔民，都不能叫做我们所称为觉悟的无产者。他们让渔村老板剥削自己而并不提出抗议，也许他们甚至于不认为在这方面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们很有耐心地和很敬畏上帝地安分守己。他们是精神上站在旧的、马克思以前的、福音书的阶段上的前无产者。至于说到下层阶级运动，他们在各方面都是完全无知的，可是为了无愧于获得无产者的称号，人们应该为反对任何压迫而斗争。”

在小说的结束部分，作者写出了本世纪初工人运动在丹麦刚刚发展的真实情况，当时“工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但还不知道把力量用到什么地方去”。

小说的最末一卷，莫尔顿，“新世代的人”，未来的红色莫尔顿的出现，是意味深长的。他是新时代的先驱，到那时候，恭顺的、俯首听命的丹麦工人已经认识到根据社会主义原则来改造国家的革命力量。莫尔顿对垂死的蒂特这样说：“我相信，那些为美好生活而斗争的人死后将会永生。”同时工人起来开始游行示威——这是为实现蒂特对穷苦人的美好生活的期望的开端。

克拉克·蔡特金一九三二年在一次晚会上的演说中，曾这样介绍过这部小说：

“那样喜欢把妇女作为自己的小说和戏剧的主角的西欧作家们，他们不懂得妇女，也不懂得什么是英雄主义。他们把妇女英雄或者看作是装模作样的‘女学究’，或者看作是一会儿饮香槟酒，一会儿辗转于泥泞中的‘率直的和不可理解的’妓女。他们

不了解：在丰盛的晚餐后，坐在皮沙发椅上吸着金色烟嘴的香烟，空谈生活如何可怖、如何困难和如何不体面是极容易的事；在领到甚至比少得可怜的男工津贴还少的工资时，在怨恨非应分的生活而为了孩子又必须这样生活下去时，要教养四五个孩子，穷苦度日，却没有那么容易。遭受苦难——也仍然对生活抱着信心，遭受苦难——也要为美好的生活而斗争。这样的英雄妇女，在西欧作家中只有一个——马丁·安德逊·尼克索才会描绘出来。"

《蒂特：人的女儿》是最受人欢迎和爱好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之一，不但在作者的祖国、而且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获得巨大的成功，这部小说初版后很快就被翻译成许多外国文字。本书能得到这样光辉的荣誉，是当之无愧的，因为它的人物形象和思想内容，将永远活在千百万读者的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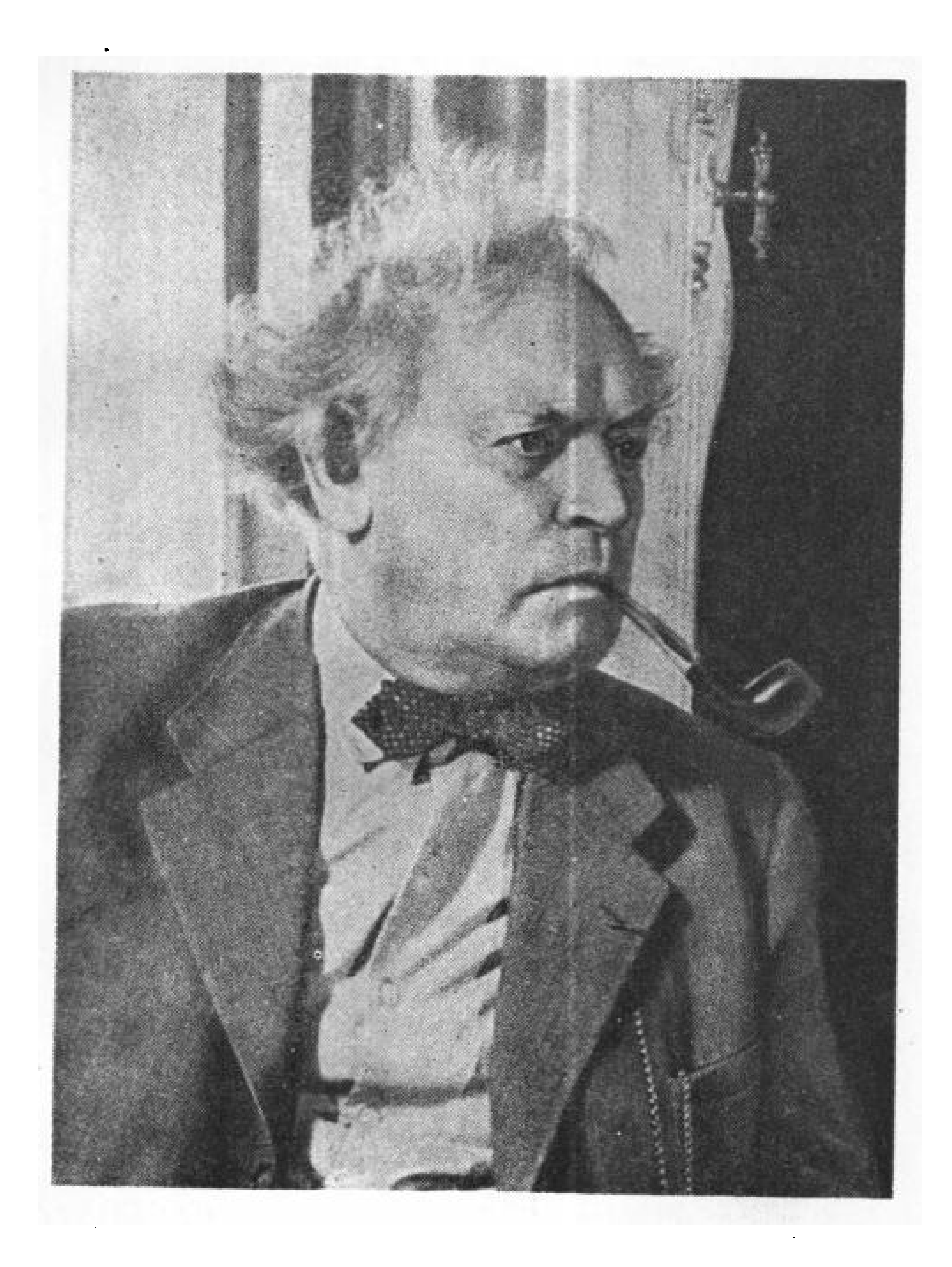
赵蔚青

1980年10月北京

内 容 提 要

马丁·安德逊·尼克索是丹麦杰出的工人阶级作家，他真实地描绘了丹麦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曾被誉为“斯堪的那维亚的高尔基”。

本书是尼克索的重要作品之一，描写了主人公蒂特短暂一生中的悲惨遭遇，并对资产阶级的虚伪和卑鄙作了有力的揭露和谴责。全书有许多抒情性和哲理性的插话，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马丁·安德逊·尼克索 像

目　　次

译者前记 ·························· I

第一卷　童　　年

第 一 章　蒂特的家谱 ················ 4
第 二 章　出生之前 ················ 10
第 三 章　孩子降生 ················ 19
第 四 章　蒂特最初学步的时候 ········ 22
第 五 章　外祖父又到海上去了 ········ 27
第 六 章　索仑之死 ················ 32
第 七 章　寡妇和孤女 ·············· 39
第 八 章　巫婆玛莲 ················ 43
第 九 章　蒂特访问仙境 ············ 56
第 十 章　蒂特有了父亲 ············ 64
第十一章　新的父亲 ················ 70
第十二章　换破烂儿的人 ············ 83
第十三章　蒂特的预见 ·············· 92
第十四章　在家里和妈妈一起 ········ 99
第十五章　阴雨和阳光 ············ 111
第十六章　可怜的外婆 ············ 115
第十七章　当猫儿不在的时候 ······ 121

第十八章　乌鸦夜里飞了…………130
第十九章　乌鸦叫，恶运来了…………138

第二卷　小　母　亲

第　一　章　老鸦巢的早晨…………146
第　二　章　公路…………153
第　三　章　拉斯·彼得求见国王…………162
第　四　章　小母亲蒂特…………175
第　五　章　小浪荡汉…………184
第　六　章　磨刀人…………191
第　七　章　做腊肠的人…………200
第　八　章　再会了，老鸦巢…………214
第　九　章　一个渔夫的死…………228
第　十　章　新的世界…………234
第十一章　姜饼小房…………244
第十二章　每天的烦恼…………251
第十三章　蒂特的坚信礼…………258

第三卷　沉　　沦

第　一　章　在陌生人中间…………272
第　二　章　想家…………280
第　三　章　蒂特的女主人…………291
第　四　章　可爱的来客…………298
第　五　章　蒂特回家探亲…………305
第　六　章　面颊红润的姑娘…………323
第　七　章　冬天的阴霾…………332

第 八 章　冬天漫长的道路……………………345
第 九 章　夏季的一天……………………354
第 十 章　索丽尼回家了……………………362
第十一章　蒂特安慰伙伴……………………371
第十二章　短短的夏天……………………377
第十三章　倔强的心……………………384
第十四章　大克拉夫斯的死……………………394
第十五章　又回到家里……………………401
第十六章　山地田庄的孩子……………………408
第十七章　蒂特晒太阳……………………417
第十八章　欢宴……………………423
第十九章　新生命降生了……………………434

第四卷　炼　　狱

第 一 章　蒂特为什么不结婚……………………438
第 二 章　在广大的世界里……………………450
第 三 章　在保健院里……………………468
第 四 章　小天使们……………………476
第 五 章　蒂特成了家庭里的一员……………………486
第 六 章　蒂特被提拔当了使女……………………495
第 七 章　无家可归……………………504
第 八 章　凯尔的面庞……………………509
第 九 章　蒂特的一天……………………518
第 十 章　春天……………………527
第十一章　幸福的时光……………………537
第十二章　蒂特采摘玫瑰……………………548

第十三章　狗 ······················557
第十四章　乔治和蒂特 ··············565
第十五章　结清旧账 ················574

第五卷　走向星辰

第　一　章　上帝的小生物 ··············581
第　二　章　蒂特妈妈 ················589
第　三　章　小乔治 ··················598
第　四　章　我们的主 ················607
第　五　章　在草坪上 ················619
第　六　章　老鼠 ····················634
第　七　章　坚信礼的庆祝宴 ··········643
第　八　章　老瑞斯慕森弄到了新靴子 ··649
第　九　章　形形色色 ················660
第　十　章　“唱喜歌的”甘拜下风 ······669
第十一章　日常生活 ··················678
第十二章　可靠的日德兰人 ············686
第十三章　缝纫机、棉被和施粥厂 ······692
第十四章　小彼得 ····················704
第十五章　蒂特妈妈上了报 ············720
第十六章　羊毛衫 ····················726
第十七章　邂逅 ······················734
第十八章　蒂特歇了一天 ··············740
第十九章　拣煤核的孩子 ··············749
第二十章　上帝的心肠 ················755
第二十一章　死 ······················762

第二十二章　走向星辰 · · · · · · · · · · · · · · · · · 769
一个人死了 · · · · · · · · · · · · · · · 780

附录　马丁·安德逊·尼克索（丹麦 J. 罗斯坦）· · · · · · · · 783

蒂特：人的女儿

第 一 卷

童 年

第一章

蒂特的家谱

人们都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够把他的祖先追溯到多少个世纪以前去，那便表示他的出身是很好的。因此，人的孩子——蒂特，她的出身便是出类拔萃的了。她属于这个国家的最大的家族之一，那就是曼①族。

这一族的家谱图系表从来不曾存在过，把它画出来也不是容易的事；它的支系就象海上的沙粒那末多，从它那里，人们也可以追溯到所有其他的一些世世代代去。随着时代的进展，这个家谱树曾经向上滋长，然后它的枝条又纠缠在一起，那时候，它的精力也就耗尽，而它的作用也就完成了。这曼族很有些象浩瀚的海洋，波涛从它那里轻快地朝天上汹涌，然后又阴沉地退落回来。

相传这一族的第一个母亲是一个原野上的劳动者，她躺在耕地上，便怀了孕，然后就生了个儿子。就是这个儿子，他创立了一个万物为之兴盛、人口众多、勤劳耐苦的家族。曼族表现在他身上的最奇异的特征是：每一样东西，一经他接触，便充满了生命，而且日趋茂盛了。

在很长的时间里，这孩子的身上都沾着泥土的痕迹，可是在他长大以后，这些痕迹逐渐消失，于是他就成为一个原野上的能

干的劳动者了；从他这里，开始了土地耕种。他没有父亲，这一个事实，使得他思考了很多，而且也成为他生活中一个重大而又永远存在的问题。他在闲暇的时候，从这个问题上创立了一种完整的宗教。

他在困难面前是能够坚忍不屈的；在工作上，没有人赶得上他，可是他的妻子却把他掌握在手心里。曼，这个名字的来历，据说是这样的：有一天当他的妻子用她那尖刻的话把他逼得无可奈何的时候，他曾经恫吓地发誓说他是他自己的一家之主，主和曼的意思是相同的。从此以后，这族里有些男人便觉得难以在他们的女流之辈面前低头了。

这家族里，有一支人曾经定居在凯地加②附近荒凉的海岸上，这也就是这一座小村落的开始。这情形是发生在遥远的年代里；那时候，森林和沼泽还阻隔着人们，使人们不能走进这个地方，因此海洋便成了当时的交通大道了。那些礁石至今仍然存在着，人们从前就是从船上踏着它们登陆，把妻儿子女送到岸上；白色的海鸥白天晚上轮班地飞翔或是停落，点缀着这个地方，多少个世纪以来都是这样。

这一支系的子子孙孙显著地有着这一家族典型的特征：两只眼睛——和在面部中央的一个鼻子；一张既能吻又能咬的嘴巴，还有一双他们善于使用的好手。此外，这一族人也有一个共同的地方：他们大多数的成员都能战胜环境。凭着曼族人的缺点，人们不论在什么地方都能把他们辨认出来，那些缺点可以追究出一些明确的原因；可是他们身上的善良，却是不能解释的，那是生来就有的。

---

① 曼，原文为Mann，意即人，或人类，此处亦为一姓氏。故有双关之意。

② 北海的海湾，在瑞典和丹麦之间。

他们安家落户在一片荒凉的地方，可是他们却根据实际情况安之若素了，而且耐心地使他们自己从事着为争取生存的斗争，他们盖了茅屋，砍了木材，并且挖了沟渠。他们安心而又勤劳，并且有着曼族的永不知足的克服困难的欲望；在他们看来，工作里是没有苦痛的，因而不久，他们劳动的成果便可以看得见了。但是他们却不能保住他们劳动的果实；他们任凭别人拿去消耗了它，因此，最后的结局是，尽管他们勤劳地工作，他们却象往昔一样地贫穷。

在一个世纪以前，内陆的人们还没有发现北部海岸的时候，这地方只有一些歪歪扭扭、苔痕斑驳的茅屋，它们很可能就是原始的建筑，整个说来，它们很象一个古代的村落。海滨上散乱地放着一些工具和拖上陆来的船只。在那个小小的海湾里，海水散发着腐鱼的臭味，人们把鲶鱼和其他种类的鱼都丢到海湾上，说它们的样子非常古怪，认为它们有魔鬼缠身，所以谁也不吃它们。

从这座小村，步行约莫一刻钟，在一座小山嘴上，住着索仑·曼。在他年青的日子里，象所有别的人一样，他曾经漂流在海上，可是按照一般人的习惯，以后他也安下身来，作了一个渔夫。可是实际上他的身份更接近农夫，并且是曼族里某一支的一个成员；他们委身于泥土，从而得到了人们的敬重。索仑·曼是一个农夫的儿子，可是等他长大成人的时候，他和一个渔家女儿结了婚，于是他就专心从事打鱼和务农了——恰象这族里的第一个农民所做的一样。

土地是贫硗的，大约有二三亩沙地，几只羊在那儿抢着吃草，而这也就是从前一座大田庄留下来的一切。就在这儿，如今海鸥成群地在白色的浪头上面叫着。其他的一切都被海水吞噬

了。

索仑的远祖曾经拥有一座田庄，这情形使他，特别是使他的妻子玛莲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骄傲。三四代以前，那座田庄的确存在过，有一片也还不错的土地，一条粘土堤伸展到海水里。人们从远处便可以看见一幅浑然有力的图画——那是一座四边厢的房子，是用从破船胎上取下来的椽木建造的，看来结实极了。可是以后大海就开始冲进来了。三辈子人，一代接一代地，不得不把这座田庄向后迁移到较远的地方，免得它陷落到海里。为了在迁移的时候省事，每一次都有一间厢房被留下来，当田地被海水吞噬的时候，房间自然也就不需要那末多了。到现在留下来的只是那座粗梁木的老住屋，上一辈子的人慎重地把这座房子安置在大路朝陆地的那一面。此外，便只有几座沙丘了。

在这儿，海水不再侵蚀了。海已经吃饱了曼族土地的精华，接着它就到另外的地方去寻找贵重的食物了；可是在这儿，海的确也送回来一些东西，并把海沙抛到陆地上，这些海沙在山坡前面形成了一条宽阔的沙滩，在刮风的日子里，海沙就流动着，盖满了其余的田野。在那稀薄的流动的沙丘下面，人们仍然能够寻出从前田垅和车辙的遗迹，那些田垅在山坡那儿自然而然地中断了，而那些车辙向外边伸展着，终于消失在海上蓝色的天边。

多少年以来，每逢过了暴风骤雨、海潮澎湃的夜晚，人们照例在早晨里来看一看海水又冲走了多少土地，而这已经成为曼族不可更改的习惯了；在泥土里挖穴的动物更加速了土地的坍塌；因此有些时候竟会发生这种情形：整片的田地和庄稼会突然塌下去；逐渐地沉陷在低声咆哮的海里，人们还看得见那上面的

耕过了的田垅，和冬季农作物的绿苗儿。

一个人亲眼看见了这种不可避免的情形，他的心上就必然会产生一些苦痛。因为每逢海水把一片土地、连同在那土地上面的他们的全部劳动和他们每天的食粮一起都冲走了的时候，他们家业随着也就衰败下去了。因为当海洋侵蚀着大地的时候，每次向他们的家门爬近了一哼①，他们的身份和勇气也便相应地降低了。

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他们曾经死守着土地，和这种情形相抗争，一直到穷困驱赶着他们再回到海上的时候为止。索仑是第一个完全向大海屈服的人；他从那座小村里娶了个妻子，然后便成为一个渔夫了。但是他们的光景并没有改善。玛莲从来未曾忘记，她的索仑曾经出身于拥有一座田庄的家庭；他们的孩子们也同样忘不了这一点。那些儿子们一点也不喜欢大海，他们总想在土地上挣扎，因此他们在田庄上找活儿做，结果便作了短工和挖沟人，等他们积攒了足够的钱财，他们就迁移到美洲去了。四个儿子都在那边种田。他们从来也没有什么消息，不幸仿佛已经把他们的骨肉之情消磨完了。女儿们也都到别人家做了帮工，经过了一些时候，索仑和玛莲再也看不见他们了。只有最小的女儿索丽尼比一般穷人家的孩子在家里呆得长远些。她的身体不很强壮，因为她是唯一留在家里的一个孩子，所以父母亲对她特别钟爱。

从索仑的祖先在海上起家，一直到他们有了一座田庄，说起来，这话可就长了。经过了好几辈子，他们才在纳兹山区建立了田庄。可是一般说来，走下坡路总是更快些，因此到索仑承继遗

① 哼，六呎为一哼。

产的时候，他就只有一份破烂的家业了，不只田亩，连财产也都荡然无存了；如今除了一个穷人的破烂以外，再没有什么别的留下来了。

在许多方面，结局都和开始一样。索仑在这一点上也和一个原始人一样，也过着两栖生活。他懂得各种手艺，例如种田，打鱼和手工业等。可是他再精明能干，也只能勉强糊口，从来也攒不下更多的钱来。这也就是发迹的一代和破落的一代之间的区别。此外，和这一族的其他许多人一样，他发现了给他自己做事，不给外人帮工，这已经不是容易的事了。

他们是这样的一族人，他们任凭别人拿去了他们劳动的最初的果实。有人说他们简直象羊仔一样，羊毛被剪得越多，也便长得越厚。索仑的家业就这样衰败了，可是这种衰败并没有使索仑能够为他自己而挺起身来奋斗。

当暴风雨非常猛烈，他不能到海上去的时候，当他在他那小小的家舍里无事可做的时候，他便坐在家里替村里他那些朋友们修补水靴。可是他却很少收到现钱。他的朋友们总是说："等下次再说吧。"而索仑对这种安排也并没有什么反对，在他看来，这正象储蓄银行一样的好。他说："那样，等你老了，就有得用了。"为了这件事，玛莲和他的女儿时常责骂他，可是，在这件事情上，也象在其他事情上一样，索仑并没有改变他的主意。他很了解女人家是什么样的人；她们是从来也不知道未雨绸缪的。

第二章

出生之前

现在孩子们都用不着他们照管了——这就是说，所有他们的八个孩子都用不着他们照管了。索仑和玛莲如今都不年青了。他们开始感受了岁月的艰辛和生活的苦难；因此如果在身边有个人作个靠头，那总要好一些。索丽尼，最小的一个孩子本来也用不着他们照管，因为她已经长大，而且很久以前，便应该被赶出故居；可是她的年老的父母却有着一种理由，使她仍然留在家里。

这个女儿已经被惯坏了——正如每一家最小的孩子都容易被惯坏一样。她很软弱，而且在生人面前很羞怯。玛莲总这样想，当一个人已经把那末多的孩子送到世上，在身边留下一个，是一件幸福的事；没有小雏的鸟巢不久就寒冷了。索仑同样也是这样想，虽然他确实曾经抱怨过，说家里边有一个女人已经够了。他们两个都一样地欢喜孩子。因为很少听到其他那些孩子的消息，他们就更舍不得这最后的一个了。这样索丽尼就留在家里，只偶尔到村里或是沙丘后面最近的田庄上找一些活儿做。人们都认为她是个美丽的姑娘，对于这一点，索仑倒也并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不过在他看来，她并没有长得丰满，她的红发象火苗似的长在她那清秀的、稍微有点儿雀斑的额头上，她的四肢很纤细，而且在她身上没有一点气力。当她和别人说话的时候，她的眼睛滴溜溜直转，不敢让她的眼神儿和别人的碰到一块儿。

从村里来的年青的小伙子们越过了沙丘，来向她求爱，在茅

屋的周圍徘徊——特别是在温暖的夜晚里；可是她却藏了起来，幷且害怕他們。

“她学到了咱家里的那些坏处，”当索侖看見她把窗子关得紧紧的时候，这末說。

“她学到了咱家的好处，”她母亲接着說。“你等着瞧吧，她会嫁給一个老爷的儿子的。”

“傻瓜，”索侖生气地嘟囔着，走开了，“竟会把她自己的腦袋和孩子的腦袋里裝滿了这样无聊的念头！”

他很喜欢瑪蓮，可是她的見識却从来沒有赢得他的敬重。当孩子們大了，而且在某些地方做错事情的时候，索侖总是說：“这孩子是怎样的一个傻瓜啊——就象他媽媽一样。”一年年地过去了，瑪蓮很耐心地忍受了这样的話，她和索侖一样知道得很清楚，所仰仗的幷不是一个人的見識。

索丽尼一星期里有两三次，要背着一筐魚到鎮上去，然后再把一些用品帶到家里来。那段路程走起来是很远的，而且有一段路要經过一片松林，一到黄昏，那儿便黑漆漆的，一些流浪汉常常出沒在它的附近。

“哼，廢話，”索侖說，“应該讓这姑娘把件件事儿都鍛煉一下，那样，她才会成为一个女人家哩。”

可是瑪蓮只要能够，总是护着她的孩子。因此她这样把事情安排了下来：她設法使女儿坐着那輛沙地田庄的車子回家，那时候，它正給釀酒場运送粮食。

这样的安排倒也不錯，因为索丽尼在路上用不着再害怕那些流浪汉，和担心胆怯的年青的女孩可能碰到的一切了；可是，相反地，这种安排和瑪蓮所預期的却完全相反。赶路程不但沒有給索丽尼帶来任何灾禍，現在事实証明了这对她却有許多好

处。她变得比从前更加嬌，对于吃的东西也更加挑肥拣瘦了。

这一点和那个女孩子的文雅的姿态倒也相称。尽管瑪蓮因此也遭到一些麻煩，但是这种新的情形对她却是一种安慰。它赶走了她心上最后的一点怀疑：現在事情已經不可变更地解决了。索丽尼是一个上流人家的孩子，当然，这并不是說她出身于一个上流人家——因为不管索侖怎样想，瑪蓮心里很清楚，这女孩子的父亲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母亲又是什么样的人——而是說她那种天生的优雅表現出她是一个上流人家的孩子。人們的确在穷人家的搖籃里发現过这样的孩子，因此也便認为他們会給他們的父母帶来一些快乐。早飯油炸青魚和馬鈴薯，晚飯吃油炸鯿魚和馬鈴薯，中間也許吃一点儿咸肉——吃这些东西，对于一个人們叫做小姐的人，是不相宜的。因此瑪蓮就給女儿做一些小巧的点心吃，当索侖看見这种情形的时候，他就瞧不起地吐着唾沫，彷彿嘴里有什么龌龊的东西似的，然后就徑自走开去了。

可是，一个人毕竟也可能是极难侍候的，最后，当这个姑娘連一个蛋卷都吃不下去的时候，在瑪蓮看来，这种秀气可就未免太过分了。因此她把女儿带到住在公地上的一个巫婆那里。她曾經有三次在索丽尼身上施用了巫术，却并沒有效驗。因而索侖不得不去借一輛馬車，讓他們坐着，把他們送到順势疗法医生那里①。索侖这样做，并不心甘情愿。并非是他对于女儿不关心；而且，象瑪蓮所說的那样：很可能当索丽尼睡着了的时候，一种小动物或者是邪魔歪道的妖精也許鑽进了她的嘴里，现在就把那些食物擋住了。他們从前也听說过这样的事情。他不心甘

---

① 順势疗法，想系以毒攻毒之意。

情愿，是因为他覺得：他們象大戶人家那样駕着馬、赶着車到医生那里去，实际上是讓人們把他們看作傻瓜的举动。只要吃一付艾菊，便会有同样的效驗，可是他們居然这样作，这使也就成为全村的笑料了——这一切正是索侖不能忍受的地方。

可是，尽管日常的家务都由索侖·曼决定，有些时候，瑪蓮也要坚持自己的主張——特别是当事情严重地关系到她的儿女的时候。那时她就会——象着了魔似的——突然忘掉了她那善良的举止，把索侖的爭論当作毫无意义的耳边风，而且会象一座石牆似的，你旣不能爬过去，也不能繞着走过去。当事情发生以后，索侖覺得遺憾的是：在紧要关头上，他竟不能够講出一些有魔力的話来，讓她从她那种高傲里低下头来。因为她的确是一个傻瓜，特别是在事情关系到她的女儿的时候，可是不管是錯是对，当她发起火来的时候，命运之神的話就会从她嘴里講出来，因此索侖也就很識相地沉默起来了。

这一次，看来瑪蓮仿佛的确是对了，因为那四个順势疗法医生所开的葯剂，沸騰散和甜牛奶有了一种奇妙的功效。索麗尼丰滿而且发胖了，看了叫人非常高兴。

有些时候，一件好事总未免有些好得过分，索侖·曼必須給家里备办吃食，他首先想到了这一点。索丽尼和她的母亲在一起談得很多，她們奇怪着她究竟得了什么病，是这种病呢，还是那种病呢？家里一定是出了什么麻煩事儿，她們总是交头接耳地談着；可是只要索侖一露面，她們立刻就沉默无言了。

他到处走着，喃喃地咒駡着，已經变得十分不講理了。就好象人家——特别是那个可憐的姑娘——还不太难堪似的！虽然他本人这么穷苦，他对于一个病人却并沒有耐心；因此有一天他終于惱怒地說出这样的話来：“她准是有了——不可能是别的。”

瑪蓮听了这話，就象一只猛虎一样向他扑来了。

“你說些什么話啊，你这个老糊涂？难道你生过八个孩子么，或者是女儿告訴了你出了什么岔子么？眞是作孽啊，多可耻啊，讓她听到那样的話；可是現在也完啦，你亲自問問她也好。索丽尼，告訴你爸爸，他說的那些話，可是眞的么？”

索丽尼頹丧地在火爐旁边坐着，心里又苦痛，又惊慌。“若是那样，那就和圣母瑪丽亞一样了，”她悄悄地說，眼睛也沒有向上看一看。然后她突然伏下身去，哭着。

“瞧，你自己看看，你是怎样的一个蠢貨啊，”瑪蓮粗暴地說。“女儿淸白得跟沒有出生的孩子一样。你却在家里吵吵鬧鬧的，可是孩子呢，也許就要死啦。”

索侖·曼低下头来，然后就赶紧走到外边沙垭上去了。哼！这簡直象头頂上的一声霹靂。蠢貨，她这样嚷着他——在他們共同生活中，这还是第一次呢；在这个字眼儿还沒在他的心里生根之前，他曾經想要逼着她把它收回去，而且是馬上就收回去。可是他一想到要对付一个发瘋一般的老婆和一个大哭大叫的女儿——不，他想还是算了吧。

索侖是一个固执的人；一旦有点什么意見鑽进了他那三稜角的头里，便沒有什么东西能够把它敲出来了。他什么話也不說，只是到处走着，臉色好象是說：“唉，最好还是别跟那些女流之輩吵嘴吧！”可是，瑪蓮却很了解他。好吧，只要他自己曉得，不講出来就好。这时候，那个姑娘正在折磨着自己，她喝火油，吃肥皂，就好象瘋了一般，因为她曾經听人說：肥皂是可以治好内部病症的。她覚得事情很糟糕；别人要嘲笑，而且她自己的父亲也要嘲笑她，这簡直是除損害她之外，还增加了侮辱。

在这一段时期里，索侖尽可能地少呆在家里，这样一来，她

们就看不见他和他那发怒的眼色了，因此玛莲倒也并不反对。当他不到海上去的时候，他便到处蹓跶着，给人家作些打杂儿的活儿，或者是在沙丘上面坐着闲聊天儿，从那里他可以看见每一只进出的船儿。在平常的时候，玛莲并不来打扰他，可是等索丽尼的病状比平常更为沉重的时候，玛莲就会跑来——看着她那种母性的焦急，你会觉得她很可怜——而且会哀求他在女儿还没有发生三长两短之前，把她送到镇上去诊治一下。那时候，他就会发起火来，也不管有人听见听不见，就喊道："该死的，你这个老废物！你自己生了八个孩子，可是还不晓得女儿害的是什么病么？"

不久，他就后悔起来，因为一个人没有家庭生活是不行的；可是他的脚刚一踏进了门里，麻烦就又来了。他该怎末办呢？听了那个老婆子似是而非的话，为了使他自己不至于气得发疯，他只有把怒气发泄出去。不管结果怎样，他真想站在那座最高的小山上，向着全村把他的意见说出去，痛痛快快地出出气，煞煞火。

有一天，当他坐在海边提网的时候，玛莲飞奔地跑过了沙丘："喂，你最好还是把医生请来吧，"她说，"不然，姑娘可就要从咱们的手心里断送了小命。她那样发狂，听她喊叫真可怕呀！"

索仑自己也听见了从茅屋里发出的呻吟；他气得发疯，因此他向她抛了一块石子儿。"该死的，你也聋了么？你听不出这是什么声音么？"他喊着。"去找个接生婆来——立刻就找来；不然我可要教训教训你。"

玛莲一见他站起身来，就转过身去，又跑回家去了。索仑耸一耸肩，亲自找来了接生婆。那一天，整个的下午，他都停留在茅屋外边，没有走进屋子里去，傍晚，他就走到那家小酒店去了。

平常他很少到这儿来，家里应该用的钱，也还勉强呢，他也就没有钱来喝酒了。他用一只很不习惯的发抖的手，转着门柄儿，突然地打开了门，然后便迟疑地站在门口那儿了。

"果然不错，到底还是这样，"他带着一种悲哀的夸口的腔调说。整个那一天晚上他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讲着这句话，一直到他蹒跚地走回家去的时候为止。

玛莲那时候正在屋子外面的沙丘上等着他；她一看见他那种悲哀的样子，就哭了起来。"果然不错，就是——"他开始说，照理说脸上本应该充满着使对方难堪的嘲笑的表情——可是他突然地停住了。玛莲的泪水大大地感动了他内心的深处，他情不自禁地抱住了她的颈子，然后便和她一起哭起来了。

两个老人坐在沙丘上，互相拥抱着，一直到他们的泪水流完了的时候。在过去，已经有许多灾祸落在这一个新的生命的道路上；现在他们第一次为它流了眼泪。

他们一到家，便为了那个小母亲和孩子忙着，后来当他们安歇在那一张大双人床上的时候，玛莲握住了索仑的手儿。在他们年青的日子里，她总是握住他的手，然后才能入睡，现在他们年青时代的那种甜蜜的情感，似乎又在她的心里复活了——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这个小私生子的突然出现呢，还是因为别的呢？

"现在，也许你同意我从前总对你说的那些话了，"他们就要睡着了的时候，索仑说。

"唔，是那样，"玛莲说。"可是男人家……怎末竟会……"

"哼，别再说那些糊涂话吧，"索仑说，然后他们就睡着了。

* * *

这样，玛莲最后不得不在事实面前屈服了。"天晓得，"索仑

說，"也許，有一天她又会发誓說女儿从来也沒有生过孩子哩。"女人家！哼！簡直就沒法說服她們。

到底，瑪蓮是很聪明的，她并沒有否認連一个瞎子用一根棍子也可以揣摸出来的事情；而且她比从前每一次都更加容易地承認了这种严酷的现实：尽管姑娘哭着說她怎样清白，并且严肃地保証着她自己，反正在这一个事件里，有一个男人，而且他啊，又是一个庄主的儿子哩。就是那一个沙地田庄庄主的少爷，索丽尼因为害怕黑暗的森林，才搭着他的車子和他一起从鎮上回家。

"哼，你干的事可好啊——讓咱們的孩子躲开那些流浪汉，"索侖說，斜眼看着那个新降临的小生命。

"廢話！庄主的儿子总比流浪汉好，"瑪蓮驕傲地說。

归根到底，还是她对；她不是时常說过在索丽尼身上有一种文雅的风度么？在这孩子身上，流着的是貴族的血液啊！

一天，索侖不得不穿上他那些最出色的衣服，然后他就到沙地田庄去了。

"到底，她有了孩子啦，"他开門見山地說。"它剛剛生下来。"

"啊，是么，"庄主的少爷說，那时他和他的父亲正在打谷場上鋪着稻草。"唔，那倒也許是吧！"

"嗯，可是她說你是孩子的爸爸。"

"啊，是么！我倒愿意曉得，她有什么証据？"

"她可以对天賭咒，她愿賭咒。所以你最好还是娶了这个姑娘吧。"

庄主的少爷大声地笑着。

"啊，你笑，是么？"索仑操起了一根草杈，便向那个小伙子冲去，他藏在打谷机的后面，面色吓得鉄青。

"喂,"小伙子的父亲插嘴說:"你想想看,我們两个老头子到外边把事情談清爽,不好么?如今年青人可蠢啦。不管这孩子在这件事情里有怎样的名分,我想他不会娶她的,"当他們走到打谷場外边的时候,他說。

"可是,我要他娶她,"索命威胁地說。

"你想想吧,只有一件东西可以使他娶她,那就是法律,可是我曉得她是个聪明人,那她是不会使用的。不过,我也不是說他不愿意帮助这个姑娘找到一門合适的亲事——我一次給你两百克朗①,就算了事,好不好?"

索命自己思量了一番,这两百克朗給一个穷孩子倒是不小的一笔錢,因此他赶紧結束了这一場談判,生怕那个庄主会把他的話收回去。

"可是,你当心,可别瞎說呀。别乱說什么亲戚关系那样的話,"庄主說,他随着索命走出了大門。"孩子要随母亲的姓——不能要求随我們的姓。"

"那当然啦!"索命說,急于要想离开这里。他把这两百克朗放在內衣的口袋里,害怕那个庄主会把这錢要回去。

"过几天我給你送去一張字据,你再开个收条給我,"庄主說。"最好把这件事办得又合理,又合法。"

他那样着重、而且不拘礼地講出来了"合法"这一个詞儿,因此索命就显出了頗有些惊慌的样子。

"是,是,"这就是索命回答的一切,然后他就两只手拿着帽子溜进走廊里去了。他在别人面前脱下了帽子,并不是常有的事,可是这两百克朗却使他对于庄主表示了尊敬。沙地田庄的

① 克朗,丹麦币名。

一族人是这样的：如果他们毁坏了邻居的篱笆，他们总是很好地赔偿他们所造成的损失。

索仑动身跑过了田野。他和玛莲从来也没有过这末多的钱。他想，现在他应该做的一切，就是把钞票放在她的面前，向她炫耀一番，使她有所感动。因为玛莲曾经在那个庄主的儿子身上打过主意。

第三章

孩子降生

在天上有亿万颗星星，同样——就我们所知——在地上也有亿万个生命。两者的数目恰好是一样！人们几乎会认为那句古语是很对的——每一个人都是根据他自己的星宿而生下来的。在全世界上千百个出名的天文台里，在平原上或是高山上，天才的科学家们正在校正着那些最精密的仪器，观察着天空。他们观察，拍照，在他们全部的生命里只有一个观念：就是为着发现一颗新的星星而使他们自己名垂史册。天空中回旋的星球有亿万颗之多，而他正要去发现一颗新的星体。

每一秒钟都有一个生命降生在世界上。于是一个新的火焰点燃起来，这是一颗星星，也许是射出非凡美丽的光芒来的一颗星星，在任何情形中都有着它自己的无形光系的一颗星星。这是一个新的生命，也许注定了要贡献出一些光辉四射的才华来的一个新的生命，它接触了大地，那些无形的光系就变成了血肉。任何一个生命都不能重制，任何一个生命也决不能再造；每一个新的生命都象彗星一样，在全部的永恒之中，它只有一次接触地球

的轨道，并且在这轨道上面为时短暂地走着它的光辉的道路——这样它也就只是在两个黑暗的永恒之间象磷光似的粲然一闪而已。毫无疑问，在众生之间，人们对于每一个新点燃起来的生命都有着欢乐！而且，毫无疑问，他们会带着询问的目光站在摇篮的周围，奇怪着这一个新的生命究竟会给人间带来些什么。

可惜得很，一个生命并不是一颗星星！一颗星星能够给发现它和记录它的人带来声望，一个生命却往往是一个寄生虫，它经过九个多月炼狱的过程，偷偷溜到人间，来到和平的没有猜疑的人们的前面。上帝保佑它吧，此外，即使它没有合法的身份证件也罢。

索丽尼的婴孩很英勇地钻到光亮的白昼里来，她克服了所有的障碍、否认、眼泪和要把她打掉的堕胎药，就象一条鲑鱼逆着小溪向前奔跳一样。现在她周身赤红起皱，躺在白天的光里，要感化所有的心灵。

整个的社会都和她断绝了往来，因为她的身份除了是一个寄生虫之外，再不是什么别的。按一般的情况来说，一个新生的婴儿应该是一连串的事物里的一个人物，这一连串的事物包含着正式的婚礼，合法的同居，其次的一步是给孩子准备摇篮和摇车——然后等孩子长大了的时候，再准备一只订婚戒指，一场婚礼，然后再生出孩子来。可是象索丽尼的婴儿那样的孩子，竟卑下得不管父母经过婚礼与否，就听任自己被生了出来，这一连串的程序便都被打乱了。

因此，从她一生下来，人们对于她那孤苦无依的幼年，就没有什么怜爱。"非婚生子"的字样被登记在她的出生证明书上，当接生婆帮助这个小家伙走进了人间以后，她就把这张证明书

交給那个乡村教师了；在洗礼証明書上也同样写了这些字儿。就好象他們全体——接生婆、乡村教师和教堂牧师，这些社会上的首腦人物——都怀着正直的报复心理，并且用他們的全力来打击这个嬰孩似的。至于这个小东西是不是庄主的儿子生的，当他拒絕承認它，而且又花了錢，使他結束了这段姻緣时，这又有什么要紧呢？她——这个孩子是一个討厌的东西，也是这个勤劳而井然有序的社会的一个汚点。

对于她的母亲，正象对于所有其他的人一样，她同样也是一个累贅。在索丽尼下了床、又到处走动的时候，她就說起了她倒不如离开家到外面去帮工好，就象她所有的姐姐那样。她現在再也不怕陌生人了：在离开海港不远的內地，她找到了一个工作。因此孩子便和她的外祖父母留在一起了。

在这广大的世界里，沒有誰关心这个小东西，卽使是那些老人家也不喜欢它。可是瑪蓮却照样地到閣楼上拿出一只破旧的木搖籃来，它被用来裝着綫团和各式各样的破爛东西已經有許多年了。索侖給它安上了新的搖木，于是瑪蓮就不得不再一次地使用她那年迈的水腫的腿踏起搖籃来。

这个小东西在她的外祖父母的眼里也是一个汚点——也許，归根到底，只是他們身上的一个汚点。他們曾經在女儿身上寄托了那末大的希望——可是如今他們希望的結果却在那儿躺着——搖籃里的一个私生子！有些女人跑到他們的家里来，对瑪蓮說："喂呀，你上了年紀，又有了孩子，你覚得怎样啊？"当索侖来到海口上或者是小酒店里的时候，那些漁夫們也使他感到了这一点。他的那些老伙伴們都好意地和他开着玩笑說："他可眞够好——結实得象个年青的小伙子，索侖，你应該請我們吃杯酒啊。"

可是这些話他們不得不忍受着——而且，事情总会結束的。此外，当你一旦着手来照料那个孩子，她便喚起了許多早已成为过去的記忆。因此她就象亲生女儿一样 —— 从某种情形来說，她給这个家又帶来了青春。

因此，不去撫养这一个孤苦无告的小东西，是完全不可能的。

第 四 章

蒂特最初学步的时候

事情眞有些古怪，一个女人生了个孩子，可是却需要另一个女人来撫养。对年老的瑪蓮来說，要她再作一次母亲，已經不是容易的事了，尽管她把她的心都放在孩子身上。女儿已經克服了所有的困难，因而她卽刻就准备到另一个县份里去帮工了；她却把孩子丟在家里，讓她哭啼。

瑪蓮尽她所能地来服侍她，她給孩子預备了好的牛奶，而且給她浸軟的面包和着糖吃，凡是孩子母亲該做的事，她都做了。

她对于女儿一点也不了解。索丽尼很少回家来，回来的时候，也总是挑黄昏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沒有人看見她；她对于孩子簡直是毫不关心。現在她已經長得又結实，又硬朗，一点也不象从前那个弱不禁风的、纖細的、滿臉雀斑的小姑娘了。她的血很旺盛，姿态也很坚强；这种情形自然过去也曾有过，一个害病的女子，生了孩子以后，身体就好起来，就象人們所說的，妖魔不再附体了。

蒂特本人仿佛并沒有失去母亲的慈爱；尽管她吃的并不是

母乳，她却長得很好，而且不久就長得那末肥大，以至于她的小脚儿已經可以穿得上木鞋了。在老索倫用手攙扶下，她也能在沙址上走路了。因此說，她的外祖父母把她照顧得很好。

可是，有些时候，情形也会很不好。因为瑪蓮自己要做的工作很多，这些工作都是不能馬虎的，可是这个小东西又到处乱跑。要她突然把手上的工作放下来，去追赶这个小东西，这就很难了，因为她不能讓牛奶沸出来，也不能把粥燒焦了。瑪蓮对于管理家务一向非常得意，可是如今在管理家务和照看蒂特之間，她有些时候簡直不知道該做哪一样才好。在那样的时候，愿上帝保佑她吧：这个小东西就不得不碰碰运气了。

就这样，蒂特碰了她的运气，同时她和她的外祖父母在一起生活，她也应該感謝上帝。她是一个好奇的小人儿，每一件东西她都想伸手去碰一碰；这眞是一个奇迹：劈柴堆竟沒有因为她而倒下来。她人小，不懂事也不留心，在白天里总要碰上许许多多次的危險。她常常会跑出去，如果她身边有点什么东西可以使她站穩，这也就算幸运了，不然的話，她就会跌倒下去。她那小小的头上滿是青腫的伤痕，可是尽管如此，她却从来也不能学着怎样照管她自己。要吃了亏才能学乖未免太糟了！当她受的伤很疼的时候，外祖父就不得不吹一吹它，要不然，外祖母就把面包刀冰冷的刀片貼在伤腫的地方，好讓它复原。

“現在好一点了，”她說，把她那微笑的小臉儿朝外婆轉去；眼泪还挂在她那長長的睫毛上，她那小臉儿也因为常流眼泪变得粗了。

“是的，宝宝，”瑪蓮回答說。“可是，妞儿应該当心啊！”

在那些日子里，这就是她的名字，她的确是一个小妞儿，肥肥胖胖的，怪有趣的。生她的气簡直是不可能的，尽管有些时候

她会給这两个老人家把事情弄得十分难堪。他們常常告訴她，有些事情是不許孩子干的，可是她那小小的头腦却偏不接受这个意見；因此只要她想到一个主意，她那双小手儿就会干起来。“她沒有先見，”索侖意味深長地說，“她是个女人家。不曉得把她的手心敲打一頓，会不会——”

可是瑪蓮却不睬这样的話。她把孩子帶到屋子里去，向她解釋說妞儿不应这样、不該那样，說不定已經有一百次了。有一天，她險些儿就送掉了小命。蒂特平常就总是这样不留心地淘气。可是当她淘气完結了以后，她就把她那撅着的小嘴儿送到两个老人家面前去：“来亲亲我吧——說啊‘对不起’，”她說。

这样誰又能够拒絕她呢？

“現在，也許你要說，我們不能教她分別好坏吧？”瑪蓮說。

索侖笑着說：“唔，她先把事情做了，到后来，再来考虑她做得对不对。她將来可眞是一个女人家哩，的确是。”

有一个时期，蒂特养成了把东西拉在地上打碎的坏习慣。她总是把她那小鼻子湊到每一件东西上去，因为她太矮，看不見桌子上的东西，因此她就把东西拉下来了。索侖为了补救她造成的損失，不得不弄来一根鑽子，学着修补陶器。很多的东西都曾經打翻在蒂特的身上，可是这却一点也沒有使她有所警惕。

“她跌不破，也打不弯——她从头到脚都是个女人家，”索侖說，心里却为她那种忍受的能力很覺得驕傲。可是瑪蓮却不得不經常留意着，她每天都为了家具和孩子本人担心。

有一天蒂特把一缽热牛奶潑在她自已身上了，因此燙得很厉害；这件事倒治好了她那好奇心。瑪蓮讓她睡在床上，用蛋清和新鮮的馬鈴薯片敷在她的燙伤上；經过了相当的时候，蒂特的伤勢才好。可是当她又在到处走动的时候，在她的臉上和身上，

人們却看不見有一块伤疤。这一件偶然的事使瑪蓮出名了，人們把她当做一个燙伤治疗家，因此常常来求她治疗。"你可真灵啊，"别人对她这样說，并且給她一些魚和咸肉表示感謝。"可是，这毕竟也不値得奇怪呀！"

这句話的含意是諷刺瑪蓮的，意思是說她的母亲曾經作过巫婆，瑪蓮听起来很不高兴。可是这样一来，空食橱里便有了咸肉和青魚，索侖說的很好："叫花子就不能够挑肥拣瘦的，而且要把面皮和飯一道吞下肚里。"

蒂特象一棵小树似的長着，每天都生出新的叶子来。每一次，她剛要惹出一件禍事来，她那操心的外祖父母，两个人凑在一起剛剛决定要采取严厉的手段来处置她的时候，她立刻会从那里脫身，又去搞另外的什么东西去了。索侖想着，这正象在淺水里航行一样，走过了一段淺灘，可是船却总是又碰到什么上面。两个老人家不得不怀疑：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孩子从前是不是也这样淘气。除了絕对必要的时間以外，从前他們就沒有时間用在孩子身上，因此他們从来也沒有想到这一点；因为索侖成天張罗吃的，已經够忙了，瑪蓮要料理家务，事情也是做不完的。可是現在不管他們有多少事情要做，他們总要想到这一切，因此有很多事情使他們覺得非常惊奇。

"眞奇怪，多末点儿大的孩子，就能打开一个大人的眼界，虽說你已經老啦。嗯，要学的东西可多哩，"瑪蓮說。

"糊涂，"索侖說。可是从他的音調里可以听出来，他本人也曾經这末想。

蒂特的确是一个有个性的孩子。虽然她沒有承繼什么，可是她的天賦却很丰富；她那最初的微笑帶来了欢乐；她那蒙矓的眼泪又帶来了忧愁。她象是一件来路不明的、卷到海灘上来給

那两个衰迈的老人的礼物。沒有誰曾經做过任何有利于她的事情——相反地，所有的人都竭力想要消灭她。尽管如此，她有一天終于生下来躺在那里，眨着她那象天空一般蔚藍而又天眞的眼睛。从她一生下来，她就給人們帶来了焦虑，两位老人繞着搖籃不知走过多少遍，在她睡眠的时候，他們也不安地为她思虑，当她开始懂事的时候，那就更其令人激动了；她生下来才一星期，就認識了他們的面孔；到三星期的时候，她就会对索命笑。那一天他显得很愚蠢，到晚上的时候，他不得不走到小酒館去把这件事情告訴給大家听。有誰曾經看見过那样一个孩子么？她已經能笑啦！到她剛懂得玩耍的时候，你簡直不愿意从她那里走开——特别是索命。每隔一会儿，他就要走进屋子里来，用他那弯曲的手指来摸一摸她。沒有什么能象她那充满了屋子的咯咯笑声那样令人感到欢乐了，瑪蓮一天起碼有二十次必須把索命从她的搖籃边赶开。当她开始蹣跚学步的时候，她那样儿令人多末愉快啊！就是这一个孤苦伶仃的私生子，她蔑視一切地活了下来，而且为了报答养育之恩，她給两个老人的岁月添了許多光彩。在早上醒来，迎接新的一天，又成为一种快乐，生活又有意义了。

她那种跌跌撞撞的緩慢的步子本身，就是一种快乐；她用那种深思熟虑的沉着的姿态跨过了門前的石阶，两只手里都滿滿的，然后又迈着小步朝前走——她的头低着，一直朝前走去，就仿佛后面什么东西也不存在似的——所有这一切，都禁不住使人对她疼爱。在这时，瑪蓮就总会悄悄地繞过牆角，招呼索命赶快来，索命也总是把他的斧子放下，伸出舌头跑过沙垃的草地。"天曉得她現在在打什么主意，"他說，然后两个人便躡手躡脚地跟在她后面走着。当她走了短短的一段路之后，她仔細一想，突

然发觉身边沒有别人，只有她自己，便哇的一声哭起来，成了一幅一个孤儿被遺弃的悲慘的图画。这时候，那两个老人便会从后面走上前来，蒂特也就一下子扑到他們的怀里，因为找到了他們，心里充滿了喜悅。

接着，她十分突然地克服了一种想法：她不再想到如果她有一会儿看不見他們，他們便永远离开她了。她开始注意朝上看着人們的面孔：在这以前，她只看見过那些在她視野里的人們的脚。有一天，因为她看見小村落里的那些房屋，她竟眞地独自走开了。現在他們不得不更加小心地照看她，因为外边的世界已經在引誘她了。

"看来我們已經照顧她不过来了，"索仑沮丧地說，"她已經想到那些陌生的事物了。"

那一次是她第一次从他們身边走开，从这件事情里，索侖体会到他以前經历过的一种心情，于是一种孤寂之感便襲上了心头。可是，自从小东西出生以来，瑪蓮却变得聪明了，因此她又想出了一个办法。她把披巾包在头上，然后便和蒂特一道到村子里去，讓她和别的孩子們一起玩耍。

第 五 章

外祖父又到海上去了

除了那所茅屋之外，索侖全部的財产就只有一条漁船和船上打魚用具的三分之一的股份。在蒂特还沒出生以前，他就已經把这三分之一的船股儿租給村落里的一个年青漁夫了。他因为沒有錢把这一份船股儿买下来，所以把他打魚所获的一半付

給索侖当作租金。这数目当然是不多的，可是他和瑪蓮很节省，至于說到索侖，他偶尔也到外边去工作，掙些錢来支付家里的开支。这样，靠着这一条漁船的六分之一的捕获量，还有索侖在家里能够找到的一些零活儿，他們便勉勉强强地过着日子。

現在家里又有了一个小东西要吃的，要穿的。当然目前花在蒂特身上的錢还不太多，可是她的来临却給他們展开了一些新的局面。过去他們满足于辛辛苦苦的打发日子，就等着最后的安息，而且自寬自慰地認为这座茅屋就足够付出他們的丧葬费，現在这样是行不通了。把旧衣服穿爛，吃干魚，一直到土埋了身体都不到济貧院里去，这一切已經不够了。索侖和瑪蓮的苦楚到現在并沒有到头，搖籃里有个小东西，她从开头就需要着每一样东西，这样就逼着他們不得不再干起来。他們不能任凭身体老弱下去，也不能听凭自己成为依靠一条船的全部收入的六分之一而生活的人。責任要求他們有一个新的开始。

过去的岁月在他們两个人身上都留下了痕迹。他們和这个小东西很合得来，甚至她那在低矮的天花板下面的稚气的哭声，也使这两位老人想到了二十五年以前的日子，在那个时候，他們还沒有感到岁月的重負，而且做起工来也还从容。一想到这里，再早一点儿的那些日子也便不怎末远了——他們也想到了从前那些美好的时光。那时候，他們不了解什么叫做疲倦，在劳累地工作了一天以后，索侖往往要走許多哩路，越过公地，来到瑪蓮帮工那儿，和她在一起，一直到黎明时分，然后再走許多哩路回到家里来，而且还是早上第一个下地干活的人。

現在他們不可避免地又年青起来了！他們家里不是有了一个孩子么？一張撅起来的小嘴正在叫着要牛奶吃。索侖抛弃了他那老人家的习惯，再一次把凝视的目光投向海上和天空。他

收回了他租出去的船股儿，又到海上去了。

开头的时候，事情总算还能过得去。蒂特使他去重操旧业的时候，是在夏天；那就好象她真地讓这个老人返老还童了。可是要他和别人一样，一个鐘头一个鐘头地搖槳和拉網，可就艰难了。何况在秋天里，正是青魚躲在海水深处的时候，魚網一直朝下沉，而且时常被沉重的渦流絞住，索侖不能象别人那样，他沒有力量把網拉起来了，因此他不得不接受别人的建議，做一些較輕的工作。这很使他覺得丟臉；可是在严寒的夜里，应該他値班的时候，他竟吃不消，那时候他想到了他过去是多末强壯，这就更使他覺得丟臉了。

索侖只得在往昔的一些記忆中寻求一些聊以自慰的事，那末他就可以在别人面前維护自己的臉面了。他到处講他年青时候的一些事迹，給一切愿意听的人听。

在那些日子里，打魚的工具很簡陋，衣服也很單薄，而且冬天也比現在更寒冷。到处都給冰封住了，为了获得食物，他們那时必須把打漁的器具放在木橇上駛过堅冰，一直到大海峽那儿，然后在冰上穿洞来打魚。羊毛內衣他們連知都不知道，油布雨衣也沒有誰买得起，身上只穿着一条厚皮褲——再加上長袜子和木靴。一个人常常掉进水里——穿着湿淋淋的衣服繼續做活儿，衣服冻得那样冰硬，以至于拉下来都不可能了。

他現在已經不能干重活了，要想打到丰富的漁产，得把船一直划到瑞典海岸去，这样的活，他已經干不来了。因此他回想到从前这一切，对他就是一种安慰。他往往坐在船尾上，自己感到渺小和无用，他嘴里却在嘀咕着，尽管海上沒有风，却还是不停地扯着那些帆篷。那些正在吃力地搖着槳的伙伴簡直就不听他。他講的一切都是真的，他們从父輩人的嘴里曾經听到这些

事实，可是現在由索命的沒有牙齿的嘴巴里重复着这一切，他們就感到于事无补了。他的夸口并沒有使船划起来輕松一点儿；老索命就象是網里一块石头一样。

瑪蓮也許是唯一能够牺牲自己来帮助索命的一个人。虽然他竭力掩飾，她却看得出来他很容易疲倦——因此她决定了要靠天吃飯。要他在半夜三更出門去干活儿，是很艰难的，他那衰老的四肢就和鉛一样地沉重，因此瑪蓮就必須扶着他起床。

“今天夜里，天气可真坏啊，”她說，“呆在家里休息休息吧。”第二天夜里她往往找出另一个理由来劝說他。她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到要他完全放弃海上生涯的話；因为索命是一个固执而又自尊的人。如果她能够常常使他留在家里，問題很快就会由他的同伙們来解决了。

这样，索命先是有一天留在家里，然后又一天留在家里；瑪蓮对人們說他病了。他很容易地就进了这个圈套，可是这样繼續了一个短的时期之后，他那些伙伴就有些不耐煩了，因此强迫他卖掉他那份船股和打魚的工具。現在旣然他被迫留在家里，他就抱怨地駡着，可是过了不久，他也就安于現狀了。他在家里忙着作一些打杂的活儿，給漁夫們縫补雨衣，修理木靴，因此又十分忙碌起来了。当他又象从前那样好心地拿她开玩笑的时候，瑪蓮觉得索命的心情已經好得多了。

在外面沙坵上，蒂特拉着他的手，和他一起看羊，在这时他感到最幸福了。沒有这个小东西在身边，索命簡直就不行；沒有她拉着他的手，他就觉得象一个瘸子失去了拐杖一样。当她才三个星期那末大的时候，她不是就选擇了他，把她第一个微笑給了他么！当她才四五个月那末大的时候，她不是就已經会丢下她的玩意儿轉过头来，傾听他那踉踉蹌蹌的脚步声么？

"这对你倒满好,"瑪蓮說,很有些煩惱。"和她玩的是你,可是我得照看她,喂她奶吃;那可是另一回事儿。"可是她看見了他那样疼爱外孙女,心里却并不妒嫉;到底他是一家之主——因而他需要一点儿幸福呀。

沒有誰象蒂特的外公那样了解她。他們两个人能够在一起一小时一小时地玩着,彼此寻着开心。他們講着羊啊,船啊,树啊,等等的話,蒂特不喜欢树木,因为她說它們站在那儿造出风来①。索命向她解釋說,造风的是上帝——这样,漁夫就用不着用那末多的力气来搖船了。相反地树木却一点儿事情也不做,因此上帝懲罰它們,才把它們鎖牢在地面上。

"上帝是什么样儿啊?"蒂特問道。这个問題使索命怔住了。他活了那么久,一向信奉着人家从小就教給他的宗教;有些时候,当事情使人悲观失望,他甚至于还請求过上帝的帮助哩;可是他却从来也沒有想过上帝究竟是个什么样儿。现在,正象圣經里所說的一样,他却被一个小孩子的話窘住了。

"上帝么?"索命为了取得考虑的余地,所以在这两字上停了一会儿。"喚,他啊,把他的两只手啊——都拿得满满的,他拿得两只手滿滿的。而且即便是那样,在我們外人看起来,有些时候,他放在身上的东西啊,也比他能拿的多——他就是那个样儿呀!"

于是蒂特滿意了。

在开头的时候,往往是索命講的时間多,孩子只是听着。可是不久,把話引开的就是她了,而那个老人往往听得出了神。他的小妞儿所講的每一件事情,都很奇妙,如果他能够記住的話,

---

① 有一种老的說法,認为风是树造成的。

所有她講的那些事物，都值得他重講一遍給別人听。索侖記住了許多，可是当他忘掉了一些的时候，他就会对自己煩惱起来。

"从来沒見过那样的一个孩子，"他对瑪蓮說，那时他們正从外面散步回到屋子里来。"她跟我們的女儿可不同！"

"不消說，你要曉得她是一个庄主少爷的孩子啊，"瑪蓮回答說，她从来也沒有忘掉她一生中那一个最大的失望，因此她热切地抓住一些可以使她寬心的事儿，来安慰自己。

可是索侖却蔑視地笑着說："你是个傻瓜，瑪蓮，事情就是这样。"

第　六　章

索　侖　之　死

有一天，索侖手脚朝地的爬过了門前的石阶。一进了屋子，他便顚蹶地站起身来，非常艰难地向火爐那儿移动，在火爐那儿，他用双手抓住了壁爐上的爐台，身体搖晃着，而且发出了悲慘的呻吟。就在瑪蓮从厨房走进来的时候，他支撑不住，倒下来了，她跑到他的身边，給他脫去了外衣，然后把他弄到床上。

"看来我要不行了，"索侖休息了片刻以后說。

"你什么地方不好啊，索侖？"瑪蓮焦急地問着。

"沒有什么，只是身体里边有什么东西垮了，"索侖阴沉地說。

他不愿意再說下去了，可是不久，瑪蓮便从他嘴里曉得了：事情是当他从地上拔出那根拴索椿的时候发生的。本来平常那只敲进地面的椿子是很松的。可是今天它却象一块石头那样地

牢固，仿佛有个人在地底下紧紧地握住它一样。索命把那条绳索搭在頸子上，然后用全力拉着，后来那椿子的确松动了；可是在他身体內部却好象有什么东西破裂了似的。他的眼前一片黑，接着他就象是看見地面上出現了一个大黑洞。

瑪蓮害怕地注視着他。“那洞是方的么？”她問着。①

索命認为它是方的。

“可是妞儿怎样了啊？”瑪蓮突然問着說。

当索命暈倒的时候，她已經不見了。

瑪蓮焦急的跑到外面的小山上。她发現蒂特正在一块野生三色堇的地里玩耍着，很幸运地瑪蓮并沒有在地上发現有个大洞。可是那条用了很久的、陈腐的绳索已經断了。索命沒有站稳，也許是仰面跌了一交，因此才受伤的。瑪蓮重新把那条绳索結起来，然后就朝着那个小东西走去了。“来啊，宝貝儿，”她說，“我們回家去吧，給外公好好做一杯咖啡喝。”可是她突然站在那里吓得呆了。那孩子用草編的、放在三色堇中間的，不是一个十字架么？瑪蓮一声不响地拉着那孩子的手，就走进去了。現在她一切都明白了。

索命还是躺在床上。在他身上看不見有什么外伤，可是他却不想起床。他簡直就一点儿也沒有睡，却整天躺着，眼睛盯着天花板，手乱摸着被子。

隔一会儿他就呻吟着，因而瑪蓮就急忙走到他的身边。“什么折磨你呀，索命？你能不能告訴我？”她热心地說。

“折磨我么？什么也不折磨我，瑪蓮，只有死啊，”索命回答說。瑪蓮也許很想把她的医道用在他的身上，可是她想还是把

---

① 瑪蓮意指墓穴。

她的技术留着，等另一个更好的机会吧；索命已經看見地上有个黑洞；这种情形是无法医治的了。

事情就是这样。瑪蓮和他都曉得这是一个收場；可是她是个性格坚强的人，因此不愿意屈服。假如有一个明确的斗爭对象，那末为了索命，她也許会和上帝本人来决斗的。可是他就要死了，这一点是无法医治的；虽然只要把他血里的毒放出去，他也許还会再强壯起来呢。

“也許你需要放放血啊。”

但是索命却不肯放血。“就是不放血，人死得已經够快啦，”他說，象他一向那样的怀疑。瑪蓮沉默着，叹了一口气又去做活去了。索命的确从来也沒有相信过什么，他現在也象他在年青的日子里那样，对什么都不相信——假如上帝不是对他太严酷的話，那末連上帝他也会不相信的。

开始的时候，索命渴望着孩子会时常在他的身边，因此每隔一会儿瑪蓮就得把她送到床边来。这个小东西不愿意安安靜靜地坐在外公床边的一把椅子上，只要她一有机会，她总是要跑开。这最叫索命覺得难过，他覺得孤独而且被人們遺弃了，眼前一片黑暗和絕望。

可是不久，象他对任何其他的事物一样，他对那个孩子也失去兴趣了。他开始从現在回想到过去的那些日子；瑪蓮很曉得这是什么意思。他越想越远，一直到他的青年时代和童年时代。說来眞是奇怪：他能够記住的事情竟会这末多；这些事情，如果不是在这个时候，他早已經会把他們忘掉了。他講的并不是一些語无倫次的胡話，而都是眞的；那些从村子里来看望他的、比他年紀大的人們都証实了这一点；而且他們都覺得很奇怪，那些发生在他仅仅两三岁时的事情，他居然还能够講得出来。索命

对于他一生中的晚年岁月，已經記不清了；这或許是真的，要是往事已經从他的腦海里消逝，那末在那些岁月里，他或許从来就沒有过得美滿。

这使瑪蓮覚得很悲哀。他們曾經在一起活了一輩子，曾經同甘共苦过，因此在他們永別之前，如果他們能够再一次地在一起談一談过去，这会使他們感到多末快乐呢。可是当瑪蓮講到他們共同的記忆时，索侖却不愿意听。不，还是談一談在索侖五岁的时候曾經住过的那个古老田庄上的花园吧——这他能够記得！这棵树長在哪儿，那棵树長在哪儿，还有，它們結了什么样的果子。

当他按照他能够記忆的事情回想到极其遙远的过去时，他又会想到先前来，在他昏迷不醒的狀态里，他往往要講一些胡話，說到从前他作牧羊童和小水手的那些日子，以及天曉得还有其他一些别的什么情景。

在他这种不安的夢寐里，他把他所有的經历——他青年时代的旅行，他的工作，他的困难——都混杂在一起了。在这一分鐘里，他在海上的暴风雨中卷起船帆，过了一分鐘他又在陆地上艰苦地种田了。瑪蓮那时候，正弯腰站在他的身边，她听着他这一切艰辛的經历，心里很害怕；他仿佛跨着大步迈过他整个的一生似的。他經历的苦难是很多的，瑪蓮現在第一次才听到。当他再一次清醒过来的时候，額角上滿是汗珠，他已經筋疲力尽了。

他的老伙伴来看望他，他們又从头談了起来——索侖不能不談到过去的那些日子啊。象他那样地軟弱，他只能說上几句；可是在这些时候，他的那些老伙伴就会繼續談下去。瑪蓮恳求他們不要談得太多，因为那会使他不安的，而且他会在夢里都和

那些事情搏斗。

当他想象自己是在从前的一个旧床上的时候，他的情形就极其不堪設想了：看着他怎样和那剧烈地襲来的海水搏斗，看他那衰老的手指把被子紧紧地抓住不放，这一切是多末可憐啊，这是一种极其劳瘁地向生活告别，对于他，这种告别和生活本身一样，也使他覚得劳顿。

有一天，当瑪蓮从村子里的店鋪回来的时候，蒂特突然跑出来叫着。"外公死了！"她哭着。索命躺在通到厨房去的門檻上，他已經跌得流血而且失去知覚了。原来他曾經爬到那只大木箱上去撥时鐘的針。瑪蓮把他拖到床上，然后洗了他的伤口，在这时，他安靜地躺着，看着她的动作。每隔一会儿，他就会低声地問現在几点鐘，从这件事情上瑪蓮知道他的死期已經近了。

在他临死的那天早上，他又完全变了。那样子就好象他回到家里来和每一个人、每一件东西最后告别似的；他軟弱无力，可是却十分清醒。有很多的东西，他都要再一次地用手撫摸一下。他从这一件事談到那一件事，而且仿佛十分快乐。几个月以来，他第一次能够坐在床边上喝早晨的咖啡，而且每当瑪蓮走近他，他就和她講些閑話。他在这时候，眞象一个大孩子一样，因此瑪蓮就不能不和他貼着脸，并且抚摸着他的头。"你很經得起老呢，索命。"她說，抚摸着他的头发——"你的头发就象我們年青时候那末柔軟。"

索命又睡下去，他躺在那儿，握着她的手，他那暗淡的眼睛充满着爱慕的表情，沉默地盯着她。"瑪蓮，把你的头发为我解开好么？"最后他小声地說，还有些羞怯。他講着这些話是很費劲儿的。

"不，你胡說些什么啊！"瑪蓮說，把她的脸埋在他的胸脯上；

"我們現在老啦，你曉得，亲爱的。"

"把你的头发为我解开吧！"他輕声堅持着，而且想用他自己发抖的手来解。瑪蓮想起了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黃昏，在一只拉上了岸的海船后面消磨的一个黃昏，她抽噎着解开了她那灰白的头发，讓它們散下来蓋在索侖的头上，遮沒了他們两个人的臉。"头发又長又密，"他小声温柔地說，"足够把我們两个人藏起来。"这些話好象从他們过去的青年时代傳来的回声。

"不，不，"瑪蓮哭着說，"它們白了，稀了，也粗了。可是从前你多末喜欢它們啊。"

索侖閉着眼睛，握着瑪蓮的手，躺在那里。厨房里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因此她一次再次地想把她的手抽出来，可是每一次她稍微一动，他就睜开了眼睛，因此她終于还是坐在那里，不管那些事情了；她就这样呆在那儿，繼續地想着她和索侖的一切，泪水不住地流在她那皺紋滿布的臉上。她和索侖曾經幸福地在一起生活过；他們也曾經口角过，可是如果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发生了的話，他們也总是共同地去对付它；他們两个人，誰都不是單單地为了自己而生活，而工作。現在他們两个人就要分手了，这是多末叫人想不到的啊。瑪蓮不能够理解这件事情。为什么他們两个人不能一起被帶走呢？索侖去的地方，瑪蓮覚得她也应該去。她想，在他要去的那个地方，他也許不需要有个人給他补补衣服，也不需要有人留心叫他把脚揩干，可是最低限度他們可以手携手在伊甸园里一起散步啊。他們曾經时常談起到乡間去看看在那座大森林后面隐藏着什么。可是从来沒有成为事实，因为不是这件事情，就是那件事情总把瑪蓮留在家里。現在如果和索侖去看一看，那会是多末出色的一件事啊；瑪蓮心想，如果不是为了蒂特，她会心甘情愿地和索侖一起作这一次"旅行"，

去看一看那一方到底是什么样子。孩子总是把她留了下来，現在也是这样。瑪蓮想自己的死期还沒有到呢；她必須等着，那末就讓索侖一个人走吧。

現在索侖更加安靜地睡着，她輕輕地把手从他的手里抽出去。可是她剛一起立，他就睜开了眼睛，注視着瑪蓮的散开的头发，和泪水沾湿的面孔。

“別哭吧，瑪蓮，”他說，“你和蒂特会过得很好的。可是，請你为我这样做吧——象我們結婚的时候那样把你的头发梳起来，好么，瑪蓮？”

“可是我自己不能梳啊，索侖，”老妇人回答說，心里难过得又哭起来了。但是索侖却坚持着他的要求。

于是瑪蓮讓步了，因为她不能够把索侖丟下很久，所以她尽快跑到村子里，找了一个女人把她那稀薄的花白头发梳成婚礼的式样。在她回来的时候，她发現索侖已經等得不耐煩了，不过他很快就安靜了下来；当她握着他的手，坐在床边上哭着的时候，他盯着她好一会，他的呼吸已經更加困难了。

然后，他突然用一种比这些天以来都要有力的声音說起来。

“我們曾經一起分担过甘苦，瑪蓮——可是現在完啦。在你还活着的那段时間里，你愿意对我忠实么？”他支着臂肘抬起了身子，恳切地注視着她的脸。

瑪蓮揩干了她那泪水模糊的眼睛，然后衷心地看着他的脸。“嗯，”她緩慢而坚定地說，“我心里从来沒有想过別人，而且將来也不会有。上帝給我作見証，你放心吧，索侖。”

于是索侖向后躺了下去，闔起了眼睛，一会儿，他的手就从瑪蓮的手里滑出去了。

第七章

寡妇和孤女

索侖死后，住在納兹高原上茅屋里的两个人，就要开始过艰难的岁月了。尽管索侖年老力衰，他还是能挣一些錢回来，因此他的确做过她們最把稳的靠山。現在只剩下她們两个人，再也沒有人为她們工作了。这样，瑪蓮不但要尽可能地把生活維持下去，她自己也得去找錢了。这是她以前从来沒有做过的事。

他們从那份船股儿和打魚工具所得到的全部收入已經用完了；索侖的葬礼把存下的一点积蓄也花得精光。他們的錢財誰都能算得清清楚楚，在索侖死去的时候，左鄰右舍就給瑪蓮加加减减的計算了一番。但是有一个問題，却得不到答案，那个庄主一次付給蒂特的两百克朗，究竟怎样了呢？唔，它們到哪儿去了呢？他們收到那笔錢的时候，两个老人家并沒有添置什么新的东西；虽然有人劝他們投資購买一种新式漁網——是一种新发明，在别处已經試过，据說非常成功，而且眞有这种情形：这網在一夜之間打的魚，便撈回了它的本錢。——可是，索侖却坚决地不肯买；而且在这一代里，除了这一次以外，村子里从来也沒有誰曾經拿到这末多的錢，因此他們也就只有照常繼續使用他們的旧式漁具了。

这笔錢一定还沒有用掉，而且也沒有吃光，这是誰都了解的事。这两个老人家过的日子和从前一模一样，因此如果錢从烟囱里跑出去了，人們也一定会知道。所以除了瑪蓮已經把它藏起来了之外，就沒有其他的什么解釋了；人們想，也許她藏起了

这笔錢，准备在他們两个老人都去世以后，留給蒂特作个依靠。

对于瑪蓮和蒂特，左鄰右舍眞是議論紛紛，其中人們談得最多的是她們將来怎样生活的問題。可是一談到这里，他們的兴趣也便止于此了。瑪蓮有她自己的長大成人的儿女，他們是她的亲人，应該来照顧她的。举行丧礼的时候，他們中間有一两个来过，他們回来的目的，与其說是送葬，倒不如說是回来看看是不是可以承繼一点什么，索命剛剛入土，他們便走了，簡直是影踪全无了，而且也沒有邀請瑪蓮到他們家里去住一些时候，她的确也找不到他們的住处。唔，瑪蓮也并不因为从此看不見他們而感到难过。她倒有几分曉得她的儿女回家来的目的；因此，尽管他們也許永远不会再踏上家門来了，她倒也并不在乎，——只要她能够养活蒂特的話。这样，她們——瑪蓮和蒂特，就成为这世界上唯一的相依为命的两个人了。

"他們至少应該帮你一把啊，"村落里的妇女說——"你毕竟是他們的母亲呀。"

"不，为什么要那样呢，"瑪蓮說。他們不过是把她当作一条走到人間来的通道而已——而这条路一向就不是容易走的；也許因为他們并不感謝她把他們生到世界上来，因此他們也就觉得并不亏欠她什么。如果必要的話，一个母亲是能够照顧八个孩子的，但是可有誰听說过八个孩子照顧一个母亲的事呢？沒有，他們离得远远的，而且也不到他們的老家来东戳戳西摸摸的，对于这些瑪蓮倒很高兴。

为了維持生活，她打算把那座茅屋和那块土地卖掉，但是因为房子和地都沒有买主，她就把茅屋租給一个工人和他的家属，只給她自己留下一間屋子和半片厨房。在解决了这件事情之后，她就把她自己的木靴和蒂特的木靴都釘上了大头釘子，而且把

索侖从前的手杖也拿了出来，她把自己和孩子都包裹得紧紧的，然后就走到村子里去了。

不論天气好坏，她們每天都要在大清早动身，去訪問一些茅屋和田庄。瑪蓮記得很清楚，索侖曾經給誰做过活儿，現在到了他們还債的时候了。她从来也不直接开口向别人要錢，而总是站在人家的門里，讓那孩子在她前面，把一只漁夫使用的那种大皮錢包摇得嘎嘎地响，并且拉長了声音說：

“天保佑你們吧，讓你們活儿做得好，吃得好——大家都平安！日子难熬呀——唔，錢不多呀——唔，生活費高，人又老了！什么东西都得买——油啊，肉啊，面包啊，唔，还有样样的零碎儿——說实話，一个老婆子要錢花！”

虽然瑪蓮只是討别人欠給索侖的那些錢，可是当她这样奔走的时候，人們却說她們在乞討，人們也就这样把她和那个孩子当作乞討的人来对待。她們时常站在人家的洗碗間那儿等着，或者就站在人家起居室里，那时候，人家每个人都穿梭似的跑着，做他們的活儿，好象沒有看見她們似的。人总应該曉得自己的合适的地位，而叫他明白这一点，毫无理由地讓她們站在那儿等着，誰也不理会她們，就是再好不过的办法了。如果这样不睬她們，她們还不气餒的話，那末她们头脑一定有了什么毛病了。

瑪蓮感到了人們对她的这种冷淡，这深深地使她的心里难过；但是她对于她的目的却并沒有因此而动摇——虽然她很聪明，沒有露出不高兴的样子，可是她在内心里却非常地憤怒；此外，虽然她已經老了，她却能够鎮靜地一次一次地增長着經驗。也許，归根到底是那个孩子，她使瑪蓮比較容易地向环境屈服了。原来当她需要帮助的时候，人們却这样地对待了她！可是当他們需要她的帮助的时候，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他們并不是

过份地自傍，以至于不来向她求教的。他們有事的时候总是匆匆忙忙地到她这儿来，时常是在半夜里，用鞭杆敲着窗子·她一定得来，而且即刻就来。

瑪蓮并不糊涂，而且能够很好地一五一十地盤算問題，除非是对于她沒有用处的事情。当索命在世的时候，只要他在她身边掌握着一家大权，她就总是躲在背后，她曉得屋子里有一个人当家就足够了；只在特殊的时机里——当一件事情关系重大的时候——她才会伸出一只手来引导一下，而且她又是那样地不肯夸耀她自己的本領，因此索命就从来也沒有注意到这种情形。

蠢貨，他平常总是这样地叫着她，一直到他臥病不起的时候。在他临死之前大約有一个星期的时候，他們曾經談到將来，索命当时曾經用这样的話来安慰着她：“你將来什么都不会错的，瑪蓮——只要你不是一个蠢貨就行。”

瑪蓮第一次对于这样的称呼表示了抗議，可是索命照例地又提到了关于索丽尼的那回事儿：“嗯，可是你看得出那女孩子身上出了什么毛病了么？所有的人，眼睛一瞅她，就看出她那毛病，你看出来了么？而且給她軟肥皂和石蜡吃的，不就是你么？”

“也許是吧，”瑪蓮說，表現出一种无动于衷的样子。

索命詫异地注視着她：当然——他剛想这样說的时候，可是他注意到她那率直的面貌却表現出另外一种不屑置辯的意思，这使他一下子躊躇起来了。“唔，唔，”他說，“唔，唔，那一回可險些儿要你坐监牢呢。”

瑪蓮善良地眨着她那沉重的眼皮。“有人坐监牢，那可就太好了。”她回答說①。

① 瑪蓮的意思是，如果她早先說明了女儿有了身孕，那末索丽尼就一定会墮胎，而墮胎在丹麦是要坐牢的，所以瑪蓮才故意裝糊涂。

听了这話，索命觉得好象冷水澆在他背上一样；瑪蓮在他身边和他一起生活了四十五年，他一向总把她当作一个好脾气的蠢貨——而且他几乎要帶着这样的意見走进坟墓里去了。可是也許，归根到底，是她曾經支配了他，她竟会裝得象一个傻子，而把他辖管住了。

第八章

巫婆瑪蓮

沉重的波濤拍打着海岸。潮湿的大雪片儿扑向树叢和野草；那些沒有被峻峭的悬崖擋住的雪花在空中凝成冰珠，在风暴的前面追逐着。

海水澎湃着。整个天空形成了一个深灰色的大旋渦，巨大的海浪在天空下面咆哮着。那情形就好象一个深淵正在傾倒出它那永不涸竭的寒冷和罪惡的洪流似的。它从那深不可測的大洋里无尽无休地向上涌着；密密层层的向前冲击，而且象地獄里的烈火那样地向前噴卷。

两个朦朧的人影越过了沙坵，艰难地向前走着，年老的外婆牽着一个小女孩的手儿。她們周身包裹得那末严，因此人們在风雪迷茫的天色里簡直認不出她們来了。

人們用细心的目光注視着她們的行动，在小山上茅屋里，一些女人站在窗前，把臉平貼在窗玻璃上看着呢！“是巫婆瑪蓮，在风雪里掙扎着呢，”她們这样告訴屋子里的老人和病人。于是所有能够走动的人，就爬到窗子前面来。他們一定要亲自看一看。

"这正好是巫婆骑着扫箒到外面来的好天气啊，"年青人笑着説。"可是她的扫箒棒在哪儿呀？"

老年人摇着头。他們認为人們不应該拿瑪蓮来取笑：她有法术，而且行了許多好。也許有一两次她把她的本领用到邪道上了——可是别人处在她的地位里，不是也会象她这样做么？在这样的天气里她那威力可就大啦；所以有什么事情請她指点，那会是聪明的办法。

外面的两个人挨着峻陡的悬崖边上那条小路走着，那座悬崖有很多地方已經被海水冲击得空了。在她們的下面，海濤轟鳴着，海水、空气和飞沙形成了黄澄澄的狂乱的一团。在海濤上面，海鷗和其他的海鳥尖声地叫着，而且用翅膀拍打着空气。当一片海浪破裂了的时候，海鸥就会猛扑下来，然后嘴里叼着食物再冲向天空——那是在浪花里翻动的魚儿，它們已經被波濤冲打得昏迷了。

看起来这两个人仿佛很愚笨，暴风雪正用全力吹打着悬崖，然后才落到陆地上，而她們却沿着那悬崖边緣的內侧走着。老太婆和小孩子彼此紧抱着，喘不过气来。

在一个地方，小路伸进了一座荆棘的叢林，由于强烈的海风，树林被吹得朝地面上弯着；她們在这儿躲避风雪，喘一口气儿。蒂特低声地哭着，她又累又餓。

"要作个大姑娘啊，"那个老人說，"我們現在就快要到家啦。"她把那孩子拉到她那披巾下面，用顫抖的手拂去了孩子头发上的雪花，并且用嘴呵着她那冻了的小手。"唔，真大了啊，"她鼓励着她說，"我們到家的时候，我就給你做餅吃，还有又热又好的咖啡呢。咖啡豆就在我这袋子里——啊，你聞一聞，有多香！"

外婆把袋子打开了，那只袋子束在她披巾里面的腰上。她

把别人給她的东西都放在那里面，有吃的东西，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

小东西把鼻子伸到袋子里聞着，可是她并沒有馬上得到安慰。

“我們拿什么东西来生火啊，”她怏怏地說。

“我們沒有柴火么？外婆昨天夜里到海边上去啦，而且看見了那只破船哪，她眞看見了啊。可是蒂特那时候正在睡呢，所以一点也不曉得呀。”

“还有柴火么？”

“别作声，孩子，港警会听到我們的。他的耳朵可長啦——而且县官給他錢，就是要他不許咱們穷人取暖啊。所以么，他自己把冲到海边上的东西都拿走了。”

“可是你并不怕啊，外婆，你是一个巫婆，能够把他打发走啊。”

“嗯，嗯，外婆当然能啊——如果他不規規矩矩的，外婆还有更多的办法哩。她要叫他害起风湿病，那末他就不能动啦，接着他就一定要巫婆瑪蓮来給他擦背了。啊我呀，老外婆的腿里尽是水，每一条胳臂腿儿都疼痛；人們把她叫做可怕的老巫婆，嗯——也管她叫做贼婆子哩！可是如果一个老太婆要喂两張嘴，贼婆子，巫婆子就都得作；你也許高兴：外婆是个巫婆哪。除了她，沒有人照顧你——說到懒呀，她才不許人們那样講她哩。她現在七十二岁了，可是她那双手一輩子都是給别人干苦活儿。从来沒有誰伸出手来帮帮老瑪蓮。”

她們舒适地坐在那儿，躲避着风雪，不久蒂特就困倦了，因此她們又动身向前走了。“如果我們不走，就会睡着了，那时候，黑人就会来把我們抓去的，”外婆說，她把披巾裹在孩子身上。

"黑人是誰啊?"蒂特停下来,紧張地抱着她的外婆。

"黑人住在坟墓下面。把坟墓租給死人住的就是他,而且他喜欢人們住得滿滿的。"

蒂特不愿意到那下面和黑人住在一起,因此她和外婆手牽着手,迅速地用小步跳着向前走去。現在那条小路一直向內地伸展,她們順风走着——暴风雪已經减弱許多了。

当她們走到沙地田庄的时候,那孩子不肯再向前走了。"我們到里面去要点东西吧,"她說,拉着她的外祖母。"我餓极了。"

"天哪——你瘋了么,孩子!我們可不敢把脚伸进去呀。"

"那末我自个儿去,"蒂特坚决地說。她放开了外婆的手,就向大門那儿跑去。可是当她跑到門那儿的时候,她却犹豫起来。她朝外婆喊着:"为什么我們不敢进去呢?"

瑪蓮走上前来,又握住她的手說:"因为你自己的父亲会出来,拿一杆鞭子把我們赶走啊,"她慢慢地講着。"来吧,作个好孩子。"

"你怕他么?"孩子固执地問着。她看見外婆避开了什么事情,觉得很不习惯。

害怕么,那当然不是——日子已經这样艰难,还有什么可怕的呢!穷人必須准备面对一切的不幸,而且也要接受一切的不幸。那末为什么她們要在路上躲开沙地田庄,仿佛它是圣地一样呢?如果他連偶尔看看自己的孩子都不愿意,他可以把田庄搬到别的地方去呀。她們两个并沒有做过見不得人的丑事,何必要逃开呢,这难道不是千眞万确的事实么。莫非在那孩子的固执后面会藏着天意么?瑪蓮可不是一个反对上蒼的人——如果它伸手帮她一把,她就更不反对了。

"唔,那末来吧!"她說,推开了門。"他們頂多也不过是把

我們吃了。”

他們走过一条長廊，它也是用来作木柴房和农具房的。在一边，木炭整整齐齐地一直堆到房梁上。很显然地这一家人整个冬天就想不到寒冷。当她們走过天井，朝碗橱间走去的时候，瑪蓮留意地看着她以前所熟悉的环境。从前在她年青的时候，她會經在这儿帮过工，因为在她童年时代，这儿离她的家近，离索倫也近。那情景，已經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那时候，管理家务的是现在的年青庄主的祖父——他才真是一个蛮横的汉子，他平日总是不讓佣人吃飽和睡足。可是这样，他才发了財！老庄主故去的时候，大約和索倫故去的时候差不多；从前他年青的时候，他會經不怀好意，穿着袜子走到女佣人的窗前。他和索倫彼此誰对誰都不买账！因为索倫不答应，所以自从这件事情以后，瑪蓮也就不在那儿帮工了。而索倫本人呢，自从他处理索丽尼的事情来过一次以后，也就不再到这里来了。答应了一句話，就应当算数啊。

可是现在，在瑪蓮看起来，这可是許久以前的事了，而且两百克朗又不是永远用不完的。索倫已經死了，瑪蓮在她晚年里看事情也就不同了。挨餓受冻的生活使她激怒，从前她向来也沒有过这样的情緒，她惱恨那些暖暖和和地躲在屋子里的人，他們用不着风雨无阻地象狗一样地寻找吃食；她惱恨那些为了短暂的快乐，而把多少年的沉重的負担放在老年人的可憐的肩上的坏蛋。她凭什么要等待許久，不把庄主的这个亲生女儿送到他的面前去呢？也許他們都盼着她把孩子送去呢。并且为什么孩子不能有她自己的主張呢？也許这是一种从她嘴里說出来的天意，所以她才固执地渴望走进她父亲的家里来吧。

虽然瑪蓮这样想，可是，当蒂特在她身边，和她一起站着，等

待有人出来的时候，她的本心对于这样做法却并不是十分清楚。庄主显然并不在家，这一点使瑪蓮很高兴。她听見佣人在牛棚里挤牛奶；在每一年的这个时候，这一家人是难得有一个男人在家里的。

那一扇破磨盤仍然在門前放着，在地面中間有一块平扁的大墓石，四角雕飾着花紋，字迹已經模糊不清了。

一个年青的女人从內室里走来了。瑪蓮以前沒有見过她。她的衣着比左右鄰居的年青的妻子要好得多，而且面孔很和善，态度也很亲切。她把她們讓到屋子里，拿去了她們的披巾；还把披巾放在火爐旁边烘着。然后她讓她們坐下来，而且給她們一些吃喝，在整个这段时間里，她都亲切地和她們講着話；特别是对蒂特，这样使得瑪蓮的心軟了。

"你們从哪儿来呀？"她問着，坐在她們的身旁。

"嗯，咱們从哪儿来么？"瑪蓮含糊地回答說。"哪儿有地方，給我們这样的穷人住啊？有些人的房子可多着哪——可是虽然这样，他們却要到他們不該去的地方去；可是对另外的一些人，主就給他們一块坟地住。从你的口音里，我想你不是本地人吧。"

是的，这个年青女人是法尔斯特人；当她說出出生地点的时候，她的声調很温柔。

"离这儿很远么？"瑪蓮朝她看了一眼說。

"是呀，从城里坐火車、再坐馬車要一整天！"

"难道說已經到了这种地步：沙地田庄的男人一定要搭火車去找老婆么？村子里的姑娘也满好啊。"

那年青的女人迟疑地看着她。"我們是在补习学校里碰見的，"她說。

"唔，唔，他也去过补习学校么？嗯，那很好，一切的事儿都

得时新。反正，他在那时候終身大事就已經决定了。”

那青年女子的臉羞得緋紅。“你講的話多末奇怪呀，”她說。

“也許你会告訴我一个老太婆应該怎样講話么？那倒眞地很奇怪哩：爸爸坐在家里，躲着风雪，可是他的孩子却光着脚到处跑着去討飯。”

“你这話是什么意思啊？”青年女人不安地小声說。

“主和人人都曉得的事情，可是就沒有一个人告訴你。你看看那儿的孩子吧，面貌可騙不了人，她眞象她父亲。如果世道公平的話，我那女儿就会坐在这儿代替你了——哼，我也就不会受冻挨餓啦。”

当瑪蓮講話的时候，她一边用嘴咂着块肉骨头。她沒有牙齿，所以油湯朝下流到她的下巴和手上。

那个青年女子掏出了她的手絹。“我給您揩揩吧，大娘，”她說，輕輕地揩干了她的臉。她的面色一直連嘴唇儿都煞白，她那双手也在抖着。

瑪蓮讓那个青年女子服侍着她。她那深陷了的嘴閉得緊緊的。突然她对那女子生起气来，她用她那双沾了泥土的手抓住了那年青女人的臀部。“这又嫩又白的！”她咕嚕着說。接着她用手在那女人的身上划着手势。“等生孩子的时候，可有你麻煩的！”那女人在她手里搖晃了一会，就一声不响地倒在地上了；小蒂特这时尖声地叫着。

瑪蓮看見她自己惹出乱子来，她当时就吓坏了，以至于她就沒有想到帮那个女人一把。她从火爐上取下了披巾，就牽着孩子跑出門去了。一直到她們跑到村子里尽头的一座房子——救生船貯藏房那儿，她才站下来，給自己和孩子圍上了披巾。

蒂特还在抖着。“你把她杀死了么？”她問着。

老太婆吃了一惊，这句話吓了她一跳。"沒有，当然沒有啊。沒有什么，別多嘴多舌了，往家走吧，"她粗暴地說，一面用手推着孩子。外祖母对她这样講話，在以前是很少有的，蒂特很不习慣，所以她赶快走着。

她們走进了家，房子里冰冷冰冷的，因此瑪蓮立刻就把蒂特放到床上去了。接着等她拾了些柴以后，她就在鍋里加水来煮咖啡了，一直她都自言自語地講着。"唔，就是这样；可是那又怪誰呢？耍有罪的人說話，清白的人就得受苦。"

"你說什么啊，外婆？"蒂特从壁龕里問着說。

"我不过在想啊，在这件事情以后，你父亲不久就会找到这儿来的。"

一輛馬車在黑暗里迅速地駛来，在屋子外面停了下来。从車里跳出了沙地田庄的庄主。等待着她們的不是好事；他的臉气得通紅，他差不多还沒有进門，就罵起人来。瑪蓮因为冷，把她的头包得紧紧的，她裝着什么也沒有听見。"啾，啾，你这一来，我这眼睛都亮了，"她說，笑着請他走进屋里。

"别以为我是来和你閑扯淡的，你这狡猾的母夜叉！"安德斯·額尔森用他那尖細的啞嗓子罵着。"不是的，我是来抓你的，就是为了这个，而且即刻就抓你。所以你最好就走吧！"他抓住了瑪蓮的胳臂。

瑪蓮从他的手里掙脫出去。"你是怎末一回事儿啊？"她問着，惊恐地盯着他。

"我是怎末一回事儿？——你还敢問，你这个老巫婆！今天下午，你沒有到田庄去么——还拖着那个小冤崽子？老爷子不是已經給你們錢，不許你們走进咱家么？你惹是生非的，你这个老母夜叉，你还使妖法迷惑了我的老婆，害得她痛苦得发了昏。

可是我告訴你，我要把你拖到法院去，把你綁在火刑柱子上燒死，你这个老鬼！”他的嘴里濺着唾沫；把拳头在她面前搖着。

“那末，你就要下个命令把别人燒死么，是不是？”瑪蓮蔑視地說。“你頂好还是点起火来，燒你自己吧。你眞是自不量力，偏要把背不了的分量往背上背。”

“你这話是什么意思？”庄主嗤嗤地說，他作出一种姿态，好象随时都要扑到瑪蓮身上，把她拖上馬車似的。“难道你到庄上吓唬了我的老婆，是人家扯的謊么？”他恐吓地走到了她的身边，但是却并沒有碰她一下。“你要把我的背怎样啊？”他高声地叫着，眼睛里有着害怕的神色。“你也要用妖法迷惑我么，是不是？”

“我不要把你的背怎样，也不要把你本人怎样。可是誰都曉得：連老鴉都能把守財奴的餅子吃掉，哼，如果必要的話。留着你的力气給你那年靑的老婆吧——你来对付象我这样的老巫婆，会把你累死的。那时候她可怎末办呀，嗯？”

安德斯·額尔森来的时候，本来打算把这个老巫婆拖到馬車上，然后再把她帶到家里来——不管用什么办法——叫她当場把妖法收掉。可是这时候他却坐在木箱上，把帽子拿在手里，显出了一付可憐相来。瑪蓮对他估計得很正确：他就沒有一点儿男子气，他和人家打架，是动口不动手的。沙地田庄的男人都是一些孬种，又小气又貪心。这个家伙已經禿頂了，他脖子上的靑筋突露着，他的嘴就象一个收紧了口的錢包似的。作他的老婆实在不是什么值得羡慕的事；他那貪婪的心已經使他成为一个十足的守財奴了！一股冰冷的感觉襲在他的背上，他打着寒战，这时他只想到自己，不再替他的妻子担忧了。

瑪蓮把一杯咖啡放在餐桌上，然后她自己就坐在通到頂楼去的楼梯上，手里拿着一只缺口的杯子。“你把它喝光吧，”当他

犹豫不决的时候，她說，"这儿誰也不会害你和你的家里人。"

"可是你到过我家里，搞了鬼啊，"他喃喃地說，伸手去端那只杯子；他好象又怕喝它，又怕把它留在那儿不喝。

"我們两个去过庄子上，这倒是真的。大风大雪把我們赶进去的，我們心里可实在不愿意去啊。"瑪蓮鎮靜而忍耐地說。"說到你的老婆，也許是因为我們去了，她才得病，她听說她丈夫是个怎样的荒唐鬼，她受不了啊。她倒是一个和气的好心的女子——比你可好得多。她尽給我們最好的东西吃，可是你却要把我們燒死。唔，唔，燒吧，那可要暖和得多了！因为这儿冷啊，而且誰也不給我們送一車木炭到家里来。"

"也許你希望我給你送来一車么？"庄主尖声說，接着又象一扇活門似的閉起了嘴。

"孩子反正是你的；虽然我可以做活儿，她可是又冷又餓呀！"

"嗯，可是我一次就把錢都付給她了。"

"哼，那在你倒容易极了！讓你自己的孩子挨餓受冻吧；但愿你就只有这个孩子吧，主再也不要讓你养出另外的孩子了。"

那庄主吃了一惊；就好象恢复了知覚一样。"快把你那法术从我的老婆身上解开！"他喊着，用拳头敲着桌子。

"我一点也不跟你的老婆作对。可是你瞧着吧，主会不会把一个孩子托付給你。在我看，那可沒有希望。"

"别說什么主啦——快把你那法术解开，"他啞着喉嚨小声說，向那个老婆子冲去，"不然的話，我就要掐死你，你这个老巫婆。"他的面色发青，他那瘦小的弯曲的手指在空中乱抓着。

"你当心！你自己的孩子就躺在床上，她能够听見你說的話。"瑪蓮把通向里屋的門推开。"你听見他的話了么，蒂特，你的父亲要把我掐死。"

安德斯·額尔森从她那儿轉身向門走去。有片刻的时間，他站在那里摸着門柄儿，就好象不知道做什么似的。然后他又回轉身，坐在木箱上，眼睛盯着地面。他的面貌显得特别老，从他童年时代起，他就总是这付相儿，据說沙地田庄的人們生来就是沒有牙齿的。

瑪蓮走过来，站在他的前面。"也許你在想你老婆要养的那个儿子么？說不定你已經看見他在田里，象个小馬儿似的，在你身边跑着，而且学着扶犁呢。哼，許多人省吃儉用却沒有儿子，可是虽然这样，却也要攢下錢来。常常一个吝嗇鬼的爸爸却得了个敗家子；也許那是上帝懲罰他們，因为他們貪心啊。你可以卖命干活干到死——象很多别人那样。要不然，等你做不动活儿的时候，你可以把你那庄子卖給生人，到城里弄一幢漂亮的房子住！有錢人的办法可多着哪。"

那庄主抬起头来。"快从我的老婆身上把你的法术解开，"他懇求地說，"我不会叫你白費事的。"

"我們可永远不再到沙地田庄上去了，我不去，孩子也不去。可是你可以把你的老婆送到这儿来——她的病是不碍事的，就会好起来的；可是也别忘了：如果要想把事情办好，你就得叫她坐在一車泥炭上来！"

第二天一大早，人們就看見沙地田庄的美麗而年青的妻子，摇摇晃晃地坐在一車泥炭的頂上經过了小村子。显然是庄主不愿意在这种情况下給人家看見他和他的老婆在一起，因为他本人并不在車上，由一个小伙子赶着馬車。許多人奇怪着他們究竟要到哪儿去，因此就把臉貼在玻璃窗子上看着車子經过。有一些人家的妇女看不到前面的大路，便跑出来看，也有些女人一边把披巾包在头上，一边向納兹高原那儿快跑。当赶車的小伙

子把泥炭扛到瑪蓮的木棚里，当庄主的妻子打开了包裹，把許多鷄蛋、火腿、糕饼、奶油以及别的好东西都放在那間小客堂間桌子上的时候，这些女人就川流不息地走来了，她們从窗口朝里面看着，或是借口来訪問这一幢房子里的另外那戶人家。瑪蓮十分明白她們为什么要来，可是这也不再使她心煩了。人們平常就留意她的一举一动，而且把她的鄰居当作偵察她的基地，因此她对于这些，已經习慣了。

几天以后，消息便在附近的地方傳开了，人們說那个庄主已經开始关心他的私生子了，可是他这样做，也許并不是完全出于好意。人們認为这些都是瑪蓮安排好的。誰也不了解为什么她会容忍了这末久，特别是在她这方面，她是有权利向他提出一些要求的。可是現在彷彿她已經不耐煩了，因此才用法术迷住了那个庄主的年青的妻子——先是念咒叫她怀了个孩子，然后又按照她的心意，叫那孩子走了。有些人說，瑪蓮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来使用蒂特的——她用魔法来使她縮小，一直縮到还沒有生出来的时候那末大，因此这孩子就不得不去再找一个母亲，而且說就是因为这种原因，所以她一直就发育得不正常。按照她的年龄說，蒂特長得特别小，虽然她从来也沒有眞正的生过病。人們想，大概是瑪蓮不許她发育滋長，不然的話，她長得太大了，瑪蓮就不能使她化为烏有了。

这一帶有一个象巫婆瑪蓮这样的人，人們有的贊成，也有的反对。大家都曉得她是一个巫婆；可是根据他們的說法，她基本上却是一个善良的女人。她向来也沒有使用她的才能来服侍魔鬼，这是誰都知道的事——而且她对穷人更和善；她給許多穷人治好了病，却一个錢也不收。至于說到沙地田庄的庄主，人們認为他不过是罪有应得而已。

此后，瑪蓮的名声就树立起来了。人們在日子过得舒暢的时候，总是健忘的，再加安德斯·額尔森平常对她們又非常吝嗇。有时他总是隔了很久才来看望蒂特和瑪蓮，可是接着他又会来得很勤。沙地田庄的男人們时常被妖魔折磨着。他們也許正在田里做活儿，弯下腰揀一块石头或是拔一棵草，那时候突然間就会有一些看不見的邪魔来拷打他們的背，使他們痛得直不起腰来，不得不爬回家去。他們要躺在床上呻吟几个星期，什么事情也不做，白白地过着日子，而且要用吸器或是螞蝗放血，請医生給他們出一些好主意，直到后来有一天，病痛又象它来的时候那样迅速、那样无影无踪地去了。他們自己認为这病是由于他們遭受了女人們的毒眼才得的，那些女人也許覚得她們被怠慢了，因此才采取了这种卑鄙的手段来报复。別人認为这是天老爷对他們的懲罰，因为他們的背長得太肥了。不管怎样，反正这是他們的一个弱点，因此，无論什么时候，只要那个庄主覚得他的背一陣陣的剧痛起来，他就赶紧来向瑪蓮求饒。

靠这种情形使瑪蓮維持生活，是不够的，可是她的名声却愈来愈大，隨着她的名声，找她看病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瑪蓮本人也不了解为什么她竟会这样出名；可是事实如此，她也就只能安之若素，而且尽可能的利用这个事实使她得到好处。她記得在她幼年的时候，她母亲曾經給那些害病的人出过一些很好的主意；現在当别人来找她的时候，她也就把她記得的一些办法，来告訴他們一二，然后情形怎样，她也就不管了；一般說来，她总是根据情况看病行事，看人說話。

瑪蓮常常听見別人說她是一个女巫，她自己偶尔竟也相信了这一点。不过在另一些时候，她会奇怪人們为什么这样蠢。可是她却总是叹着气，回想索侖还在世的日子，那时候，她不过是

他的笨貨，可是在那些日子里她却很幸福。

現在她却是一个孤零零的人。索命躺在地下，当人們不需要她治病的时候，每个人都躲着她，象躲避瘟疫似的。别人碰在一起，就快乐地閑談着，可是誰也不想跑到瑪蓮的家里来吃一杯咖啡。即便是她的鄰居也都小心地躲着她，虽然他們时常求她帮一把忙，而且她也总是帮助他們。她只有一个亲爱的朋友，这朋友亲切地照拂着她，而且也不怕她——那就是蒂特。

身为巫婆是一件令人悲哀和遺憾的事——作了巫婆并非出于她自己的心愿，就更令人覺得悲哀和遺憾了；可是她却因此得到了謀生之計。

第九章

蒂特訪問仙境

現在蒂特已經長大，能够独自到外面去冒險了，她时常会从家里跑开，瑪蓮也并不感到担心。她需要有人和她一起玩耍，因此便到小村和森林边緣上的那些茅屋里寻找伴儿。可是有些孩子的父母亲，一看見她来了，就会把他們的孩子喚进家里去。結果那些孩子們自己也曉得提防她了。当她走近了的时候，他們往往要抛出石头打她，而且叫她小杂种和巫婆崽子等等的綽号。这样，蒂特就不得不在别的地方另外找一些孩子們玩，結果也是一样；她終于明白了她不能和别的孩子們在一起。甚至和她住在一起的孩子們，也是不可靠的；正当她和他們一块儿在沙坵上玩耍，把藍色的小山蘿蔔花儿編成項鏈和花环的时候，那个媽媽就会跑出屋子来，把她的孩子們拉走。

蒂特不得不学着一个人自己玩耍，学着称心如意地和她周围的一些东西结成伴侣；这一点她做到了。蒂特很机智地让她那些玩具都有了生命；她叫那些棍棒和石子儿都担任了一个角色，而且它们又是非常容易摆布的。它们几乎是规矩得过分了，因此有些时候蒂特就不得不自己叫它们变得顽皮一些；不然的话，它们就太呆笨了。有一只索仑从前穿坏了的旧木靴；玛莲在那上面画了一张面孔，而且给它一条旧围巾当作衣服。在蒂特的世界里，它变成了一个男孩子——一个调皮捣蛋的男孩子，它总是要闯祸，而且弄到狼狈不堪的境地。它随时都要打碎一些东西，每一分钟蒂特就得惩罚它，狠狠地打它一顿。

有一天，她在外面阳光里坐着，用一种充满了母性的忧愁和烦恼的声音，不断地骂着这个顽皮的木头孩子。玛莲那时候正站在小厨房的门里洗青鱼，她怪有趣地留心听着。那孩子说："要是你再犯一次，我们可就要把你带到老巫婆那儿去，她就会把你一口吃掉啦。"

玛莲急忙走到外面来。"这话是谁说的呀？"她问着，她那皱纹满布的脸抽搐着。

"妖人说的，"蒂特高兴地说。

"胡说，孩子，要正经一些。谁教给你这些话的？什么时候教的？马上告诉我！"

蒂特尽力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狗头妖教的——明天教的！"她嘻嘻哈哈地大笑着。

谁也说不过她；她在孤独的生活里感到厌倦了，因此就想出一些荒唐的话来。玛莲不再问她了，她安静地又回去做她的工作，肚子里尽在想着。

她站在那儿对着那堆青鱼哭了起来，她那苦咸的泪水一滴

一滴地落进了盐水汁里。近来她时常哭，为她自己哭，也哭着这个世道；因为人们对待她，就好象她染上了瘟疫一样，他们的卑鄙和敌视把她周围的空气都弄得乌烟瘴气了，可是她自问，她却一直尽力地帮助他们。当他们有了灾病的时候，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她求教，虽然他们同时也会责备她，说她把灾害带给了他们——在她走了以后，他们就想出各种各样的话来骂她。甚至于连孩子"天真"的嘴都把她叫做巫婆子。

自从索仑死后，忧伤和眼泪使玛莲的眼睛总是红肿着，而且眼皮也朝上翻着，可是她的邻居却认为这是她那冷酷无情的巫术的另一种表现。她的目力已经不行了，因此她时常要依靠蒂特那双年青的眼睛；于是便时常发生这样的事：那孩子往往会乘机捣鬼。

蒂特并不是一个坏孩子——你不能说她好，也不能说她坏。她不过是一个孩子，她的性情还要不断地改变。在她那孤苦的环境里，她的生活是那样地单调，因此她要抓住任何一个机会，使她自己不至于烦得要死。

有一天，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家座落在公地对面的大农庄答应她每星期二可以到沙丘附近的森林里去拣些柴。小柴枝是不经烧的，可是用来烧一杯咖啡倒也满好的。

于是每星期二便成了她们野餐的日子了。她们带着饭，在一些风景优美的地方来享用，特别是在湖边上；在来回的旅途上，蒂特都坐在手推车里。当她们把柴枝装满了一车，她们就去采浆果，如果是秋天，就去采些野梅和山楂，带回家去以后，在灶上煮了吃。

如今外婆病了，她哭得那末厉害，因此她那双眼睛已经看不见了——这一点蒂特很清楚——可是另一种情况她就觉得很特

别：外婆身体里边的水彷彿都到腿里去了，因此她就站不起来了。这个小家伙只得一个人到森林里去揀柴枝儿。这一路是很远的，可是森林里却充满了乐趣，这样也便弥补了这一个缺憾。如今她可以一直走到森林里边去，过去因为外婆怕迷路，所以总是逗留在森林的边緣上，不許她到里边去。森林里有許多唱歌的鳥儿，它們啁啾的鳴叫奇妙地响徹了綠蔭深处，空气就象是粼粼閃光的碧綠的湖水一样，而在矮树叢下面幽暗的地方，它又发出了一种象沸水一样的嗡嗡声。

蒂特并不害怕，虽然我們必須承認，她偶尔也要发起抖来。每隔一会儿，她就要停下来听着，当一棵干树枝儿卡擦一响的时候，她会吃惊得跳了起来。她在这儿不再觉得厌煩了，她那小小的身体充满了这座森林的神秘的感觉；她每走一步，都帶給她一些新鮮的，充滿着她从未体会到的严肃的經驗。突然間，有什么东西会爈的一声跳到她的前面来，使她吓了一跳，——正象外婆把地蜡泼到火苗上，火苗噗一声窜上来一样——她便赶忙跑开，她那双小脚尽快地向前跑着，一直跑到林間的一片空地上。

有一次她逃跑，来到了一条宽闊的河上，河上有許多垂悬着的树木。这条河就象是一大片青葱从天上流下来似的。面对着这一幅奇景，蒂特呆呆地站着，一时喘不过气来。她很快地了解了为什么河水是这样的綠，因为所有碧綠的林木都倒映在河上——她觉得这儿的河流也就是世界的尽头。上帝就住在河对面；她想如果她仔細瞧时，她就能瞥见他那在荆棘叢里花白胡須的臉呢。可是这一片碧綠是怎末来的呢？

她沿着河边跑了一段路，一边跑，一边看着河水，直到两个姑娘叫她停住的时候为止。她以前从来也沒有看見过象她們这样美丽的人儿。虽然天并沒有下雨，而且她們又是在林蔭下面

走着，她們却也撑着遮阳伞。阳光透过碧綠的叶子照耀着，就象发光的金币落在她們的伞上。她們一边詢問她，一边就在蒂特面前跪下来，好象她是一个嬌小的公主一般，接着她們就拿起她那赤裸的脚来，看着她的脚板。

啵，她的名字叫蒂特。頑皮蒂特和好孩子蒂特，还有人的孩子蒂特！

两个姑娘相互看了一眼，便笑着，接着便問她住在哪里？

当然啦，在外婆家里呀。

"什么外婆呀？"两个愚笨的姑娘又問着。

蒂特把她那赤裸的小脚在草上頓着說：

"噢，外婆啊！蒂特的亲外婆啊！她的眼睛已經看不見啦，因为她那末一个劲儿地哭呀。"

于是她們就裝出一付聪明了一些的样子，請她和她們一起到家里呆一会儿。蒂特信任地把她的小手伸給她們中間的一个，然后就迈着快步跟着走了；她要留心看一看她們是不是住在河的那一方——和上帝住在一块儿。如果是那样，那末这些人就一定是安琪儿了。

她們沿河走着；蒂特已經兴奋得不耐煩了，她想这条河也許永远不会有一个尽头。最后她們来到一座拱架在河上的人行桥那里。在桥的末尾是一座上了鎖的大門，两旁都有一排栅欄，要想爬过它們，或是从下面鑽进去，是不可能的。姑娘們用鑰匙把門开开，然后又仔細地把它鎖上，于是蒂特就发現她来到了一座最美丽的花园里了。在小路的两側，一簇簇地叢生着艳丽的花朵，有紅的，有藍的，搖动着它們那嬌美的头儿；而在低矮的灌木叢里，却又結滿了可口的又大又紅的果子，这些果子都是她从来也沒有尝过的。

蒂特馬上知道了这就是天堂。她扑到一个女郎身上，那时候她的嘴已經被果漿染得鮮紅，她抬头看着那个女郎，她那深藍色的眼睛里有一种难以了解的表情；接着她問道："現在我已經死了么？"

姑娘們笑着，把她引进一座大房子，她們經过了許多漂亮的屋子，在这儿，一个人穿着靴子也象是走在軟綿綿的厚大的圍巾上似的。在最里面的房間里，一个瘦小的貴夫人正坐在一只安乐椅里。她的头发已經白了，面部也生了許多皺紋，鼻子上架着一付眼鏡；此外，虽然是在白天的中午时間，她却还戴着一頂白色的睡帽儿。"这是我們的外婆！"一个姑娘說。

"外婆，你瞧，我們捉到了一个林間的小妖精，"她們凑着那个老太太的耳边喊着。就想一想吧，这个外婆耳朵都聾了，她自己的外婆只是眼睛瞎。

接着蒂特到处走着，好奇地朝不同的屋子里面看着。"上帝在哪儿呀？"她突然問着說。

"这孩子在說些什么話呀？"一个姑娘叫着說。可是那一个牽着蒂特的手的姑娘把这个小东西拉到身边說："上帝不住在这儿，他住在天国。她以为这里是天堂哩。"她轉身对她的妹妹說。

她們看見她赤脚到处跑着，很覺得担心，因此她們仔細地查看了她的脚儿，生怕树林里的什么爬虫已經把她咬了。"这孩子为什么不穿靴子啊？"老妇人問。当她說話的时候，她的头那末有趣地搖着，所有她那白色的鬈发都动蕩着，就象是吊鐘花儿似的。

蒂特是沒有靴子的。

"天哪！你听見了么，外婆，这孩子沒有靴子穿。你脚上穿些什么呢？你难道一点什么也沒有么？"

"妖怪，"蒂特大声地說，頑皮地大笑着。

她現在已經懶得回答她們所有的問題了。可是，她們到底从她嘴里曉得了她有一双留着过冬的木靴。

"那末，托福上帝，我要給她一双布靴子，"老太太說。"愛絲妲，給她一双吧；拿一双很好的来。"

"当然啦，外婆，"两个年青女子中間的一个說，她也就是蒂特最欢喜的那一个。

这样，她們就帮着蒂特穿上了一双布靴子。接着她們又給她許多各式各样的东西吃，这些食品都是她从来沒有尝过的，所以随便哪一样她也不計較；她一个劲儿地吃着面包，因为这是她最熟悉的东西——这使那三个女人非常惊奇。

"她还挑剔哩，"一个年青的女郎說。

"她既然喜欢吃面包，不喜欢别的，也就不能說她挑剔，"愛絲妲小姐热切地回答說。"可是她分明是吃慣了粗茶淡飯的，不过你看她多末結实啊。"她把那个小东西拉到怀里吻着她。

"讓她把东西带回家里去吃吧，"老太太說。"这样的野孩子，給人抓住了总是不肯吃东西的。从前我的丈夫在黃金海岸曾經捉到了一只小野猴儿，可是后来又不得不把它放掉，因为它不吃东西啊。"

于是她們把一些吃的东西裝在一只用紅色和白色的草稈編成的美丽的小籃子里，交給了蒂特；并且把一頂意大利草帽給她戴在头上，还把一只又大又紅的蝴蝶花結佩在她的胸前。她对于这一切覚得很高兴——可是突然她想起了外婆，便要回家了。她站着拉着門柄儿，这样她們就不得不把这一个有趣的林間小妖放出去。她匆匆忙忙地把一些草莓放在籃子里，然后她就走进森林里看不見了。

"我希望她能够找到她回家的路，"愛絲妲小姐說，用她那夢幻一般的眼睛看着蒂特的背影。

蒂特当然找到了她那回家的路。幸而她一心想赶回家去，忘記了籃子里放的是什么东西，否則的話，年老的瑪蓮直到走进坟墓，也尝不到草莓了。

在这件事情以后，蒂特时常跑到森林的深处去，希望象这样奇异的事情会再发生一次。这件事成了一种奇妙的經历，在她一生中最奇妙的經历。老瑪蓮也常常鼓励她。"你就往树林子里面走吧，"她說。"什么也伤害不了你，因为你是个福星高照的孩子呀。等你再到那座令人喜欢的房子里的时候，你一定也給我要一双布鞋。你就說老外婆的腿里尽是水，她的脚簡直不能穿木靴了。"

蒂特很容易地就找到了那条河，可是她却沒有再遇見那两个美丽的姑娘，那座人行桥和桥那一头的大門也都不見了。在河的对岸正象河的这一方一样，到处都是一些树木，她也再找不到上帝的臉了，尽管她总在看着；仙境已經不見了。

"你知道，那不过是一場夢啊，"老瑪蓮說。

"可是，外婆，我拿回了草莓呀，"蒂特回答說。

嗯，草莓——那倒是真的！瑪蓮自己也吃了一些，而且她从来也沒有尝过象草莓那样好吃的东西。它們又比野莓大二十倍，吃起来真令人滿意——和别的果子也完全不同，别的果子吃起来，只是叫你肚子不舒服。

"一定是夢妖把你帶到了仙境的，而且她給了你那些草莓，好叫别人也尝一尝，"最后老妇人这样說。

她們两人对这种解釋便都覺得滿意了。

第 十 章

蒂特有了父亲

一天早上，当瑪蓮起床以后，她发觉她的房客已經走了，他們是在半夜里搬走的。“魔鬼来把他們抓去了，”她快活地說。他們不見了，她并不觉得有一点儿难过；因为他們这家人太尖酸，而又总是吵吵鬧鬧的。可是最坏的事情是他們还欠了她十二个星期的房租——一共十二个克朗——这是她用来过冬的全部费用。

瑪蓮貼出了一張招租的广告，等着新的租戶来，可是却沒有一个人来租房子；因为老房客已經散布了謠言，說这房子里鬧鬼。

瑪蓮觉得这笔租金的損失很大，因为她已經放弃她以前的那种职业了。她已經不作巫婆了，她忍受不了别人对她的咒罵。当人們来向她討教，或是請她去看病的时候，她总是回答說：“去找更灵驗的巫婆去吧，讓我安靜一会儿。”于是那些人們就不得不走开了；他們的目的也就沒有达到；不久以后，人們就傳說着瑪蓮的巫术已经不灵了。

不錯，她的气力已經衰退，她的目力也几乎完結了，而两条腿也不听她使喚了。她給人家紡綫和編結，而且以乞討为生了，蒂特領着她从这一个农家走到另一个农家。她們一路走得很吃力；老妇人总是在訴苦，而且沉重地靠在孩子的肩膀上。蒂特一点儿也不理解外婆講的那些話，壕坊上的野花儿，和各种各样的其他东西，在叫喚着她，她很想把外婆的那一只鉛一般重的胳臂甩开，然后單独跑到各处去。外婆一刻也不停地哭着，这使她的

心里充满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厌恶。那时，一种捉弄的想法便会襲上她的心头。"我找不到路啦，外婆，"她会突然这末說，而且一步也不走了，不然的話，她就会溜开，自己藏在附近。有片刻的时間，瑪蓮駡着她，吓唬着她，可是因为这些对蒂特都沒有用处，她就坐在壕塄上哭着；这样蒂特的心就軟了，于是她就会赶快跑回来，用她的胳臂抱着外祖母的脖子。她們两个人就这样在一块哭着，对于这个悲惨的世界，流着哀伤的眼泪，对于她們自己的团圓，也流着喜悦的眼泪。

在內地不远的一个地方，住着一个面包师，他每星期給她們一只面包。当瑪蓮生病在床上的时候，她就打发孩子去取。蒂特經常肚子餓，因此这只面包便成为一种很大的誘惑，当她把面包拿到手里以后，她总是一路跑着回家，为了自己可以把那只面包忘掉；等她成功地把整块面包拿到家里的时候，她和外婆都同样的感到驕傲。可是有些时候，也有这样的事：飢餓的苦痛是那末强烈，因此蒂特一边跑，一边从那只热面包的边上挖下了一些面包心来吃。她这样做，原想不叫别人看出来，就因为这种原因，她才从面包的边上来吃它——只吃一点点，可是到她曉得了的时候，整个面包已經挖空了。那时候，她就会对自己，对外婆，以及对每一样东西，都生起气来。

"面包在这儿，外婆，"她会用一种漫不經心的声調說，把面包丢在桌子上。

"謝謝你，亲爱的，面包是新鮮的么？"

"是啊，外婆，"說着蒂特就不見了。

于是老太婆就会坐在那儿，啃着那一只面包壳儿，把牙齦咬得疼疼，在整个这段时間里，她都駡着那个孩子。坏孩子——她眞該挨一頓鞭子。眞該把她赶出去，送到习艺所里。

在她們看来，沒有什么比救济貧民的习艺所更坏的了；在她們的一生中，它象一把刀似的悬在她們的头上，因此当瑪蓮这样一說的时候，蒂特就会从她躲着的地方跑出来，哭着恳求外祖母原諒她。在那时老太婆也会哭起来，接着老的又会安慰小的，小的再又安慰老的，一直到两个人的心都得到了慰藉的时候为止。

"嗯，嗯，活着可不容易啊，"瑪蓮会这末說。"只要你有个父亲就好了——一个名符其实的父亲。也许跟别人一样，他也要揍你，可是可憐的外婆跟你們住在一起，就用不着討飯吃了。"

瑪蓮剛剛講完这些話，那时候，就有一輛瘦骨嶙峋的老馬駕着的車子在門外大路上停了下来。接着便从車上跳下来一个高大的駝背的人，那人的头发和胡須都是乱蓬蓬的。他把繮繩抛在馬背上，然后就朝他們的家走来。他那样子就象一个运煤工人似的。

"卖青魚的人来了，"蒂特說，她正跪在窗边的一只凳子上"我去讓他进来好么？"

"嗯，就开开門吧。"

蒂特打开了門，接着那人就摇摇晃晃走进来了。他穿着一双沉重的木靴，把褲脚儿塞在靴筒里；每逢他走一步，整个屋子便都响着，那屋子很低矮，叫他直不起腰来。他站在那里朝門里四下看着；蒂特这时已經藏在外婆紡車后面。接着他朝那間臥室走去，而且向瑪蓮伸出手来。

老瑪蓮并沒有和他握手，蒂特看着他那种困惑的样子，就笑了起来。"喂，外婆是瞎子啊！"她說，格格地笑着。

"噢，是那样么？那末就难怪您看不見啦，"他說，拿起老太婆的手来。"唔，我是你的女婿啊，我給你帶信来啦。"他的声調流露着高兴的情緒。

瑪蓮很快地抬起头来。“你娶了哪一个姑娘呀？”她問着。

“这个小东西的媽媽，”他回答說，用他那瘪塌了的帽子指着蒂特。“現在我們的婚事还不能算合法；我們还沒有找过牧师哩，等需要他的时候再說吧；在这以前，很多的事情已經办好了。可是我們已經有了一座房子和一个家，虽然它也許很寒傖。我們住在公地的对面，往里得走足足七哩路——在沙坵上——人們把那块地方叫做‘老鴉巢’！”

“可是你叫什么名字啊？”瑪蓮又問道。

“拉斯·彼得·韓森，我是受洗礼时起这个名的。”

老妇人想了一会儿，然后搖着头。“我从来沒有听說过你。”

“我父亲的名字叫做‘劊子手’。現在这样一提，也許你就曉得我了吧？”

“嗯，那倒是一个誰都曉得的名字——虽说那是不怎末好听。”

“人們常常不能选擇自己的名字，或者是身份，不过，只要良心清白，也就心安理得了。可是，我打从这儿路过的时候，我心里就想我得进来看看你們。等我們——索丽尼和我——將来請牧师給我們証婚的时候，我就要赶着馬車来把你們两个人接到教堂去。这就是說，如果你們不愿意馬上搬到我們那儿去的話——依我看，要是你們搬来住，那倒是頂好不过了。”

“是索丽尼要你帶来这个口信的么？”瑪蓮怀疑地問。

拉斯·彼得·韓森支吾其詞地說了一些什么，你也不曉得他說的是“是”呢，还是“否”。

“唔，我看，这是你自己出的主意，多謝你的好意了；可是我們还是留在这儿好。我們倒很喜欢參加你們的婚礼。我一生一世生了八个孩子，現在差不多都結婚了，可是以前还沒有哪一个

請我去參加婚礼呢。”講到这里，瑪蓮表現出若有所思的样子来；过了不久她又問道：“你干的是哪一行啊？”

“我叫卖青魚——弄到别的什么东西也卖。人們有了破爛布头和旧骨器的时候，我也收买。”

“那你就难得賺錢啦——因为如今只要衣服上还留着一絲半綫的，人們还是穿着他們的破爛儿，而且比这样的人好一点儿的，又很少有呀。不过也許在别的地方人們要富裕一些么？”

“不，到处都一样，衣服要穿得爛到最后的一根紗，骨器要用得一直到快要磨成粉了，”那人笑着回答說。“可是你总要求得活下去呀！”

“唔，就是那样，你总得从什么地方弄到餬口的东西啊。可是你一定是餓了，是不是？我們可沒有什么东西給你吃，一杯咖啡倒也方便，如果你覺得咖啡不錯的話——蒂特，你一路跑到面包师傅那儿去，告訴他你把面包搞成了什么样子，也告訴他我們来了客人。也許他要駡你一頓，再給你一只面包呢——如果他不給，就請他把下星期的先給我們吧。可是要說眞話呀。赶快一些——还有，别再掏出心子吃啊。”

蒂特的两只脚躊躇地走到了門外。这是一种严厉的懲罰，她徘徊着不想往前走，心里希望外婆会发起慈悲来，不叫她去拿面包。至于說到掏出心子吃——不，决不再掏了，今天不掏，只要她活着就不掏。她一想到她的繼父竟会曉得她的錯誤的行为，而且那个面包师傅也会曉得她对外婆多末坏，她羞愧得耳根都紅了。她不愿意說一句謊話，因为外婆时常說过，如果一个人說了一次謊来清洗自己，那就象是割掉蓟木梗一样：你割掉一枝，在原来的地方会長出六七枝来。从过去的經驗里，蒂特理解了說出的謊話总是在以后給你加倍的麻煩；結果她那小小的腦筋

里便打定了主意，不說眞話是値不得的。

拉斯·彼得·韓森坐在窗子旁边，眼睛盯着那个孩子的后影，她一路迟疑不决的走着，当她突然开始奔跑的时候，他便轉过身来对那老妇人說："你管得了她么?"

"唔，她很好，"瑪蓮在厨房里說，她那时正摸索着柴枝儿，打算把火生起来。"除了她，我沒有更好的可以依靠的人了——我也不需要有。可是她是个孩子，我呢，又老又討厌——所以她將就我，我也將就了她。小馬总要尥蹶子的，老馬要挺着呀。可是一个孩子和一个又老又病的老婆子过日子，也眞是很枯燥的。"

当蒂特跑到面包师傅家里的时候，她已經喘不过气来了，她跑得那末快，因为她要赶紧回到那一个高大、駝背、用一种和藹的低声說話的人那儿去。

"我現在跟别的孩子一样，也有一个爸爸啦，"她喘不过气来地說。"他在家里和外婆在一起哩。他还有一輛馬車哪。"

"嗯，是眞的么?"人們說，睜大了眼睛，"他叫什么名字啊?"

"人家叫他换破爛儿的!"蒂特得意地回答說。

一听了这話，他們就曉得他了!蒂特看見他們相互递着眼色。

"那末說，你是大戶人家的人了，"面包师的老婆說，她把一只面包放在櫃台上——这个消息那样地吸引了她，因此她忘掉了蒂特早已經把这一星期的那一只拿去了。

可是蒂特激动得更厉害，她抓起面包就跑了。一直到她跑到半路上的时候，她才想起了她应該坦白的那件事;那时候已經太迟了。

拉斯·彼得·韓森在离开之前，給她們留下了十几条靑魚，而且再一次和她們約定說要来接她們去參加婚礼。

第十一章

新的父亲

蒂特在生下来六个月的时候，就有了一种把东西放在嘴里的坏习惯——每一样东西都要放在嘴里，看看它們到底能不能吃。

当外婆講到这件事的时候，蒂特就大笑着，因为現在她已經聪明多了。有許多东西，你不能吃，但是可以从它們得到快乐；另外也有些东西是可以吃的，可是如果把它放在一边，只是心满意足地想象着要是把它們放到嘴里，是个什么滋味，那就会給你一种更大的享受。于是你就会因为把它們保存得这末久而满心欢喜。“你眞是糊涂，”外婆对她說，“趁它还沒有爛，把它吃了吧！”可是蒂特曉得怎样把东西收藏起来。她往往要在心里幻想着她已經到手了的某一种食物；譬如說，一只紅苹果，她总要把它貼到頰上和嘴上，亲着它。不然的話，她就把它藏起来，然后就走开去，一心一意地不言不語地想着它。万一她在以后把它拿出来，发現它已經爛了的話，不消說，在她的想象里她已經一再地吃过它多少次了。这一点，是外婆办不到的；她那种孤苦无依的生活已經使她变得貪心了，她永远也吃不飽；現在把每一样东西都要放在嘴里的是她，而不是蒂特了。

可是从前他們曾經监視过蒂特，生怕她吃了什么东西吃坏了身体。特别是索侖总要看着她。“别放到嘴里去！”他时常說。于是那孩子就会用眼睛盯着他，从嘴里把东西拿出来，而且还打算把它放到他的嘴里去。她这样做是不是打算拖人下水，使索

命成为同犯呢？要不然，是不是这小家伙認为老索命也要咂一咂那个东西，因此他才制止她呢？对于这一点，索命一直也沒有弄清楚。

总而言之，蒂特在很小的年紀里，便学会了去估量别人的自私自利。她認为如果人們劝告她或是糾正她，他們所以这样做，与其說是为她着想，倒不如說是为了他們自己。如果她在路上遇到一些比較大一点儿的小姑娘，而且湊巧她手里有一只苹果的話，她們往往会对她說："丢掉那只討厌的苹果吧，不然，你肚子里就会生虫的！"可是蒂特并沒有把那只苹果丢掉；因为她曾經发觉过，她一走开，她們就把它拾起来吃掉了。許多事情并不是象它們所表現出的那样，常常在一个人耳聞目睹的事物的背后，隐藏着另外的一些东西。

有些人說：眞正打算用来对付你的东西，总是要藏在背后的——例如一根棍子之类的东西；所以提防别人总是一件聪明的事。

和外婆相处，当然就不同了。在她們同甘共苦的生活中，她到底是外婆，因此永远也用不着提防她。現在她比以前更好哭了，而且不再能够挣钱糊口了。这样蒂特就不得不負起她們生活重担的一大部分，而且她已經能够給家里弄到一些日用必需品了；她知道那些农家什么时候杀猪宰羊，或者是制造奶油，她往往会赤脚站在那里給外婆討一点儿。"你們为什么不領貧民救济金呢？"有的人这样說，可是却照样給她一点什么，如果一个人要想上帝让他享福的話，他就不应該把穷人从門前赶走。尽管外婆是她的亲人，可是在这种新的情况之下，要她尊敬外婆是不可能的，她常常把外婆当做一个被慣坏了的孩子，时常責备她，然后又安慰她。

"哼,你倒很好!"那个老太婆說,"你眼睛亮堂堂的,腿脚也灵便,你將来可眞有出息啊。可是我只能指望着坟墓啊。"

"你愿意死掉么?"蒂特向她說,"你愿意到老外公索侖那儿去么?"

当然不是,外婆不希望死去。可是她却情不自禁地要想到坟墓;坟墓吸引着她,却又使她害怕。她那疲倦的四肢从来也沒有眞正休息过,因此她想到長眠在青草下面,在索侖的身边,倒也不錯,假如她能够断定那儿确实不冷的話。是的,另外呢,假如蒂特也确实得到了照顧的話。

"那末我就到我新爸爸那儿去,"她們一談起这話,蒂特便会这样說。外婆用不着替她担心。"可是你想外公索侖还在那儿么?"

不錯,这正是老瑪蓮本人也不能断定的事。她完全能够把坟墓想象作每一件事情的結束,而且也能够怀着这样的心緒靜靜地安息;啊,如果一个人能把他那疲劳的头躺在听不見喧鬧的馬車的地方,而且永远从病痛和煩惱之中求得解脫,只是安息着,这該是怎样的幸福啊!也許这一切都是她得不到的——关于她能否得到这样的幸福,有很多种說法:牧师說的是一回事,沒有出家的傳道师說的又是一回事。索侖或許已經不在坟墓里了,那末她就要去寻找他,一直到她找到他为止,如果他在死后已經又变做一个年青人,那末就很难了。因为在青年时代,索侖曾經是一个任性的东游西蕩的人啊。他到哪里,瑪蓮也一定要跟着去,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可是她倒宁愿設法使她能够在索侖身边得到長远的休息,作为所有这些忧患的年月的一种报酬。

"那末我就到我新的爸爸那儿去!"蒂特重复地說。这已經

变成她的口头禪了。

"唔，就随你的便吧！"瑪蓮粗暴地說。她不愿意听見那孩子那末平心静气地談着这些話。

可是蒂特却需要有个人做她未来的靠山。这在外婆是不行的，她太老了，沒有办法，而且她又是个女人。这必須是个男子汉才行！而現在她已經找到他了。現在她怀着一种新的情感躺在外婆的背后；她想，象别的孩子一样，她有了一个眞正的父亲，一个和她母亲結了婚的，而且还有一輛馬車的人。她对于沙地田庄的那个秃头的年青的庄主从来也沒有发生过好感，他是那样地瘦小和难看，他簡直使每一个接近他的人都要发冷，他是太冰冷无情了，依靠他是不行的。可是这个换破爛儿的人却曾經把她抱在膝盖上，而且用他那粗大的震耳的声音在她耳边講着話。无論孩子們在她背后怎样叫她"私生子"，她都管不着了。她有了一个爸爸，他比他們任何一个人的爸爸都要高大，当他在外婆的客堂間里站在屋梁下面的时候，他还不得不低着头呢。

如今未来的远景比較好多了，因此一个人睡熟了都觉得生活更加丰富，而且当她醒来的时候，她所感到的不是一場空夢以后的失望，而是一种安心的感觉。和一个老而又瞎的外婆比起来，那样的一个父亲是靠得住的。外婆如今只不过是一团破爛儿罢了。每天夜里当外婆一件一件地把衣服脱下来的时候，蒂特总会同样地吃惊，因为她发現外婆越来越瘦，最后就好象着了魔一样，从前那个肥肥胖胖的外婆不再存在了，只留下了一个骷髏——一个皮包骨头的枯干的老婆子，象是爐边的一只漏气的风箱似地喘着。

她們一心一意地盼着新爸爸来接她們参加婚礼的那个日子。她們想，那时候她們当然会坐在一輛高貴的馬車里，因为他

的那一輛只是运貨的馬車。她們想：事情也許会发生在正当她們最为难，不曉得到哪里去弄到面包和咖啡的时候。突然，她們听見門外一根鞭子的清脆而悦耳的响声，接着她們就会看見他站在那儿，拿着馬鞭子向她們施礼，这家伙；然后等她們走进馬車，他就会拿着馬鞭子端正地坐着——就象富貴人家的車夫一样。

可憐的瑪蓮从来也沒有看見过一輛馬車停在她的門前，因此她差不多比那个孩子还要兴奋，她有声有色的向蒂特講着馬車的一切。"除了那輛把我送到墓地的馬車以外，我就沒有想到会有什么馬車来接我，"她每次总是这样說。"可是你的媽媽呀，她总是喜欢高貴的东西啊。"

这样，在她們貧窮的生活里，便出現了一种兴奋的情緒。蒂特不再覺得厌煩了，因此她也不必想出一些淘气的花招，来利用她那小小的头腦了。同时她也加强了她对外婆的責任感，因为現在外婆是依靠她的——因此她們两个人在一起相处就更加好了。"你对你的外婆眞好呀，孩子，"瑪蓮时常这样說，然后她們就相对哭着，也不曉得为了什么。

現在这一个聪明懂事的小姑娘还必須作外婆的眼睛，而老瑪蓮也必須学着通过蒂特来观看一些事物。一旦她习慣了这种情况，并且对那个孩子也絕对信賴了的时候，一切的生活便也都过得很好。不管什么时候，蒂特剛想要开玩笑，瑪蓮只要这样一說："你是不是要搗鬼了，孩子？"于是她卽刻就停止了。她又聪明，又机灵，瑪蓮不能使用她自己的眼睛，也就不能希望比蒂特再好的眼睛来帮助她了。她常常坐在屋子里摸索着，一有了声音，她就把她那看不見的眼睛朝声音的那一方轉过去，可是却无法发現那到底是什么。多亏了蒂特，逐漸地，她就能够重新处理

她晚年生活中間的一些事情了。

也許，归根結底，她最怀念的是天空。在瑪蓮的生活中，天气一向都是很重要的；这并不是說昨天和前天的天气对她怎样重要，而是說未来的天气。这是她那漁家女的本色；是她从母亲那儿得来的——而母亲又是从她母亲那儿得来的——从瑪蓮开始留心周圍事物的时候起，她在早上和晚上就总要观看天色。天色支配着一切，甚至他們每天的食粮也都是这样：当天色阴沉的时候，海上的风暴帶走了掙面包的人，那就等于把桌上的食物永远扫得一干二净的。每天早上她的眼睛第一件要看的东西是天空，每天晚上她最后看的也是天空。当她从外边走进屋子里的时候，她往往这末說："夜里要起暴风了，"或者是"明天准是个打魚的好日子！"蒂特从来也不了解她怎样会曉得的。

現在瑪蓮很少出去了，因此天气怎样，对她已經沒有什么关系，可是她仍然对它极其关心。"天色怎样啊？"她时常这样問。那时候蒂特就会跑出去急切地看一看天空，显得对于这个差事极其注意。

"天上紅通通的，"当她回来的时候，回答說，"有个人騎着一匹湿漉漉的馬在上面跑哪。那末是不是要下雨呢？"

"太阳是不是象要落到一只袋子里？"外婆問着，蒂特又跑出去看了。

"太阳一点影子都沒有啊，"她走进屋子里兴奋地說。

可是外婆搖着头，她不能从孩子的說明里得出一点結論来；孩子是太富于想象力了。

"你今天看見过猫吃青草么？"瑪蓮沉默了一会儿說。

沒有，蒂特沒有看見猫吃草。可是它曾經跳着捉蒼蝇。

瑪蓮沉思了片刻。唳，噯，这大概不是什么好兆头。"你再

去看一看咖啡壶底下是不是有火星?"她說。

蒂特从火爐上提起了那只重大的銅壶——不錯，在煤烟里确实有些火星儿,它們成团地閃耀在壶底上。

"那末,暴风雨就要来啦,"外婆心安地說。"几天以来,我覺得骨头里疼，就知道它要来啦。"如果后来暴风雨眞地来了，瑪蓮就总会这样說:"啊，你看，我說对了。"于是蒂特就覺得外婆的智慧眞是很了不起。

"是不是就因为这些，别人才把你叫做'巫婆瑪蓮'啊?"她問着。

"唔，就是那样。可是要比别人聰明，也并不需要什么更多的本事，只要有眼睛看就够了。因为一般人都很傻——大多数的人都很傻呀。"

差不多有一年的光景,她們旣沒有見到拉斯·彼得·韓森,也沒有听到他的消息。当有人赶車从門前經过的时候，要是她們以为赶車人是从拉斯·彼得的那个地方来的，她們就要探問他的消息;可是尽管她們听了許多,却仍然不知道他的下落。最后她們开始怀疑他是不是眞地在世上存在过;这件事情是不是又象森林里那座仙人房子那样的一場夢呢?

可是有一天他眞地站在門口了。这一次他并沒有把鞭子抽得噼啪地响(他那鞭子是一条榛木杆儿,在一头上拴了一条皮繩儿);不过他本来打算抽起鞭子来，而且那匹老馬也回过头来叫着回答他。那輛馬車还和从前一样,只是裝上了一个座儿,座儿上还安裝了一个綠布的靠背，里面塡料脹得鼓鼓的。他戴的也还是那一頂瘪塌了的大帽子，因为使用久了，所以油漬漬的发光，而且沾满了尘垢，在那些凹下去的地方还有一些草屑和蛛網。在帽子下面露出了他那乱蓬蓬的头发，上面盖着很多的尘

土和沙粒，还有些别的东西，天空上的鳥儿也許会愿意在那里面作巢呢。

"喂，你們說今天坐車出去走走好不好呀？"他走进来的时候，高兴地叫着說。"我帶来了个大晴天，怎样呀？"

他把大晴天帶来倒也不难，因为甚至于在昨天外婆就注意到天气会晴朗了，虽然她不曉得他会来。昨天晚上她用手摸过玻璃窗上的露水，而且說："下露水了，早晨的大太阳要照在露水上。"

当蒂特点起火来給他燒咖啡的时候，拉斯·彼得·韓森就等着。"你这个孩子多末聪明啊，"她把咖啡放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突然說，"来，我得亲亲你。"他把她抱在怀里吻着；蒂特一声不响地把她的小臉儿貼在他那粗糙的面頰上。突然他感到她的臉上很湿，于是就把她的臉朝他轉过来。"我把你弄疼了么？"他吃惊地問着，把她放在地上。

"沒有啊，一点儿也沒有，"老妇人說。"这孩子一直指望着自己的爸爸来亲亲她呀，现在她可指望到了——虽然你只亲了她一下。你讓她哭出来吧；孩子的眼泪只能打湿臉龐儿，不要紧的。"

可是拉斯·彼得·韓森走到外面的炭棚里去了，他发現了蒂特在那儿哭着。他溫柔地把她抱起来，用他那格子手巾給她揩干了面頰，他那条手巾好象已經用过好几天了。

"我們实在是好朋友啊，我們两个人——我們实在是好朋友啊，"他重复地安慰着她說。他那深沉的声音使孩子得到了安慰，于是她牽着他的手，跟着他走进屋子里去了。

外婆是很喜欢吃咖啡的，虽然她从来也沒有說过。这一天，当他們两个人在外边說話的时候，她抓着这个机会多吃了一杯。

她慌慌張張的把咖啡倒出来，因此有些就潑在桌子上了，現在当他們进来的时候，她正在打算把它揩干净，免得被人家看見。蒂特这时就帮她解去了圍裙，用一块湿布替她揩衣服，那样咖啡就不会在衣服上留下污痕了；蒂特看来很象一个小母亲。她自己不要吃咖啡，她感到那样幸福，因此她吃不下了。

接着蒂特把老妇人裹得严严的，拉斯·彼得就把她們扶上了車子。他把外婆安置在他身边的座位上，他本来打算讓蒂特坐在靠背后面的草料袋上，可是她为了陪着他們，却在他們的脚下坐下来了。拉斯·彼得拿起了繮繩，一松一紧地拉了几次以后，那匹老馬就猛然一顛，动身走了，他們几乎要翻下来。这样他們就向乡村里出发了。

这一天，金黄色阳光普照着一切。伸展在前方的起伏的沙埑，以及在森林和山巒之間的，附近的村庄都沐浴在阳光里。所有这一切，从車子上看，比光着脚走在路上看，就显得不同得多了。那些树林、山埑，和其他的一切，仿佛都在向蒂特敬礼。她从前沒有坐过馬車，这是她第一次象样地坐在馬車上向下面看着景致。所有那些灰黯的山巒，在别的日子里总是那末沉重、那末單調地伸展在她的前面，而且她那双小脚走路总是很吃力，可是今天它們却躺在那里好象說：“是的，蒂特，你可以高高兴兴地坐着車子越过我們！”外婆并沒有分享到这一切的快乐，可是她能够感觉到阳光照在她那衰老的背上，因此心情也十分愉快。

那匹老馬随它自己的心愿慢慢地走着，拉斯·彼得·韓森倒也不反对它这样。他一直坐在車上輕輕地用鞭子触动它，这是他的习惯，要不然那匹馬就不向前走。只要他停下一会儿，用鞭子指点着远处的风景，那匹馬就会不耐煩地顛着头，向后面看，这使蒂特非常地高兴。

"它不能飞跑么?"她問着說,站在那里,两只手支在他的两膝上。

"很能跑,你等着瞧吧!"拉斯·彼得·韓森驕傲地回答說。他說着拉拉繮繩,可是那匹馬只是站着不动,它轉过头,惊异地看着他。他每次抽它一鞭子,它总是要向上面甩起尾巴,而且上下地顚着头儿。蒂特看見这些,她那小小的身体快乐得抖动着。

"它今天不想跑,"拉斯·彼得說,那时他最后又讓它迈着小步走了。"在这一陣子里,它总是迈着那样的大步走,它以为要它飞跑是一个騙局呢。"

"它是这样說的么?"蒂特一会儿看看馬,一会儿看看拉斯·彼得說。

"我想它的意思是这样。我說的話不会错的。"

那匹馬的确是迈着大步走——这一点儿也不錯——可是它跨的步子从来也沒有两步是一样大的,因此那輛車子一路上歪歪斜斜地轉动着。它是多末有趣的一匹馬啊。它那样地瘦,那样地奇形怪狀,看起来就好象是許多零件儿凑成的一样。它身上这一部分往往和那一部分都不相称,它每走一步,四条腿就嘎啦嘎啦地作响。

他們的車子越过了公地,經过了地主老爷居住的大庄园,然后繼續向前,走进了乡間;外婆說她以前从来也沒有看見过这块地方。

"可是現在你也看不見它啊,"蒂特挑剔的糾正她說。

"哼,你总是在我的話里找岔儿,我当然看得見它啊!我听你們两个人講,我就把一切都看得十分清楚了。在我老年的日子里,我这样过日子,这是上帝給我的恩惠啊。可是我聞到了一种香气,这是什么啊?"

“也許是新鮮的湖水味儿，外婆，”拉斯·彼得說。“在左边二三哩的地方有一个大湖。外婆闻出有水气的东西，鼻子可眞灵极了。”他开了这个小小的玩笑，就哈哈的笑着。

“这水，人們喝起来不会生病，”瑪蓮若有所思地說；“索侖曾經对我說过。我們本来打算要到这儿来游玩，捉些鱔魚，可是一直也沒有去成。唔，人們說在夏天的晚上来看水面上动来动去的灯火，那景致可好极啦。”

在談話中間，拉斯·彼得談了一些他家里的景况。他說她們不能参加他的婚祀了，因为在九个月以前他們就秘密地結了婚。“事情办得很匆忙，”他抱歉地解釋着說，“不然的話，我就把你們两个人接去了。”

瑪蓮沉默着；她曾經希望最低限度能够参加她的八个女儿之中的一次婚祀，可是結果却落了一場空。不然的話，那倒是一次快乐的旅行。

“那末你們有小孩么？”片刻以后她問着說。

“有一个男孩子，”拉斯·彼得回答說，“他才眞正是一个小皮猴哩——和他媽媽一个模样！”一想到他的孩子，他就热烈起来了。“索丽尼不久就要生第二个了，”他安静地繼續說。

“你們的人丁兴旺啊，”瑪蓮說，“她身体好么？”

“这一陣不十分好。她說她总是胃气痛。”

“那末說，这一次一定是一个長头发的女儿，”瑪蓮确定地說。“而且她一定就要来了，因为头发戳着媽媽的胸口啊。”

这是九月里的很美麗的一天。田野里每一种东西都发散出泥土的气息，空气里也充滿了水份，人們能够看見結晶的水珠滿布在阳光照耀的土地上；一层淡藍色的霧靄挂在林間，林木的枝叶向下垂着，在矮树叢上静止不动，因此草原和沼地看来就象是

一片閃耀的白色的海似的。

蒂特奇怪为什么大地沒有一个尽头。她总是看見一些新的东西：森林呀，村庄呀，教堂呀；只有大地的尽头，却沒有出現。她却每时每刻都希望看見它，和每样东西都在它的終点上結束。在南边，有些尖塔在阳光里发着光；她父亲說那儿就是王宫——当他这样講的时候，她那小小的心激动得几乎跳到喉嚨口。而且再向前——

"現在我聞到什么气味了啊？"外婆突然說，用鼻子嗅着空气。"这是咸味儿！我們一定走近海边啦。"

"你还不能說走近了，海边离这儿还有七哩多路呢。你眞能聞到海水味儿么？"

嗯，嗯，用不着誰来告訴瑪蓮他們已經走近了海；她是应該知道的，因为她在海边上过了一輩子。"可是这是什么海呀？"她问道。

"就是您那儿的海呀，"拉斯·彼得回答說。

"那末我們走的路还不算远哩，"瑪蓮笑着說。

接着他們就到达旅程的終点了。当那匹老馬突然停下、拉斯·彼得也从車上跳下来的时候，她們着实地吃了一惊。"現在，到了，"他說着把她們抱了下来。索丽尼怀里抱着孩子出来迎接他們；她現在長得又高大，又强壯，而且举止态度也变得粗魯了。

蒂特很怕这一个高大的、紅色皮肤的女人，因此她藏在外婆的后面。"她不認識你，所以她才躲着你啊，"瑪蓮說，"不久她就会好啦！"

可是索丽尼很生气。"喂，别不知趣吧，孩子，"她說着把蒂特从外婆身后拉出来。"馬上亲一亲你媽媽。"

蒂特哭了起来，而且从索丽尼的身边掙开了。因此索丽尼

那时看来好象她当场就要使用父母的"特权"，把那孩子揍一頓。她的丈夫抽身来到她們两个人中間，把那孩子从她身边拉开，然后就把那孩子放在馬背上了。"拍拍这匹好馬吧，对它說：謝謝你拉着車子跑了这一段路，"他对蒂特說。这样他才使蒂特安靜下来，然后就把她带到索丽尼身边去了。"亲亲媽媽吧！"他說，于是蒂特就把她那小嘴送到前面去，讓索丽尼吻她。可是这一次索丽尼却拒絕了。她生气地看了看那个孩子 然后就走开去取水飲馬了。

索丽尼为了招待她們，杀了两只鷄，就飲食所达到的目的来說，大体上她还使她們感到舒适；可是在她的款待里却缺乏一种亲切感，这一点她們已經感覺到了。她一向就冷酷、自私，这几年来她并沒有变好。到了第二天早晨，老瑪蓮就覺得她们該回家了，索丽尼对于这一点倒也并不反对。吃过飯以后，拉斯·彼得就把那匹老馬套在車上，扶她們上了車，然后她們就动身回家了，因为和索丽尼相处的一天已經过去了，她们倒也很愉快。就連拉斯·彼得出門到了野外以后，也和他在家里的表現十分不同。这时候他唱着，而且講些笑話，可是在家里的时候，他却沉默着，很少說話。

她們回到納兹高原上的茅屋——她們家里，很覺得高兴。"謝天謝地，幸亏我們不必找你媽媽要飯吃，"拉斯·彼得告辞以后外婆說；蒂特这时也抱住了外婆的頸子；亲着她。今天她更充分地体会到外婆的眞正的好处。

这一次的会見，很使她們覺得失望。索丽尼并不是她們所期望的那样的一个人，而且她家里也并不怎末寬裕。从蒂特的話里，外婆发現索丽尼的家很象一个泥土的茅棚，他們却把它叫做臥房、谷仓等等。它怎末也比不了納兹高原上的茅屋。

可是这一趟坐着馬車的旅行，倒是很愉快的。

第十二章

換破爛儿的人

認識拉斯·彼得·韓森的人都認为他是一个滑稽的人物。他总是很高兴，实际上他那样高兴并沒有什么理由——特别在关系到他本人的地方。他出身于一个換破爛儿的家族，据人們記忆所及，这一族人老早就經营着别人不愿沾手的东西，因此人們就把他們叫做換破爛儿的人。他的父亲曾經用狗駕着車子，去收买一些破布、碎骨和其他的骯髒的廢物；当人們要杀一只病了的，或是害了瘟疫的牲口时，人們总要找到他。他的为人是这样：无論什么活儿，他都不介意，有些时候，他往往把半截胳臂伸到最坏的臭肉里干一陣活儿，然后就去吃飯，甚至于連手都不去冲一冲。人們說他往往在半夜里挖出那些死了的牲口，剝下它們的皮。据說，他的父亲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曾經作了他伯父的助手。人們时常提到这件事，借以說明这孩子的卑賤：据說当套在絞决犯脖子上的絞索拉不紧的时候，他竟会爬上絞架，跳到那个不幸者的肩膀上，坐在那里使繩子拉紧。

他从上一代里承繼的財产很少，也絕对沒有什么值得他夸耀的东西。拉斯·彼得也許早已經感覺到这一点了，因为当他还十分年青的时候，他就离开了他童年时代的家乡。他越过了湖海，打算在北海附近的土地上找些工作——他的志向是要作一个富裕的农夫。他是一个老实可靠的本分人，而且象一匹馬那样的强壯，任何一个庄主都愿意雇他。

可是假如他認为他能够逃避掉那些苦惱着他的事情，那他就錯了。关于他出身的一些謠傳随时随地的跟在他的后面，而且到处在中伤他。他若想避开这些，就象要逃开他自己的影子一样。

幸亏这种情形对他并沒有太多的影响。他的性情很好，不管他这性情是从哪里得来的——在他的头腦里也沒有什么坏念头。他的強壯和可靠补偿了他那低下的出身，因此他能够在社会上和其他的青年小伙子处在同等的地位；甚至于曾經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个小康之家的姑娘曾經因为他的强健和黑发爱上了他，而且要嫁給他。不管她家里的反对，他們曾經訂了婚；可是不久她就死了，所以他沒有得到她的錢。

他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是那样的不幸，因此看来就好象他父亲的罪惡，結果都降临到他的头上了。可是拉斯·彼得却对这一切处之泰然。他辛苦地工作着，而且节省着用度，到后来他攢下了足够的錢，能够在沙地开垦出一小片土地，而且再一次地找到了一个妻子。他遇到了一个在漁村里長大的姑娘；他們彼此相爱，不久他就和她結了婚。

世上有許多人，灾难的鳥儿总是栖息在他們的屋頂上，扑打着它那黑色的翅膀。一般地說，除了住在屋里的人以外，别人都看不見它。可是也有相反的情形：除了它登門造訪的那些人以外，别人都看得見它。

拉斯·彼得是那样的一个人：别人总在留心着有些什么不幸的事情要发生在他身上。人們总認为他的家族有两个极大的神秘——那就是他們的血統和他們的灾禍；他本人对人善良、对事乐观，虽然如此，这种情况并沒有什么改变，人們照样对于这两种神秘感到好奇和刺激。不幸正在前面等着他，誰都看見了

灾难的鳥儿正栖息在他的屋頂上。

他本人却什么也沒有看見，而且他滿怀信心地把他的新娘帶到家里来。誰也沒有告訴他：她曾經和一个淹死了的水手訂过婚；而且也沒有人告訴他：到底和这样一个女人結婚有什么好处？拉斯·彼得并不是一个能够被死人吓怕了的人，他和誰都不曾結下冤仇。而且他認为誰都逃不了自己的命运。

他們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得非常地幸福；拉斯·彼得待她很好，当他干完了自己的活儿，他往往要帮她挤牛奶，或者是替她把水提到屋子里来。翰絲茵——他的妻子——感到了幸福和滿足；每个人都能看得出她嫁了一个好丈夫。栖止在他們屋頂上的鳥儿，不会是别的，只有是水鶴了，因为不久她就私下里告訴拉斯·彼得說她已經有孕了①。

这是他一生里所得到的最使他高兴的消息，因此如果說他以前是努力干活儿，那末現在他就更加努力了。他在木棚里消磨了他的黃昏，他要做好一只搖籃，一把搖椅，此外他还要把孩子的小木鞋雕出来。他干活的时候，总是哼着一些什么，它有点象小曲儿，可是却总是那一个調子；在这个时候翰絲茵会突然跑到外面来，扑到他的怀里。在她怀孕期間，她变得非常古怪，她簡直安靜不下来，她往往会几个鐘头几个鐘头地坐着，思想跑到了遙远的地方——就好象她在傾听着远处的声音一样——而且在那些时候，别人也不能把她喚醒。拉斯·彼得認为这都是因为她妊娠的关系，因此他高兴地忍受着一切。他那溫和的性情对她起了一种安慰的作用，所以不久她又愉快起来了。可是有

① 在欧洲，一般人往往对孩子們說嬰儿是水鶴送来的，所以水鶴来訪，也就是女人怀孕的意思。

很多时候，她的心里还是充满了不安，那时候，她就会跑到田野里，到他身边来，几乎失去了理智。拉斯·彼得差不多簡直就不能够說服她回家，只有在他答应不走出她能看到他的地方以后，才把她說服了。她在家里不是害怕这个，就是害怕那个，但是当他要她把原因告訴他的时候，她却总是啞口无言地看着他。

生了孩子以后，她又恢复了老样子。有了孩子，他們非常高兴，因此他們甚至于比从前更幸福了。

可是当她第二次怀孕的时候，这种奇怪的現象又出現了，而且比从前更厉害。有許多时候，她心里的恐怖情緒逼着她离开了家，她就会跑到田野里去，心里苦痛地无可奈何地揉搓着双手。那个心煩意乱、不知所措的丈夫也就会把那个哭叫的孩子抱到她身边来，这样才把她哄回家去。这一次她不再固执了，她秘密地告訴他：她曾經和一个水手訂过婚，那水手曾經要她答应他：如果他在海上发生了三長两短的話，她要繼續地对他忠实。

"那末他从来沒有回来过么？"拉斯·彼得緩緩地問着說。

翰絲茵搖搖头。可是他曾經恐吓过她，說他要回来收拾她，如果她不坚持她的諾言的話。他曾經說过，他要来敲打天花板上的天窗。

"你答应他，是出于你的本心么？"拉斯·彼得沉思地說。

不是的，翰絲茵認为：是他逼着她，她才答应的。

"那末你就不必非照你的話来做不可，"他說。"当然，象我們这样的人，簡直是人世間的渣滓。我的家里，也許沒有什么值得提起的。可是我父亲和我祖父平常总說，人用不着害怕死人；逃开死人要比逃开活人容易得多。"她坐在那里，怀里抱着嬰儿，孩子已經在她的膝蓋上哭着睡熟了。拉斯·彼得站着，胳臂抱着她的肩，他一面和她談話，使她恢复理智，一面溫柔地前后

摇着她。"你应該想想这个小东西，也想想另外就要来的那一个呀！人世間唯一不能寬恕的事，就是不好好对待神給予我們的子女。"

翰絲茵拿起他的手来，把它貼在她那滿含泪水的眼睛上。然后她站起来把孩子放在床上；現在她安靜下来了。

換破爛儿的这一族人旣沒有任何迷信，也沒有什么恐惧；这是他們这一族所具备的、在黑暗的生活中唯一的鮮明的特点；这种性情使他們成为到处为家的流浪人——而且也决定了他們的职业。不着魔的人，在别人看来，总是要使别人着魔的。

拉斯·彼得所体会到的唯一的灾难，就是他作了个流浪汉，而且人們害怕他；可是这一点，感謝上帝，在他說来却是不存在的。他不相信死人会迫害活人。可是他明白这种迷信在翰絲茵心上所发生的严重影响，因此为了她的緣故，他非常煩惱。在沒有上床睡覺之前，他关起了那扇天窗，而且在房頂下面把它遮盖起来。

就这样，他們接二連三地生着孩子，随着孩子一同来的是煩惱和忧愁。随着每一个孩子的来到，这种情形不但沒有好轉，相反地却越来越坏了；因此虽然拉斯·彼得是一个爱孩子的人，在每一个孩子生下来之后，他却希望再不要生了。孩子身上并沒有什么痕迹說明他們的母亲在怀着他們的时候，心里曾經充滿了恐惧。他們就象一些光闪闪的小太阳似的，从剛会走路的时候起，就整天地围着他转。他們給他的工作帶来了快乐，所以在每一个嬰儿出世的时候，他都把他当做上帝的恩賜来接受它。当收生婆把那新生的嬰儿递給他的时候，他就用那两只巨大的手完全把它攀住了；当他朝着天花板把它举起来的时候，它在襁褓之中的那副模样儿，就好象一只長筒馬靴似的。那时候他那

欢乐的声音，就象一陣深長而悠远的鐘声一样，那孩子的头也从这一边轉到那一边，同时对着阳光眨着小眼睛。从来也沒有誰象拉斯·彼得那样对于妻子、儿女那末的欢喜和感激了。他对他們全体都充滿了摯爱，有了他們在身边，他覺得他的前面是一个光輝燦爛的世界。

他在他那一小片农田上的确沒有得到什么成就。那是一片貧磽的土地，而且据說拉斯·彼得一向又是一个倒霉的人。他不是走失了一只牲口，就是庄稼遭受到冰雹的毀坏。别人把这些意外都記在帳上，拉斯·彼得本人却并不覺得上天待他不好。相反地他却非常滿意那块土地，因此他耐心地耕种着它。什么情况也影响不了他。

当翰絲茵怀第五个孩子的时候，她的情形比以前就更坏了。她借口說厨房里的冷风叫她不能呆在那儿，因此她叫拉斯·彼得又把天窗撑起来，除了厨房以外，她别的什么地方都不想去——她在等着那个水手来敲打天窗。現在她不再抱怨什么了，一般地說，也不象从前那样焦燥不安了。这种情形，就好象她已經学会了怎样忍受那不可逃避的命运似的；她平常总是精神恍惚，这样拉斯·彼得就有了一种悲哀的感覺：他認为她的心不再屬于他了。在半夜里他往往会突然发現她已經不在他的身边——然后他就会在厨房里找到了她，身体已經冻得僵了。他于是就把她抱到床上，象哄孩子似地安慰着她，然后她就枕着他的胸脯睡着了。

她的情况既然如此，因此他从来也不敢离开，把她和几个孩子單独留在家里；他不得不雇用一个女佣来看守她，同时料理着家务。她現在什么事都不管了，而且看着那些孩子，仿佛他們就是她的苦痛的原因一样。

有一天，他背着一筐泥炭到鎮上去卖，一件可怕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翰絲茵等待了許久的事情，現在果真发生了。那个女佣是理应和她在一起的，可是她借口某种原因把女佣打发开了；当拉斯·彼得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发現那些鷄啊，羊啊，都在叫着，而且每一个門都打开了。他的妻子和孩子連一点儿影踪都沒有。他一边走，一边到处唤着，只有那些鷄鴨从他身边走过。最后他发現他們全都淹死在井里了。那眞是一幅可怕的景象：当他把他們捞上来以后，媽媽和四个孩子一并排地躺着，开始的时候他把他們放在石子鋪成的天井里，他們周身湿淋淋的，景况非常凄慘；以后他就把他們放在堂屋的桌子上，給他們穿起了葬埋的衣裳。拉斯·彼得想着，无疑地那个水手已經贏得了他的权力！那光景，看得出来，是媽媽怀里抱着最小的孩子，最后跳井的；人們把他們捞上来的时候，还看得出她把那个孩子抱得紧紧地，尽管她平常总認为她不配得到他。

这一件悲慘的事情叫每一个鄰居都极为震惊。現在大家都愿意給他一些安慰，和帮他一把忙；可是看来在他的痛苦里，别人怎样也帮助不了他。他不是一个容易接受别人恩惠的人。

一直到葬礼的那一天，他都在忙着，張罗着亡人的事情。誰也沒有看見他流下一滴眼泪，甚至于当泥土盖上了棺木的时候，他都沒有流泪，因此人們就奇怪他为什么会这样鎮定；他一向是多末热爱着他們呀。一些女人家都認为他大概是人們所咒駡的那种不会哭的人。

安葬結束以后，他請一个鄰居帮他照看牲畜；他說他要到城里去。說了这話，他就不見了，有两年的时間，誰也沒有看見他，人們知道他是到海上打漁去了。債主們占有了他那一块土地；除了償付他的欠款之外，那片农田并沒有剩下什么，因此，他也

就沒有什么損失。

有一天他突然又露面了，还是从前的那个拉斯·彼得，象約伯似的他准备从头儿开始来重整家业①。两年以来他积下了一点儿錢，而且在离开他从前的农場以北不远的地方，买了一座已經有些殘破了的茅屋。和这幢房屋一起，还有一小片沼地，和几亩向来沒有經过开垦的荒地。他买了几只羊和鷄，用泥炭和沼地上的蘆稈搭成了一間側屋——然后他本人就住下来了。他經常挖一些泥炭去卖，当人們捉到大批青魚的时候，他往往推着小車到最近的漁村去买一車，然后就沿門挨戶地販卖。他愿意用青魚来交換一些东西，如象碎銅，爛鉄，破布和骨头之类等等。他重新操起了他这一族人的旧业，虽然他向来也沒有干过这一行，可是他一次两次地做下去，倒也非常順手。有一天，他拉着一匹大瘦馬到家里来，他买它的价錢很便宜，因为人們都不愿再使用它了；再过一些时候，他就把索丽尼帶到了家里。每一样事情，在他进行得都很順利。

他是在一个漁家某一次集会上遇到索丽尼的，他們很快地就利用这次集会結了婚。她对于她所住的地方已經感到了討厌，他也不愿意孤独地生活下去；因此他們就相互地委身在一起了。

他整天都不在家里，常常在夜里也要出去。当捕魚的季节当令的时候，他往往在夜里一两点鐘的时候离开家，为了在第一批魚船进港时，他恰好赶到了漁村。在这些情况下索丽尼就熬着夜，留心別讓他貪睡錯过了时間。这种不規則的生活，她和拉斯·彼得不久也就习惯了，因而她也就成了他的最得力的帮手。現在他又有了一个妻子，而且是一个也能干活儿的妻子。他有

① 約伯，希伯来族長，忍苦耐劳的典型人物。見圣經。

了一匹馬——它在所有这一帶的地方就沒有对手——而且他还有一座农庄！可是这片农庄是不能叫做农庄的，房子是用干草、泥巴和树条儿盖成的；人們从这儿經过的时候，总要指着它嘲笑。只有拉斯·彼得对它非常滿意。

他是一个知足的人——索丽尼認为，他未免太知足了。她的性格就不同了，她总是拚命地干，而且也推动着他使勁地干，她想这样她家里的光景才会好起来。她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当他不在家的时候，她經管着每一样事情；在他們同居第一年的夏天，她帮他用旧梁木和磚盖了一間合用的側屋，磚是她亲自把粘土晒在太阳地里造成的。“現在我們和别人一样，也有一个地方給牲口了，”房子盖好以后，她說。可是从她的声調里听得出来：她并沒有因此而滿意。

拉斯·彼得有些时候常常說起他們应該把外婆和蒂特接来和他們住在一起。“她們多末孤單，多末无聊呀，”他說，“她們从哪儿弄到吃的，只有天曉得了。”

可是这些話索丽尼却不愿意听。“她們不来，我們就已經忙不过来了，”她尖酸地回答說，“而且我敢說，媽媽并不穷。她是个聪明人，自己总有些办法的。如果她們到这儿来，那末从前付給蒂特、当作生活費的那笔錢就要归我。按理說那是我的。”

“她們恐怕早已把那笔錢吃光了，”拉斯·彼得說。

可是索丽尼并不这样想；她認为她父亲和她母亲都不是这样的人。她断定她母亲已經把那笔錢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只要她把那幢房子卖出去，而且把錢給我們，”她說，“那末我們就能盖起一幢新房子了。”

“有得多，也还是嫌不够！”拉斯·彼得微笑地回答着。在他看来，他們現在住的房子已經够好的了。不过他的为人就是

那样：不論什么东西，在他看来都很好，可是在别人看来却都不好。如果讓他管理家务，他們不久就会到济貧所里去了，索丽尼这样想。

因此，拉斯·彼得就避免提到这个問題，在外婆那次来訪以后，当他看見她和索丽尼在一起的情形时，他明白他們最好还是不要住在一起。外婆和蒂特从那次以后也再沒有到他家里来，可是当他在他們那儿的乡下买卖旧貨的时候，他总要到納兹高原他們的家里去看望看望，并且和他們一道吃一杯咖啡。为了不要使她們因为他来而感到張罗不及，那时候他总会帶一包咖啡和一些糕餅来，另外也还有一些别的小小的禮物。这个时候也就成了这一座小茅屋的最欢乐的日子。在他这一次的訪問和下一次的訪問之間，她們就渴望着他来，而且很少談到别的事情。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外面响着車輪子的声音，蒂特就会飞跑到窗子那儿去，外婆也会把她那失明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为了叫爸爸感到惊奇，蒂特从海边上拾了一些廢鉄来給他；而且每次当他赶車回家的时候，她总要跟他走一程，一直走到太阳从后面落下去的那座大山前面，她才回来。

拉斯·彼得回家以后，对于看望外婆和蒂特的事，向来一句不提。

第十三章

蒂特的預見

在瑪蓮还沒有失明之前，她曾經教过蒂特讀書，現在，蒂特所讀到的东西就很有用了。她們从来都沒有到过教堂，她們的

衣服太破，而且到教堂去的路也太远。瑪蓮对于作礼拜的事也并不怎末热心，一生的經驗已經教育了她：对于牧师所講的話，她只是將信將疑。不过在礼拜天、当人們川流不息地向教堂走去的时候，她們两个人却也收拾得很整洁，蒂特穿起了一件干净的圍嘴儿，还有一双擦了油的木靴，外婆也戴起一頂毛綫結的帽子。然后外婆就会坐在桌边的安乐椅里，鼻梁上架着眼鏡，前面擺着圣經，而蒂特也就站在她的身旁讀着这一天的經文。尽管她的眼睛已經失明，可是瑪蓮却坚持地要根据习慣戴上眼鏡，而且把那本圣經擺在前面，不然的話，她就認为不对头了。

蒂特差不多已經到了上学的年龄，可是瑪蓮并沒有理会这件事，仍然把她留在家里。她害怕这孩子不能和别的孩子相处——而且她也不敢想象她自己怎样能够整天不跟蒂特在一起。可是半年以后，蒂特沒有上学的情形就被人发觉了，而且他們恐吓瑪蓮說：除非她把孩子送到学校去，不然他們就要使蒂特完全离开了她。

于是，瑪蓮就尽可能地把蒂特打扮起来，然后怀着沉重的心情送孩子去上学。她故意地沒有把出生証明書交給蒂特；因为在那張文件的角上有着决定蒂特命运的字样：非婚生子。瑪蓮不能够了解为什么一个天眞无辜的孩子竟会被蓋上了不干净的印記；沒有这个印記，这孩子需要斗爭的已經够多了。蒂特第一天上学回来的时候，就帶来了学校当局严厉的命令：她在第二天一定要把出生証明書帶到学校去，因此瑪蓮就不得不把它交給她。和这种不义进行斗爭，是沒有希望的。

瑪蓮很清楚地知道那些地方官并不是上帝所創造的人物——她有生以来便有这样的認識！他們只会压迫她、以及和她一样的穷人；他們的心里旣然有这样的目的，因此便使用一些

苛刻的办法来对付她，而这些，和上帝的意旨是毫无共同之处的。相反地他——上帝——却是穷人的朋友；最低限度坐在他右手边的他的独子曾經在他耳边給穷人說过好話，因此，希望他会心甘情愿地帮助穷人，是合情合理的事。可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們偏偏不要上帝和他的儿子帮助穷人，这又有什么办法呢？那些乡紳老爷之类的人，才是有权有势的人啊！牧师在講道的时候，他所逢迎的正是他們，穷人他是不管的；歌唱队唱圣詩的时候，領队的执事所垂青的也是他們。对于他們来說，一切都很排場：当他們走出教堂的时候，总有地保或是区長給他們提着衣裙，替他們打开馬車的門儿；另外在車門旁边还有一个农妇，她时刻都准备趴在地上，讓老爷們踩在她身上上車，那样他們的脚就不会打湿了。在他們的出生証明書上，沒有“非婚生子”的字样；虽然人們也时常会怀疑他們眞正的来历！

“可是为什么主就听凭事情象这样呢？”蒂特怀疑地問着。

“他不得不这样啊，不然，教堂就盖不起来啦，而且人們也就不能拿他来小題大做了，”瑪蓮回答說。“外公索倫总說：主是活在老爷們的衣袋里的，我想这話好象很对哩。”

*　　　　*　　　　*

現在蒂特每星期上学三次，那所学校是在公地那边，离开她家有一小时的路程。她和村子里的孩子們一起去上学，而且和他們处得很好。

孩子們不善于思考，可是他們的心并不坏；如果他們有了坏处，那是他們从大人那里学来的。他們在家里听到什么坏話，他們也就用这些話来罵蒂特；他們不过是重复他們父母閑聊天儿和议论别人的話而已。他們并不是存心那样；蒂特在这方面非常留心，她不久就发現了孩子們彼此也都是一样。一会儿，他們

叫她巫婆崽子，可是过一会儿又对她很友好了；他們并沒有瞧不起她的意思。这种发現使她对于那些辱罵的字眼儿，不再感到刺心了——幸好她不再那末敏感了。此外，那些孩子的父母也不再由于相信迷信，而警告他們的孩子不要和她接近；瑪蓮象一个女巫一般到处走动的事，人們已經完全忘了。現在她不过是和一个非婚生子住在一起的孤單的穷老太婆而已。

在上学的孩子們中間，也有些是从对面的那一方——沙地附近来的。瑪蓮和蒂特从他們那里可以詢問一些关于索丽尼和拉斯·彼得的消息。她們已經有相当長的时期沒有見到拉斯·彼得了，他白天晚上，不管刮风下雨总是在路上奔波，很容易遭到意外。幸而蒂特遇到了从拉斯·彼得那一方来的孩子們，他們告訴了她：他一切都好。索丽尼倒并不怎样怀念她們，因为她一向就对母亲不好，虽然是她亲生的骨肉。

有一天蒂特回家帶来了这样的消息：她說她就要到她父母亲那儿去了：是学校里的一个孩子把这个口信帶給她的。

听了这話，老瑪蓮发起抖来，她手里的織針都嗦嗦地响着。

"可是他們說过不要你啊！"她大声說，她的臉抽搐着。

"是呀，不过現在他們要我了——你曉得，我要去帮忙照看那些孩子啊，"蒂特驕傲地回答說，同时她把衣物收拾在一起，放在桌子上。每逢她把一件东西放在桌子上的时候，那种声音就象一把刀似的刺在老太婆身上；因此她就走过来安慰外婆，摸着她那发抖的、青筋突露的手儿。瑪蓮坐在那里，一声不响地織着毛綫；她板着臉，臉色非常难看。

"我当然要回家来看你；可是那时候你也应該把事情看开一些啊。你难道不明白我不能总跟你在一道么？我来的时候，会帶点儿咖啡，而且我們会快快活活地在一块儿过一陣子。可是

你应該答应我别哭，因为你的眼睛經不起啊！”

蒂特站着，用一种自以为是的声調講着，同时在捆她的东西。

“現在我得走了，不然的話，我到了那儿，天就黑了，那末媽媽就会生气啦。”她說着“媽媽”这个詞儿的时候，声調里帶着几分尊敬，仿佛不容置辯似的。“再会吧，亲爱的，亲爱的外婆！”她亲了亲那个老太婆的面頰，然后就拿着她的包袱匆忙地走了。

房門剛剛关上，瑪蓮就一边哭着，一边喊着她；然后她就用一种單調的低沉的声音把她所有的苦难忧愁、挨餓受冻和想死的話都吐出来了。她曾經遭受过那末多的苦难，因此这一樁还沒有說完，另一件就出現了。她的苦难——許多許多的苦难都曾經深深地刺着她的内心；因此她如今反复地吐出这些苦水，心里倒也感到暢快。她这样哭訴了一些时候，本来打算繼續再哭訴一陣，可是就在这时，她突然感到两只小胳臂抱住了她的脖子，还有一張泪水沾湿的臉貼在她的臉上，因此她就停止了。这是淘气的蒂特，她已經回来了，她說到底她还是不要离开她的。

事情是这样的：蒂特走了一段路，到了面包师那儿，面包师奇怪她拿着那只大包袱要到哪里去，因此叫住了她。她說要到父母亲的家里去，他們却不肯相信；因为在前一天，当面包师在市集上遇到拉斯·彼得的时候，拉斯·彼得并沒有談起这件事情；不但如此，他还托面包师問候她們哩。听了这些話，蒂特站在那里，觉得莫名其妙。一团疑云突然閃过了她的头腦；她猛然地轉过身去——象她在一切动作中那样地敏捷——然后就动身向納兹茅屋的家里走去。能够回到外婆身边，她感到了无比的安慰，因此所有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連想都沒有想。

外婆同时又笑又哭，她問了一些問題，可是并不知道問題的

所以然。

"那末，你决定不去了么？"她大声地說，感謝着上帝，可是又有些难以相信。

"我当然不去啦。我不是刚刚告訴过你么？面包师傅說过我不該去呀。"

"哼，面包师傅，面包师傅！干他什么事啊？他們給你帶来了口信，要你去呀。"

蒂特匆忙地把她的鼻头挨到外婆的臉上。

瑪蓮把她的头抬起来問道："你沒有得到那个口信么，孩子？說啊！"

"我不曉得，外婆，"蒂特說，把她的臉藏在外婆的怀里。

外婆伸直胳臂，推开了她："那末你又在玩把戏，你这个坏妞儿！不害臊，这样对待我这个可憐的老婆子！"瑪蓮又哭了起来，而且哭个不停；这全部的事情对她是那末地突兀。可惜她不能弄清事情的底細；可是那孩子說过她并不是扯謊。蒂特肯定地說她真的接到过那个口信，她对于外婆不相信她的話，覚得很伤心。当她們一談到問題的关鍵时，她从来沒有說过假話，因此，她一定是接到那个口信了。在另一方面，孩子本人說她不去了——面包师傅不叫她去的命令，对她并不是什么权威。他們只是認为她一个人出远門是非同小可的事，因而把她叫住了罢了。这些都是瑪蓮所不能理解的——除非那个孩子想到了这一切，并且都告訴了她。

蒂特緊緊地挨在老太婆身上，而且不断地摔着她的下巴。"現在我曉得了，如果我不在你身边，你会多末难过，"她安靜地說。

瑪蓮抬起臉来說："你想他們不久就会叫你去么？"

蒂特那末用力地搖着头，以至于外婆也感到了。

老瑪蓮沉思着；她早就知道了：这一天是必然要来到的。

"不管將来怎样，"隔了一会儿她說，"你干的勾当，就和我从前在書上讀过的那个老爷一样：他沒有死，就把他的葬禮預先演习了一遍——他叫人备办了四匹黑馬、柩車、还有各式各样的东西。他命令所有的佣人都裝作送葬人：他們穿着黑色的丧服，甚至于还要哭哩。他本人从一間擱楼的窗子上朝下看着，当他看見那些佣人不但不哭，而且用手絹捂着嘴在笑的时候，他是那末伤心，結果他就死了。拿自己的死来开玩笑，可不是好玩的事——不管这玩笑开到什么地步！"

"我可不是开玩笑啊，外婆，"蒂特再一次地告訴她說。

从那一天开始，瑪蓮每一天都担着心事，怕孩子的父母会把她要去。"我的耳朵在发燒，也許你媽媽正在談論我們哩。"她时常这样說。

在那些日子里，索丽尼的确曾經談到了她們。如今蒂特已經大得可以有些用处了；要她到家里来照看照看孩子們，索丽尼是不会計較什么的。"她現在差不多已經九岁了，早晚我們要把她接来，"她对拉斯·彼得說。

拉斯·彼得迟疑着；他認为从外婆那儿把蒂特夺过来是一件可耻的事。"那末讓我們把她們两个人都接来吧！"他說。

索丽尼对于这些話是听不进去的，而且还嘮叨了一頓，結果他再反对也沒有用了。

"我們一直在等着你呢，"最后，当拉斯·彼得来接那个孩子的时候，瑪蓮說。"很久以来，我們就曉得你为了这个差使准会来的。"

"这可真的不是我的本意啊。可是一个媽媽多少是有权要

她的孩子的。索丽尼說她喜欢蒂特在她身边。"拉斯·彼得回答說。他希望把她們母女两方面都弄得平平整整的，大家不伤和气。

"我知道你一向是尽力使大家都好。可是，事到如今，也沒有办法啊！家里人都好么？我听說，你又添了丁啦，是么？"

"唔，孩子現在差不多已經六个月了。"拉斯·彼得听了这話馬上高兴起来了，每当有人談到他的孩子时，他总是那样高兴。

最后他和孩子都上了車。"我們不会忘記您的，我們誰都不会忘記您的，"当拉斯·彼得赶着那匹老馬动身的时候，嗄声地說。

接着老太婆就一顚一瘸地向門里走去，他們看見她用脚探着路，走过了石阶，然后就走进屋子，随手把門关起来了。

"又老又瞎，可真孤苦啊！"拉斯·彼得說，照例地抽着他的鞭子。

蒂特什么也沒有听見；她坐在車上，臉上帶着微笑。她正向着一种新的生活駛去；在这个时候，她沒有想到外婆。

第十四章

在家里和媽媽一起

那个換破爛儿的人的財产——老鴉巢，座落在离开大路不远的地方；在那一小片通向大路的土地上，他栽了一些楊柳，一方面为了遮掩他那破敗的家宅，另一方面也为了在冬天里，当他无事可做的时候，可以有些編筐的材料。楊柳树生長得很快，已

經成了一块給孩子們捉迷藏的可愛的地方了。他曾經用柏油和石灰把房子刷过，使它尽可能地显得好看，可是它却总是显出一付破落的样子，有的地方漏了，有的地方又坍塌得披一块挂一块的；在索丽尼生平一向有这样一种想望：他們要靠着大路盖起一座新的住宅，把現有的这一座当做下房。他們的四周冷落而又荒凉，而且离开鄰居很远。在西北那一方，一片巨大的树林遮隔了远处的景物，对面有一个大湖，它反映着各式各样的天气。在漆黑的夜里，可以听見湖岸蘆葦里野鴨的叫声，而在阴雨的日子里，船只会象影子似的滑过湖面，在船头上有一个凝然不动的黑影——那是捉鱔魚的人。他把他那魚叉斜放在前面，不时地划着静寂的湖水，从湖面上划过。这种情景就象是一幅幻夢的图画一样，整个湖上的气氛和这种情景极其調和。每当蒂特感到寂寞的时候，她就会找个借口跑到湖岸上，藏在蘆葦里，夢想着已經回到了家里，在外婆的身边。不然的話，她就会夢想着也許是更其美好的事情——一种不可知的事情，它正在一个什么地方等待着她。蒂特一直相信有一种特殊的事物正在前面等着她，那种事物是那末光輝燦爛，因而她想象不出它究竟是什么样子。

她玩耍的时候，思緒也会奔馳到海上，而在她强烈地怀念着外婆的时候，她就会跑过屋角，眼睛凝視寬闊的湖面。現在她已經体会到外婆真正的好处了。

她至今还沒有去过海濱；事实上她是沒有时間玩耍的。早晨六点鐘的时候，最小的孩子就把人吵醒了，他准确得簡直象时鐘一样；于是她就不得不赶快地起床，从媽媽那儿把他抱过来，給他穿衣服。那时候拉斯·彼得往往是在做着他早晨的活儿，如果他沒有到海上捕魚的話。当他在家的时候，索丽尼总是和

孩子們一道起床；相反的，如果他不在家，她就总是睡得很晏，讓蒂特做那些白天里最沉重的工作。在这样的时候，索麗尼总是把她早晨該干的活儿搁在一边：两匹牲口在馬房里叫着，猪也在空空的食槽前面哼着，母鷄也群集在鷄塒門前，等着把它們放出去。蒂特不久就发觉了：爸爸在家的时候，媽媽总比他不在家的时候勤快些；那时候整个一早上她总是走来走去，头发也不梳，睡衣外面罩着一件旧裙子，赤脚拖着一双后跟踩坏了的鞋子，同时，无論什么事情都听其自然。

蒂特覺得这眞是一个顚顚倒倒的世界。她自己認眞地干着她的活儿，她和大人在一起还沒有好久，因而她还沒有学会怎样躲懶呢。她給那些小家伙洗澡、穿衣服。他們的精力很充沛，旣淘气，又不听話，她一个人照看三个孩子，事情簡直就做不过来。他們一有机会，那两个大的，虽然光着身子，也就会从她身边溜走；因此当她出去追他們的时候，她就不得不把那个最小的捆起来。

在她上学的日子，她就会感到很輕松。在她离开家以前，她剛剛来得及把孩子們穿戴整齐，吃完早粥。可是她媽媽常常在她离家之前的最后一刻，給她找一两件事情，要她做完，这样她就得一路跑着上学了。

她时常迟到，因此也时常受到責罵，可是她却喜欢上学。她喜欢一連几小时安安靜靜地坐在溫暖的教室里，休息着她的身心；功課很容易，老师也很和气。当他在田里干活儿的时候，他时常允許他們几小时地在外面玩耍；也时常有过这样的事：全体学生都帮他把他种的玉米收好，或者是帮他把馬鈴薯挖出来。这时候也就眞地成为孩子們的郊游会了。他們象一群小鳥似的吱吱喳喳地叫着，而且开着玩笑，工作时彼此追逐。他們回到学

校的时候，那个老师的妻子又会請他們喝咖啡。

和其他的功課比起来，蒂特最喜欢唱歌。除了外婆以外，她从来沒有听見別人唱过，不过外婆只在紡紗的时候才唱——她說，她在那时候唱歌是为了別讓紗紡出来粗細不勻，別讓紡車东搖西擺。她唱的总是那一个單調的、流暢的小曲儿；蒂特認为那是她自己編的，因为她可以根据她的心情，要長就長，要短就短。

老师在放学的时候，总是要大家唱一只歌儿，当蒂特第一次听到全体合唱的时候，她激动得流出泪来。她把头伏在書桌上哭出了声音。老师讓大家停止了歌唱，走到她的身边来。

"她一定是吓怕了，"离她最近的那些女孩子說。

老师安慰了她，于是她就不再哭了。"你以前从来也沒有听見过唱歌么，孩子？"他奇怪地問着，那时她已經安靜下来了。

"不，我听見过紡織歌，"蒂特抽噎着說。

"那末是誰唱給你听的呢？"

"外婆——"蒂特突然停止了說話，而且又哽咽起来了，一想到外婆，她就克制不住她的情感了。"外婆紡紗的时候，常常唱起那一只歌，"她終于这样說。

"那一定是一个好外婆，你那外婆。你喜欢她么？"

蒂特沒有回答，可是她朝他轉过臉去，那臉就象是暴风雨以后的阳光一样的明朗。

"你給我們大家唱一唱紡織歌，好么？"

蒂特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班里所有的孩子都屏住气，盯着她，她覺得大家都在等她唱哩。她匆忙地向老师的臉上看了一眼；然后就把目光固定在桌子上，开始用一种細小而輕柔的声音唱起来了。那时她的歌声震顫着，因为在她的內心里充滿了錯綜复杂的情感：那里面有她在这一刹那里的羞怯、严肃和怀念

着外婆的哀愁；同时她也想到了說不定外婆这时候正坐在那里想着她呢。当她唱着的时候，她不自觉地把脚向上向下地动着，就象一个紡紗的人踏着紡車一样。有一两个女孩子本来要咯咯地笑出声来，可是那个老师看了她们一眼，她们就一声不响了。

現在我們給蒂特紡着袜子和背心，
　紡呀，不断地紡呀，啊，紡呀，不断地紡呀！
有的要紡成銀白色，其余的要紡得象黄金，
　法尔——得——啦，法尔——得——啦，得——啦，啦，啦！

蒂特在走着，她是那末紅潤、丰滿和温柔，
　紡呀，不断地紡呀，啊，紡呀，不断地紡呀！
她遇見了一个小小的王子，他脫下帽子开了口，
　法尔——得——啦，法尔——得——啦，得——啦，啦，啦！

啊，跟我来吧，好姑娘，來到爸爸华丽的城堡，
　紡呀，不断地紡呀，啊，紡呀，不断地紡呀！
我們要整天地玩耍，生活得快快乐乐，
　法尔——得——啦，法尔——得——啦，得——啦，啦，啦！

哎呀，亲爱的小王子呀，你說的話使我很難过，
　紡呀，不断地紡呀，啊，紡呀，不断地紡呀！
家里有个外婆在等我，离开她呀，我可舍不得，
　法尔——得——啦，法尔——得——啦，得——啦，啦，啦！

她是个瞎子，可怜的老婆婆，你看她啊，眞可惜！
　纺呀，不断地纺呀，啊，纺呀，不断地纺呀！
她那两条腿里有水，她整个的脊背都是痠痛的，
　法尔—得—啦，法尔—得—啦，得—啦，啦，啦！

如果只是为了孩子，她哭坏了她那可怜的眼睛，
　纺呀，不断地纺呀，啊，纺呀，不断地纺呀，
那末沒有疑問，她以后永远也不要那末伤心，
　法尔—得—啦，法尔—得—啦，得—啦，啦，啦！

当她感到了劳苦，她的腿也开始了疼痛，
　纺呀，不断地纺呀，啊，纺呀，不断地纺呀，
我們要給她穿起皮襖，叫她坐上馬車好不威风！
　法尔—得—啦，法尔—得—啦，得—啦，啦，啦！

現在外婆再纺着床單儿和長長的靠背，
　纺呀，不断地纺呀，啊，纺呀，不断地纺呀！
好讓蒂特和王子靠在上面安睡，
　法尔—得—啦，法尔—得—啦，得—啦，啦，啦！

当她唱完时，教室里靜了一会儿，沒有一点声音。

“她想她要嫁給一个王子哪，”一个女孩子說。

“那她也許会的！”老师回答說。“那时候外婆要什么，就有什么了。”他繼續說，抚摸着蒂特的头发。

蒂特不知不覺地一下子就贏得了老师和其他孩子們的喜欢。她一个人向全班的同学唱歌，这是任何其他一个孩子不敢

做的事。老师因为她的勇敢而喜欢了她，因此有一段时期她早晨上学迟到了，他总是裝着沒有看見。可是有一天，他再也看不过去了，因此他罰她在放学的时候留在学校里。那时蒂特哭了。

"这末免不公平了，"別的女孩子說，"她上学下学一路都要跑呢，如果她到家晚了，她就要挨揍的。她媽媽每天都站在牆角那儿等她，她可眞厉害呀。"

"那末我們得找你媽媽来講講道理，"老师說。"这件事可不能这样下去！"这一次蒂特沒有被处罰留校，同时老师給她一張便条要她帶回家去。

这一張便条并沒有发生什么效果，因此老师就和蒂特一起来到她家里，和她媽媽談話。可是索丽尼对于蒂特的迟到却不愿負任何責任。她說如果蒂特迟到了，那只是因为她在路上蕩来蕩去的緣故。蒂特听她这話，觉得很惊奇；她不能够理解她媽媽这样扯謊，怎末竟会不动声色。

蒂特为了維护自己，現在也开始做出一件騙人的事情来了。每天早晨她都抓住机会把那只瑞士小鐘撥快一刻鐘。这在早上有很大的好处，因为她能够及时地到达学校；不过在放学以后到家的时候，可就迟了。

"你在路上，又多玩了一刻鐘，"她媽媽責罵她說。

"我們今天散学晚了呀，"蒂特扯謊說，她也摸仿着她媽媽的那种无动于衷的表情，因为当"她"扯謊的时候，她曾經看見过那种表情。可是那时她的心却跳着。不过，說起来很奇怪，以后一切就都順利地过去了！現在她想她是多末聪明呀！在台子里她又悄悄地把鐘撥慢一刻鐘。

有一天，在黃昏时分，当她站在椅子上把鐘撥回去的时候，她媽媽来到她的身后了。蒂特急忙从椅子上跳下来，赶快抱起

了爬在地上的小巴夫尔；在她的恐惧中，她打算躲在那个小家伙的身后。可是她媽媽一下子把他拉开，然后就打起她来了。

过去每逢蒂特一顽皮，她媽媽总是要打她一两下，可是这一次她却是眞正挨了一頓打。她象一匹野兽一样，踢着，咬着，叫着，因此她媽媽只有用抽打的办法来对付她。那时候，三个小家伙也在一旁和她一样地哭着。

当索丽尼覺得她已經打够了的时候，她就把蒂特拉到木柴棚去，而且把她鎖在里边了。“你躺在这儿号吧，也許这会教訓你别再玩你那些鬼把戏的！”她大声地叫着，然后就走进屋里去了。她是那样地喘不过气来，以至于她不得不坐下；那个坏孩子的体力甚至于比她还强呢。

蒂特因为挨打，完全失去了理智，她繼續地哭着，喊着，而且用脚乱踢了一陣。她那哭声不久就漸漸地安靜下来，变成一种絕望的哀鳴：“外婆呀，外婆呀！”那时候，木柴棚里是漆黑漆黑的，她一喊外婆，就听見了在小木棚后面黑暗的地方发出了一种使她感到安慰的沙沙声。她大胆地注視着那个地方，她看見了两顆綠色的火珠在黑暗里閃着光，而且它們一下子亮了，一下子又不見了。蒂特是不怕黑暗的。她小声地叫着：“咪—鳴，咪—鳴。”接着两顆火珠不見了，不久她就感覺到一个軟綿綿的东西貼到她身上。于是她又哭起来了，这只猫給她的撫慰，使她大大地感动，她深深地憐惜着她自己。她想：猫咪，小猫咪呀！到底有个人是愛护我的！現在我要回家到外婆那儿去了。

她站起身来，她的头昏昏沉沉的，而且周身青腫，她摸索着走到百叶窗那里。当索丽尼認为她把蒂特已經关够了，来放她的时候，蒂特已經无影无踪了。

* * *

蒂特哭哭啼啼地在黑暗里跑着；那一夜天气很冷，而且又刮着风，雨水也拍打到她的臉上。她的下半身并沒有穿着扎口長褲子——她本来有一条的，可是她媽媽却把它和外婆給她織的厚毛背心一起拿去給小家伙穿了——她那裙子下端的潮湿了的边緣，象刀似的割着她那赤裸的小腿，它們因为挨了棍子，已經腫起来了。可是那无声的雨却使她感到舒服。突然有一只什么东西从她身旁飞到了天上；她听見了水上蘆葦沙沙的声音——她就曉得她离开那条大路已經很远了。最后她因为疲乏和飢餓就癱軟下来了，她爬到了灌木叢里，象一只病了的小狗似的，蜷成一团躺在那儿发抖。

她躺在那里呻吟着，实际上她身上已經并沒有更多的伤痛了；寒冷已經使她的四肢麻木，而且使她感覚不到她那伤口的剧痛了。是一种內心的悲痛时时地使她畏縮着；她覚得自己的生活既空虛，而且沒有意义。她需要一双慈祥的手来抚摸她，最重要的是一个爱护她的母亲——可是她从母亲那里所得到的却只是严酷的打罵。然而人家却要求她把她得不到的东西給出去——把一个母亲的耐心和慈爱給予那三个麻煩的小家伙，他們三个人得不到母亲的照拂，簡直和她差不多。

她的絕望逐漸地变成一种麻木的感覚。憎恨和憤怒，軟弱和飢餓，这一切都在她的头腦里交战着，而且使她筋疲力尽了。此外，寒冷还侵襲着她，最后她就睡着了。

从大路上傳来了一种奇特的、轉动的、顛顛簸簸的，吱嘎吱嘎的声音。只有一輛貨車才会发出这样的响声。蒂特睁开了眼睛，一种快乐的情感透过了她的心上——爸爸来了！她想喊，却喊不出声音来，每一次她打算站起来，她的腿都不听她使喚。她艰难地爬上了壕沿儿，一直到大路中間，在那里她就癱軟下来了。

当那匹老馬走近了这个地方，它就停了下来，它抬起头来噴着响鼻，而且不再向前走了。拉斯·彼得从車上跳下来，跑到馬头那里看看到底是怎末一回事；他在那里发現了蒂特，她已經冻得僵硬，失去知觉了。

在他那温暖的、赶車用的斗篷里，她不久就醒过来了，她那冰冷的四肢也复甦了。拉斯·彼得用他那巨大的手一只一只地暖着她的四肢。蒂特安安靜靜地躺在他的怀里。隔着衣服，她能够听見他的心臟通通地跳动。每一次的跳动都象是一种什么动物所发出的温柔的鼻息似的，而他那低沉的声音在她听来就象一只风琴一样。他那一双大手，曾經拿过多少粗糙的和骯髒的东西，可是在她的心里，它們却是她所体会到的最温暖的一双大手。就和外婆的臉一样——它們是世界上最温柔的东西。

"現在我們得下去跑一跑啦，"爸爸突然說。蒂特是不愿意动的，因为她是那末地温暖和舒适。可是那也沒有办法。"我們得把血脉流通流通，"他說，抱她下了車。然后他們就跟着那匹老馬跑了一段路，那匹老馬揚起了蹄子把緩慢的步子迈得大大的，好象不讓他們走到它的前面似的。

"我們不久就要到家了么？"蒂特問着說，她又坐在車里了，周身都包得不透风。

"唔——嗯，还有一点儿路哪——你已經跑出七哩多路了，孩子！現在你告訴我吧，你象这样跑出来是什么意思呢？"

于是蒂特就把她迟到的事情，她怎样挨了打，以及她不得不忍受的、那些不公道的事情都告訴了他。在这中間拉斯·彼得时常講出一些不滿的話来，同时他气得在馬車的底板上頓着脚——他听了这些事，簡直就不能容忍。"可是你不会告訴索丽尼吧，你会么？"她恐惧地繼續說。"我是說，媽媽啊，"她匆忙地

改正了她的話。

"你不要害怕，"他只这末回答了一句。

在以后的那一段路程里，他都沉默着；到家的时候，他无精打采地卸了馬；蒂特总是挨在他身边。索丽尼拿着一只灯籠走出来跟他說話，可是他沒有回答她。她害怕地看了他和那孩子一眼，挂起了灯籠，然后就連忙走进屋子里去了。

不久以后，他牵着蒂特也走进了屋子，她那只小手在他的手里抖着。他的臉色鉄青；右手拿着一根粗大的棍子。索丽尼躲避着他的目光，逃到那只鐘底下；紧靠着牆角，不知所措地用眼睛盯着他。

"哼，你就盯着我們吧，"他說，一面向前走去——"一个孩子在控告你。你打算怎末办啊？"他坐在火油灯下面，掀起了蒂特的上衣，他小心地把他那手掌貼在那些青腫的伤痕上，这些伤痕只要輕輕一碰，便疼得不得了。"它还在疼呢——你打得好哇！我們要看看你是不是也医得好！来亲亲这个孩子！你打了她哪里，亲她哪里！打多少下，就亲多少下！"

他坐在那里等着。"来呀，嗯——"

索丽尼滿臉都是厌惡的样子。

"哼！你以为你的嘴香，不能亲亲你手打的地方，是不是？"他伸手要拿起那根棍子来。

索丽尼跪在地板上，恳求地伸出了双手。可是他鉄面无情地看着她，完全失去他的本来面目了。"来呀，嗯——"

索丽尼又犹豫了片刻，然后她就跪着走上前去，亲那孩子的青腫的手脚了。

蒂特那时候热烈地抱住了索丽尼的脖子。她喊着："媽媽！"可是索丽尼站起身来就到外面去准备晚飯去了。整个那一

个黄昏，她的眼睛都沒有看着他們。

第二天早晨，拉斯·彼得又恢复他原来的老样子了。他照例地亲了索丽尼一下，使她醒来，在他穿衣服的时候，也同样哼着小調儿。索丽尼仍然怀恨地看着他，可是他裝着沒有看見。那时候天还是十分黑的，当他坐着吃早飯的时候，桌上的灯放在他前面，他不断地看着床上的三个小东西。他們挤成一堆——就象小鳥儿似的。“將来巴夫尔要跟他們一道睡的时候，我們就得每一头放两个了，”他沉思着說。“如果我們能够另外再买一張床，就更好了。”

索丽尼沒有回答他。

当他就要走的时候，他朝蒂特弯下身去，她摟着孩子躺在床上，就象一个小母亲似的。“这是你給我們的一个好心腸的小姑娘，”他說，直起身子来。

“她尽說謊，”索丽尼从火爐旁边回答說。

“那是因为她非說謊不行。我很少想到我的家里人，索丽尼——也許他們是值不得想的。可是，我告訴你，我家里从来就沒有一只拳头打在我們兄弟姐妹的身上。我記得很清楚：我父亲临死的时候，他怎样看着他的手說：‘它們干过的事可多啦，可是換破爛儿的人从来就沒有伸出这双手来对付那些苦命人！’当我快死的时候，我也愿意說这話，我劝你也把这两句話想一想。”

然后他就赶着車走了。索丽尼为了給他照路，把灯籠挂在窗子上。然后她又爬到床上，可是再也睡不着了。这是拉斯·彼得第一次給了她一点教訓，要她来动动腦筋。她在他身上发現了她从来也沒有意料到的东西，一种她覺得陌生的性子，它警告她要当心。她象别人一样，一向把他当作一个老好人。可是他生起气来，又多末可怕啊！她想到了这一点，覺得毛骨悚然。她

以后的确要当心，别再惹他发起火来。

第 十 五 章

阴 雨 和 阳 光

在蒂特不上学的日子里，家里便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她来做。她要照管孩子們，也要看管鷄羊，另外还要摘一袋子蕁麻来喂猪。有些时候，拉斯·彼得卖魚的銷路很不好，他就很早地回到家里来。那时候，她往往就要和她的爸爸媽媽一直熬到夜里一两点鐘——把那些魚洗干净，别讓它們爛掉。索丽尼是一个嘰嘰咕咕、話說得很多、事做得很少的人。她見不得那孩子歇一歇，因此不是要她做这件事，就是要她做那件事。常常当蒂特上床以后，她簡直疲乏极了，因此她再也睡不着了。索丽尼有一种不好的习惯：她发起脾气来，常常使孩子們一天里都过得不快活。要是他們碍了她的事，她就会粗暴地对待他們；因此她总是使孩子們的眼泪在她背后流得象小河一般。当蒂特去拾柴或是去采果子的时候，为了别讓孩子留在家里受母亲的气，她总是拖着他們和她一起去。索丽尼从来就沒有特别高兴和特别和气的时候，也有些日子她的脾气并不十分太坏，可是在另外的时間里，她差不多要气得发瘋，那时候，唯一的办法就只有躲着她了。孩子們往往都藏了起来，只在爸爸到家的时候，他們才露出头来。

索丽尼小心翼翼地沒有再打蒂特，而且按时打发她去上学，不使她迟到——她不希望再看見拉斯·彼得象那天晚上的那付样子。但是她并不爱那个孩子，她要生活的光景越来越向上；她

的野心是要盖一座新的住宅，增加土地和牲口；而且和附近小农庄上的妇女处在同等的地位。可是蒂特却是她身上的一个污点。她只要一看見蒂特，她就会这样想：就是因为这个小崽子，那些女人家才瞧不起我！

蒂特的确是一个干活儿的好手，就連索丽尼在拉斯·彼得面前也不得不承認这一点。在家里做奶油的是蒂特，开始的时候是用一只瓶子来做，在奶油沒有形成以前，她必須把瓶子搖上几个鐘头——現在是用一只新的攪乳器来做了。索丽尼本人干不来这种吃力的攪乳的工作。此外蒂特也采些果子到市集上去卖，还給人跑腿送信，取水，拾柴，也照看羊，不管她到哪里去，她总要抱着肥胖的小巴夫尔。如果她把他丢在家里，他就哭叫着，由于她經常背着他、抱着他，她的背已經累得駝了。

对孩子們来說，秋天是最坏的一个季节。这时候正是捕青魚的旺季，他們的爸爸往往会一連在漁村里呆上一个月——帮助捕魚的工作。那时候，跟索丽尼在一起相处可就难了；唯一能够使她受些約束的，就是蒂特要逃跑的威胁。一到秋天，附近的鄰居很少有男人留在家里，因此索丽尼每天都害怕那些流浪的叫花子。如果他們在晚上来敲門，她总是叫蒂特去答話。

蒂特很有些胆量。她的胆量和她的聪明給她一种支配她母亲的精神力量；她現在再也不怕和她媽媽頂嘴儿了。在編籃子和編扫箒的时候，她那双手比她媽媽要快得多，而且做出的活儿又好。

他們这样賺来的錢，不管多少，拉斯·彼得答应索丽尼自己存起来。她从来一个銅板都不花，相反地她一个角子一个角子地攒着，目标是要盖那座新屋。他們必須努力把錢賺够，那末拉斯·彼得就可以在家里干活儿，用不着到大路上叫卖去了。只

要人們可以把他叫做換破爛儿的人，自然他們对他就不会尊重。田地他們是一定要有的，为了得到田地，他們需要的是錢。

錢！錢！这个字眼儿总是在索丽尼的头腦里打轉儿，而且在她耳边嘈嘈地叫着。她一个角子一个角子地积攒着，可是盖新房子的目标还遙远得看不見，除非是发生了什么意想不到的奇迹。可是究竟有什么事情会縮短她这疲倦的旅程，使她早日达到目标呢？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她母亲的死。索丽尼認为她活的年月已經不短，現在她已經是别人的累赘了。她想她应該离开人間了，但是她——索丽尼却沒有这样的运气。

有一天拉斯·彼得在下午三四点鐘的时候就回来了。人們老远就可以看見这一套破破爛爛的車、馬、和人儿。車輪子一轉弯儿，車子便搖搖晃晃的，当它向前走的时候，它就发出一种吱吱嘎嘎的声音。就好象这車子所有的部分都同时講着話、唱着歌似的；孩子們一听見大路上傳来了这种熟悉的声音，他們就会跑到外面去，心里充满了兴奋。那匹老馬越来越象在路上走动的一包骨头了，这时候，它就噴着鼻息，吐着热气，而且发出深長的嘶叫。就好象从大地上四面八方吹来的风都在它的肚子里似的。拉斯·彼得的深沉的低唱也加入了这只快乐的合唱队里。

馬儿一看見孩子們，它就叫着；这时候拉斯·彼得也直起了腰身，停止了歌唱，于是車子便停下来不动了。他把他們一把——三个或者四个一起抱起来，高高地举起来一会儿，然后就小心翼翼地、仿佛他們是玻璃做的一般，把他們放在車里了。他允許最先看見他的那个小家伙拉着繮繩。

当拉斯·彼得到家里发現索丽尼在生悶气的时候，他一点儿也不覺得心煩，而且不久他就使大家都快乐起来了。他总是帶些什么东西到家里来，譬如說給孩子們帶些薄荷糖，給孩子們

的媽媽帶一条新披巾——也許从外婆那里給蒂特帶来她的問候，为了不讓索丽尼听見，他总是小声地把这話告訴她。他这种好兴致是有傳染性的；于是孩子們就忘掉他們的委屈和苦惱，而且就連索丽尼也不得不笑了。如果說孩子們喜欢他，那末同样那些家畜也都是喜欢他的。它們往往用各自不同的形式来欢迎他，有的叫呀，有的跑呀，出来迎接他；他也能把那只猪引出来，讓它跟着他轉圈儿奔跑，这样就惹得孩子們大笑起来。

不論他回来多末晚，不論他多末疲倦，他总是先去走一遭，看看那些家畜是不是还缺少什么东西，然后再上床睡覺。索丽尼很容易就把它們忘掉了，因此它們是常常挨餓的。那时候，一听到他的脚步，那些鷄就会从它們蹲着的地方飞下来，那些猪也会走出来，在食槽前面罗罗地叫，还有一只温軟的背弓起来，靠着他的腿摩擦，这当然是小花猫了。

拉斯·彼得把欢乐帶到家里来，在周圍几十哩內，簡直就难找到比他更快乐的人。他爱他妻子的本来面目，她人尽管精明，而实在却并不聰明。他也因为她那坚定的性格而爱她，認为她是一个特别能干的女人；他真心地感激她，因为她給他生出了这些个孩子，他是他們的爸爸，也是蒂特的爸爸。也許可以說，他所最关心的，倒还是她——索丽尼哩。

拉斯·彼得的性格就是这样：在别人結束的地方，他偏偏来开始。他一切的苦痛并沒有使他变成一个严酷的人，相反的却使他慈善了；他的心不由自主地会轉到别人不理睬的事物上去，也許就因为这一点，人們才認为他作什么事也不会发迹。

他那片田是一片不長东西的沙地，除了他，誰也不想去耕种它。誰也不羡慕他娶的那个妻子，当他在一些农家附近赶路的时候，他看見别人要杀掉那些衰老的牲口，他大半都要救下来。

他对于他的財产，可以說非常滿意，他認为他自己的財产比別人的都好。他誰也不羡慕，什么样的交易都誘惑不了他。

在星期天的时候，那匹馬要休息一下，这一天他自己出去走一遭也是不行的。所以拉斯·彼得往往要爬到干草堆上去睡一覺。这一星期里的活儿已經干完了，而且蒂特已經做了一些安排，別讓那些孩子走近他，因此他往往要一直睡到晚半天；孩子們总是尽可能地大声嚷着，希望把他吵醒，好領他們玩耍，可是蒂特很当心地看守着他們，为了使他能够睡得很安詳。

每年都有两次，他們全家要坐在裝滿貨物的車頂上到海勒罗去赶集。那时候拉斯·彼得和索丽尼要把孩子們放在車后面的籃子里，把扫箒挂在車子的两边；此外，在車座下面放着几筐奶油和鷄蛋，在車座前面——在他們两人的脚跟前，还捆着一对羊。这是他們一年里最大的事件——在家里，日子都是用它們来算的。

第十六章

可憐的外婆

偶尔，蒂特也被允許到外婆那儿，和她一起住几天。这件事情是由父亲籌措的，他安排好他自己的路程，那样他就能够把蒂特帶到外婆那儿去，或者是把她接回家来。

她每次到外婆家里，外婆总是睡在床上——她現在已經很少起床了。“你又不在这儿，为什么我要辛辛苦苦地走到东、走到西呢？如果我躺在床上，那末有的时候，那些好人想起了我，就給我送来一点东西吃，而且給我收拾收拾。唉，天啊！眞不如

死了好啊；誰也不要我啦，"她抱怨地說。可是她却照样地起床，而且燒水煮咖啡喝；蒂特收拾了屋子，屋子里已經凄凉得不堪了。这样，她們祖孙两人快乐地在一起团聚着。

时間一到，蒂特不得不走了，这时候老太婆便哭着。蒂特站在門外，听着她哭；她靠在門柱上，打算什么也不顧地振作起来。她想她不得不回家呀，因此她閉上眼睛在开头的那一段路上跑着，一直到她听不見外婆的哭声为止，然后——可是她的心里却越来越难过，越来越难过，后来，她自己干些什么自己也不清楚了，一直到她发觉了她自己又把外婆的脖子抱住的时候为止。"他們答应我呆到明天再回去，"她說。

"你不是在玩把戏吧，孩子？"老太婆焦急地說。"因为如果那样，索丽尼会生气的。唔，唔，"过了一会儿她說，"那末就呆到明天再走吧。你的心腸好啊，主会保佑你一切都平安的。我們两个人彼此見面的机会也不多啦。"

可是在第二天，情形却也并不好；瑪蓮并沒有把孩子送走的勇气。要和孩子講的話是太多了，而且在日积月累的悲哀和怀念之后，一天的时間又算得了什么呢？蒂特很認眞地听着她講所有的苦痛；她現在体会到悲哀和怀念是什么意味了。"你完全变了，"外婆說。"从你怎样听我講話，我就曉得你变了。但愿时間过得快一点儿，那末你將来就可以出去做事了。"

不久，一天的时間就全部过去；拉斯·彼得接她来了。"你最好还是現在回家吧，"他說，給她包着圍巾，"孩子們都哭着要你哪。"

"唔，你倒不是一个可怕的人，"老瑪蓮說。"可是好象索丽尼对她也許好一点儿了。"

"我想現在好一点儿了——孩子們都喜欢她。她对他們才

象一个小媽媽哩。”

不錯，孩子們正在家里！蒂特一想到他們，心里就温暖起来了。他們用自己的特殊的办法已經赢得了她的情感；虽然他們給她那小小的生命增加了一些負担，可是他們已經使他們自己縈繞在她的心上了。

“巴夫尔怎样啊？”她問，那时候他們的車子已經越过了那座高山，外婆的茅屋已經看不見了。

“唔，你曉得，你不在家的时候，他总是哭，”爸爸从容地說。

蒂特曉得这一点。他現在正是出牙齿的时期，因此需要有人照顧他的飲食，他的面頰燒得通紅，他的嘴又燙又腫。他总要纏在媽媽的衣襟的周圍，結果索丽尼却总是不耐煩地把他推到一边去，因而他往往就跌伤了身体。那时有誰会把他抱在膝盖上来安慰他呢？在蒂特寬大的胸怀上，这些思緒簡直就是一陣責备。她丢开了他，很覺得难过，因而她渴望着再把他抱在怀里。她經常地抱他，已經使她的背受到了損害——不錯，学校里的那位先生已經因为她駝背責罵过她了。可是媽媽竟会这末說：“是你自己的錯，别总是背着那末大的孩子到处跑吧！如果他喜欢，他能走的，他能走的。”可是当他不痛快哭起来的时候，蒂特从她自己的經驗里很清楚地知道，那孩子需要一个人把他抱着，貼在一只跳动的心房上。虽然她从来也沒有得到母亲的关怀，可是她本人也还是有着这样的想望。

当拉斯·彼得和蒂特一起到家的时候，索丽尼很不高兴，有几天她都沒有睬她。可是最后好奇心却使她开口了。“老太婆怎末样啊——她是不是更不行了？”她問着說。

蒂特以为她母亲問这話是出于对外婆的同情，因此她詳細叙述了外婆目前可憐的处境。“她总是睡在床上，别人給她拿东

西来，她才有得吃哩。"

"那末說，她不会活上多久啦，"母亲想了一下說。

听了这句話，蒂特哭起来了。接着她的母亲罵着她說：

"蠢东西，有什么值得哭的呀！老年人不能永远活下去，活着也是别人的累赘。而且外婆死了，我們就会盖起新房子了。"

"不，因为外婆說过，卖房子的錢要平分。剩下的那些——"蒂特突然住了口

"剩下的什么呀？"索丽尼向前弯下身去，張大了鼻孔說。

可是蒂特把嘴閉得紧紧的。外婆曾經严厉地不許她提到这个話題——可是她在这儿几乎走漏了口风。

"蠢东西！你以为我不曉得你在想人家付給你的那两百克朗么？那笔錢要怎末办啊？"

蒂特怀疑地看着她的母亲。"那笔錢要归我呀！"她小声地說。

"那末老太婆就应該讓我們給你保管它，她自己别总是揣着它，"索丽尼說。

蒂特听到这話，吓了一跳。外婆就是害怕索丽尼会把它抓到手里。"外婆稳稳当当地把它藏起来了，"她說。

"噢，是么，藏在哪儿了？——当然是在鳬絨垫子里！"

"不是的！"蒂特告訴她說，用力摇着头。可是任何一个人都看得出来，它就是藏在那儿。

"噢，那倒方便啦，有一天我要把那一張鳬絨垫子拿来的。下次你看外婆的时候，你可以把这話告訴她，还說我向她問好啊。我每一个姐姐結婚的时候，媽媽都給她一張鳬絨垫子，我也要我那一張。"

"外婆只有一張鳬絨垫子了！"蒂特抗議說，也許这已經是

第十几次、二十次了。

“那末她只消把她許多的褥子拿出一張来代替用就好了。她把她所有的鋪盖都墊在身底下，躺在床上差不多要碰到天花板啦。”

不錯，外婆的床的确是軟綿綿的，这一点蒂特比誰都知道得更清楚。外婆的被子是沉重的，可是它比什么都要温暖，而且靠牆还有一張草墊子。和外婆睡在一起是多末温暖和舒适啊。

按年齡来說，蒂特長得很矮小，她所忍受的一切艰辛已經阻碍她的发育了。可是她的智力却超过一般水平；她的性格是富于思考力的，生活教育了她不是逃避、而是担負起生活的重担来。她在童年时代从来也沒有过着无忧无慮的日子，相反的，生活里却充滿了焦慮和煩惱。她不得不担着心事——在她和外婆住在一起的那几天里，她为着小弟弟小妹妹們担心，在她不在外婆身边的时候，她又在替外婆担心了。

因为她沒有得到許可，在看望外婆的时候多住了几天，索丽尼罰她在一个較長的时間里不許她再去。因此蒂特就到处徘徊着，怀念着外婆，心里煩惱地責备着自己；特别是在夜里，当她冷得睡不着的时候，她的心上就会重压着哀愁，那时候她往往把头埋在鬼絨墊子里，那样，媽媽就不会听見她在哭了。

她会想起那个老太婆的一切好处来，而且苦痛地后悔着从前不应該对她玩出那些惡作剧来捉弄她。这种苦痛就是对她的懲罰；外婆对她那样关怀，她却用很坏的态度回报了她，而且現在她孤苦伶仃的一个人，誰也不理她了。她想她从来也沒有眞正对外婆好过；她現在心甘情愿地想对她好，可是这已經太迟了！她想她有許許多多的办法可以使外婆快活，这些办法她都曉得，可是她过去却作了一个討厌的懶姑娘。如果她能够再回

到外婆身边去，她一定要留意：当外婆吃她第二杯咖啡的时候，她要給她加一些糖，別讓她自己偷偷地去拿。她也想到了：要記住每天晚上都把那块暖脚石燒热，然后把它放在床头脚上，那末外婆的脚就不会冷了。"你又忘記燒那块暖脚石了，"她記得差不多每天晚上外婆都要这样說，"我的脚冷得象冰似的。你的脚怎样啊？噢，它們也冰凉冰凉的，孩子。"接着外婆就会用手磨擦着孩子的脚，一直到它們溫暖了为止；而对她自己的脚却一点也不管了——現在想着这一切，是一点儿办法也沒有的。

她想，只要她答应她在將来变好，那末她就一定会再回到外婆的身边。可是这样的事并沒有发生！因此有一天，她实在不能再耐心地等了，她就动身跑过了田野，想到外婆家里去。索丽尼要拉斯·彼得立刻把她追回来；可是拉斯·彼得对这件事却表現出安然无事的样子。

"稍微等几天吧，"他說，"她很久沒有去看外婆了。"而且他也那样地安排了他的行脚：讓蒂特能够和外祖母在一起团聚几天。

"去把那張鴨絨墊子帶来吧，"索丽尼說。"現在天气冷了，它对孩子們可有用呢。"

"我們看看再說吧，"拉斯·彼得回答說。当索丽尼头腦里轉着一个念头的时候，她总是要嘰嘰咕咕地提到它，因此別人听她整天嘮嘮叨叨的，簡直要发瘋。可是拉斯·彼得却并不是屬于曼族的一員；所有她那些嘵嘵不休的話在他那善良的执拗的心地上，并沒有发生什么作用。

第十七章

当猫儿不在的时候

天还沒有亮，一种打鉄的声音惊醒了蒂特，她睁开了眼睛。桌子上放着一盞冒着黑烟的油灯，她的母亲正在火爐前面用火鉗从水壺上敲下一只鉄环来。她还沒有穿好衣裳；火爐里的火苗儿一閃一閃地照在她那凌乱的紅发和赤裸的頸項上。蒂特急忙又閉起眼睛，那样她的母亲就不会发現她已經醒了。屋子里很冷，透过玻璃窗子，可以看見天色还很漆黑。

不久她父亲手里提着灯籠，拖拖沓沓地走进来了。他吹灭了灯籠，然后把它挂在門后。他已經穿好了衣裳，而且已經在外边做完他早上的活儿了。屋子里有咖啡的香味。"啊！"他說着，在桌子旁边坐下来。蒂特偷偷地看着他；当他在屋子里，她就用不着害怕媽媽要赶她起床了。

"嗅，你醒啦，小鶉鴿，"他說。"再睡一会儿吧，才五点鐘哩。可是也許你想睡着吃一杯咖啡么？"

蒂特向媽媽那里看了一眼，那时候她正背着她站着。于是蒂特就热切地点了点头儿。

拉斯·彼得把他的咖啡喝了一半，然后在杯子里又加了些糖，接着他就把它递給那个孩子。

索丽尼这时正在火爐旁边穿戴和梳洗着。"現在你安靜点儿，听我告訴你怎末办！"她說，"面粉和牛奶在这儿，留給你們烙薄餅吃中飯，可是你不許在里面放鷄蛋啊。"

"天哪，一两只鷄蛋又算得什么呢，"拉斯·彼得說。

"家务事你不要管吧，"索丽尼回答他說，"在我們沒走以前，你还是立刻起来干活儿吧。"她又对蒂特說。

"那又何必呢？"拉斯·彼得又說。"讓孩子們一直睡到天亮吧。鷄啊，羊啊，我都喂过了，点灯耗油也不好啊。"

这最后一句話索丽尼听了很中意。"那也好，可是要小心火燭呀——糖也别用得太多啦。"

然后他們就坐着車子走了。拉斯·彼得照例要到海濱上去取魚，可是他首先要赶車把索丽尼送到城里去，她要把这个月积下的牛油和鷄蛋卖掉，然后要买一些在村里杂貨鋪所买不到的东西。蒂特留神地听着那一輛車子所发出的轔轔的声音，一直到她再睡着了为止。

天亮的时候，她起床又生起火来。孩子們也叫着要起来，可是蒂特答应了給他們咖啡喝，不給他們平常吃的奶粥，这样她才使他們待在床上，一直到她把屋子收拾好的时候。蒂特允許了他們爬到爸爸媽媽的床上去，他們尽情地在那儿玩着，那时候蒂特就在地板上洒了一些湿沙，然后扫了地。克里森，现在已經五岁了，他用低沉的声音講着一只可怕的猫咪的故事：他說它在田野里到处走，吃光了所有的哞哞牛；另外两个小家伙躺在他的对面，眼睛盯在他的嘴上，而且紧張得透不过气来。这个故事他們听得懂——咪咪猫啊，哞哞牛啊，还有每一样东西，他們都听得懂——小巴夫尔急着要赶快听到故事里边的情节，他把他那肥胖的小手儿恰恰放在克里森的頸子那里。蒂特从这里走到那里，从那里走到这里，做着工作，她听着他們那些孩子話，照例地微笑着。在她給他們喝咖啡的时候，样子看来好象很神秘；等到給他們穿衣服的时候，使他們高兴的惊奇的事儿就出現了。"我們要穿起頂頂好的衣裳——嘻，嘻，吓拉！"克里森嚷着，在床上

跳上跳下的。蒂特打了他一巴掌，因为他要把床毯子弄髒了！

“如果你們真听話，而且不告訴别人，我就帶你們坐車出去走一趟，”蒂特說，一面給他們穿着最漂亮的衣服。这些衣服上有各种各样的色彩，是他們的媽媽用一些零碎的布头做的。布头是从換破爛的人的車子上选出来的。

“噢，去赶集么？”克里森嚷着，又开始跳起来。

“不是，是要到树林里去，”那个小妹妹說，用她那双齷齪的小手儿恳求地抚摸着蒂特的臉儿，那臉儿已經冻得发青了。这个小女孩曾經从远处看見过树林子，因此她渴望着到那儿去。

“是的，到树林里去。可是你們要好好地听話呀；路程很远哩。”

“我們可以告訴貓咪么？”小妹妹索絲特用她那富于表情的大眼睛看着蒂特說。

“是呀，还告訴爸爸哩，”克里森插嘴說。

“是呀，可是别人誰都不許告訴了，”蒂特为了使他們牢記这一点，加重語气說。“現在就要記住啊！”

蒂特把两个小的放在手推車里，讓克里森靠一边走着，这样他們就动身出发了。这时候，白雪正蓋滿了大地，树叢也被雪压低了，在路上車輪輾过冰块，发出破裂的声音。一切看起来都是很愉快的：那些烏鴉，那些喜鵲，从刺木叢里对他們叫着；还有霜雪，突然从树枝上掉下来，恰好落在他們的头上。

那座森林离开他們的家有三哩远，可是蒂特已經习惯走远路了，因此她認为这点路程算不了什么。克里森和索絲特輪流地坐車，輪流地在路上走，巴夫尔也要在雪地里走，可是蒂特对他說不要动，就在那儿坐着，而且要听話。

在他們还沒有走到路程的一半时，一切都很好。可是一半

路程剛走完，那些小家伙就开始覺得厌倦了，他們不耐煩地問着为什么还沒有走到那座树林里。他們覺得很冷，因此蒂特隔一会儿就要站下来，搓着他們的小手儿。太阳一出，雪就溶化了，雪水和着泥土粘在鞋底上，又骯髒，又沉重，蒂特本人不久也感到疲倦了。她鼓舞着他們，因而又繼續向前走了一段路；可是到了地保的田庄外面，他們全体就无可奈何地停下来了。一只凶猛的大狗看見他們徘徊不去，覺得很可疑，因此就攔住了他們的路。

波·尼尔森走到門口来看一看狗为什么叫得那末凶；他一看就曉得了是怎末一回事儿，接着他就把孩子們領到屋里去了。那时候正是吃午飯的时候，地保的妻子正在厨房里煎着咸肉和苹果。屋子里滿是香噴噴的味儿。她把他們那冻僵的手指浸在冷水里，使他們暖过来；当他們全都活絡了的时候，三个小家伙就都圍着爐灶站着，不肯走了。蒂特打算把他們拉到一边儿去，可是他們肚子餓，不愿意走开。

“也要給你們吃一些，”地保的妻子說，“可是你們要好好地坐在凳子上；你們擋着我的路啦。”她給他們每一个人一块餅吃，接着他們就坐在擦得亮堂堂的餐桌旁边了。他們从来也沒有到外边作过客，他們一边吃飯，一边貪心的看看这里，又看看那里；在牆上挂着的是一些銅器，它們象太阳似的耀眼。在爐子上放着一只通亮通亮的大銅壺，壺嘴上还有一只蓋儿，那样子就象一只正在孵卵的老母鷄。

他們吃完了飯，波·尼尔森領他們到外面看了那些小猪仔儿，它們躺在母猪身边就象一卷一卷的腊腸一般。不久他們又回到屋子里，地保的老婆又給了他們一些苹果和糕餅吃，可是最好的节目是在他們快走的时候，波·尼尔森套起了他那漂亮的

彈簧馬車送他們回家去。那輛手推車放在車子后面，它也坐了一次漂亮的馬車。孩子們在車里笑个不停，以至于喉嚨都哽住了。

"傻孩子，就这样出了門，也沒人管，"地保的妻子說，她站在車旁給他們圍着圍巾。"幸亏你們运气好，到我这儿来了，不然才糟呢。"于是他們就走了，大家都覚得他們回到老鴉巢的时候，要比出发的时候威风得多。

这一趟旅行是很出色的，可是回到家里以后，就有許多活儿要干了。媽媽沒有想到他們会出去玩，临走的时候，她曾經把一大捆破布头放在打谷場上要他們来分类，所有呢的都要和布的分开来。如果克里森和索絲特愿意的話，他們是可以帮一把手的，可是他們今天却都不愿意守規矩。这次旅行使他們很兴奋，他們彼此揚着破布头儿，你打我，我打你的。"喂，你們不要打吧，"蒂特隔一会儿总要这样說，可是却沒有用。

到天黑的时候，他們剛剛才干了一半。蒂特把那盞一半使用火油、一半使用食油的小灯拿来了，然后就繼續工作着；当她发現了等爸爸媽媽到家、他們不能完成这一件工作的时候，她就失望地哭起来。一看見她哭，孩子們就正經起来了。因而有一个短的时間，他們的工作做得也很快。可是过了不久，他們又在地上你追我，我追你的了；克里森一不小心踢翻了油灯，它一倒就跌碎了。这件意外立刻使他們停止了乱打乱鬧；他們一动也不敢动，黑暗使他們在原来的地方站定了。"蒂特来抱我呀，蒂特来抱我呀，"每一个角落里孩子都在哭着这样叫。

为了使屋子亮一点，蒂特打开了天窗。"你自己摸出来吧！"她严厉地說，在黑地里摸着巴夫尔，他正在一捆破布头儿上睡着；蒂特生起气来。"現在我要罰你們都去睡覚，"她說。

克里森一直都在哭着。"别讓媽媽打我呀，别讓她打我呀！"他左一次右一次地說。他用胳臂抱住了蒂特的脖子，就好象要在那儿寻找着逃避的地方。这样就使得蒂特不再生气了。

她把灯籠点起来以后，就帮他們脫下了衣服。"現在如果你們好好的，就去睡觉，那末蒂特就要跑到鋪子里去买一盞灯来。"她不敢点着灯把孩子們留在家里，因此她在沒有走之前，就吹灭了它。平常爸爸媽媽走了，把他們留在黑暗里，他們总是骇怕的；可是在現在这种情况里，大惊小怪也是沒有好处的。

蒂特有一枚六辨士的錢币。那是在从前他們日子还比較好过的时候外婆給她的。她一直留着它，沒有花掉。它在过去本来应該給她买一些美丽的东西，可是現在为了讓小克里森不挨打，她不得不把它花掉了。她慢慢地跪在牆角下，摸到了那个藏着錢币的小洞儿，挪开石头，就把它拿出来了。她这样做的时候，着实很伤心。然后她就站起身来，在她沒有后悔把它花掉以前，飞快地跑到那家鋪子里去了。

当她到家的时候，孩子們已經睡着了。她点起了灯籠，开始从那些樺木枝儿上摘下了那些枯萎了的叶子，那些樺树条儿是要編成扫箒的；在工作繁多的这一整天之后，她已經累了，可是她却不能够偷懒。从樺树条儿上发出的强烈的香气，侵襲到她的心脾里，不久她一边干活，一边就睡着了。她的爸爸媽媽回来的时候，她就这样在睡着。

索丽尼的銳利的眼睛不久就看出了每一样事物都不是她所規定的那付样子。"为什么你要把灯籠点起来？"她問着說，一面解开她外衣的鈕扣。

蒂特不得不自己来招認打碎了灯的事。"可是我另外买了一盞！"她忙着补充說。

“唔——可是灯在哪儿呀？”母亲看看屋子里的四周圍說。

过了一会儿索丽尼就走到了門口，她又問着說：“誰叫你去賒帳买东西啊？”

“我用我自己的錢买的，”蒂特小声說。

自己的錢！于是索丽尼便开始盤問蒂特，而且这种盤問好象永远也完不了似的。最后拉斯·彼得不得不加以制止。

这时候屋子里已經沒有火了，因此他們很早就上了床；蒂特忘記生火了。“她做的事情可多着哪，”拉斯·彼得原諒地說。于是索丽尼便也不說什么了——只要是节省，她就不会有反对的意見。

那一晚上正降了一場厚霜。蒂特冷得睡不着，她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她吐出的白气，而且傾听着寒霜在牆上冻結的声音。外面月光弥漫在大地上，而且寒冷地照射到地板上和孩子們放衣服的那只椅子上。如果她抬起头来，从牆壁的隙縫里她可以看到外面一小片白雪籠罩着的原野。寒气从牆縫里吹到她的臉上。

屋子里越来越冷。她必須躺在那里把一只胳臂伸到外面，拉着盖在孩子們身上的那張鳧絨墊子，寒气襲在她的肩上就象箍着她一样。索絲特开始翻来复去地轉动着，在三个孩子中間她最貧血，因此最怕冷。那張鳧絨墊子薄得和一条厚被差不多，那里面的鳧絨已經很少了，当他們杀鷄宰鴨的时候，虽然弄到一些絨毛，但是它們又太好了，不能用——媽媽总要拿它們去换錢。

不久巴夫尔也冷得哭起来。蒂特从椅子上把那些衣服拿来鋪在他們身上。从他們爸媽的床上傳来了媽媽的声音：“你們要安靜。”接着爸爸下了床，把他那一件赶車用的斗篷拿来盖在他們的身上；它因为沾滿了油污和尘土，所以很沉重，可是它却使

他們暖和了。

“风从牆里吹进来，可眞够受的！”当他又上了床的时候說；“屋子里的气儿就象冰似的！我得弄些木板子把牆补一补。”

“你最好还是想想盖房子吧；这个老朽的破籠子还值得补什么！”

拉斯·彼得笑着說：“哼，盖房子倒很好；可是錢从哪儿来啊？”

“我們已經有一点儿了。而且不久那个老太婆就要死掉了——我觉得准沒有錯儿。”

蒂特听了这話，心开始跳起来，外婆就要死了么？她的媽媽說得那末地肯定啊！她屏住了呼吸，傾听着他們的談話。

“死掉又怎样？”她听見爸爸說，“那也于事无补啊！”

“我相信老太婆有的錢比我們想的还要多，”索丽尼低声回答說。“你睡着了么，蒂特？”她叫着，用胳臂肘儿支着床，抬起了半个身子听着动静。蒂特却一点儿也不动地躺着。

“你曉得么？”索丽尼又开始說，“我确实相信老太婆已經把那笔錢縫在褥子里了。那就是为什么她舍不得和它分开的原因。”

拉斯·彼得高声地打着哈欠；“什么錢啊？”从他的声調里听得出来他現在就要睡了。

“当然是那两百克朗呀。”

“那和我們又有什么关系呢？”

“她不是我的母亲么？可是那笔錢应該归蒂特啊；誰給她保管呢，难道我們不是最合适的人么？如果老太婆死了，而且东西要拍卖的話，很多人都会出高价来买它，誰买了那条褥垫，誰就把那两百克朗弄到手了。你最好到她那儿去跟她談一談，叫她

把每一样东西都留給我們。”

“为什么你不去呢?”拉斯·彼得說,朝牆壁翻过身去。

接着屋子里便寂靜无声了。蒂特躺在床上,縮成了一团,她把双手捂在嘴上,她那小小的心房担忧地跳着;她心里焦急得差不多要叫出来了。或許外婆今天夜里就要死掉啊!她已經有相当的时期沒有去看望她了;她对于外婆有一种难以抑止的怀念。

她爬下床来,穿起了鞋子。

她的媽媽抬起身来說:“你到哪儿去呀?”

“到外面去一下,”蒂特含含糊糊地回答說。

“穿上一件衣服,天气可冷呢,”拉斯·彼得說。“我們还是把那一只新买来的便器放在屋子里好,”片刻以后他又喃喃地說。

蒂特到外面去了很久,也不見轉来——拉斯·彼得覚得奇怪,便起身向外面看了一看。他看見她那身影走动在远处月光照耀的大路上。他匆忙披起了衣服,就追赶她去了。他看見她在前面卖命地跑着。他一路跑一路叫着,一路跑一路叫着,他那重大的木靴在路上发出了回声。可是他們之間的距离却越来越远;最后連她的身影也完全看不見了。他站了一会儿叫着她;他的声音在寂靜的夜里发出了回响;可是蒂特沒有回答他,他知道这孩子一定是去看外婆;因此不久他就轉过身来回到家里去了。

蒂特走过了月光籠罩着的乡村。路途象山岩似的艰苦难行,冰渣儿把她那双布鞋也扎穿了;从沼地上和壕坡里发出了克拉克拉的冰块撞击的声音;海水也隆隆地响着,冲打着海岸。可是蒂特并沒有覚得冷,她的心狂乱地跳着。她不断地想着:外婆要死掉啦,外婆要死掉啦!

在半夜的时候,她到达了路程的終点,她差不多已經累得要

躺在地上了。她在牆角那儿站下来喘一口气儿，这时从屋子里傳出了外婆干咳的声音。"我来了，外婆！"她喊着，輕輕地敲着窗子，而且快乐得哭了起来。

"你多末冷啊，孩子！"当她們两个人都睡在鳧絨墊子底下的时候，老太婆說。"你的脚就象冰块似的——放在我身上暖暖吧。"蒂特蜷臥在外婆的怀里，安安靜靜地躺着。

"外婆，媽媽曉得你把那笔錢藏在鳧絨墊子里了，"她突然說。

"这我已經想到了，孩子。你摸一摸！"老太婆把孩子的手拉到她的胸脯上，在那里藏着一个小包儿。"它在这儿哪，别人托付給瑪蓮的事，她才小心呢。唉！唉！說起来，就是我們两个人了，誰也不关心我們，而且是人家的累贅——特别是我們自家人的累贅啊。他們現在还不能怎末使用你哩，我呢，他們已經不理啦——我人老了，不中用啊。事情就是这样。"

蒂特留神地听着外婆的这些話。它們絮絮叨叨地响在她的耳边，可是却給予她一种安全感。她現在既舒适又温暖，因此不久她就睡着了。

可是老瑪蓮在一段相当長的时間里，繼續地吐訴她生活中的那些苦水。

第十八章

烏鴉夜里飞了

这是一个严寒的冬季，在整个的十二月里，风雪掠过了原野，吹积在老鴉巢前面的楊柳树中間；附近只有这一个地方，人

們可以找得到这一座避寒的小茅屋。

湖面上完全結起冰来了；人們能够从这一岸走到那一岸。在有月亮的夜晚里，換破爛儿的人往往要来到湖上，用他那木靴敲破冻結在海鷗和野鴨周圍的冰层，然后把它們放在他那盖滿雪片的斗篷下面帶回家去。他往往把它們放在火爐旁边的泥炭堆上，在这里，一連好几天它們一只腿站着，病懨懨地盯着那些火炭儿，最后索丽尼就把它們拿到厨房里，扭断它們的脖子，把它們杀了。

虽然白天晚上屋子里都生着火，可是老鴉巢里的人們却覺得冷得厉害；簡直就沒法使屋子暖和起来。索丽尼用一把面包刀把破布条儿塞在牆縫里；可是有一天，当她这样堵牆縫的时候，一大片牆垮下来了。她用鳧絨墊子把洞堵住，后来当拉斯·彼得夜里到家的时候，他才把洞补起来，而且釘上了木板，把它压住了。房頂也不怎末結实了；耗子和貂鼠在上面打了洞，因此有些地方，就象一个大篩子一样，雪花落进了頂楼里。这一切都是很难堪的。

每一天，索丽尼都吵着要拉斯·彼得想点儿办法。

可是他有什么办法呢？“我再也使不上劲儿了，又有什么办法呢；去偷吧，我又不愿意，”他說。

“人家舒舒服服地住着好房子，怎末会有办法啊？”

不錯，别人怎末搞的呢？拉斯·彼得想不出这个道理来。他从来不羡慕别人，也沒有把自己的情况跟人家比較过，因此他从来也沒有正视过这样的問題。

“你干呀，干呀，可是永远也干不出一点名堂来，这个我看得見，”索丽尼繼續說。

“你眞地这样想么？”拉斯·彼得注视着她，心里充滿着惊

奇和忧愁。

“是的，我就这样想。你做出了什么呢？我們現在的光景，不是和当初一样么？”

拉斯·彼得低着头听她这些严酷的話。可是他想到这一切全是真的；除了用来买生活絕对必需品的錢以外，他們从来就沒有剩下一个銅板来。

“家里开銷多啊，而且样样东西都那末貴，”他原諒似的說。“近来又沒有生意！我們只得耐心一点儿，等生意来了，再說吧。”

“你就只会說耐心啊，耐心啊，难道我們能够靠你的耐心和知足过日子么？你曉得为什么人家把这里叫做老鴉巢么？因为我們做什么都发不了財，人家这样說的。”

拉斯·彼得从門后的帽釘上拿下了帽子，就走出去了。他心里很难过，因此打算到家畜那儿去寻找些安慰；它們和那些孩子是他理解的，可是成年人，他却不理解。他想，他身上一定缺少点什么，因为所有的人都認为他这人很特别，就因为他是一个刻苦耐劳、生活愉快的人。

他刚一离开厨房，那匹老馬便听出了他的脚步声，而且長嘶一声来欢迎他了。他走进了馬廐，抚摸着它的背；它那样子就象一只龙骨朝上躺着的沉船似的。它的确只是一副骨头架子，并且絕对說不上漂亮。人們看見他們两个沿着大路走来的时候，就笑着他們——这一点他知道得很清楚。可是他們两个曾經在一起共过甘苦和禍福，而且这匹馬对于什么都不計較；正象他一样，它也是随遇而安的。

拉斯·彼得从来也沒有留意别人的意見；可是他听了索丽尼的这番話以后，他覺得現在他的生活方式已經动搖了，因此他必須維护他自己和他的主張。在馬廐里，那头母牛躺在馬的身

旁。这倒是真的：如果現在把它拉到集市上去，它也换不来多少钱；它的腿軟弱无力，因此总喜欢臥在地上。可是一开春，当它到外面吃草的时候，这个毛病自然就会好起来。而且对于象他这样的小家庭来說，它倒是一头好母牛；它一次不能挤出很多的奶来，可是它一年到头奶却沒有断过，这样也就弥补奶少的缺点了。而且奶汁很濃！当人們用一种不客气的話談論它的时候，拉斯·彼得总是玩笑地說：他把它那面上的奶油撇掉三次，剩下来的还是奶油。他很欢喜它；因为它給那些孩子們出色的奶吃，他就更加欢喜它了。

在側房的一角，拉斯·彼得用木头攔起了猪圈。那口猪也听見他的声音了，它站在那儿等他来給它的脖子搔痒。它害着腸疝，一个富裕的农民本来要把它丢掉的，可是后来却把它給了拉斯·彼得。它那样子很不好看，可是在目前的环境里却也長得很肥，他这末想；而且將来把它醃起来，它的味道也会很好的。也許索丽尼就是要他把它卖掉来盖房子么？

雪深深地盖着原野，可是在一片复着雪的白皚皚的大地上，他能辨識出每一个界标来。这是一片沙土地，这地出产的庄稼也不多，尽管如此，拉斯·彼得却很喜爱它。在他眼中，它就象一張亲切的、生动的面孔一样，他对它什么也不挑剔，正如同他不会挑剔自己的母亲一样。他站在谷仓門前，依依地盯着他的土地。平常在礼拜天里，当他四处走走，看着他的产业的时候，他总是很高兴的。可是这时候他却很不高兴。今天他简直什么都不能理解！

索丽尼每一天都要談到这个話題上来，每一天她都有一种新的提議。她說他們該把她媽媽的房子买下来，然后搬到那里去；因为那屋梁是橡木的，房子的寿命会延長許多年。不然的

話，她就說他們应該趁現在还来得及，把她接来养老——她所有的一切都归他們，作为給她养老的报酬。她的思想总是在她媽媽和她媽媽的財产身上轉念头。“要是她到別人家里去养老，把什么东西都留給人家了，再不然，要是她把蒂特的两百克朗都花掉了，那岂不糟糕么！”她說，“她現在老得糊涂了啊！”

她談到这个話题，簡直象是发了狂，可是拉斯·彼得任她一个劲地談着。

“蒂特，外婆和我們住在一起会好得多的，难道这不是实情么？”索丽尼会繼續不断地这样說。她非常希望蒂特对她說的話表示同意，因为那孩子总是那末热烈地怀念着外祖母的。

“我不曉得，”蒂特面色难看地說。她的媽媽近来曾經尽力寵給她，可是蒂特对她却很怀疑。她愿意再和外婆住在一起，可是却不是这样把她接过来。如果这样，外婆便只会受气了。蒂特对于她媽媽这样的关切，一点也沒有信心。外婆曾經亲自說过：她想出的那些办法与其說是出于女儿愛媽媽，倒不如說是为了她自己的邪惡的目的。

索丽尼是难以理解的。有一天早晨，她說不久他們就会听到外婆的噩耗了，因为她在夜里听見烏鴉在楊柳树里叫。“我还是去看看她吧，”她說。

“嗯，好啊，你去吧，”拉斯·彼得回答說。“我赶車送你去。反正，馬和我今天都沒有事情干。”

可是索丽尼却不答应他这末办。“你在家里还要干你自己的活儿呢，”她說。不管怎样，那一天她并沒有去——一件什么事把她耽擱下来了。她表現出非常不安的样子来。

第二天早上，她对孩子們特别和气。“你們听我說吧，外婆不久就要到这儿来啦，昨天夜里我夢見了这件事。”当她帮助蒂

特給孩子們穿衣服的时候說。"她可以住在壁橱間里，爸爸和我要搬到小房間里去。那时候，你們就不会再覚得冷啦。"

"可是昨天你还說外婆不久就要死了呢，"蒂特反駁着她說。

"唔，那不过是瞎說呀。今天放学的时候，赶早回家来。我要去买些东西，也許很迟才能到家哩。"她給蒂特帶到学校里去的那块面包里放了些糖，然后就及时地打发她走了。

蒂特把書包挂在胳臂上，两只手裹在圍巾的两头儿，就上学去了。爸爸很早就赶車出去了，她跟着車轍走了一段路，而且踩着那匹老馬的蹄印儿自己玩着。不久她就看出来車轍是向海那边轉弯的。

她今天不能够專心听老师講課，她的头腦里很混乱。她母亲的和气的态度使她很怀疑。很久以来，这孩子就摸熟了她母亲的脾气，可是她現在的和气跟这孩子的所熟悉的脾气多末不同啊。她想从今天早上这一件事情上来看，也許她并不是一个坏母亲。面包上涂着的糖，几乎把蒂特的心軟化了。

可是当一天的功課結束的时候，一种恐怖的焦躁的情緒重压在她的心上；她的心象一只被关在籠里的小鳥儿似的跳上跳下，为了使她自己不至于叫出来，她用手紧紧地捂着嘴。她一离开学校，就朝納茲高原那个方向跑去。"蒂特，你的路走錯了！"平常跟她一路回家的女孩子們叫着說。可是她却仍然繼續向前跑着。

大地上复盖着很厚的雪，空气寂靜而又沉悶。整个白晝的天色就好象黄昏一样。当她走到納茲高原上那座茅屋前面的小山时，夜幕便开始降临了。她一路都是跑来的，只在最后为了换一口气，她才在牆角那儿停下来。她的耳边有一种哼哼的声音，从这种声音里她听出一些发怒的人語声：外婆在哭着，她母亲的

話語殘酷而又无情。

她剛剛想要敲敲玻璃窗子，可是她就犹豫起来了，她母亲的叫嚷使她吓得发抖。她打着哆嗦，繞过了房前向木柴棚爬去，然后她打开了門，站在厨房里，气也不敢透地留心听着。她母亲的叫嚷盖住了外婆的声音；那种叫嚷常常逼得蒂特跪下来，可是象現在这样可怕的声音，她却从来也沒有听見过。她簡直吓得呆了，她不得不蹲在地上，打着冷战儿。

透过鑰匙孔，她看見她母亲的高大的身体站在壁龕旁边。她朝它弯着身子，从她背部的动作来看，蒂特曉得她已經把外婆擒住了。外婆正在掙扎。

"馬上把它拿出来，"索丽尼粗暴地叫着。"不然我就把你拖下床来！"

"我要叫人啦，"外婆捶打着牆壁、呻喚着說。

"你要喊救命，你就喊吧，"索丽尼嘲笑地說，"沒有人会听見你的。也許你把它藏在鵝絨墊子里啦，为什么你把它抓得那末紧呀！"

"嗯，住口吧，你这个强盗，"外婆苦痛地說。突然蒂特听到了一声尖叫，索丽尼一定是把外婆胸脯上的那个小包搶到手里了。

蒂特跳进了屋子，而且取下門閂。"外婆呀，"她喊着，可是在那种可怕的吵打的声音里，外婆沒有听見她。她們打着，外婆的尖叫声就和一只垂死的野兽的声音一样。"我要叫你閉起口来，你这个巫婆！"索丽尼喊着說，接着那个老太婆的尖声叫喊便逐漸地微弱下去，从她喉嚨里发出了咯咯的声音，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蒂特打算去帮助她的外祖母，可是她簡直就不能动，以后她就突然不省人事地倒在地上了。当她恢复知觉以后，她

发現她面部朝下地伏在地上；她的前额已經跌伤了。她顛瘸地站了起来。門大开着，她的母亲已經不見了。大片的雪花飄到屋子里，在黑暗里映出一片白光。

蒂特首先想到的是：門开着，外婆一定会覺得很冷。她关上門，然后就走到床边去。老瑪蓮在那些凌乱的鋪盖中間躺着縮成一团儿。"外婆呀，"蒂特一边哭、一边喊，又摸索着那張凹下去的臉儿。"是我呀，亲爱的外婆。"

她恳求地用她那瘦削的疲倦的小手儿抱着外婆的臉，对着它哭了一会儿；然后她就脫了衣服，爬进床里睡在她的身边了。从前曾經有人要外婆去給一个人看病，那时候她听見外婆說过："他已經沒有救了，他身上已經冷了！"現在这一种思想总纏繞在她的心上，她一定不讓外婆身上发冷，否則外婆就要沒有了。她紧靠在外婆身上，奔波和眼泪已經使她筋疲力尽，不久她就睡着了。

快到早晨的时候，她覺得很冷，就醒来了；外婆已經死了，而且周身冰冷。她突然理解了这全部事件的可怕，于是她急忙穿起了衣服就逃走了。

她越过了田野，朝她家的那个方向跑去，可是当她跑到通向海边去的那条路时，她就沿着大路向波·尼尔森的田庄走去。后来，人們在那座田庄前面把她从地上抬起来，那时候，这一件悲慘的事已經使她麻木了。"外婆死了！外婆死了！"她一再喊着說，看看这个人，又看看那个人，眼睛里充滿了恐怖的神色。那就是人們可以从她嘴里听到的唯一的一句話。当人們主張把她送到老鴉巢她家里的时候，她馬上就尖声叫起来，因此人們把她放在床上，讓她躺着休息。

当她在晚半天醒来的时候，波·尼尔森走进了屋子，来到她

的身边。"啵，我看你还是想一想回家好，"他說，"我和你一同去吧。"

蒂特眼睛里充满了畏惧，盯着他。

"你怕你的繼父么？"他問道。她沒有回答他。这时候波·尼尔森的妻子走进来了。

"我不曉得我們怎末办才好，"他說，"她害怕回家。繼父对她不会好。"

蒂特敏捷地向他轉过身去。"我要回家找拉斯·彼得去，"她一边說，一边哽咽地哭了。

第 十 九 章

烏鴉叫，恶运来了

在接到老瑪蓮死去的消息以后，她的四个孩子就回到家里，聚集在納茲高原的茅屋里，他們是为了寻找自己的利益，同时留心别叫誰侵吞了瑪蓮的遺物才来的。在西半球的另外的四个孩子，自然是不能在場了。

瑪蓮沒有留下錢来——尽管她們到处搜索，而且把鴨絨墊子也扯开了，可是就連一枚小銅板他們也都沒有找到——而且那座房子也完全抵押出去了。接着他們就一致同意了：倘若索丽尼和她的丈夫出錢办理丧葬，那末瑪蓮留下来的一星半点的东西就归他們所有。这一次，索丽尼却并沒有要省錢，她希望附近的人們都談着她出錢举办的葬礼。因此老瑪蓮入土的时候，就比她活在世上的时候堂皇得多了。

葬礼举行的时候，蒂特也在場——当然啦，因为她是唯一关

心死者的人。她在墓地里哭得死去活来的，那末她抑制不了自己，因此拉斯·彼得不得不把她帶开，别讓她打扰了牧师的禱告。她的感情太强烈了，每个人都这样想。

可是在这一方面，蒂特却完全变了。外婆死了以后，她仿佛变得鎮靜了。她走到东走到西地干着活儿，既不特别起勁儿，可是也并不怎样消沉。拉斯·彼得注意到她和她母亲已經不再吵了。他想，在蒂特和索丽尼的关系上，这是令人高兴的，向好的方向发展的第一步！

蒂特采取了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她經过了很大的努力，才留下来和她母亲住在同一个屋頂下面，她是宁可离开这个家的。可是如果她这样做，那末别人就一定会想她的走是因为繼父待她不好，这样也就会使他得到了一个坏名声，因此她的正直的天性使她沒有这样做。同时她也想到了她的小弟弟小妹妹們，倘若她离开了家，他們可怎末办呢？

她留下来了——她对她的母亲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索丽尼現在对她又和气，又周到，和气周到得几乎有些叫人难过，蒂特假裝着沒有理会到这一点。所有她母亲对她的那些好处，她都漠然視之。她固执而又坚定，她想怎样干，就要貫徹到底——媽媽是不在她的眼里的。

当蒂特不注意的时候，索丽尼的眼睛常常跟着她——現在索丽尼很害怕她。当事情发生的时候，这孩子可曾在那座房子里么？要不然，莫非說她后来才到么？索丽尼不敢断定：那天晚上是不是她自己在黑暗里打翻了那把椅子？蒂特到底曉得多少啊？反正她总曉得一些；这，她母亲从她的臉上可以看得出来。她曾經想要多漏出一点儿口风，好来发現蒂特到底曉得多少，因此她时常談到这个問題——那时候，她总是神色不定的打量着

这个女孩子。

“一想到外婆竟会一个人孤零零地死去，这眞可怕呀！”她会这样說，希望蒂特会走漏出一些話来。可是蒂特却固执地保持沉默。

有一天，索丽尼在拉斯·彼得面前，把一大笔錢放在桌子上，这样就使他大大的吃了一惊。“你想，这些錢够盖房子了么？”她說。

拉斯·彼得注視着她；非常詫异。

“我卖鷄蛋、牛油和羊毛攒下了这笔錢，”她說，“而且也讓你們挨了餓啊，”她似笑非笑地繼續說。“我曉得我一向很吝嗇，而且是一个守財奴；可是到头来还是对你們有好处。”

她笑了，这是多末难得啊。“她笑得多末美啊！”拉斯·彼得想，亲切地看着她。她最近比从前快活得多，而且性情也平和得多了——无疑地，这些就是建立一个更好的家的希望。

他把錢点了一下——三百多克朗呢！“这可是往前走了一步！”他說。第二天晚上当他回家的时候，他的車上就运来了磚瓦；以后每天晚上他都繼續不断地把建筑材料运到家里来。

从老鴉巢过路的人們看見梁木架起来了，磚块也迭起来了，可是謠言也开始在附近流傳着。开始的时候，人們嘁嘁喳喳地說那个老太婆留下来的比旁人說的还要多。接着人們就傳說着也許老瑪蓮并不是病死的、也不是老死的。有些人还想起了就在索丽尼的母亲死去的那个下午，曾經看見她从老鴉巢向瑪蓮住的小村走；漸漸地謠傳越来越多了，一直到最后，人們就哄傳着索丽尼扼死了她自己的母亲。除了索丽尼以外，蒂特也許是唯一的曉得事情眞相的一个人，平常，有关她家里的話，你从她的嘴里什么也探听不出来——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更不要

說了。可是奇怪的是：她竟会湊巧在最紧要的关头，到达了外婆的家里；而更令人注意的是：她竟会帶着外祖母死了的消息跑到波·尼尔森的家里去，并不是跑到她自己的家里去。

索丽尼本人和拉斯·彼得对于这些傳聞，一个字也沒有听到。蒂特在学校里从别的孩子的嘴里听到了这些，可是她并沒有再提起过。当她媽媽比平常更加体貼的时候，她心里对她的仇恨就沸騰起来了——"魔鬼！"她心里小声地这样說，于是她心里突然有了一种强烈的愿望，她要对她爸爸喊着說："媽媽用鳧絨墊子把外婆悶死了！"当她听見她媽媽亲切地談着老太婆的时候，她最忍受不了。可是她一想到她把事情揭穿以后，她的父亲会多末忧伤，她也就不談什么了。拉斯·彼得現在就象一个大孩子似的到处走着，一点什么事情也看不出来，而且和索丽尼比以前更加恩爱了；由于家境的改善，他快乐得不得了。蒂特和其他的孩子們也从来沒有象現在这样爱他。

从前当索丽尼对待孩子們过于严厉的时候，他們往往要离开家里躲着她，只在傍晚爸爸回家的时候，才露面。可是自从外婆逝世以后，他們就不必这样躲躲藏藏的了。媽媽完全变了；当她的脾气剛剛要发作的时候，彷彿有一只无形的手立刻就把它制止住了。

可是有些时候蒂特和她媽媽呆在一間屋子里，她簡直就受不了，那时候，她往往要采取以前的老办法：自己藏起来。

有一天，在黄昏时分，她在柳树林里躺着。索丽尼隔一会儿就要来到門前，用一种亲切的声調叫着她，蒂特每次听她叫一声，她都产生一种厌恶的心情。"呸！"她說，这簡直要使她煩死了。索丽尼先在房子的附近到处找她，然后她慢慢地来到大路上去找她，后来又回轉去，在整个这段时間里她都四下里瞅着：

她那末挨近地从蒂特身边經过，以至于她的衣服都快要擦到她的臉了，可是蒂特并沒有理她。接着她就走到屋子里去了。

蒂特很冷，而且也不愿意再藏着了，可是在她父亲沒有回来以前，她也不愿意走到屋子里去。他很晚才会回来，或者根本就不回来了。蒂特以前曾經有过这种經验，可是那时候，她这样做是有道理的 因为她怕挨打。現在她用不着再怕挨打了。

是的，她不会挨打了，不过她想，以前她等了爸爸許久之后，終于拉着爸爸的手走到屋子里去，那是多末亲切呀。那时候，他回到家里，什么問題也不問，只不过責备地看着她的媽媽，而且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才可以使自己的女儿高兴。她又想，也許他赶車繞着弯又到外婆那儿去了，……不，……不是这……。想到这里，蒂特哭起来了。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不管她怎样哀悼外婆，突然她会发覺她竟会忘記外婆已經死了。“外婆已經死了，亲爱的外婆已經死了，”她自己对自己重复地說，为了别再发生这种情形；可是过了一会儿她又忘記外婆已經死了。她想她这样，对外婆是多末不忠实啊！

現在事情已經太迟了，她后悔当媽媽叫她的时候，她沒有回去。她把脚縮到她的衣服里，为了使她不至于睡着，她开始拔起草来，不久她听見远处的声音就跳了起来——車輪走近了！可是天啊！这可不是她所熟悉的她父亲那輛貨車的隆隆声啊。

那輛車子从大路上轉了弯，朝老鴉巢走去。两个人跳下了車子，然后就走进房子里了；他們都戴着帽檐上边有金杠的制帽。蒂特爬到房子前面，在柳树后边躲着；她的心通通地跳着。过了一会儿，那两个人就架着她媽媽走出来了；她媽媽一个劲儿地掙扎着，而且发出了尖声的狂叫。“拉斯·彼得呀！”她在黑暗里心碎一般地叫着，他們不得不用力把她弄到車子上。在屋外

听得見孩子們从屋里发出的恐惧的哭声。

这哭声使蒂特把什么都忘記了，因此她向前冲去。那两个人中間的一个抓住了她的胳臂，可是那另一个人用手一摆，那人就把她放开了。"你是这一家里的人么？"他問着說。

蒂特点一点头儿。

"那末进去照看那些孩子去，告訴他們别害怕……赶車走吧！"

快得象閃电一般，索丽尼把两条腿伸到車轅外面，可是那两个警察却把她抱回去了。"蒂特，来帮我啊！"当車子摇摇晃晃走上了大路的时候，她大声地喊着，不久車子就看不見了。

* * *

当这一輛車从拉斯·彼得身边經过的时候，他大約离老鴉巢有三哩路的光景，那时候他正赶着車子，从一家杂貨鋪旁边拐到大路上；从店鋪窗子射出来的光里，他看見了鑲着金杠的制帽。"警察今天晚上可忙啦！"他說，聳了聳肩。接着他繼續赶車向前走去，又开始哼着小曲儿，而且照例机械地用鞭子轻轻抽打那匹馬儿。他弓着腰坐在車上，心里想着全家的人，也想着索丽尼今天晚上会給他預备什么东西吃——他已經非常餓了——他更想到了孩子們。他想他回来这末晚，多么可羞啊！可是他們四个一起冲出来迎接他，那又多末令人快乐啊！也許他們还沒有睡哩。

四个孩子一起站在大路上等着他；那两个小的更不敢留在房子里。当蒂特流着泪告訴他家里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他站在那里就仿佛变成一块石头，他的手抓紧了車子，使他不至于倒下去；看起来这高大而强壮的人就好象要完全垮下去似的。接着不久他振作了精神，就和他們一道走进了房子，同时他一个勁

儿地安慰着他們；那匹馬也自己拉着車子跟着走到家里来了。

他帮助蒂特弄孩子們睡上了床。"今天夜里你能照看孩子么？"他問着說，那时候，他們已經讓孩子們睡下了。"我得赶車到城里去接媽媽回来——这完全是誤会。"

他的声調显得很空洞。

蒂特点着头，跟他走到車子跟前。

他拉着繮繩，讓那匹馬向前走去，可是他一下子又停下来了。

"整个的事情你都曉得，你比誰都曉得，蒂特，"他說。"你能够洗清你媽媽的罪名。"他沒有看她，靜靜地等着她說些什么，而且留心地听着。可是蒂特却一句話也沒有回答他。

于是他就慢慢地掉轉了車子，开始把馬卸下来。

第　二　卷

小　母　亲

第一章

老鸦巢的早晨

那匹老马克拉夫斯正在马厩里忙着嚼草料，发出很大的响声。它在吃的时候，有一种特殊的办法；不管拉斯·彼得把草料拌得多末好，它总是把干草和料豆分开来吃。首先它把槽里的东西吃去一半——这样来打下一个基础。然后，因为已经得到了进一步施展的余地，它就把所有的草料都集拢到食槽的中央，然后用劲地吹着，这样，那些干草四下飞开，于是它就用鼻头嗅着把料豆都吃了。吃完了这些料豆以后，它就拿蹄子刨着石头地，而且还要叫一阵。

看了这种情形，蒂特笑着。“它还要吃糖呢，”她说。“就跟小巴夫尔吃粥的时候一样，他也要把面上的一层先刮掉。”

可是拉斯·彼得却咆哮着。“把它都吃光，你这个老骨头，”他说。“这可不是你挑肥拣瘦的时候！”

听了这话，那匹老马就会发出一声深情的长嘶来回答他，可是还跟先前一样。

最后拉斯·彼得就会再走到食槽那儿去，把干草再拌到一块儿。“把它都吃下去，你这个顽固的老家伙！”他说，在那马背上打了一巴掌。那匹马闻到了干草味儿，就朝着拉斯·彼得转过头来；而且责备地看着他，好象是说：“你今天怎末一回事啊？”

于是，拉斯·彼得沒有别的办法，只得拿一把料豆拌在干草里。"現在可别再耍花样了，"他說，把他那只大手放在那只畜生的背上。于是这一次那匹馬就把每样东西都吃下去了。

拉斯·彼得从馬廐里走回来，又坐在灯籠下面。

"克拉夫斯才聪明呢，"蒂特說，"它曉得要做到怎样的分寸。可是它同样也很会耍滑头。"

"你听我說，它曉得我們要出远門；所以它事先要吃一个大飽，"拉斯·彼得回答着說，好象在原諒它似的。"唔，它才是个聪明的家伙哩！"

"可是猫咪比它还要精明呢，"蒂特得意地說，"因为它能够自己打开厨房的門啊。我不知道它怎样进去的，而且把牛奶也喝了；我还以为是小巴夫尔把門打开就不管了哪，而且还要因为这个打他呢。可是昨天我跟在猫咪后面看着，你想得到它干了些什么事么？它跳上了那个髒水槽，然后就对厨房的門扑着，一边用一只爪打着門閂，結果它就开了。然后它站在地上，就把門推开了。"

他們坐在一只悬在房梁上的灯籠下面，清理着破布头儿，这些破布头儿一捆一捆地摆在他們的周圍；羊毛的，亞麻布的，和棉布的——所有的破布头儿都被仔細地分开。外面寒冷而又黑暗，可是这儿却很舒适。那匹老馬象一部打谷机似的在嚼着草料，那头母牛也正在反芻，它躺在地上舒舒服服地喘着气，母鷄在鷄塒里瞌睡地咯咯地叫着。那一口新生下来的猪也許正在想念它的媽媽呢——隔一会儿就能听見它咂嘴想吃奶的声音。它离开它的媽媽还只有几天的时間。

"这是羊毛的么？"蒂特拿出一大片破布头說。

拉斯·彼得仔細地看了看，抽出一根綫来把它放在灯火里

燒着。

"它应該是羊毛的，"最后他說，"因为它燒化了，而且有羊角的气味。可是天曉得呢，"他又沉思地摸着那片布头。"說不定它也許是一种新式的假貨哩；据說他們能够把植物做成呢料，因此人們就看不出它和羊毛的不同了。我还听說，他們也用玻璃制造絲綢哩。"

蒂特站起身来，打开了百叶窗，她留神地听了一会儿，然后就走过天井不見了。不久以后，她就回来了。

"孩子們出了什么事么？"拉斯·彼得問道。

"小巴夫尔在哭，沒有什么；可是他們怎末能够用玻璃制造絲綢呢？"她突然又問道。"玻璃多末脆呀！"

"嗯，不过那是新式的絲綢，所以这話也許是真的。如果你在破布头里看見了一块綢子，它差不多常常是破的。"

"可是，玻璃又是用什么样的怪东西做的啊？"

"唔，要是我能告訴你的話，你提起这个問題也許是很好的。它当然和冰沒有关系，因为太阳照在它上面，它也是不化的。也許——不，我可沒法給你解說它。一个人沒有好好学习，全凭自己猜想，这眞是可惜的事。"

"有人能够說明这个么？"

"嗯，那是一定有的，要是沒有人想出好办法，每样东西怎样会发明出来呢？我平常对每样事情都要思索一下，动問一下；可是現在我可不这样做了，我从来沒有得出一个究竟来。这样再加上你媽媽的事，也就使得一个人对什么事情都馬馬虎虎了。"拉斯·彼得說着叹了口气。

蒂特弯着腰身做着活儿。当他談到这个話題的时候，她想她还是沉默着好。

有片刻的时間，两个人都沒有講話。拉斯·彼得无精打采地工作着，而最后就干脆不动了。他的眼睛一动也不动地盯着前面，什么也不理会；近来他时常显出这种样子来。突然他站起身来，然后就走到朝东的那扇百叶窗前，而且打开了窗子；天还沒有亮，可是星星已經开始黯淡了。那匹馬在馬廐里安靜地叫着，人們几乎都听不出来。拉斯·彼得关起了百叶窗，然后就蹣跚地走到外面老馬那儿去了。蒂特一直都在看着他。

“你現在还要什么呢？”他撫摸着它，用一种模糊的声調說。那馬把它那溫柔的鼻子触到他的肩膀上。这是拉斯·彼得所体会到的最亲切的撫慰，因此他又給那匹馬加了一把料豆。

蒂特朝着他們轉过头去——她对于她父亲目前所表現出来的神色覺得非常不安。一个人垂头丧气，不是好現象。

“它还要吃一頓么？”她說，打算使他振作起来。“这个畜生要把我們家里吃得精光了！”

“唔，不过它要干活啊——而且我們前面的路还很远呢。”拉斯·彼得走了回来，又开始清理着那些破布片儿。

“那末到哥本哈根有多少哩路啊？”

“我敢說，坐車去也要六七个鐘头；我們有一車子的貨呢。”

“啊，路多末远啊。”蒂特听了吃惊地說。“天气又这末冷。”

“唉，要是我一个人去，那才糟呢。不过你可以和我一同去啊！这可不是一件好差使，一路上时間也过得慢騰騰的。而且一个人赶路又不能不想到那些伤心事儿！”

“我离不开家，”蒂特直截了当地說。

这差不多已經是第二十次了，拉斯·彼得打算說服她。“我們可以請乔翰生的一家人照看照看家里，也可以把孩子們送到他們那儿住几天，”他說。

可是蒂特却沒有动搖。別人随便喜欢怎样說都好，反正她的母亲是不在她的眼里的；她不"要"到监牢里去看她。而且她的爸爸也再不应該談起这些話，不然她就要生气了；因为这些話使她想起了外婆。她对她的母亲痛恨极了，从她的年龄来說，这种痛恨多少是有些奇怪的。她从来不提到她，别人談到她的时候，她也总是象啞子般地一声不响。虽然在所有其他方面，她很善良，而且又能够犧牲自己，可是在这一点上她却是坚如鉄石的。

在好心腸的拉斯·彼得看来，这种痛恨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不管他怎样想使她跟她母亲和解，到头来他却不得不放弃这一个念头。

"去看一看家里是不是还缺少什么东西，"他說。

"帶一包鹽回来吧，杂貨鋪里卖的那一种太粗了，摆在餐桌上来吃是不合适的。再买一点香料来。我想自己做餅子，买来的餅子很快就干巴巴的了。"

"你想你会做餅么？"拉斯·彼得贊美地說。

"家里需要的东西可多啦，"蒂特繼續說了下去，沒有被他打断話头。"可是我还是把它們写下来好；不然你就会和上次一样忘了一大半。"

"唔，那最好，"拉斯·彼得溫順地說。"我的記性可不象从前那样好了。我也不曉得为什么——我从前干百把样的差使，一样也忘不了。也許是因为你媽媽的緣故。也或許是——一个人年紀老啦。可是，你祖父的記性就象一本印出来的書似的，一直到他临死的时候。"

蒂特敏捷地站起身来，抖一抖她的衣服。

"好啦！"她打着哈欠說。接着他們就把破布头放在袋子里，而且把袋子捆起来。

"这会卖到一点錢的，"拉斯·彼得說着，把口袋拖到門口，在那儿放着一堆一堆的廢銅爛鉄，准备拿到城里去卖。"現在是什么时候啦？——六点过了。快要天亮啦。"

蒂特打开了房門，严寒的气息一下子就冲进来了。在湖那一面的东方，天色已經发青，而且露出一抹金光——天破曉了。在冰层裂开的地方，鳥雀开始活跃起来。就仿佛老鴉巢的人声已經給它們引来了白天，它們一群群地开始啼叫着，而且向海上飞去了。

"今天会是个大晴天，"在牽着馬把車子拉出去的时候拉斯·彼得說。"快要解冻了。"他开始裝車，那时候蒂特走进屋去生火煮咖啡了。

当拉斯·彼得走进屋子里的时候，从开口的爐子里冒出的火苗儿正朝天花板上閃着，屋子里到处是扑鼻的香味，那是煮咖啡和油煎什么的味道。克里森正跪在火爐前面，把石南和干树枝塞到爐子里去，蒂特站在一只油沫飞濺的鍋子前面，用她全副的气力攪动着。两个小的孩子坐在長凳的一头上欢乐地注視着他們的姐姐和哥哥干活，爐子里的火光在他們的眼睛里一閃一閃的。白晝的日光从那結着冰的玻璃窗犹豫地照射进来。

"来吧，爸爸！"蒂特說，把煎鍋用三个小木块墊着放在餐桌上。"只有油煎洋芋和几片咸肉，你一个人吃了吧！"

拉斯·彼得笑着在餐桌旁边坐下来。可是不久他就照例把东西分給那些小家伙；他們輪流地你一口我一口地吃着。他們站在那里，臉孔露在餐桌的边沿上，嘴張得大大的——就象两只小鳥儿。克里森站在爸爸的双膝中間，使用他自已的叉子吃着。蒂特靠餐桌站在那里看着他們，手里拿着一把大菜刀。

"你不吃点儿东西嗎？"拉斯·彼得問她說，一面把桌上的

煎鍋向前推着。

"你自己再多吃一片都沒有啦;我們以后再吃吧,"蒂特回答說,覺得有些煩惱。可是拉斯·彼得还是安心地繼續喂着他們。如果他的身边沒有張开的小嘴儿圍着他,他吃起东西来也是不香的。

"为了这个,早早就起来,可眞划得来啊,是不是?"他說,大声地笑着;他的声調又宏亮而又溫暖。

当他喝咖啡的时候,索絲特和巴夫尔赶緊穿好了衣服;他們要出去送他。在他套馬的时候,他們在他的腿和馬腿之間鑽来鑽去地跑着。

这时候太阳剛剛升起。一片紅光照耀在冰雪复盖着的湖上和結着霜花的原野上,蘆葦清脆地响着,就好象冰柱被敲碎了一般。那匹馬的鼻孔里呼出一股一股的气息,在晨曦里显出了白色;孩子們急促的呼吸也象是噴出蒸气似的。他們穿着布鞋圍繞那輛車子跳呀,蹦呀,就象两只欢乐的小狗儿。"問媽媽好呀!問媽媽好呀!"他們左一次右一次地叫着。

拉斯·彼得坐在貨物的頂上,向下边弯着身子,他在那儿已經有半个身子埋在布袋中間了。"你不要我替你也問媽媽好么?"蒂特把头轉到一旁去。

他把鞭子抽出清脆的响声。于是克拉夫斯就緩慢地踏上旅程了。

第二章

公路

"它甚至比人都喜欢在公路上走哩，"拉斯·彼得时常这样談到克拉夫斯，这是眞的；无論什么时候，每逢准备跑远路的时候，那匹馬总是兴致勃勃的。至于那些短途旅行，克拉夫斯更是毫不在意了；最使它中意的，是眞正的在公路上远行，时而向左、时而向右地去訪問一些人家，到了晚上便在某一个馬廐里歇宿。究竟在这样的奔波之中它有什么样的快乐，这就很难說了；可是它絕对不象一个人那样：因为新的見聞和經历而感到快乐。天曉得它为了什么——不过它倒眞是一个精明的家伙！不管怎样，它总欢喜在公路上奔馳自如，而且路程越远，它就越加喜欢。在整个的路途上，它用同样的好兴致来接受那些坦途或是險路——上山，它不得不架着車轅拚命地卖勁；下山，它又不得不担当着全部車子的重压。只有在山势奇陡的地方，它才会站住脚，給拉斯·彼得一个伸伸腿的机会。

在拉斯·彼得看来，公路本身也就是人生。它使他和他的家里人得到了每天的食粮，而且又滿足了他那种到处漫游的爱好。那样的一段公路，伸展在一排一排整齐的白楊树之間，而且有着无穷无尽的支路通到农舍人家去，它充滿着各种各样的生活的希望。一个車夫，根据他当时当地的心情，可以往这边拐，也可以往那边拐，或者就听凭馬儿随便把你拉到哪里去。它总会給你帶到一个什么地方的。

而且公路又只是一条无尽无休的長鏈的表象。如果一个人

不喜欢拐弯，一直朝前走，嗯，那末他就会走到人間遙远遙远的地方——要走多末远就是多末远。拉斯·彼得当然并沒有这样做，可是他認为这是可以做到的，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很有意思的。

他在公路上遇見了很多和他一样的人：那些流浪汉，沒有得到他的許可就爬到他的貨車上坐着，从他們的衣袋里掏出一瓶酒来請他喝，然后就海闊天空地談起来了。他們都是一些远路跋涉的人；昨天他們曾經从赫尔辛格①来，一星期以后他們也許就越过了南方的边境，到德国去了。他們穿着鉄掌的沉重的靴子，肚子老是餓着，頸子上圍着手巾，紅色的手掌上系着連指手套——而且都是兴高采烈的。克拉夫斯对他們很熟悉，一看見他們来了，它就自动地停下来。

克拉夫斯也停下来，讓那些学童和貧穷的妇女們搭上車子；拉斯·彼得和它一致同意所有愿意搭一段車子的人都应該享受到这种乐趣。可是当那些体面人从他們身边經过的时候，他們却并不理睬；那些人当然也不会降低身份和一个換破爛儿的人坐在一輛車上。

拉斯·彼得和那匹馬都同样熟悉这条公路和它的支路。当路旁田野里人們正在操作的时候，譬如說一架打谷机在轉动，或是一座房子在修造，他們两个中就有一个会站下来。拉斯·彼得裝得好象因为那匹馬的多事与好奇他才站下来。"喂，你看够了么？"他們站了一会儿以后，他大声叫着說，并且执起了繮繩。克拉夫斯对于这种騙人的話毫不介意，可是也决不讓这話干涉了它自己的意愿，克拉夫斯是喜欢自己随意行动的。

---

① 赫尔辛格（Helsingör），丹麦北部地名。

要是公路沒有讓这个撿破爛儿的人心情愉快起来，那末很多的事情就一定是更其晦黯了。馬蹄踏在堅实的路上，发出了安靜而有节奏的得得声，这声音鼓舞他唱起小調来。那些树木，那些伸展在他前面的风景，那些在国王基里森五世的姓名开头字母上面雕着王冠的里程碑，那些往来的旅客和車輛——这一切都在他的心上起了一种欢乐的作用。

积雪已經被踏平了，只留下一层結着薄冰的殘雪，在馬蹄下面震响着。明朗而又輕快的空气使人們的呼吸覺得很舒适，太阳鮮紅地照在原野里的白雪上。面对着这些景象，除了覚得心情舒畅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感覚。可是不久他就想起了他这次赶車出門的目的，于是一切又都黑暗茫茫了。

拉斯·彼得从来也沒有为他自己想得很多，或者抱怨过生活。一旦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一向都認为是命該如此，因此你想它又有什么用呢？当他在这几点鐘里坐在車上的时候，他只是哼着一只小調儿，而且有一种适意的感覚。“我不知道孩子的媽媽会做什么样的晚飯？”过去，他往往会这样想，或者是“也許孩子們今天都会出来接我吧。”他所想的就是这一切。生意好也好，坏也好，他总是承担下来，欢乐和忧愁在他都是一样；他从經驗里知道阴雨和晴天总要輪流交替的。在他底父母亲和祖父母的时代就是这样，他自己的岁月更証实了这一点。因此为什么要想呢？如果坏天气的日子比往常更長，那末，当好天气来临的时候，人們就会更加覚得它的美好了。

因此抱怨是沒有什么好处的。别人和他一样，遇事也得逆来順受。他从来也不反对在这一切事物后面有一只冥冥之手在左右着一切。

可是不管他自己覚得怎样无济于事，現在却必須想一想了。

有一些事情会突然无情地落到他的头上，而且总把这一个絕望的問題提到他的前面来："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他曾經千百次地想起了索丽尼的問題，而一想起她，他就感到一切事物既沉重而又可悲。

拉斯·彼得在以前极其不幸——他把这种不幸当作他生命的負担里的一部分忍受下来了。他有一个巨大的头顱和一張寬闊的脊背，但是这些除了用来担当起重負外，还有什么别的用呢？因此哭泣或者是示弱他都做不出来。再說，命运曾經把各种各样的忧患堆积在他的身上，如果他过去能忍受，那末这一次他也能够忍受！直到最后在沉重的負载之下完全垮下去为止。可是現在他以前的那种达观却已經不存在了。

他开始想到了他的命运——可是却探索不到什么：他全部的命运是那样的沒有意义，現在他把自己和别人加以比較了。只要他一坐上車子，只要那匹老馬又得得地迈开了步子，这些悲哀的思緒就会再一次地出現，他的头腦也会翻来复去的想着这些事情，一直到他想得疲劳不堪的时候为止。他解不开这个謎。为什么别人把他叫做換破爛儿的人，而且把他当作一个齷齪的人来对待呢？他象任何一个人一样，也是老老实实地自謀生計的啊。为什么别人要把他的孩子們当做野孩子那样嘲笑呢？为什么人們把他的家叫做老鴉巢呢？为什么灾难总是跟着他——而且命运又总是这样对待他呢？現在有許多的問題他都不能够理解，可是这些問題却是必須搞清楚的。"不幸"时常敲他的門，却发現他不在家；現在它終于跨进他的房門里边来了。

不論拉斯·彼得对索丽尼的問題怎样費勁地思索，他对于她的行动却是迷惑莫解的。他的性情总是看着事物的光明面；如果他看到了相反的另一面，他很快地就会把他們忘掉。他只

看見了她的优点。他認为她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妻子——她善于料理全盤的家务，而且是一个辛勤干活的人。而且她又給他生了一些出色的孩子，單單这一点就足以把一切缺点都弥补了。他一直很喜欢她，而且对于她那种坚定的想过好日子的志气，很觉得自豪。可是現在作为她的自尊的报酬，她竟关进监牢里去了！有很長的一段时間，他都抱着这样的希望：这一定是一个搞錯了的案件。他想："也許有一天他們会把她放出来。那末当我到家的时候，她会站在門口等着我，而过去的一切只不过是一种誤会。"可是自从宣判以来，已經过了好一段时間，因此这案子就一定不是錯的了。可是它同样也是难以了解啊！

大路上有一只馬蹄鉄。那匹老馬照例停下，而且轉过头来。拉斯·彼得从他的思緒里清醒过来，看一看馬的前面，然后又赶着車走了。这是克拉夫斯不能了解的，它只是这样想：拉斯·彼得不想費事从車子上下来，拾一块旧馬蹄鉄了。

为了阻止他那千头万緒的思想，他开始吹着口哨，而且眺望着远处的风景。在沼地里人們正凿着冰块，把它们运到牛奶房去——这正是干这种活儿的时候啊！从加得貝来的那个农夫正駕着他那最好的雪橇奔馳着，他的妻子坐在他的身边。别人都能够自得其乐啊！假如他的妻子也坐在車上——和他一起到京城去，那該多末好呀！現在——他又想到这一件事情上来了！拉斯·彼得换了一个相反的方向，想不看他們，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他不能把这些思緒从头腦里驅逐出去。

从一个小小的农舍里，有一个女人跑到公路上来。"拉斯·彼得！"她叫着。"拉斯·彼得！"那匹馬停下来了。

"你到城里去么？"她喘着气說，靠在車子上。

"唔，我是到城里去，"拉斯·彼得鎮靜地回答她說，就好象

怕她猜出他到城里去的目的似的。

“噢，請你給我們买一只便壺好么？”

“什么！你們可真变得闊气起来啦！”拉斯·彼得咧着嘴說，象是微笑似的。

“唉，孩子得了风湿热，医生不讓她到外面来啊，”那个女人辯解似地回答着。

“好吧，我給你买吧。你要多大的呀？”

“唿，既然我們要使用，恐怕还是一只大的好。这儿你拿去六辨士，它不会比这更貴了。”她把那包在紙头里的錢給他，然后那匹老馬就开始走了。

走到半路，拉斯·彼得在一家小客店前面停了下来。馬儿需要喂料，他自己吃点什么提提精神也很不錯。他觉得很頹丧。他把車子赶到院子里，給那匹馬卸下了一部分鞍具，然后就把草料袋套在它的嘴上。

肥胖的店老板走到門前，用他那双猪玀一般的小眼睛向外面看着，他那双眼睛深深地嵌在一大片肥肉里，就象发面团上的两顆葡萄干儿似的。“啊，是沙地的换破爛的来了！”他叫着，笑得渾身发抖。“今天是什么风把这样一个貴客吹来啦？”

拉斯·彼得以前也听見过这样的招呼，而且曾經笑笑，随他怎样說，可是今天这話却在他心里发生了不同的影响。他再也不能忍耐了。他要动起火来了。这一个長期忍受的、沉思默想的、沒有精神的拉斯·彼得猛然地轉过头来——露出了他那紧咬了的白牙。可是他克制了自己，脫下了斗篷，把它鋪在馬背上。

“眞是他呀，”店老板繼續說。“老鴉巢的大人，光临舍下了。”

可是这一次拉斯·彼得却发起火来了。

"住嘴，你这个光知道喝啤酒的猪猡！"他大发雷霆地吼着，迈开了他那沉重的靴子，向店老板走去，"不然我就要替你把嘴閉起来！"

那个店老板本来張着的嘴一下子就閉起来了，他那細小的、笑起来差不多看不見了的猪眼，在恐惧之中睁得大大的。他一轉身就跑到屋子里去了。当拉斯·彼得皺着眉头走进卖酒的那間屋子里的时候，那个店老板正在到处忙着，同时把他那大舌头舔在牙齿中間輕柔地吹着口哨，样子显得低声下气的。

"一杯啤酒，"換破爛儿的人大声說，他在桌边坐下来，开始解开他那飯包儿。

店老板拿着一瓶酒和两只杯子走近了他。他目光飄忽不定的瞥了拉斯·彼得一眼，然后就滿滿地倒了两大杯，那酒已經滿得流出杯口了。"来一杯，祝你健康，老朋友，"他討好地說。換破爛儿的人也沒有回答他，就喝起来了；他已經使这个肥胖的蠢货害了怕，因此現在他打算向他和解了。拉斯·彼得覚得能够叫別人怕得发抖，是很古怪的事——而且也是一种十分新奇的感觉。他对于这种情形倒覚得很高兴。而且他認为能够发泄他的怒气，对他也很好；在他发完了脾气以后，他有一种很舒适的感觉。在他面前坐着这一个傲慢无礼的店主人，他正打算拍他的馬屁，就因为他——拉斯·彼得什么都再不能忍受了。他突然想到要把他的脚踢在那人的脖子上，并且痛痛快快地打他一頓，打得他弯下身子脑袋碰到脚跟。为什么他不应該施展一下他那胜过别人的力气呢？那末也許人們就会怀着敬意来对待他了。

店老板頹然地坐在他前面的一把椅子上。"喂，拉斯·彼得·韓森，难道你当了社会党人了么？"他又开了口，眨着眼睛。

拉斯·彼得把他那沉重的拳头敲在桌子上，因而每样东西都被震得跳起来——连店老板也包括在內。"我給人家当作垃圾已經受够了——你懂得么！我跟你，跟所有别的人都一样是人。如果我再听到什么胡說八道的話，那我饒了你們一个才怪呢！"

"当然，当然！这不过是开开玩笑啊，拉斯·彼得·韓森。可是我說，家里的人怎样啊？太太和孩子們都好么？"只要拉斯·彼得一走动，他的眼睛就仍然一眨一眨的。

拉斯·彼得沒有回答他，自己又倒了一杯酒。他曉得这个流氓对于索丽尼的事是知道得十分清楚的。

"你曉得么——你应該把你的太太帶在身边啊。女人家是喜欢到城里逛逛的。"店老板又說了几句話。拉斯·彼得怀疑地注視着他。

"你說这些裝聾卖傻的話是什么意思呢？"他面色阴沉地說。"你明明知道現在她在哪儿。"

"她——怎样了啊？莫非說她从你那里逃走了？"

拉斯·彼得又喝了一杯酒。"她关在牢里了，这你是曉得的——你，这个該死的东西！"他沉重地把杯子放在桌子上。

店老板知道再裝糊涂也沒有什么好处，因此他說："我的确还記得听見别人談起过这件事。怎样一回事呀——是犯了什么法嗎？"

換破爛儿的人干笑了一声。"我想是那样吧——人家說，她謀害了她自己的母亲。"他喝下去的酒开始使他有些醉了。

"可不得了，可不得了！难道說竟然这样糟么？"店老板說，他又搖着头，又扭着手，就好象心里非常难过似的。"那末現在你是去見国王么，我想？"

拉斯·彼得把头抬起来。“去見国王？”他自问。这个念头打动了他，也許这正是他所希望的奇迹。

“嗯，你曉得，是死，是活，都要由国王来决定。如果有个人，国王看着不順眼，他只消說一句：‘把那人拉下去砍头！’就完了。可是如果他高兴，他也能够再把人們放掉。”

“可是象我这样的人怎样走近国王呢？”換破爛儿的人无可奈何地笑着說。

“呃，那也容易办得到，”店老板輕松地說。“国家里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去見国王。当你到了那儿，只消問一問他住在哪儿，誰都能告訴你。”

“啊，那我自己也曉得，”拉斯·彼得自信地說。“从前我本人差一点儿就要被选到宫里去作禁卫兵哩。如果不是因为我这脚生得扁平，那末——”

“嘮，那可不象你想的那末容易；他有那么許多的高楼大廈哪。国王是不許和誰交往的，你曉得，因为每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国王，而且总是跟他的王后談話，誰作了这样的国王，誰也受不了——国王受不了，我們别的人也都受不了。那就是为什么他的日子过得厌煩的原因，所以他常常要从这座城堡搬到那座城堡去，而且自己作客来玩耍。所以你还是去打听一下好。找个人給你說說情，那总沒有錯。你有錢吧，我想？”

“我車上有貨，值一百多克朗，”拉斯·彼得神气地說。

“那很好，因为在京城里，你要把门打开，就得上点儿油。或許王宫的大門会吱嘎一声給你开一道縫呢，可是那个时候——”說到这里，店老板搓着手儿。

“那个时候我們就得給它上点儿油，”拉斯·彼得站起身来，把胳臂一揮說。

现在他具备了充分的勇气，当他套車的时候，他又在哼着小調儿，接着他就坐在車子里了。現在他曉得怎末办了，他急于要行动起来。他曾經白天晚上地想着使索丽尼出獄的問題，可是怎样才可以使她出獄呢？象一个人从小說書里讀到的那样：在夜間爬过牢牆，把她劫出来是不行的。可是他可以去見国王啊！从前他本人不是差一点儿就要被选到宮里去作国王的禁卫兵么？"他的身材高大而且魁梧，"人們曾經这末說，可是接着他們看到了他那双扁平的脚，就不要他了；可是虽然如此，他仍然說他差不多——

第 三 章

拉斯·彼得求見国王

拉斯·彼得·韓森对于京城是一无所知的。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曾經和他父亲到过那里，可是从那时以后，他就再沒有机会去到哥本哈根了。他和索丽尼曾經屡次談起，要把他們的东西运到那儿去直接卖給那些大公司，省得一家家地到外省的小商人那儿去兜銷，可是除了这样談起过以外，这件事却并沒有实現。可是今天这件事是非办不可的了。他曾經看見过到处都有的招貼广告：那上面写着："斯堪的納維亞最大旧貨公司，高价收买爛鉄、破布、骨器。"吸引他的是最后一行高价收买的这些字样。

当拉斯·彼得沿着林格白路赶着車子朝这个城市的东区走去的时候，他一直坐在車子上核算着。按照家乡的价格来算，他这車上的貨物也足足地值一百多克朗；到这儿来卖，最低限度应

該多得二十五个克郎。用这筆錢来营救索丽尼，大概够了。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旣能把索丽尼营救出来，又可以赚一笔大錢！而他所需要的一切就是要保持头腦淸醒。他取下了他那破旧的大帽子，用一只手梳攏他那拖把一般的乱成一团儿的头发——他的心情快活起来了。

他在特郎林停下来問一問路。然后他赶車穿过了布萊当斯大街，拐进一条小巷里去。从一道高大的木棚欄上面望去，可以看見廢銅爛鉄，堆积如山：彈簧，空洋鉄罐头，弯了的鉄床，缺了口的、生紅銹的煤箱，和洋鉄桶等等的东西。这必定是收旧貨的地方了。那块招牌上写着：利文森父子出口公司。

这个換破爛儿的人穿过大門走了进去，可是当他走到院子里的时候，就不知所措地站下来了。在他眼前是一些看不到尽头的庫房和木棚，一个接連一个，还有一些圍場，里面尽是一堆一堆的破布、銹鉄、洋鉄器皿和骯髒的棉絮。从四面八方都可以看到另一些开闊的院子，在这些院子以外，还有更多的院子。拉斯·彼得想：如果他和克拉夫斯去揀破爛儿直揀到世界末日，他們也永远不能把一座院子塡滿。他坐在那里看着，在这种景象之前楞住了。他不由自主地取下了帽子，可是不久他就提起精神把車子赶进一座棚里，而且跳下車子来了。听見了房里有人声，他就打开了房門。在黑地里有几个年青的姑娘正在淸理着骯髒的东西，那些东西看起来好象是沾了血污的破布头儿。

"喂呀，喂呀，可眞是走进了一間鴿子房啦，"拉斯·彼得高兴地大声叫着說。"你們在干什么呀，是在理天仙的羽毛么？"于是屋子里便充滿了他的快乐的笑声。

这中間有一个姑娘象閃电似地抓起一团东西，朝他拋过来，他把头一低，剛好躱过了它，于是那团东西就挂在門柱上了。那

是結滿了血污的药棉花——是从医院的垃圾箱里揀来的。他曉得在京城里有这么一种生意。"呸！"他心里作嘔地說，接着就赶紧走出去了。"好髒啊！呸！"接着从那群姑娘中間就发出了一陣暄鬧的笑声。

从总办公室里，一个矮小的戴眼鏡的、紳士派头的人快步地向他走去。"你——你在这儿做什么呀？"他老远就喊着，他慌慌張張的，几乎要跌倒。"这——这儿可沒有你的事，你，你鑽到这儿来看啥呀！"他周身髒得怕人，胡子也沒有刮，他的硬領和外衣象是从破布袋子里拉出来的一样。不，拉斯·彼得干这一行从来也沒有象这个人那末髒；哼，那些尘垢已經一层一层地堆在这个老头子的身上了。可是，当然啦，他想——这儿的生意可比他的要大得多了！于是他好意地摘下了他的帽子。

"你就是利文森先生么？"当那个老头子講完了話以后，他便問道。"我有一批貨物。"

那个老头子一言不发地盯着他，他很惊奇：竟会有人那末魯莽，把他当作这家公司的老板。"噢，你要找利文森先生么？"他追問地說，"真的么？"

"嗯，我有一批貨要卖出去。"

听了这話，那人就明白了。"那你一定要看他本人么？是什么生死攸关的問題么，呃？除了他，这世界上沒有誰能买你这些貨，唔，要不然，車轅就要打断了，那些爛布头也要被一片挂一片地落得滿地，天曉得还要出什么乱子！所以你必須見一見利文森先生本人，是吧？"他上下打量着这个换破爛儿的人，几乎要輕蔑地笑出声来了。

"呶，我見一見他本人也好，"拉斯·彼得忍耐地說。

"那末你最好是赶着你的垃圾車到里維埃拉去①，我的好

人。”

“什么，哪儿呀？”

“唔，到里维埃拉去！”老头子搓着手说。他表现出非常自鸣得意的样子。“它离这儿不过一千四百哩远——打那边一直朝南走。你最好到蒙特卡洛②去找他——在五点到七点之间，他准在那儿。还有他的太太和小姐们——我想你也要看看她们吧？或许要跟她们调一调情吧？在棕榈树下面，散一会儿步，对不对？”

“我的天！难道他是那样阔绰的大人物么？”拉斯·彼得灰心失望地说。“唠，也许我能够跟你谈谈生意么？”

“极愿效劳，我——金斯·皮特逊先生——是桑哲鲁斯人；要是您——老爷不嫌弃跟我这个穷鬼打交道的话，我听您的吩咐。”

“我也可以把我的名字告诉你，我叫拉斯·彼得，是沙地人。”

“的确——我对您说，您这一光临，本公司觉得荣幸非常，荣幸非常！”老头子绕着这一车货物忙碌了一阵，他眼睛一瞥就估定了价值，而且一个劲儿地讲着话。他一下子抓住了那匹马的头，可是因为克拉夫斯朝他猛扑过来，他很快地就放了手。“我们把车赶到另一个院子里去吧。”他说。

“我想我们还是把货物留在车上好，等我们谈好了价钱再说，”拉斯·彼得想了一想说；他开始有些怀疑了。

“不，朋友，我们得把整车的货都搬空，那样才能知道到底我

---

① 里维埃拉（Riviera），法国东南、意大利西北部的一个小城，濒地中海，气候温暖，风景佳丽，系一游憩避暑之所。

② 蒙特卡洛（Monte Carlo），欧洲著名赌城，在摩纳哥。

們买了些什么，"那个老头子用另一种十分不同的腔調說。"你說的那样，可不是我們的办法。"

"可是我不知道价錢，是不卖的。所有的貨物都称过，而且清理好了，我拉斯·彼得是不騙人的。"

"是，是，这当然不錯。那末說，真的就是你了？拉斯·彼得·韓森——还是沙地人——又不是騙子。那末就請你跟我到办公室来吧。"

換破爛儿的跟着他走。他有一点迷惑了，究竟这人是在愚弄他呢，还是眞的認識他呢？在家乡附近的地方，每个人都曉得沙地的拉斯·彼得；莫非說，他沒有到这儿来，人家就曉得他这个收买旧貨的名字了么？

这一車貨物的重量，都在他的腦子記得清清楚楚，因此他把数目报了出来，那老头子就在一边記着。拉斯·彼得报到中間，突然发現車子已經不見了。他跑到外面去，在另外一个院子里他发現了两个人正在把車上的貨物卸下来。因此在这一天里，拉斯·彼得，第二次发了脾气。"給我把这些东西重新裝到車上去！"他喊着，拾起了他那根鞭子。那两个人慌慌張張地打量了他一眼；然后就一言不发地把車子重新裝起来了。

他觉得毫无疑問地他們要欺騙他。这些該死的无賴！如果他們把他車上的貨物完全卸下来，放在公司里的一堆一堆的东西上，那末他就別想得到他自己想要的价錢了。因此他把車子一直赶到办公室門前，而且把繮繩挽在胳臂上。那个老狐狸站在写字台旁边，斜着眼睛看着他。"他們要把你那匹漂亮的馬拉走么？"他問道，裝得一无所知的样子。

"那倒不是，可是对别的东西，他們却想插插手呢，"拉斯·彼得不满意地說；他要讓他們明白：他也会講一些尖刻的話。"現

在你說吧，这些貨物，你們到底买不买啊？”

“当然我們要买啊。你瞧，我已經把价錢都算好了。一共是整整五十六克朗——这是最高的市价了。”

“哼，去你娘的最高的市价吧！”拉斯·彼得又准备上車了。

那个老头子从眼鏡后面詫异地看着他說：“那末你不卖啦？”

“不卖，这个价錢我不卖。我宁可再把它拉回家去——得到两倍的价錢。”

“嘿，如果你这样說，当然啦——拉斯·彼得·韓森可不是騙子。可是我們究竟怎末办呢，朋友？我这良心可不許你把这些东西又辛辛苦苦地拖回家去——那对你这匹漂亮的馬，也是个罪过。”他走到馬跟前，仿佛要去拍拍馬背似的，可是克拉夫斯把耳朵向后边一搖，而且揮动着它的尾巴。这一句贊美他那匹馬的話使拉斯·彼得感动了，因此到最后，在九十克朗的价錢上他就把貨物卖出了。另外在这笔买卖里撈到了一支雪茄烟。“这烟很便宜，抽起来怪寒酸的，所以你到大門外边再点起来吧，”那个无礼的老无賴說，“不久以后再来吧！”

多謝了！他下次再到这儿来，可要等好大一段日子哩——你們这一群强盜！接着他就向人們詢問到維斯特大街的一家小客棧要怎样走，从他家乡附近来的人們通常都歇在这家店子里，最后他在这家店里卸下了車子。

这家客棧的院子里挤满了車輛。有很多农民，嘴上叼着烟斗，敞开了皮上衣，正往他們的車子上装貨。在車輛中間的空地上，一些二流子一般的人物到处走着，他們的眼睛半睁半閉的，胸前挂着粗粗的金表鏈儿。有一个二流子走到拉斯·彼得的跟前来。“你今天晚上有事情做么？”他說。“我們一起有两个人——都是退休了的农夫——打算快活的玩一个晚上。我們还要找一

个搭手。”他从胸口的衣袋里拿出紙牌来，动手洗着牌。

不，拉斯·彼得可沒有时間。“那沒有关系，謝謝，”那人說。“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啊？”他問那个馬房的人說。

“噢，天黑的时候，那些庄稼人在城里找不到路了，他們就来作向导。”那人笑着回答說。

“他們干这个也要錢么？”拉斯·彼得思索地說。

“唔，那当然啦——有些时候还要很多的錢哩。可是另外他們也会給你办些别的事——給你找一个过夜的歇处啦，以及其他种种的事情。如果你喜欢，他們还会給你找个老婆哪。”

“嗯，那我倒不想要。只要他們能帮一个人去找回他自己的老婆就好了！”

“我想那他們可办不到。可是你可以試一試。”

不，拉斯·彼得可不愿意試一試。他明白：对于这些人，还是别睬他們好。接着他就走出客棧到城里蹓躂去了。在赫塞尔大街有一家小客店，是他認識的一个人开的，他要去訪問他。他想，或許那个人对于他要办的事情会帮一下忙。

虽然天还沒有十分黑，可是已經有人在点街灯了；显然地这儿是很闊气的。拉斯·彼得拖着他那双大靴子拍噠拍噠地向佛罗大街走去，他一路走，一路仔細地打量着那些房子。这一个戴着破帽子、披着破斗篷的，駝背的大个子，显出一副乡下流浪汉的样子。他問路的时候声音响遍了大街——虽然在他想来那声音还不算大。人們停下来看着他笑。于是他也对他們笑着，而且开了些玩笑；他的笑声和說話声，听起来就好象两排街屋之間刮着风暴一样，虽然他并不是有意要这样。漸漸地一群孩子和青年人就聚攏来，跟在他的后面。当他們在他后面起哄的时候，他好脾气地忍受着，可是却也有些不自在，一直到他走到了那家

小酒館为止。一到了酒館，他就掏出了他那紅手絹，擦着額上的汗水。

"喂，喂！韓斯·馬諾森，"他对着那漆黑的地下室里喊着。"你还認識一个老朋友么，唔？"他走了那末远的路，很高兴；因此他講話的声音比平常更响亮有力；在那低矮的天花板下面，簡直就容納不了这样的声音。

"别那末急，别那末急吧！"櫃台后面一个人发出愉快的声音說，"等我把灯点起来。"

当煤气灯点起了以后，他們发現了彼此并不認識。韓斯·馬諾森几年以前就离开这儿了。"你别担心吧。"店主人說，"請坐呀。"拉斯·彼得坐下以后，店主人就給他拿来一盤肉菜和一小瓶酒来，于是不久他就对世道覺得心平气和了。

店主人是一个很有风趣的快活的人。拉斯·彼得很喜欢和他攀談，他自己还沒有理会就把他的苦惱一古腦儿都告訴他了。呃，他到这儿来原是要人家給他出主意的；而他也沒有走錯了地方。

"全部的事情就是这样么？"店主人說，"我們不久就会把它解决。我們只消給那个乐队領班送个信儿就行了。"

"他是誰啊？"拉斯·彼得問道。

"嚇，他是这世界上頂頂精明的人；沒有一支歌子他对付不了。真是个希奇的家伙——象他那样的人，我从来也沒有遇見过。譬如說吧，他是一个不能容忍狗的人，因为从前一只警犬曾經把他当作一个普通的小偷。他永远也忘不了。所以，如果他問你什么話，你只要对他說狗是最討厌的东西——差不多跟警察一样地可惡，那就行啦。这两样他都討厌。嗨！嘉特琳，"他向厨房里面喊着說，"快去把乐队領班找来，告訴他就来——也

要給他多喝儿杯哩，因为你必須把他这人潤一潤，使他开窍啦，他才能給你出主意。”

“那你别担心，”拉斯·彼得輕松地說，同时把一个十克朗的銀币放在桌子上，店老板連忙就把它塞进衣袋里去了。“对啦，老朋友，你这样办事，才眞对哪，”他佩服地說。“我去准备威士忌。您是个体面人，这是眞的——我想您的荷包里是裝得滿滿的吧？”

“我大概有一百多克朗，”拉斯·彼得回答說，他担心这笔錢不够用。

“您准会看到您的太太的！”店老板喊着說，用勁地握着拉斯·彼得的手。“您准会看見您的太太，这就象我是您的朋友一样的确实无疑。說不定她今天晚上就能同你在一起呢。您怎样想啊，呃，老朋友？”他用胳臂抱住了拉斯·彼得的肩膀，快活地搖着他。

拉斯·彼得笑了，他很感动，眼睛里几乎流出泪来。屋子里的温暖，和威士忌酒，已經使他不能克制自己了。

一个又高又瘦的紳士模样的人走到地下室里来了。他身穿一件黑色礼服，可是沒有穿背心，也沒有帶硬領，也許是催得太急，他沒有来得及把衣服穿好。他戴着眼鏡，整个的看起来，倒象一个頗有威勢的人。他的外貌与众不同，很有点象一个市集上的叫卖人，或者是变魔术的。他的声調尖細而又吵嗄，而且喉結也很大。

店老板非常恭敬地招待着他。“您好啊，老爷，”他鞠着躬說——“这儿有个人要您出个主意。他碰到了一件意外的事儿，他的太太正花費着国王的錢在度假期呢。”

那个乐队指揮有点輕蔑地望了一眼这个換破爛儿的人的高

大而寒酸的相貌。可是店老板向他使了个眼色說，“我不能把送啤酒的給忘了。”他走到写字桌后面，在記事牌上写了个“一〇〇”。那个乐队領班看了这个数目字，就点了点头儿，然后他就坐下来，开始盤問着拉斯·彼得——他把每一个細节都問到了。他思索了几分鐘，然后轉身对店老板說：“这件事得要阿尔瑪来办——你曉得，她現在正陪着公主游玩呢。”

“不錯，那当然！”店老板高兴地喊着說。“当然阿尔瑪能够把这件事情办好，不过今天晚上——？”他意味深長地看着那个乐队領班。

“这由我来办吧，我的好朋友。这你交給我来办吧，”另外那一个坚定地說。

拉斯·彼得費了很大的劲儿，来听着他們的談話。虽然事件本身很严重，可是談起話来，他覚得他們倒是很滑稽的人。在他吹了一整天冷风以后，屋子里的热气开始使他覚得昏昏欲睡了。

“唔，我的好人，你希望去見見国王么？”乐队領班說，抓住了他外衣的衣襟。拉斯·彼得听了这話，又提起了精神。

“我倒愿意試一試，不錯，”他紧張地集中注意力回答說。

“那很好，那末你听着。我要把你介紹給我的侄女，她經常和公主在一起玩儿。事情就是这样，你曉得——不过你可别对外人說啊——公主因为在宮里住得膩了，有时不免要放浪一下的，可是她当然是乔裝以后才出来的，你明白么——就是說，神不知鬼不覚的——那时候，我那侄女就总是在她的身边。你会見到她的——可是剩下来的事儿，你就得自己办了。”

“嗯，我这一身衣服，可怎末能見那样的上流人啊，”拉斯·彼得說，打量着他自己。“而且我又不习慣跟女人家交际——如

果我还年青，那末——"

"你别操心，"他的朋友說，"身份高貴的人常常有些最特别的口味。如果公主不愛上了你，那才眞是奇怪呢。如果她一旦看中了你，你可以把你最后的一块錢都拿来打賭：你那場官司准打贏。"

店老板殷勤地又給他們的杯子斟滿了酒，拉斯·彼得又喝下了几杯以后，对他自己的事也就越来越覺得有希望了。那个乐队領班的这一番話：他和貴族的关系，他出主意、想办法的能力，使拉斯·彼得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碰上了一个絕頂聰明的人。因此当体态丰滿、梳着鬈曲的刘海的阿尔瑪小姐来到的时候，他喜笑顏开了。"多末漂亮的姑娘啊，"他热烈地說，"正是我从前喜欢的那种姑娘。"

阿尔瑪小姐馬上就要坐在他的怀里，可是拉斯·彼得却和她保持着一臂之远的距离。"我是有妻子的人，"他一本正經地說。他可不能讓索丽尼將来抱怨他。乐队領班向阿尔瑪看了一眼，她就規矩起来了。

"就等着公主来吧，那时候，你就会看見一位貴妇人了。"他对拉斯·彼得說。

"她不会来啦。她今天晚上出席舞会了，"阿尔瑪小姐忿恨地說。

"那末我們到宮里去找她吧。"乐队領班拿起了他的帽子，接着他們就都站起来了。

在外面街上，一个还沒有成年的小姑娘跑来向他嘁嘁喳喳地講了些什么話。

"对不起，我得走啦，"他对拉斯·彼得說——"我的岳母快要死了。可是你們照样会快快乐乐的过一个晚上的。"

“来吧，”阿尔瑪小姐对換破爛儿的人喊着說，而且挽起了他的胳臂。“我們两个人去見見世面吧！”

“一百——吻——亲嘴，阿尔瑪！别忘啦，”乐队領班在他們后面喊着說。他那声音听起来就象市場上的叫卖人。

“沒錯，”阿尔瑪笑着回答說。

“他講些什么呀？”拉斯·彼得奇怪地問着。

“那个傻瓜，你别管了吧，”她回答說，接着就拖着他一路走了。

* * *

第二天早上拉斯·彼得象平常一样，很早就醒来了。他看見天上有一团奇怪的火光，接着他就恐怖地慌慌張張地下了床。莫非說谷仓失火了么？于是他猛然想起了他并不是在家里，他看見了那片玻璃窗子上的紅光原来是街灯发出来的；街灯正在和黎明竞爭着呢。

他发覺自己是在一間骯髒的小屋里——从他周圍的屋頂能够判断出来，这間小屋是在一幢房子的頂部。他想他究竟怎样才会到这儿来的呢？

他坐在床沿上，开始穿起衣服来。接着慢慢地他就把事情一件件地記起来了。他的头象一只唧筒杆似地悸动着——头疼啊！他听見了各种离奇的声音：閑扯着的女人，嘶啞的放肆的調笑和辱駡——和从外面飄来的教堂的鐘声。透过这一切喧鬧的声音，和到处弥漫的烟气，他記得曾經看見过一些幻影：一团美丽的垂发，两片温軟的紅紅的嘴唇——那个公主！可是他怎么会到这儿来的呢？他怎么会睡在鋪着厚厚的草墊子和一襲破褥子的鉄床上呢？

他摸着他的表，想看看时間，可是他那只古老的銀表已經不

見了！他焦急地搜索着他衣服里面的衣袋——謝天謝地！那个皮夾还好好地在那儿。可是他的表究竟到哪儿去了呢？也許它掉到地板上了吧。他匆忙地穿好了衣服去找，他发現他衣袋里的那只大錢包已經是輕飄飄的了。里面空空如也！他打开了那皮夾——那里面也空了！

拉斯·彼得慌慌張張地下了楼，他很怕有人看見他，因此他溜进一条小巷里，接着他就跌跌撞撞地跑回那家客店，套起馬来就动身走了。他开始怀念着家里的孩子們——是的，也想着家里的猪和牛。

直到他远远的走到城外，一陣冷风吹在他的头上，他才想起索丽尼来了。于是他一下子理解了这件禍事的全部內容，便忍受不住地哭起来了。

在一座树林的边緣上他停了下来——停留的时間足够給克拉夫斯吃一頓草料。那时候他本人不想吃什么。接着他又把車子赶到公路上，他坐在車子里，縮成了一团，同时前一天夜里的荒唐的生活还在他的头腦里嗡嗡地响着。

他赶車来到一处地方，有一个女人朝他跑来了。"拉斯·彼得，拉斯·彼得！"她喊着。那匹馬停住了。拉斯·彼得猛然一楞就清醒过来了；他一言不发地摸着他那背心的口袋，把她的錢还給了她，然后就赶着馬車走了。

在公路上离家不远的地方，一群孩子站在那儿等着。蒂特已經管不住他們了。他們冷得哭着。拉斯·彼得把他們一个一个地抱上車来，他們便圍在他的身边，个个都急着要把家里的事情告訴他。他对他們的話幷沒有理会。蒂特靜靜地坐在車上，从她的眼角里注視着他。

当他坐下来吃飯的时候，她說："你原先打算給家里买的东

西在哪儿呀?”他吃惊地抬起头来看着,然后就支支吾吾說了些什么——一种推托的話——可是說了一半却停止了。

“媽媽好么?”接着蒂特又問他說。她很为他伤心,因此她才故意說出“媽媽”这个詞儿来,使他高兴。

有片刻的时間,他的面部奇怪地痙攣着。然后他就低下头去,把臉埋在手里。

第四章

小母亲蒂特

最初,拉斯·彼得对于他到京城的事,什么也沒有告訴他們。可是蒂特已經很大了,她能够从蛛絲馬迹里找出一些綫索,而且自己得出了結論。反正她要他办的事情沒有办到。而且就她所能了解的情形来看,不知为了什么原因,他也沒有見到索麗尼;此外他更沒有把錢帶到家里来。很明显地全部的錢被他胡乱地花掉了——沒有疑問地是吃酒花掉了。

“現在他大概要开始酗酒了,象乔翰生和村子里那些酒鬼一样,”蒂特无可奈何地想着。“也要回到家里来,因为沒有吃的,就吵得鷄飞狗跳——而且还要打我們呢。”

她思想上准备着最坏的情形的到来,并且密切地注意着他。可是拉斯·彼得照例象以前一样脚步穩穩地回到家里来。他回来的时候甚至于比从前还要早一些。他一出去,就怀念着孩子和家。此外,根据他的习慣,他到家以后,总是要談一談他賺了多少錢,又花了多少錢。他往往用他那只大手把他褲子口袋里的东西都掏出来,把錢攤在桌面上,那样他們就可以一起来数,

而且当下就定出开支計划了。不过現在他喜欢在吃飯的时候，喝一杯酒了！索丽尼以前从来不許他这样做，沒有喝酒的必要——她說——这是一种浪費。蒂特却甘愿給他喝一杯，而且还留心在吃飯的时候給他預备好——到底，他是一个男人啊！

拉斯·彼得对于他到京城这件事，委实觉得沒臉見人，这倒并不是因为他被人家当作那样的一个傻子来捉弄。他觉得最愁懑的是：那一晚上的前后究竟是怎样，他竟一点儿也記不起来了。那天晚上他究竟在哪儿过的呀？而且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呀？从那天黄昏的某一个时刻起，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在那間齷齪的小屋里醒来，一切都仿佛是一个模糊的夢——是好是坏，他都不曉得。可是虽然他觉得羞愧，他的內心里，却也因为他曾經放浪了一次而偷偷地感到一些滿足。他已經見过了世面。他在交际場里究竟有多末久呢？从这一个农家蹣蹣跚跚地走到那一个农家，他往往要沉思着这一个問題，往往要回想着那天晚上的一些片斷，这样来把别的思緒压抑下去——尽可能地从这件事情上得到一些快乐。可是到最后，他却仍然是一无所得。

不管怎样，要他長期地保持一件秘密，这是不可能的。一点一点地，事情都泄露出来了，因此最后蒂特对于他那天晚上的事就知道了一个大概，而且时常和他一起討論。在許多个晚上，当孩子們已經睡了，他們往往要詳細地談說着这件事。

“可是你不認为她眞的是一个公主么？”蒂特每一次都这样地問。她总要回到这一个話題上——它引起了她的生动的想象和对冒險的爱好。

“只有天曉得，”她的父亲思索地說。他不明白他怎样会作了那样一个傻瓜；在停車馬的院子里他和那些犹太人打交道倒还沒有出岔子。“呵，只有天曉得！”

"还有那个乐队领班，"蒂特热切地說，"他一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唔，那是眞的——他是个魔术家！我不曉得他把多少杯酒都变得沒有了，誰也看不出来他是怎样搞的。他把桌上的杯子放在左手里，右手把胳膊肘儿一拍——接着杯子就空啦。"

在蒂特听来，这眞是一种最使她兴奋的奇談，因此这些在拉斯·彼得看来很不痛快的意外事件，在蒂特看来，就变成一些奇迹了。拉斯·彼得对于孩子这样帮助他，使他免得为了这件事而苦惱，是很感激的；他們两个人在一起那末長久地談着它，因此漸漸地，在他这方面，不知不覺地，整个这一次的經历便表現出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面目了。

那一定是一个不平常的晚上。那个公主——不錯，她一定眞地到那儿去过，虽然听起来很奇怪：象他这样叫花子一般的人竟会跟那样的女人交际。可是喝起酒来，抽起烟来，她才是个出奇的女人哩。"唔，她眞是个实在的人——不然我就不会那样迷上她了，"他这样承認着說。

"那末你跟一个眞正的公主睡过覺了——就象童話里的那个巨人一样啊，"蒂特叫着說，欢乐地拍着手。"你同她睡过啦，爸爸！"她滿面笑容地看着他。

拉斯·彼得窘得說不出話来，他坐在那儿，对着灯眨着眼睛——他沒有从一篇天眞而純洁的童話的角度来看这一件事。在他看来，这件事似乎——非常不好——是对索丽尼不忠实。

"唔，这倒是眞的，"他說，"可是，这末說，媽媽会原諒我么？"

"噢，不要紧的！"蒂特回答說。"可是你沒有割伤了身体，这倒很好啊！"

拉斯·彼得抬起头来，莫名其妙地看着她。

"啊，因为我想，在公主和你当中，一定有一把出鞘的剑隔着——人們說，公主身旁总有一把剑的。你曉得，公主們是多末高貴啊，她們是不可以随便接近的。"

"噢——呵！那可是实情。"拉斯·彼得反复地想着这些話。这些解释很使他高兴，他自己也沉浸在这种解释里；因为这是一些使他得到寬慰的想法。"唔，跟公主們打交道，可眞危險啊，即使一个人当时不曉得，"他說。

拉斯·彼得不再想到监獄里去看索丽尼了。他原想去看看她和她握一握手，即使是隔着一扇鉄格子栅欄也好；可是这是办不到的。他只有忍耐着，等到她徒刑期滿再說。

在他看来，这种懲罰也就是要他們在未来的几年里不得不分离的过着日子。他沒有那种体会索丽尼在鉄窗后面怎样生活的想象力，所以他每一次也就不能思念她多末久。可是他下意識地記挂着她，而且那末热切地記挂着她，因而他的心情就有些頹丧了。

拉斯·彼得干起活儿来不再热心了——他缺乏了一种动力。他过份容易地滿足于現况；現在再沒有誰因为他們比别人穷而来嘲罵他了。蒂特的性情太温良；她沒有什么抱怨的，却把家里的負担都放在自己的肩上。

拉斯·彼得比从前沉靜了一些，而且背也比从前更駝了。他和孩子們玩的时候也比較少了，他的声音也不象以前那末宏亮了。当他駕着車子到农家去做生意的时候，他也不再歌唱了；他觉得人們总在議論着他和他的家事，而这便使他丧失了自信。当那些主妇和姑娘們不再向他微笑，不再听他說笑話，也不再清理所有他們的廢物来卖給他的时候，他就覺得人們更瞧不起他，

因而对于生活也就覺得喪失信心了。現在很少有人把他請到屋子里去，因为他是一个女凶手的丈夫啊！生意也減少了——这他倒也并不在乎——因为这样他就有更多的时間，和他的孩子們在一起。

同时，家里餬口的东西也越来越少了。可是，多亏蒂特，他們也勉勉强强維持下去了；她虽然年紀小，可是曉得怎样做到收支相抵，因此他們倒也沒有挨餓。

現在拉斯·彼得有充分的时間来蓋房子了。梁木和磚石摆在附近，这对他就好象一种沉默的譴責。

“你不想利用它們来干什么嗎？”蒂特会这样問他。“人家說这些东西摆在那儿要糟蹋掉了。”

“你在哪儿听到了这話啊？”拉斯·彼得痛苦地問着說。

“噢——是在学校里！”

那末他們也談論到这件事情啦！他覺得凡是与他有关的事情，人們沒有不議論紛紛的。不，他可沒有心思来蓋房子。“我們的头上还有个屋頂，”他冷淡地說。“如果哪个人認为我們的房子不好，叫他們給我們一座吧。”可是那些材料留在那儿就象是一种控訴似的；当它們的身上長滿了青草的时候，他也不心疼。

蓋新房子又有什么好呢？老鴉巢过去是老鴉巢，將来仍然是老鴉巢，不管他們打算怎样来修飾它。凭着索丽尼的所作所为，它并沒有得到人們的尊重。她曾經极力要使得他們在这个世界上抬起头来，結果却把他們推到了深淵的下层。在从前，糾纏着这一家的只是不幸，使那些比較富裕的人們和他們疏远的也只是不幸；可是現在却是罪孽了。在黃昏以后，誰也不愿意走近他們的家；在白天的时候，人們也尽可能地少和換破爛儿的人

来往。他們也避免和这家的孩子們接近；他們認为这些孩子是一个女凶手的后代，因此把他們想得比什么都更坏。

人們把所有最恶劣的品質都加在这一家人的身上，就这样来企图为他們的苛刻寻找借口，并且使别人覺得他們对于这一家人的态度是合情合理的。有一个时期人們傳說着这一家人都是一些賊骨头。可是这种傳說不久就烟消云散了，接着他們就傳說这家人家鬧鬼。他們說老瑪蓮走来走去在寻找她的錢；說先是有一个人，然后又有另外一个人，曾經在夜里在公路上遇見过她正朝老鴉巢那个方向走。

所有这些辱駡的負担都落在孩子們身上了。学校里的孩子們毫无憐憫地当面辱駡他們；当他們哭着回到家里来的时候，拉斯·彼得当然也要担負起他的那一份。誰也不敢当他的面講些什么不好的話——他曾經在心里說：如果他們敢，就讓他們来試試。当这个換破爛儿的人听到所有这些背后的誹謗时，他的手已經有些忍不住了——为什么别人就这样不讓他和他的孩子們安安靜靜地活下去呢！他很想当場把这些流氓抓住一个。不論后果怎样，他要把他打得头破血流。

克里森現在也上学了，是在幼儿班里。各个班級都是隔天上課的，克里森上学的日子并不是和蒂特上学的日子同一天，她是在高級班里。他很难和别的孩子們相处，因此在早晨里赶他去上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們叫我小烏鴉，"他哭着說。

"那末你也回嘴駡他們嘛，"蒂特說，这样他就不得不去了。

可是有一天学校里的老师捎来一封信說这孩子缺席太多了。以后又送来了这样的通知。这件事情是蒂特不能了解的。她和那孩子談了很久，才从他的嘴里知道了他时常逃学。他假裝上学去，然后一整天都在一个什么地方蕩来蕩去，到散学的时

候再回家。关于这件事情她对拉斯·彼得什么也沒有說——說出来，只有把事情弄得更糟。

从外面来的冷酷，使他們更加緊密地彼此相依了。他們的情况很有些和那些被追獵的野兽相象；拉斯·彼得对别人的态度很疏远，如果受到别人的攻击，他随时都准备冲上去。整个这一家人都变得又羞怯，又多疑。当孩子們在外面玩耍，一看見公路上有人来了，他們就会跑进屋子里来，从破玻璃窗子后面偷偷地看着他們。蒂特就象一只母狼似的守望着，她生怕别家的孩子伤害了弟弟妹妹們。在必要的时候，她也会連咬帶踢地对付那些欺侮他們的人，也会回嘴把他們痛駡一番。有一天，拉斯·彼得赶車从学校路过，那个老师走出学校来，在他面前抱怨了她——說她时常对别的孩子駡出那样难听的話来。他不懂这是怎么回事；因为在家里，她总是那末善良，而且留心教育弟弟妹妹們要守規矩。当他談起这件事的时候，蒂特却倔强起来了。

“我不能忍受他們的奚落，”她說。

“那末呆在家里别上学吧，看看他們怎末办。”

“那末，一天不上学他們就要罰我們一天的錢；將来有一天他們就要把我捉去了，”蒂特伤心地說。

“他們把你捉去，可也不那末容易。有人会出来說話的。”拉斯·彼得威吓地点着头說。

可是蒂特却不愿意这样——她倒愿意利用她讀書的机会。“我和别人一样，也有上学的权利，”她頑强地說。

“唔，唔，那倒是的。可是要你来吃别人的亏，实在是一件可耻的事啊。”

拉斯·彼得現在很少到外面去，相反地，他忙着耕种他的那一片地，这样他就可以接近孩子和家了。他現在总有一种不安

的感觉；他觉得人們联結在一起来反对他和他的家里人，对他們不怀好意。当他一离开了家，他就觉得放不下心来，而且总觉得好象有什么意外的事要发生似的。孩子們因为他这样的改变，都很滿意。

"爸爸，明天你也要呆在家里么？"每天晚上那两个小的总是这样問他，他們用小胳臂抱着他的大腿，抬起头来看着他。拉斯·彼得点点头。

"我們必須团聚在这个老鴉巢里，"他仿佛找出了借口似的对蒂特說。"破爛人家——这个名字我們是脫离不掉的——另外，老鴉巢的名字我們也脫离不掉；可是誰也不能够阻止我們快快乐乐的在一块儿生活。"

呀，蒂特不反对他呆在家里。只要他們有得吃的，其余的問題也就无关紧要了。

不錯，他們的确必須团聚在一起——而且必須从相互之間得到一切的安慰，否則生活就会过于愁慘，使人无法忍受了。在礼拜天的日子里，拉斯·彼得常常套起馬来，赶車帶他們到佛莱得里斯維克或是湖的对面去。坐車子游玩是一件快活的事，只要他們还有一輛馬車，他們也就不会一貧如洗。

他們認識的几个熟人，已經不見了；可是多亏克拉夫斯，他們又找到了一些新朋友。那是住在沼地边上茅草屋里的一家人家——是誰都不愿意和他們往来的一家人。他們大約有十一二个孩子，虽然丈夫和妻子每天都出去做短工，可是他們也还是养不起这些孩子，因此教堂里便不得不賙济他們。拉斯·彼得时常用他的車子帮他們一把忙，可是当索丽尼掌管老鴉巢的时候，这两家人彼此却很少交往。現在这样的交往就十分自然了。物以类聚——人們这样說。

在孩子們看来，和这一家人交往，也就意味着他們找到了游伴，找到了同样受辱的伙伴。在礼拜天的下午，乔翰生一家人邀請他們去串門子，这对于孩子們眞是一件乐事；或者是拉斯·彼得把他們請到老鴉巢来，那就更加使孩子們快乐了。在他們寒酸的屋檐下有了客人，而且他們尽可能地款待这些客人，他們从这里得到了一种滿意。在他們还沒有来的前几天，蒂特就忙着一些准备工作：撇牛奶做奶油，好放在咖啡一道喝；并且备办了他們买得起的所有的东西。礼拜天的早上她要把牛油面包切好几大盤，这样，下午的工作就可以更从容一些了。客人一来的时候，他們就可以喝咖啡、吃牛油面包和家制的糕餅。然后孩子們就会在一起玩着"碰一碰"，或者是"官兵捉强盗"。拉斯·彼得听凭他們随便到处跑，因此在老鴉巢的里里外外，他們就发瘋地追逐起来了。在这同时大人們往往在田野上散着步，看着田里的庄稼。蒂特跟他們一起走，她总貼近乔翰生的妻子，她也象这一个成年的女人一样，也把手儿抄在圍裙下面。

六点鐘的时候，他們坐下来吃晚飯，有夾肉面包，啤酒和白蘭地；然后在他們沒有回家之前，往往坐着談一会儿。晚上他們各自都还要干活儿，而且第二天早上每一个人也都要早起的。

乔翰生一家子甚至于比他們还要貧穷。他們来的时候，穿着光亮的木靴和干淨的藍色的工裝。他們是那样地穷，一冬天，除了青魚和馬鈴薯以外，就沒有什么别的东西吃，蒂特总是高高兴兴招待他們吃一頓眞正的好飯：上好的夾肉面包，和瓶塞"巴"的一声跳起来、接着泡沫溢流的一瓶瓶啤酒。

第五章

小浪蕩汉

拉斯·彼得站立在水槽旁边，克拉夫斯正在那儿暢飲着。他們出远門剛剛回来，两个都显得有些疲倦，但是却很高兴，因为又到了家。

有些时候，这一个换破爛儿的人渴望着到公路上去蕩一蕩，那时候他就会套起馬来，动身照老样出去走一遭。大路似乎能减輕他的煩惱，引着他越走越远，以至于他只好在外面过夜，第二天才回家。在这样远行的过程里，他并沒有賺很多的錢，可是他总設法賺一点儿——同时他的忧郁暫时也会消失。

現在他剛剛从这样的一次旅行中回到家里来，他站在水槽旁边沉思着，他想他又回到家里来了，而且看見了一切都平安无事，他感到一些快乐。从現在起，以后再不要过一陣子就出去游蕩了。家里的事情需要一个男人来照料啊。他繼續在想。

巴夫尔和艾尔西妹妹匆忙地跑出来迎接他；他們从牠的两腿中間跑进跑出，一边跑，一边喝着；那两条大腿，在他們看来就象两根高大的木柱似的。有些时候他們也会鑽到馬腿中間去，于是那个聪明的畜生便会小心地抬起蹄子，就好象害怕伤了他們似的——他們能够直挺挺地站在爸爸的两腿中間。

蒂特臂上挽着一只籃子从厨房的門口走出来。"你看，你又在想心事了，爸爸，"她笑着說，"当心别踩在孩子們身上啊。"

拉斯·彼得提了提精神，然后就温柔地抚摸着两个孩子毛茸茸的头。"你到哪儿去呀？"他問着。

"噢，到鋪子里去。我要給家里买点儿东西。"

"讓克里森去吧，你不去，事情已經够多啦。"

"他还沒有从学校里回来呢——我会在路上遇見他。"

"还沒有回来？——差不多已經是晚飯的时間了。"拉斯·彼得吃惊地看着她說。"你想，莫非說他又到公路上去了么？"

蒂特摇摇头。"我想是老师把他关起来了——我一定会遇見他的。那倒也好——他可以帮我把东西帶回家来。"她机灵地繼續說。

可是拉斯·彼得却是欺騙不了的。他剛剛还在觉得很幸运，因为在他回来的时候，一切都平安无事，而且还默默地发过誓不再游蕩了——可是現在竟有了这样的事！这孩子又在耍他的老花样了，这一点毫无疑問——他从蒂特的眼色里可以看得出来。仿佛他那游蕩的本性已經流傳到孩子的血里去了，尽管他非常爱护他們——他的罪过却在他們身上得到了报应。为了孩子的緣故，他的內心里曾經斗爭着，要克服他那游蕩的癖性，可是現在它竟出現在他們身上了。他想到这个，就好象碰到一个裂开的伤口似的——心里感到了一陣难过。

接着拉斯·彼得把馬牽到馬棚里，給它一些料豆吃。他沒有把馬籠头卸下来。除非那孩子立刻就回来，不然他就要出去找他。以前也曾經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拉斯·彼得和克拉夫斯曾經在夜里到处地寻找他。有一次蒂特出去寻找这个孩子几乎跑断了腿，可是在那当儿他却十分快活地坐在車上跟他爸爸游逛着。事先他曾經在公路上等着拉斯·彼得，他告訴他說学校里放了一天假——因此那一次爸爸答应了他和他一起走。拉斯·彼得想到了这些，他觉得这孩子的話靠不住。

蒂特一走到柳树林那儿，就把籃子藏在柳树里了。她不过

是利用到鋪子里去作为借口，那末她就可以离开家里去找那个孩子了。她不愿意爸爸知道家里出了这件事。沿公路不远的地方，住着克里森的一些同学，她到他們家里去詢問了一番。他們告訴她那一天克里森并沒有去上学。她猜对了——他在早晨离开家里的时候是多末慌忙啊！也許他現在正在一片田野里，藏在一叢树木后面，又飢餓，又疲倦；如果在这段时間里沒有人找到他的話，他或許会躺在那儿，一直到死呢。

她茫无目标地跑过了田野，看見誰就問是否看見过她的弟弟。"啊，就是那个老鴉巢的小无賴么？"人們問她說。"唔，他才是个浪蕩种呢。"

接着，她又竭力飞快地向前奔去。她的两条腿癱軟了，可是她掙扎着站起身来，顛瘸地向前走去。找不到那个孩子，她不想回家；那会使她父亲放心不下的！而且克里森本人——想到他一整夜都在外面，她那小小的心就顫抖起来了。

一个坐在車子上的人告訴她：他曾經看見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在沼地的边上蕩着。听了这話，她向那儿跑去——克里森果然在那儿。他站在一座房子外面，哭着喊着，許多的居民集攏在他的周圍，一个男人抓住他的領子不放。

"你是来找这个小流氓的么？"他說。"哼，我們抓住了他，他就在这儿。孩子們都說他逃学，我們想，我們还是把他看住好，別讓他搗乱。"

"噢，他沒有什么錯处，"蒂特說，生起气来，"他不会伤害誰的。"她把那人的手拉开，然后就象一个小媽媽似的把那孩子拉到身边。"別哭了，小宝貝，"她說着，用她的圍裙揩干了他那泪水沾湿的小臉儿。"誰也不敢伤害你的。"

那人咧开嘴笑着，而且显出吃惊的样子来。"伤害他？"他大

声說，“除了那些浪蕩人以外，放火燒人家的房子、打扰过太平日子的女人家的，还有誰呀？他們小时候不是也这样地不走正道么。”

可是蒂特和克里森已經跑开了。她拉着他的手，一路走，一路罵着他。“你留心，你自己听見那个人說了什么話吧！他們就認为你是那样的人，”她說。“而且你要知道这使爸爸多末操心啊。你想想，沒有这些事，他的煩惱还不够么？”

“为什么媽媽要做那样的事呢？”克里森說，他又哭起来了。

他已經疲倦了，因此一到家，蒂特就赶紧讓他上床去睡。她給他一些甘菊茶喝，并且把她爸爸的一只袜子——左脚那一只——圍在他的脖子上。

在晚間，她和爸爸談起了白天里发生的这件事情。那孩子象发热似的在床上翻来复去地躺着。“那是因为那些搗乱的孩子惹了他，”蒂特忿怒地說。“我不在那儿，如果我在那儿，他們是不敢碰他的。”

“为什么他要去理睬那些話呢？”拉斯·彼得低声咕嚕着說。“你自己听了这些，不是也就算了么。”

“唔，可是我是个女孩子呀——男孩子听見別人說到他們的話，更要多心哩。他們罵我，我也回罵，可是当克里森气得发瘋的时候，他就不曉得講些什么好了。那时候他們大家伙就喊呀，叫呀，嘲笑他——因此他就脫下了木靴来打他們。”

拉斯·彼得坐着沉默了片刻。“我們还是想想办法离开这儿好，”他說。

克里森突然把头伸出了床头。“是啊，远远的，离开得远远的！”他喊着說。不管怎样，这些話他已經都听見了。

“那末我們就要到美国去，”蒂特說，小心地給他蓋好了被

子。"現在快睡吧，那末你在路上才会有精神。"那孩子睁大了眼睛相信地看着她，然后就安静下去了。

"讓克里森曉得了那件事，眞可耻啊，因为这孩子聪明极了，"拉斯·彼得喊喊喳喳地說。"可眞想不到，他那小小的头腦怎末能够把一件事情想出来——而且了解每样事情的来龙去脉。輪子怎样轉，他比我都更清楚。如果我这游荡的习慣沒有傳到他身上，可就好了。"

"过些时候，他就会改好的！"蒂特想着說。"有一个时期，我也时常要逃跑呀。"

第二天克里森又出来了，他在院子里到处走着，唱着。他們送了一封信到学校里說他病了，因此他要請几天假——克里森对于这件事非常高兴。他把他父亲帶到家里来的一只破旧的搖車拿出来，忙碌地修理着它，好給那些小家伙来坐。他已經把輪子裝在車軸上，現在只有車身等着安裝了。两个小家伙气也不喘地站在那儿看着他。巴夫尔喋喋地講了一些什么話，而且要来帮他忙，隔一会儿他就会插进他那小手儿惹出一些乱子来。可是小妹妹艾尔西却一声不响地站在那儿看着，眼睛睜得大大的，想着什么。"她总在幻想着，可爱的小东西，"蒂特說，"只有天曉得她在幻想着什么。"

雖然蒂特是从来也不幻想的，相反地她从早到晚总是很清醒的到处走动着。生活已經把一个女人的艰难的責任給予了她，要她来完成；而且她已經用一种坚强的意志接受了它們，并且把它們完成了。在那些小家伙的心目中，她是一个严厉的主妇和媽媽，她的权威是不能有所怀疑的，如果出了事儿，她也会輕輕地打他們一顿。可是在这些表面現象的下面，她却也有一顆童心。根据她一切的經驗，她对于每件事也有她自己的見解和自

已的結論，但是却从来也沒有对誰談过。

她最难以理解的是外婆已經死了，而且她永远、永远不能再去看她了。她和外婆在一起的那一段生活才是她真正的童年，这一段生活的記忆至今还很生动鮮明——难以忘怀，正如同每一个成年人对于他那幸福的童年难以忘怀一样。在白天里，事实是极其清楚的。外婆已經死了，埋了，而且永远也不会回来了。可是在夜里，在一天的劳累以后，她已經上床睡下的时候，她便感到了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再作一个孩子，那时候她就会在被子里縮成一团，想象着她是跟外婆睡在一起。接着，当她一入睡，她就仿佛感觉到那个老婆婆的手臂在抱着她，正如同她过去的习慣那样。她全身累得疼痛，可是外婆一撫摸她，她就不再疼了——聰明的外婆，她是能医风湿症的啊。然后她就会記起了外婆和索丽尼的那一場怕人的角斗。这时蒂特往往会醒轉来，发現拉斯·彼得站在她的床跟前，要来撫慰她。原来她在夢里喊叫起来了！一直到她再睡熟了的时候，他才从她的身边走开，在这之前，他用他那只巨大的手貼在她的心上，那顆心跳动着，就象一只被捉住了的鳥儿似的。

她在学校里从来也不玩，只是一个人孤独地到处走着。别的孩子們也不愿意跟她在一起，此外她也不善于作各种各样的游戏。她就象一顆硬壳果一样，曾經遭受过許多风雨，却得不到阳光。曲子和儿歌在她的嘴里唱出来都显得生硬，她的双手也因为干活儿变得粗糙了。

学校里的那个老师注意到了这一切。有一天当拉斯·彼得赶車从学校前面路过的时候，他把他喊了进去，和他談起了蒂特。“她应該換一个环境，到另一个和这儿完全不同的地方去，”他說，“到另一个学校去上学，她会有些新同学。象她那末大的

一个孩子，她在家里的責任是太重了。你应該把她送到別的地方去。”

这些話，在拉斯·彼得听起来，就象是一顆炸彈一样。他对于那个教师是非常尊敬的——他經历过許多次考驗，見过世面的——可是如果他沒有这一个聪明的小管家，他怎末办呢？“我們一家子都应該搬到別的地方去，这儿只有煩惱和忧愁。”他心里这样想着。

不錯，这儿是一点指望也沒有的——他們甚至于不能够和他們的鄰居来往！他开始感到沒有朋友的寂寞了，因此他时常想到他的亲戚，他沒有見过他們，也沒有听到他們的消息，这已經有許多年了。为了擺脫他一家子的綽号，他早就离开了他的家园，現在他怀念起他的老家来了，而且眞心地想要把他所有的一点家当都通通卖掉，然后就回到家乡去。那些綽号彷彿到处都跟随着他。在这儿他找不到什么乐趣，而且他的謀生之計也沒有了。“在这儿好象什么都沒有指望啦，”他想着，当然那些可爱的孩子是例外——可是他們会跟他一起走的。

离开这儿的念头并沒有使他們的情况好轉。每一件事情都停頓下来了。拉斯·彼得覚得在他沒有开始新生活之前，做任何事情都沒有好处。

他和蒂特在一起仔細地討論了迁居的事。她很愿意离开这儿，不論到哪儿都好。她沒有什么丟不了的。新的生活至少給予她一种机会，使她得到更有希望的未来。在她的內心里，对于將来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她有她自己的想法——可是事情却不会发生在这儿；这个地方是可詛咒的啊！外婆唱的紡織歌里的那个王子也不一定会出現，对于那样的事她十分清楚，她不能和王子結婚——王子只和公主結婚啊。可是除了这些以外，只

要有机会，許多别的情形也許会发生的。蒂特林沒有什么偉大的抱負，可是"前进"却是她的格言。"我們搬去的地方一定要是一个有許多許多人的地方，"她說。"許多許多善良的人，"她补充着說，一多半是为了她的弟弟和妹妹着想。

就这样，他們仔細地討論了迁居的事，最后他們都同意了：最好是赶快把他們所有的一点家当都卖掉，然后就离开这儿。就在这同时，却发生了另一件事，这件事暫时全部地改变了他們的看法，而且也使他們忘掉了迁居的計划。

第六章

磨刀人

一天下午，孩子們正在外面阳光下玩耍，蒂特恰好站在那扇开着的厨房門里，洗着午飯的碗碟。突然他們听見不远的地方傳来了輕柔的音乐——一陣歌曲的声音；仿佛連阳光也一起唱起来了。孩子們抬起了头，眼睛盯着远处；蒂特手里还拿着一只盤子和一块抹布，也走出来了。

在大路上，恰好在車道拐进老鴉巢的地方，站着一个人，帶着一架样子奇特的机器；为了吸引人們的注意，他吹着一根笛子或者是号角，或是别的什么乐器——他朝着他們这家房子看着，当他喊了几声，还沒有人出来答話的时候，他就开始向他們的家走来了，手推着他前面的那个机器。孩子們即刻就跑进屋子里去了。那人把机器放在抽水机旁边，然后就走到厨房門口。蒂特站在那儿擱住了他的去路。

"有什么东西要磨一磨，釘一釘，焊一焊，和补一补么？"他

罗罗嗦嗦地講着，而且把帽子从前額上举起有一两吋那末高。“我磨刀子，剪子，剃刀，草叉和犁头！我能給你們割麦子，杀猪，調戏女东家，和女仆亲嘴儿——人家給我一杯酒，一块面包壳，我从来也不拒絕！”接着他就咧着嘴唱了一段歌儿，結束了他的話。

磨刀啊，磨刀啊！
要磨刀，磨剪子么？
磨剪子，磨刀啊！

他用他那最高的声音唱着。

蒂特站在門口那儿笑着，孩子們都靠紧她的衣裙。“我有一把面包刀，它已經切不动了。”她說。

听了这話，那人就把机器推到門前来。它是一架很大的机器：水槽，磨石，絞釘桌，小鉄砧和一只大齿輪——这一切都安裝在一輛手車上。孩子們一心想看这架有趣儿的机器，他們也就忘記害怕了。他拿起了那把面包刀揮了几揮，又在刀口上吹了一下，看它鈍到了怎样程度，并且还裝腔作势地說刀把儿已經松了，因此又把它放在鉄砧上敲打着。“你們一定用它切过鋪路石，”他說。可是这是胡說；那刀把儿沒有松，刀子也沒有随便乱用过。他显然是一个跑江湖的騙子。

他年紀很青；人瘦瘦的，动作却很敏捷；在这一段时間里他总是一个劲儿地講着。他講的尽是些胡說八道！可是他是多末漂亮啊！他長着一头黑发和一双黑眼睛，眼睛在阳光下显得深藍。

这时拉斯·彼得从谷仓里走出来了，一面打着呵欠；他剛剛

睡过午觉。他那乱蓬蓬的头发里还粘着几片苜蓿和干草。"你是哪儿的人啊？"当他走过院子的时候，愉快地喊着說。

"原籍西班牙，"那人回答說，他張开嘴笑着，露出了洁白的牙齿。

"原籍西班牙——从前有人問我爸爸的时候，他总是这样說，"拉斯·彼得沉思地說。"也許凑巧你是从奥斯赫尔德来的么？"

那人点了点头。

"那末也許你能够把一个名叫安斯特·韓森的人的消息告訴我嗎——他个子高高的，有九个儿子……别人把他叫做換破爛儿的。"他說这最后一句話的时候，好象犯了罪似的。

"我想我能告訴你——他就是我的爸爸呀。"

"哈！"拉斯·彼得热烈地說，伸出了他那只巨大的手。"欢迎你到这儿来，因为你一定是犹翰斯——我那最小的弟弟了。"他握着那个年青人的手，亲热地看着他。"噢，你現在長得这个样子了；我最后一次看見你的时候，你不过才两个月啊。你眞象媽媽呢！"

犹翰斯有些难为情地笑着，縮回了他那只手；他对于这样的会見，并不象他哥哥那末高兴。

"放下活儿到屋子里来吧，"拉斯·彼得說，"那孩子会給我們燒一杯咖啡喝。啊，啊！想不到这样地見了面。唔，長得眞象媽媽。"他眨着眼睛，这些思緒使他有些感触。

在他們喝咖啡的时候，犹翰斯把家里的一切消息都講給他听了。媽媽几年以前就死去了，弟兄們也都各奔东西了。媽媽逝世的消息对于拉斯·彼得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真的去世了么？"他安靜地說。"从你还是个嬰孩的时候起，我就再沒有見

过她。我一直希望再看看她——她总是很善良的，媽媽就是那样。”

“唔，”犹翰斯拖長了声音說，“她的脾气很暴躁。”

“我在家里的时候，可不是这样——也許是因为她長期生病的緣故吧。”

“我和她很合不来。唔，和她比起来，我欢喜的倒是爸爸，他的脾气总是很和气。”

“他还是干他从前的那一行么？”拉斯·彼得关心地問着。

“不，他早已不干了。他靠养老金維持着生活！”犹翰斯笑着。“現在他每天在路边上砸石头。他跟从前一样地强硬，也还是那么霸道。农人过路的时候，他总是要和他們打架，而且要咒駡他們，因为他們的車子輾过了他的碎石堆儿。”

犹翰斯本人曾經和他的东家吵过嘴，而且把他打得鼻青脸腫的；因为在那一块地方，除了那个东家，别人誰也不愿意雇他作屠夫，这样他就不得不走了，他从一个上年紀的、生病的、磨剪子的人那里借了这架机器，然后就从林諾斯过海到这儿来了。

“那末說，你是个屠夫啦，”拉斯·彼得說。“我也这样想呢。你不象个磨刀匠啊。你年青力壯的，你不能給老人家干点活儿，讓他离开济貧所么？”

“嗯，他也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而且他呆在那儿也很好。你要是想跟别人一样地活着——而且还想从生活里找点乐趣——挣来的錢也只够一个人用，哪里还有錢养活他呢。”

“这話不錯。可是現在你想怎末办呢？还是这样干下去么？”

是的，凭着外面那架机器的帮助，他要見見世面。

“你說的这一切，你都办得到么？”

犹翰斯扮了一个鬼脸。“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从老头

子那里学了一点儿办法，可是也不过是馬馬虎虎地学到了一星半点而已。一个人只需到处游逛，弄到了錢就跑开，也就行了，別等人家看穿了你干的活儿，免得露出馬脚来。这样也不坏啊，只要你干活儿，警察也就不能干涉你了。”

“你就这样生活么？”拉斯·彼得說。“我看你也是个浪蕩汉呢。这样到处流浪受苦，眞是一件叫人伤心的事啊，弟弟！”

“可是你这話是怎末說的啊？在流浪的生活里，你总会見識一些新东西。老在一个地方呆着，可討厌死啦。”

“嗯，我从前也常常这样想；可是有一天你就会发現这末想可沒有什么好处！在你到处奔波，賺一口飯吃的时候，你什么也搞不好的。不管你怎样想要安頓下来，你沒有家，也沒有亲人，該有的你全沒有。”

“可是你家有啦，亲人也有啦，”犹翰斯說。

“嗯，可是維持生活也很艰难啊。吃了这一頓，要找下一頓的，背后沒有一点依靠——这种生活眞可憐呀。最坏的是，我們穷人不得不走这条路；每一天你都不知道你这口飯要从哪儿来，因此你就这里、那里，到处去找它。就是这样的生活使我們不断地流浪。……不过現在你得自己在家里消遣一两个鐘头了；我答应了一个鄰居，要給他拉粪去！”

拉斯·彼得走了以后，蒂特和孩子們領着他們的叔叔繞着那个农庄看了看。他是一个有趣的人，因此他們不久就很要好了。他好象是見不得任何出色的事物，因为他看了什么，就夸奖什么；这样就完全赢得了蒂特的信任。她从来也沒有听見有誰象他这样贊美着老鴉巢和它的一切。

他帮她做了一些晚上的工作，等拉斯·彼得回来的时候，家里就显得多少天以来也不象今天这样的有生气。吃罢了晚飯，

蒂特煮了咖啡，还把白蘭地酒也拿出来放在桌子上，这样两个弟兄就長談起来了。犹翰斯講着家里的事情；他有一种强烈的幽默感，在他的談話里，他把家里和弟兄們的情形說得毫不留情，因此拉斯·彼得听来，就大笑着，差不多跌出了椅子。

"嗯，你講的都不错！"他喊着說，"就跟从前一样。"他要問的事情，要重温的旧事是很多的；天曉得有多末久了，孩子們从来也沒有看見爸爸象今天这样地高兴，这样地快乐。显然他弟弟的来到使他的心情开朗了。

孩子們也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因为他們找到一个亲人了！自从外婆逝世以后，他們就仿彿非常孤單，当別的孩子們談到他們的近亲时，他們就无話可說了。現在他們有了个叔叔，从关系的亲疏来說，他是仅次于外婆的，因此这簡直是他們亲戚里的至亲。而且他那末奇异的来到了老鴉巢，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就連他本人也沒有想到啊！孩子們的小小的身体兴奋得跳动着；隔一会儿他們就要跑到外边去，用手摸摸那一架在月光底下一动也不动的奇怪的机器。可是蒂特不久就制止了他們，而且叫他們上床去睡了。

两个弟兄坐在那儿一直談到半夜，为了听到他們全部的談話，孩子們尽可能地打起精神不睡。可是最后睡眠到底征服了他們，蒂特同样也堅持不下去了。她不愿意在爸爸和叔叔还沒有睡的时候就上床去，因此她靠在一把椅背上睡着了。

早晨来了，和它一起来的是一种喜悅的感觉；孩子們一睜开眼睛，便覚得有点儿什么东西一晚上都在床边等着他們，他們一醒来，它就要愉快地迎接他們——它究竟是什么呢？是的，在門旁边的衣鈎上挂着一頂便帽——犹翰斯叔叔是在这儿啊！他和拉斯·彼得已經起身干活儿了。

犹翰斯对他所看到的每样东西都有兴趣，而且肚子里满是主意。“这或許会发一点儿小財呢，”他左一次右一次地說。“一句話，你把地荒廢了。”

“唔，当我出門的时候，我就管不了它啦，”拉斯·彼得辯解似地回答說。“这样，再加上老婆出了事，事情也就更办不好啦。关于这件事，你在那儿也許全都听見了吧？”

犹翰斯点了点头儿。“可是，这也不应該使你有些什么不同啊，”他說。

那一天拉斯·彼得为了把田里的水排出去，他要到沼地那里去挖一道溝。犹翰斯拿了一把鍬和他一起去了。他一心一意地干着活儿，拉斯·彼得簡直很难追得上他。“看你干活的这股劲儿，”他說，“很容易看出来，你眞年青啊。”

“为什么你不把整块地里的水用溝排掉，然后再把它鋪平呢？它会变成一块很好的草地呀，”犹翰斯說。

嗯，为什么？連拉斯·彼得本人都不曉得。“只要有个什么人和我一起干活儿就好啦，”他說。

“你这儿有泥炭么？”有一次当他們坐着歇气的时候，犹翰斯問道。

“呃，除了我們自家燒的以外，就沒有了；挖泥炭的工作可辛苦啦。”

“呵，你用脚来挖，那当然辛苦啦！你应該弄一架机器，套一匹馬来干；那末两个人一天就能挖多少方呎了。”

听了这些話，拉斯·彼得沉思着。許許多多的主意和劝告都灌进了他的腦子，他本来愿意仔細地加以研究，再一个一个地把它們消化。可是犹翰斯却沒有給他考慮的时間。

过了一会儿，他已經站在土坑的旁边了。这儿有非常出色

的造磚的材料。他想。

嗯，这一点拉斯·彼得是知道得非常清楚的。他結婚那一年的夏天，索丽尼就曾經用那儿的粘土做磚，盖了那一間披屋，到如今，风霜雨雪的各种天气，它都經得起。可是一双手不能样样事儿都干啊。

就这样犹翰斯談到这件事，又談到那件事。他很細心，而且样样事儿都有办法；他所說的計划簡直就沒有个完。拉斯·彼得对于他講的話不得不听着；他就好象在听着一只古老的、被遺忘了的曲子似的。沼地，土坑，和其他的什么，年年都曾經对他講过同样的話，不过它們講得比較慢一些罢了；現在犹翰斯所講的这一些，他簡直来不及听了。在所有的困难里，突然看到了一种办法，这是极其令人鼓舞的。

“你听着，弟弟，”吃中飯的时候，他說，“你使我又有了勇气啦。你好不好就在这呆下去？那末我們两个人可以一起把这块地方整頓整頓。反正你干的这种浪蕩的营生，也賺不了多少錢。”

犹翰斯仿佛很欢喜这个主意——到底，作为求生之計，公路是不能使人称心如意的！

白天里他們更其詳細地討論了这个計划，而且同意了怎样开始实行；作为兄弟手足，他們要共同工作，共同享受工作的成果。“不过那架磨刀机器可怎末办呢？”拉斯·彼得說。“得还給人家呀。”

“呵，不要管它吧，”犹翰斯說。“那人病啦；他不能使用它。”

“唔，不过他病好了，起床的时候，他就沒有賺錢謀生的工具了；我們留着它，良心上可过不去啊。我明天要到海边上再运来一車青魚，我可以赶車繞个弯儿从亨德斯特走，那时我再把它留在那儿。准会有个把漁夫把它捎給那个人的。我真的早就想不

干这青魚的生意了；可是很久以前我就跟人家約定了买一車，这几天他們一定会捉到很多的。”

第二天早上三点鐘的时候，拉斯·彼得已經在院子里套好了車，准备向漁村出发了；在車子的后面放着那架奇怪的机器。他剛要动身，犹翰斯就跑来了，他臉也沒有洗，而且也沒有完全睡醒；他剛剛戴好他那頂鴨舌帽儿，并且在脖子上纏了一条圍巾。“我想我跟你一起去吧。”他打着呵欠說。

拉斯·彼得沉吟了一会儿——这使他感到突兀。“好吧，你愿意去就去吧，”他最后說，一面讓出地方来給他坐。他原以为他弟弟今天会动手挖滞呢；現在那片草地上的水只剩那么一点儿了。

“再出去一趟对我有好处！”犹翰斯爬进了車子里面的时候說。

好啊——是的——可是他剛剛才走进这个家啊。“你不要穿一件外套？”拉斯·彼得問着說。“我那一件旧的，你可以穿上。”

“噢，不要緊——我可以把領子翻起来避避风。”

这时候，太阳剛剛升起；湖岸上弥漫着一层白霧，好象一張面紗似的挂在蘆葦上。在綠色的原野里，蛛網上綴滿了千百万顆露珠儿，在初升的阳光下象鑽石一般閃爍地发出亮晶晶的光来。

这一切拉斯·彼得都看見了，也許就是这些使他改变了心意；至少在今天，他認为老鴉巢是一个美好的小地方；因此离开它就是一种罪过。关于他的故乡和近亲，以及过去几年以来他們每个人的生活狀況——所有他想知道的事情，他都已經曉得了；因此他对于老家的怀念也消逝了；現在他倒宁愿在这儿呆下去。“幸亏你离开了老家！”他想到了当犹翰斯談着家乡的时候

曾经讲过的这一句话。他认为这话很对——再回到那些相互争吵、相互猜忌的亲人中间去，是不值得的。事实上也并没有引诱他离开这儿的动机：象一个傻子似的，追寻运气是没有意义的，还是想法维持现有的一点儿家业好。

拉斯·彼得不能理解在他身上已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每样事物今天看起来都跟往日不同。就好象他的眼睛擦了一种奇妙的药膏似的；就连老鸦巢的贫硗的土地也都显得美丽而且希望无穷了。一个新的日子，新的光景出现在他和他家的前面了。

"这早晨多好啊，"他说，向犹翰斯转过头去。

犹翰斯没有回答他。他已经把鸭舌帽拉下来盖住了眼睛，而且睡着了。他的样子显得闷闷不乐的，他的嘴松弛地下垂，好象他刚刚喝过了酒。他真是多末象妈妈啊！拉斯·彼得向他自己许下心愿：他要好好地照顾他。

第 七 章

做 腊 肠 的 人

这一次，在老鸦巢周围的田地上他们并没有着手进行过什么工作；犹翰斯没有拿起锹来动手去挖沟，而想跟他哥哥一道去运青鱼，这对老鸦巢这家人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时刻。在他们去作生意的那家农庄上，一只生下来就死了的小牛犊摆在谷仓外面；犹翰斯马上就看见它了。他一跳就下了车，走到了它的旁边。

"你打算把它怎末办呀？"他问着说，用他的脚把它翻了个

身。

"当然是埋起来，"那个农家的小伙子回答說。

"在这一帶地方，人們不卖死牲口么？"犹翰斯問着說，那时候他們已經重新上車了。

"哼，誰要买死牲口啊？"拉斯·彼得反問着說。

"我的天哪！你眞是落伍啦。你可曉得么，我很想在这儿住下来，作一个牲口販子。"

"把这些一生下来就死了的小牛犢都买下来么？"拉斯·彼得大笑着說。

"不光是这个。可是这个主意也不坏呀；家乡那个老屠夫从这样一个小牛犢身上，时常要賺十个到十五个克朗呢。"

"我們不是說好了要在家里勤勤恳恳地着手干活儿么？"拉斯·彼得說。

"我們当然要干田里的活儿，可是我們要用錢啊！你作生意占去了你所有的时間，所以家里样样事情都沒有人管，販卖牲口可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你运气好，一天一百克朗是容易賺的。讓我每星期赶車出去走一遭，我敢担保：这一趟賺的錢就足够日常用度了。然后我們就可以把其余的时間用来在田里干活儿了。"

"听起来倒不錯，"拉斯·彼得犹豫地說。"我想，你生来就是一个生意人哪，是不是？"

"那你可以放心，在家乡里納勒貝那儿，我常常給我那老板賺几百克朗呢。"

"可是你怎末开始呀？"彼得說。"我頂多还有五十克朗，用这点錢买牲口是不够的。这錢要留着交租稅，实在是不能动用的。"

“你把它給我吧，剩下的我来想办法，”犹翰斯滿有信心地說。

就在第二天，他揣着拉斯·彼得的全部积蓄赶着車子出发了。过了两天他还没回来，这种情形本身就使人不放心。也許他交結了一些坏朋友，錢被人家偷走了——不然就是生意不好，把錢耗費掉了。拉斯·彼得等得有些不耐煩了。就在这时，犹翰斯總于回来了，車子上裝得滿滿的，高声地唱着。車子背后捆着一只半死的老馬，它是那样虛弱，簡直不能动彈了。

“嚄，你买来的东西好象还很年青呢！”拉斯·彼得挖苦地喊着說。“在麻袋和谷草下面，你买的是什么？”

犹翰斯把車子赶进了門廊，关起了大門，他就开始卸車了。一只死了的牛犢，一口爛了一半的死猪，另外还有一条就要断气的牛犢。这些都是他从鄰近的农家里买来的，那笔錢还有一点沒有用完。

“唔，这一切都很好，可是你要把它們怎么办呢？”拉斯·彼得惊异地大声說。

“等一等你就曉得了，”犹翰斯跑进跑出，回答說。

他周身充滿了精力和銳气，他一边到处忙碌，一边唱着歌，吹着口哨。那間大門廊也打扫出来了，他拿进来一节大树根做砧板；然后他燃起了一束干草，看看那只大鍋底下是不是漏风。孩子們站在那儿，張着嘴，呆呆地盯着他，拉斯·彼得把头搖了搖，可是也幷沒有干涉他。

他剖开那头死牛犢，剝了皮，又把那張皮挂在門廊里来晾干。接着就輪到那头病牛犢了，他一下就打死了它，然后就把它的皮挂在另外那張皮的旁边。

他安排了蒂特和克里森去把那些腸子洗干淨，他們是勉勉强强干着这个活儿。

“我的天，你們以前沒有摸过腸子么？”犹翰斯說。

“哎——呀。不过那不是死牲口的腸子呀，”蒂特回答說。

“吓，眞是的，那末你洗的是活牲口的腸子么？我倒愿意看看你怎样洗它們！”

他們想不出什么回答，只好繼續洗着——同时犹翰斯把那匹半死的馬拉进来了，然后去找斧子。他跑过院子的时候，把那把斧子向上抛着，等它落下来，又接住了斧子把儿；他眞高兴极了。

“这是从家里那些人学来的！”拉斯·彼得想，那时候他在馬房里一个人忙着。虽然犹翰斯干的这一切是他的族人干的老营生，現在这种营生又占領了老鴞巢，可是他并不喜欢；它强烈地使他想起了他的童年。“現在人家更会認为我們是下賤的人了，”他悶悶不乐地这样想。

犹翰斯吹着口哨走进了馬房里，来拿一只旧麻袋。

“别那末滿臉怨气的，老头子，”他經过他身边的时候說。拉斯·彼得还来不及回答他，他就走出去了。他把麻袋套在那馬的头上，量了一下距离，然后就把斧子向后一揮；接着从麻袋后面发出了一陣奇怪的拉得很長的碎裂声，那匹馬便腦漿迸裂地倒在地上了。孩子們在旁边看着，都吓呆了。

“現在你得来帮我一把，把它抬起来，”犹翰斯快乐地喊着說。拉斯·彼得慢吞吞地走过了院子，帮他的忙。过了不久那匹馬就被挂到一根梁木上，它的头下垂着，身体剖开，皮就象一件披风似的向后面翻了过来。

犹翰斯叔叔的行动越来越神秘了。他們明白为什么他对那几張皮那末注意，那是可以卖錢的；可是他要那些腸子和那些切好的肉做什么呢？那天晚上他燒起鍋来，一整夜他都干着活儿，

使这一块地方充满了一种难聞的煮肉、骨和腸子的味道。

"他一定是做肥皂，"拉斯·彼得想，"不然就是做車油。"

他对犹翰斯的所作所为，越想越不喜欢；他巴不得要他弟弟象他来的时候那样赶紧的离开。可是現在他除了听凭他继續这样搞下去以外，一点儿办法也沒有。

犹翰斯不要任何人来帮他的忙；他小心地把那間下房的門关得紧紧的，然后就极其秘密地工作着。整个一夜他都在燒着鍋，第二天早上吃早飯的时候，他关照了孩子們一句也不要說他昨晚上干了些什么。吃过早飯以后，他不見了，不久就拿着一架絞肉机回来了，他把那个砧板也搬到下房里。他来吃中飯的时候，身上尽是些血水，油污和肉渣儿。他那样子很可怕，而且周身更难聞了。可是他的确是卖命地干着活儿；他甚至連睡覺的时間都沒有。

傍晚的时候，他敞开了下房的門，他的活儿干完了。

"喂，你們来看呀！"他喊着。在天花板下面的一根竿子上挂着一長串腊腸，看起来很肥美，顏色又漂亮，又新鮮；誰也猜不出它們是用什么做的。在一块很大的洗衣板上放着顏色鮮紅的，切得四四方方的大肉块儿——这是那匹馬的最好的部分。另外还有一大桶沒有凝固的脂油。"那是油，"犹翰斯攪着桶里的油說，"可是說实在的，用它来炒菜也不坏呢。看上去，味道很好呢！"

"可别拿进我們的厨房，"蒂特說，对着这些东西，露出了一副討厌的面孔。

"那你不要怕，我的小姑娘；做腊腸的人从来不吃自己的东西，"犹翰斯回答說。

"你現在打算怎么办呢？"拉斯·彼得問着說，显然地他知

道犹翰斯会怎样回答他。

“当然是卖掉呀！”犹翰斯拿着一节腊腸，露出了他那雪白的牙齿說。“你就摸摸吧，它多末圓，多末結实啊。”

“要是你認为能在这儿卖的話，那你就完全想错了。你不了解这一帶的人的性情。”

“在这儿卖？当然不是！我要赶車到湖对面去；那儿沒有人認識我，也沒有人曉得它們是用什么做的。在我那老地方，我們常常做这样的东西。在这一县收买来的坏东西，我們拿到另一个县里去卖。誰也沒有发覺我們这样的做法。这不是很簡單么，是不是？”

“我可不干这种事儿，”拉斯·彼得坚决地說。

“誰也不要你干啊——你不是干这种事儿的人。我明天要出去，不过你得給我另外找一匹馬来。要是我駕着那匹老朽了的老家伙去，一星期我都回不来。从来也沒有見过那样的牲口。如果它是我的，我早就把它做了腊腸了。”

“那你永远也办不到，”拉斯·彼得气惱地回答說。“这匹馬是挺好的，虽然也許它不中你的意。”

事实是：他們两个——犹翰斯和克拉夫斯——是彼此不相容的；就象水跟火一样。犹翰斯喜欢沿着公路奔馳，可是不久他就发現了这匹馬是跑不动的。后来，因为那匹馬既不能飞跑，而且走起路来又慢，所以他曾經希望它在他跳下車子的时候不要停下来，要它繼續前进。因为作为一个屠夫，他时常要跳下車来，拿着肉块跑到人家家里去卖，然后再赶上車子，跳上去——馬是不用停下来的。可是克拉夫斯对于这些新花样却并不喜欢。結果他們就冲突起来了。犹翰斯下定了决心要訓練那匹馬，所以他不断地用鞭子的粗的一头抽它。这样克拉夫斯就吃惊地站住

了。它有两次撩起后腿儿，向他发出了警告，然后它就轉过身来，折断了車轅，而且打算闖进車子里面去。它发怒地咧着嘴，露出它那長大的牙齿，它的意思或許是在說：你等着吧，我不把你踏在蹄子下面才怪呢，你这个黑良心的无賴！这件事情是他出去买牲口的那一天在公路上发生的。拉斯·彼得和孩子們都知道他們两个是仇敌。犹翰斯平时一走进了馬房，克拉夫斯馬上就把它那竪起来的耳朵朝后放下来，而且准备着要咬他和踢他。它那副神气叫人一看就明白。

第二天早上，在犹翰斯沒有动身以前，拉斯·彼得就打发克里森拉着克拉夫斯到路北的一个鄰家去和他們换了一匹馬。

"它許多年以来，就是一个屠夫的馬，这一回你应該和它处得来了，"当他們套車的时候，拉斯·彼得說。

那馬長得又長又瘦，正是犹翰斯所要的那一种。他一坐上車，那馬就曉得掌着繮繩的是什么样的人了。它猛然一下子就撒开了腿，接着就象一陣閃电似地跑过了屋角。轉眼他們就跑上了公路，在一团滚滚的黄尘之中向前飞馳了。犹翰斯在他的座位上忽上忽下地顛簸着，他大声地吆喝着，一只手把繮繩高高地举过了头頂，一只手揮舞着他的鞭子。他們那样子，就象是着了魔似的。

"再也不許他去碰克拉夫斯了，"当拉斯·彼得走进去的时候，他喃喃地說。

第二天犹翰斯回来了，他的皮夾里裝着鈔票，車子后面跟着一匹母馬。这匹母馬跟他駕車出去的那匹馬是一样的，只是动作沒有那么灵活；他差不多沒有花多少錢就买了它——打算把它宰掉。

"不过宰掉它，可是造孽啊；你的寿命还沒有享用完哪，呃，

是不是，老太太？"他拍打它的脊背說。那馬叫着提起后腿来。

"它快有三十岁了，"拉斯·彼得說，查看着它的牙口。

"它也許还不太老，可是它的性情却很剛烈，你就瞧着吧！"他响了一下鞭子，那匹老馬头朝后一揚就开跑了。它幷沒有跑多远，可是它的动作却已經显得颤抖而且很吃力了。

"好一匹千里馬啊，"拉斯·彼得嘲笑地說，"它那副样子就象一口气就会把它吹上天。可是你买了一匹应該宰掉的馬，你現在要来使用它，你能断定这不是犯法么？"

犹翰斯点了点头儿。"等我把它打扮完了，人們就不認識它了，"他說。

他剛剛吃完飯，就穿起了工作服，然后就开始来改裝那匹馬了。他修剪了馬鬃和馬尾，然后又把它蹄子周圍的毛剃了。

"只要把它那灰毛染上一点棕色，再加上两瓶砒霜粉杀杀它身上的虫，那时候，你看吧，它多末漂亮、多末年青啊。就是魔鬼也再認不出它来了。"

"你是从你的老板那儿学到了这套鬼花样的么？"拉斯·彼得問道。

"不，是从老头子那儿学来的。你从来沒有看見他干这种事儿么？"

拉斯·彼得已經記不得了。"那一定是我离开家以后的事了，"他轉过了身說。

"那是咱家出色的老花样，"犹翰斯說。

*　　　　*　　　　*

从这一种新的买卖里是可以賺到一些錢的——这一个事实不久就很清楚了，同时拉斯·彼得对于犹翰斯的这些行动也不再生气了。他听凭他赶着車子出去买呀，卖呀，他自己却呆在家

里，用那些廢料做一些腊腸、肥皂和油脂。他原是一个伶俐的一学就会的学徒，何况这又是他家的老行业呢。

那一年夏天，老鴉巢附近的地方都是臭气熏天的。当人們赶車从这儿經过的时候，他們就捂着鼻子，而且鞭打着馬儿，要它們快跑。犹翰斯把很多的錢拿到家里来，因此他們什么也不缺了。縱然如此，拉斯·彼得和孩子們却并不高兴。他們感覺到人們比从前更加議論着老鴉巢了。而最坏的是，他們自己也不再覺得这种議論是不公道了。現在人們完全有理由瞧不起他們；他們已經不象从前那样，因为他們的名誉的无懈可击而感到自慰了。

犹翰斯是不管这一切的。他多半的时間是在外面大路上奔波。他賺了許多錢，而且因此十分得意。他常常买些牲口，然后再卖出去。他的生活很放蕩，人們都这样說——他跟和他一类的人斗紙牌賭錢，而且也去跳舞。有些时候，他和别人打架，打得头破血流、鼻青眼腫的回到家里来。显然他用錢用得很多；誰也說不出他到底賺了多少。那是他自己的事，可是他表現出来的态度，就好象他一个人在維持着家里的生活，因此很容易發脾气。拉斯·彼得从来也沒有干預他，他希望家里过得太太平平的。

可是有一天他們却吵得很激烈。犹翰斯一向就在那匹馬的身上轉着念头，那一天，拉斯·彼得出去了，就在这时候，他把那匹馬牽出了馬房而且把它綁了起来，他对孩子們說，他要教訓那匹馬，使它規規矩矩的。他費了很大的勁才把它套在車上，它揮动着尾巴而且露出了牙齿，当犹翰斯要它动身的时候，不管他怎样鞭打，它却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最后，他气得不能自主了，他跳下了車子，抓起了釘耙的杆儿，然后就使出他全部的力量打着

那马的腿。看了这种情形，孩子们尖声喊了起来。那马被打得发着抖，周身流着汗，它的胁部也强烈地起伏着。每逢他跳着向它冲上去的时候，它都踢着后腿儿。最后犹翰斯罢手不再打了，他抛开了他的武器，走进了屋子里。

蒂特原想插进去，可是犹翰斯把她推到一边去了；现在她走到那匹马的跟前，把它卸了下来，给它饮了水，并且在它受伤的地方敷上了一块湿麻布袋子，同时孩子们站在一边哭着给它一些面包吃。不久以后犹翰斯就走出来了；他已经换了衣服。他谁也没有看一眼，就急忙套上马，赶车走了。孩子们从藏着的地方走出来，留心地盯着他。

"他现在要走了么？"艾尔西小妹妹说。

"我才巴不得他走呢，要不，但愿那匹马撒野逃脱了，让他永远找不到回家的路，这个讨厌的畜生，"克里森说。现在他们没有一个人喜欢他了。

这时，有一个人沿着沼地旁边的小路来了，那是他们的爸爸。孩子们跑上去迎接他，他们大家都在他跟前告诉他家里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拉斯·彼得有片刻的时间呆呆地看着他们，就好象不懂他们的话似的，然后就飞快地跑去了；蒂特跟着他跑进了马房里。克拉夫斯站在那里，样子非常可怜；当他们对它讲话的时候，这个不幸的牲口周身仍然在发抖；它的身上伤得很厉害。看了这一切，拉斯·彼得的面色气得铁青。

"现在他不在这儿，算他运气！"他对蒂特说。为了弄清楚是不是有些骨头被打断了，他仔细地察看了那匹马的四条腿儿；它也留心地抬起一条腿，然后又抬起另一条来，而且低声地叫唤着。

"这个恶棍，"拉斯·彼得说，轻轻地抚摸着它的腿子，"把可

憐的克拉夫斯折騰得这个样子。”

克拉夫斯叫了一陣，并且用蹄子刨着地面上的石头。它利用他主人对它的同情，又恳求地多吃了額外的一些料豆。

“你应該老老实实地揍他一頓，”克里森正經地說。

“我想干脆把他攆出去，”爸爸阴沉着臉說。“那对我們大家都好。”

“是啊，还有，你曉得么，爸爸？你猜得出今年夏天为什么乔翰生一家人都沒有来看我們么？他們怕吃我家的东西；他們說我們用死牲口作东西吃。”

“这話你是从哪儿听到的呀，蒂特？”拉斯·彼得用一种茫然的失望的目光看着她說。

“是一群孩子今天跟在我后面这样嚷着說。他們問我是不是要一只死猫做腊腸。”

“唔，我就想到了嘛，”他无可奈何地笑着。“算了，他們不来，我們也一样——見他的鬼，我要他們来做什么！”他的声音那末大，小巴夫尔吓得哭起来了。

“不要哭，我不是要吓唬你呀，”拉斯·彼得把他抱在怀里。“可是这还不够叫人生气么！”

两天以后，犹翰斯回到家里来了，他那样子，眞是骯髒得不得了，也荒唐得不得了。拉斯·彼得不得不攙着他下了馬車，他的两条腿簡直都站不住了。不过他还是能够想出許多話来說。拉斯·彼得听着他那些放肆的話，一声也沒有响，他把他拖进了馬房，他馬上就在这儿睡熟了。他躺在那儿，就象一匹死了的野兽似的，面色煞白，一束黑发复盖着額头，貼在他的腦門上——他这副样子就象一具尸首一般。孩子們悄悄地溜到馬房門口，偷偷地透过暗淡的光綫看着他；他們一看見他那副样子，就恐怖

地跑到田野里去了。他那样子太可怕了。

拉斯·彼得来来去去地走着，給馬匹切了一些草料。当他經过他弟弟的身边时，他站下来，沉思地看着他。那就是一个想不落在别人后面的人必需表現出来的本色：外面修飾得漂漂亮亮的，内里却冷酷得沒有心肝。就因为他那种厚顏无耻的性情，才沒有人瞧不起他。女人愛慕他，而且在黃昏里借口一件什么事走过大路来看他，至于說到男人呢——他的放蕩，以及为了女人和别人爭风吃醋的斗毆，这一切也許他都胜过了他們。

拉斯·彼得把手伸进了他弟弟的衣袋里，拿出了他那只皮夾——那里面已經空了！为了买牲口，他曾經从他們共同积蓄里帶去了一百五十个克朗；这是家里仅有的一笔錢；可是現在他把它全部都花光了。

拉斯·彼得的手抖起来。他弯着腰面对着他的弟弟，仿佛要把他抓住一样；可是后来他却直起腰来，走出了馬房。为了給他弟弟一些时間，使他睡到酒醒，他在附近徘徊了两三个鐘头，然后又走进来了。这一次他决心要把事情結束一下。他推着他的弟弟，弄醒了他。

“买牛犢的錢到哪里去了？”他間着。

“你管它做什么？”犹翰斯翻了一个身說。

拉斯·彼得把他拉起来，使他站在地上。“我要跟你說話，”他說。

“呵，滚你的吧，”犹翰斯嘟囔着說。他还沒有睁开眼睛，就往后一仰，又倒进干草里去了。

拉斯·彼得从井里打了一桶冰冷的水来。

“我要叫你醒过来，管你愿意不愿意！”他說着，就把那桶水澆在他的头上。

犹翰斯象一只猫似地立刻就跳起来了，抽出了他的刀子。他这样突然的被人弄醒，吓了一跳，他看見他的哥哥，就朝他冲上去。拉斯·彼得觉得他的脸上被刺了一刀，接着那只刀板就打在他的牙齿上。他一拳就打倒了犹翰斯，然后就扑到他身上，夺着那把刀子。犹翰斯就象猫一样，他的动作猛烈而又敏捷；他扭着，轉着，并且用牙咬着，还打算鑽个空子再給拉斯·彼得一刀。他嘴上流着泡沫。拉斯·彼得用手擋住他弟弟的进攻，他的手已經被扎了几刀，因此流出血了。最后他到底把他的膝盖压在他弟弟的胸脯上。

犹翰斯躺在那儿喘着。"放开我！"他喘吁吁地說。

"嗯，如果你規規矩矩的話，"拉斯·彼得說，他那抓紧了的手放松了一点儿。"你是我最小的弟弟，我才懶得伤害你哩；可是我也不愿意象个猪似的給你打倒。"

犹翰斯用力地掙扎一下，打算把他哥哥推倒。現在他已經有一只胳臂掙开了，他翻了个身，想去拿那把离开他足有一臂之远的刀子。

"哼，你就是这样耍花招儿！"拉斯·彼得說，用他全部的力量把犹翰斯压倒在馬房的地面上，"我还是把你捆起来好。孩子們，拿条繩子来！"

三个孩子一个靠一个的站在馬房門外看着这一場凶毆。"快呀！"爸爸喊着說。因此克里森就跑到屋子里去找蒂特，她拿了一条繩子来。她毫不迟疑地走近了那两个角斗的人，把繩子递給她爸爸。"要我帮你么？"她說。

"不用，我的孩子，"拉斯·彼得說，他笑着。"你就拿着繩子吧，等我把他翻过来。"

他把他弟弟的手結結实实地捆在背后，然后就把他拉起来，

并且拍打他身上的泥土。“你简直象一口猪，”他說，“你一定是在泥濘的路上打过滚儿的。安静点儿，到屋子里去！不然，我可要对不起你了。你倒不錯——今天你还沒有作一个杀人的凶手。”

他領着犹翰斯走进了屋子，要他坐在火爐旁边灯芯草垫底的安乐椅上。他打发孩子們到屋子外面去，并且吩咐蒂特和克里森給犹翰斯叔叔套好馬車。

“現在这儿只有我們两个人，我告訴你，你的行为簡直是一个流氓，”拉斯·彼得慢慢地說。“我在这儿多少年以来就盼着看見一个亲人，后来你来啦，那就象从家乡来了一封信。現在我宁肯花多少錢，也不愿意看見你到我們这儿来。我們大家都認为你有你的好处；我們也并沒有希望你太好，因此你也用不着非做得怎末好不可。可是你想想，你究竟干的是什么事儿啊？不是已經把我們拖到为非作歹的骯髒堆里了么！从此我們就算一刀两断吧——这一点你得弄清楚。我們給你一輛馬車，还有别的你說是你的，我們也給你，然后你就給我走吧！錢可沒有你的了，你花的錢比你賺的还要多。”

犹翰斯一声也沒有回答，他躲避着他哥哥的眼睛。

馬車已經套好赶到門前来了。拉斯·彼得領他走出了房門，并且象提一个孩子似的把他提到車子的座位上。他用他那被戳了的、还在流血的手解开了繩子；他臉上伤口的血水流到他的下巴和他的衣服上。“你走吧，”他威吓他說，从下巴上揩去了血水，“别不知道好歹！”

犹翰斯有片刻的时間坐在車子里搖搖晃晃的，仿佛还沒有完全醒过来。突然，他振作起来，大笑一陣，挽起了繮繩，然后就迅速地赶着車子越过屋角向公路奔騰去了。

拉斯·彼得站在那里，眼睛盯着那輛馬車，然后就走进了屋子，洗去了伤口的血。蒂特用冷水洗了他的伤口，然后又給他貼上了膏葯。

在以后的接連几天里，他們都在忙着清除这年夏天犹翰斯所作所为的一切痕迹。拉斯·彼得把那些死牛死馬的殘骸都埋了起来，他抛掉了那只砧板，然后又把里外都打扫了一番。以后，在夜間还有些农人用鞭杆敲打他家的玻璃窗子，喊着說："拉斯·彼得，我有一头死牲口卖給你！"可是在这些时候，他总是不回答。他家再不做腊腸，也再不买卖臭肉了！

第 八 章

再会了，老鴉巢

蒂特一边唱歌，一边干活儿；沒有誰来帮她的忙，因此她只得跑到东，又跑到西。她的一只眼睛纏着繃帶，每一次她經过厨房的时候，她总要把繃帶揭开，然后用一个杯子里的褐色葯水洗着那只眼睛。那只眼睛充血，发痛，还帶着虹彩似的顏色，虽然如此，她还是很快活。的确，就因为这一只发炎的眼睛，她才有了那末快活的心緒。他們就要离开老鴉巢了，馬上离开而且永远离开了，而这一切都因为她那只眼睛。

拉斯·彼得出去走了一趟，現在回到家里来了；他把手杖挂在厨房的門后。"嘐，那只眼睛怎样了啊？"他問着，一面动手脫靴子。

"噢，現在好多了。可是老师說了些什么啊？"

"啊，他說了些什么？他認为你起来卫护弟弟妹妹，这是对

的，也是好的。可是他本人却不愿意卷到这件事情里边去；到底，这也不足为怪呀。”

“为什么不足为怪呢？他曉得全部事情的經过——而且他一向又是多末誠实啊！”

“啊哈——唔——誠实！可是事情牽連到一个有錢的庄主的少爷，那末——他說得对，不过他得謀生餬口啊。如果他站出来反对那些庄主，他是害怕丢掉他的飯碗的，而且他們又象豆莢里的豌豆似的結成一团儿。他劝我还是把大事化小吧——特别是我們就要离开这儿了。再搞下去，除了吵鬧和麻煩以外，是沒有什么好处的。我想，这也許是很可能的。在拍卖的时候，他們会来报复呀——大家商量好不出高价；或者是根本就不来买。”

“那末你沒有到警察那儿去控告，是不是？”

“唔，我去倒去过啦。可是他也認为这件案子弄不出什么結果来。噢，老师还說剩下的这儿天你用不着上学了——他說他会留意把事情办妥的。他倒是一个好人，虽然他害怕牽連。”

蒂特并不滿意。她認为那个庄主的少爷——一个高大的男孩子——应該好好地受一頓处分，那对他会有好处。他就是首先毆打克里森的人，然后因为她站出来卫护她的弟弟，他又用他那木靴踢伤了她的眼睛。此外她那孩子气的头腦也認为这一次他們一定会賠偿她的損失——因为不管你是誰，在法律面前都应該是一律看待的。

“要是我是一个有錢的庄主的女儿，他是老鴉巢的孩子，那又怎末办呢？”她粗声地問着說。

“唔，那他就得好好地挨一頓揍呢——如果不把他揍坏了的話！”爸爸說。“他們就是这样对待我們穷人呀，而且在这件事情上，他們沒有要我們交出罰款，我們只有感謝人家哩。”

"你如果遇見了那个孩子，你会不会揍他一頓啊？"片刻以后她問着說。

"我倒宁愿揍他爸爸一頓哩——可是我看还是别这样好。你曉得，我們这些人，都不在人家眼里，有理也講不清啊。"

克里森从厨房的門口走进屋子。"等我再長大一些，那时候我就要在夜里悄悄地溜到这儿来，放火燒他們的庄子。"他說着，眼睛一眨一眨的。

"你說的是什么話呀，孩子——你打算把我們大家都送进监牢么？"拉斯·彼得惊慌地喊着說。

"那对他們才好呢，"蒂特說，又动手干活儿了。她对于她爸爸这一次出門交涉的結果，非常不滿意。

"你要在什么时候安排拍卖的事情啊？"她冷淡地說。

"那他們会办的，"拉斯·彼得連忙回答說，"我已經和那个書記員談过了。他人很和气。"拉斯·彼得見到了書記員，很感激他，他自己不愿意去見县官。

"嗯，他是喜欢把我們赶走的，"蒂特不留情地說。"他們所有的人就是这样。在学校里那些孩子圍起一个圈儿来唱歌，歌里面講到了一只烏鴉，一只猫头鹰，还有些丑陋的小鳥儿！还說烏鴉和他的小崽儿偷了农夫的鷄，可是以后农夫就拿起一根長竿子把老鴉巢打翻了。你以为我不明白他們的意思么？"

拉斯·彼得沉默着，然后又去干活儿了。他現在也觉得非常难过。

可是到晚上当他們团团圍坐在灯下，談到未来的时候，他們把所有不如意的事情完全忘掉了。这些日子以来，拉斯·彼得就在寻找一个安頓他們一家子的地方，最后他决定了要在他一向买魚的那个漁村里住下来。那儿的人們仿佛很喜欢他，他們

常常問起他为什么不在那儿安家。“而且那儿还有一个有趣的人——他是客店的老板，他可能干啦。你不了解他的时候，会覺得他很粗魯，可是他的心腸却很好。他答应了在我們沒有搭好我們自家的房子以前，給我找两間屋子，并且要帮我在一条漁船上搭一股儿。我們拍卖房产收到的錢，应該够盖房子的。”

“就是你从前告訴我們的，象一个矮子的那个人么？”蒂特覺得有趣地問着說。

“嗯，他倒象一个長子和一个矮子混合种儿哩——可以这样說——也許他的爸爸是个長子，他媽媽是个矮子。他前面是鷄胸，后面是駝背，他的面孔黑得象老鴉，不过这在他是沒有办法的事，如果不是生得这样，那当然很好。村子里的事情，样样他都要伸手管一把。”

听了这些話，蒂特发着抖。“听起来他簡直象妖怪啊！”她說。

現在拉斯·彼得决定要作打魚的工作了。在他一生中間，他对于这一行接触得很多，可是他本人却从来沒有出去打过魚；現在他的手因为跃跃欲試，好象有些发痒了。蒂特想到了这些，也很喜欢。那时候她就会再一次地接近大海了，她还蒙矓地記得在她童年时代和外婆在一起看到的大海。此外她覺得他們可以跟这儿的一切断絕关系，而且也許会摆脫了那个“破爛人家”的名字，和人們的辱駡呢。

接着他們就必須决定要帶走哪些东西，拍卖哪些东西了。現在他們体会到了这一点，一个人和他的財产分别，是一件忧心可怕的事。当他們在一起一項一項地討論着，要把哪些东西帶走、并且把要拍卖的东西記录在克里森的石板上的时候，写在石板上的东西可就不多了。他們希望把所有的东西都帶走。

"我們得再研究研究——别胡来了。"拉斯·彼得說。"我們不能把这些玩意儿都帶走。錢也是需要的——而且需要的数目也还不少呢。"

因此他們又一件一件地把家里的东西討論了一番。克拉夫斯当然是沒有問題的。在它老年的时候,把它送給陌生人,这是一种罪过;而且他們也能够靠沙垣上的野草来养活它。"有它,家里会用得着的,"拉斯·彼得沉思地說;"它也使一个人的身分要好一些。还有,我們也可以用它来賺一点錢呀。"拉斯·彼得講了这些話,不过是为了安慰自己和大家。在他内心的深处,他却非常为那匹馬担心,生怕大家决定把它卖掉了。可是誰也不敢想象和它分离。

在另一方面,关于那一头母牛,爭論就很多了。拉斯·彼得也希望把它帶走。"整个这段时期它都忠心地服侍着我們,"他說,"而且給孩子們奶吃,使他們長得健康。还有,將来家里多些牛奶总是好啊。"可是在这个問題上,蒂特却是很有見識的。如果他們要把牛帶走,他們还得帶上一块草地走。

拉斯·彼得笑了:唔,这个主意倒也不坏,如果他們能够把一片牧場,把一块沼地裝在車里拉走,那該多末好呢!在海濱,除了沙灘以外,就一无所有了。想到这里,嗯,他就情愿把那头牛放弃了。"可是猪我們要留着——还有那些母鷄也要留着!"

蒂特同意:留下母鷄很有用,同时也認为那口猪胡乱吃些什么东西,也可以活下去。

在拍卖的前一天,他們忙着把所有的东西都整理得井井有条的,而且在各式各样的东西上都用粉笔写了个号碼。孩子們也来帮着做事,他們非常兴奋。

"可是它們沒有完全搭配好,"蒂特說,她指点着拉斯·彼得

集攏在一起的一組一組的东西說。

"那沒有关系，"拉斯·彼得回答道——"人家看見了这一堆里有一只靴子，开了价錢，然后就把一整堆买去了。嘮，后来他們看見另外那只靴子在另一堆里，那末他們把这一堆的价錢也抬上去了。在拍卖場里，情形总是这样的；人們买到的东西总有很多沒有用处——他們大多数都搭配不起来。"

蒂特笑了："嗯，这一切你是理应知道的！"她爸爸本人便有一种到拍卖場里把一大堆沒有用处的廢物买回家来的坏习慣。这些东西在买的时候，是可以賒欠的，这就是一种誘惑。

这些年以来，在擱楼里，在下房里，各式各样的东西堆集得多末多啊！把这些东西都清出去，是一种安慰。可是把它們放在一起可就难了。孩子們好象覺得每一样东西都有用处——他們一看見机会来了，就会把这件或是那件东西拖走——象一些小老鼠一样。

* * *

拍卖的一天到了——那是十月里的温暖、阴湿、而又灰黯的一天。微风象一幅面紗似地罩在每一件东西上。田野，和田野上疏疏落落的人家，树木，都靜息在籠罩着一切的潮湿的雾气里。

老鴉巢里的人們很早就起身了。蒂特和拉斯·彼得忙得团团轉，从正房跑到仓房，又从仓房跑到正房。現在他們已經忙完了，样样事情也都准备好了。孩子們也梳洗好了，打扮好了，他們的头发梳得很整齐，面部因为揩洗和擦过肥皂所以显得很紅潤，他們非常兴奋地到处走着。蒂特做事情絕不半途而废，当她洗他們的耳朵，用肥皂把他們的眼睛弄痛时，哭叫也就难免了。可是現在这些使人不快活的事情已經过去了，而且在一星期之內也不会再有这样的事了；孩子的眼泪干得快，因此他們的小臉

儿欢乐地迎接着这样的一天。

小巴夫尔是最后梳洗完毕的。当蒂特最后給他梳洗快完了的时候，因为他急着要到外面去，她簡直不能使他安安生生的坐在椅子上。“好啦，你应該对姐姐講些什么話呀？”当他梳洗完毕的时候，蒂特問着說，把她的小嘴递过去讓他亲一亲。

“蹶蹶！”他頑皮地看着她說；显得很高兴。克里森和艾尔西笑了。

“别胡說，現在你規規矩矩地回答，”蒂特严肃地說；当她糾正他們的时候，她不允許他們开玩笑。“說啊，‘謝謝你，亲爱的姐姐，’——来呀？”

“謝謝你，亲爱的傻瓜！”那孩子說，放肆地笑着。

“呀，今天你簡直瘋了，”蒂特說，把他抱下了椅子。他跑到院子里，到他爸爸那儿去；还是講着一些胡說八道的話。

“他說了些什么呀？”拉斯·彼得在外面叫着說。

“噢，是他自己編出来的瞎說八道的話——他时常这样。他好象認为这样才算頑皮哩。”

“你，傻瓜呀傻瓜！”那孩子抱住了爸爸的腿說。

“你这个小皮猴，当心你胡說些什么話，不然我就要来追你啦！”拉斯·彼得用一种怕人的吼声說。

那孩子笑着，躲在井台后面去了。

拉斯·彼得捉住了他，把他放在一只肩膀上，同时又把他的妹妹放在另外那只肩膀上。“我們到田里去走走吧，”他說。

蒂特和克里森也跟他一起去了，这是他們在这儿最后一次的散步；他們两个人都不由自主地拉住了他的外衣。就这样他們从小路走到了土坑，經过了沼地，然后又走到了沼地对面的地方。說来很奇怪：現在当他們就要失去这一切的时候，在他們看

来一切又是多末和往日不同啊！沼地和土坑使孩子們想到了他們在这儿的游戏，使拉斯·彼得也想起了他从前的那些計划。籬笆里的黑莓子，他們經常藏在后面的大块的界石——这一切今天都用它們各自不同的方式跟他們講着話。冬天的种子已經埋在泥土里了，一切都給新的主人准备好了，不管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拉斯·彼得不愿意他的繼承者对什么有所抱怨。他不要别人說他因为不想收获，便把田地置之不理了。

“唉！我們在这儿呆到头了，”他們再回到屋子里的时候，他說。“天曉得新地方是个什么样子！”当他講着这些話的时候，他的声調有些哽咽。

一小群人开始聚集在公路上。在公証拍卖人和他的書記員沒有来的时候，他們三三两两地站在公路上，沒有走到老鴉巢的跟前来。当蒂特看見公証拍卖人和他的書記員是两个什么样的人时，她几乎要喊出声来；他們正是从前来逮捕她媽媽的那两个人。可是現在他們到这儿来的任务完全不同了，他們講話的时候也很和气。

跟随在他們的車子后面，一大伙人成群結队地来了。在他們中間，好象沒有人愿意第一个把脚踏在換破爛儿人的土地上。那两个公务員走到哪里，他們也跟到哪里，不过那个公証拍卖人和他的書記員却是和拉斯·彼得握手的仅有两个人；另外那些人都好象漫无目的地徘徊着，他們交头接耳的，嘁嘁喳喳地談着什么。

拉斯·彼得把那些买主估量了一番。在他們中間有一两个田庄庄主——都是吝嗇的老头子，他們是希望买便宜貨才来的。除此之外，差不多就完全是从附近来的穷人了——那些庄稼汉、長短工，他們都因为在拍卖場上买东西可以賒欠才被吸引来。

他們都沒有理会他，却挤着从那些庄主的身边擦过去——然后就挪到那个書記員附近；却不敢走近公証拍卖人。

“哼，他們那副神气，好象把我当作臭狗屎，”拉斯·彼得这样想。可是到底他們又算得了什么呢？他們大多数人就連种一只胡蘿卜那末大的一块地都沒有呀。幸亏他什么也不欠他們的！就連那些从沼地附近来的住在窩棚里的人們——因为他們貧穷、他时常帮助的那些人，今天也跟别人一样地瞧不起他了。現在他們再沒有从他那儿得到点什么东西的机会了。

一个人从这里走到那里，眼看着别人搶購自己的各种财产，无論如何，这很有些滑稽。他們这些人要买换破爛儿人的东西，并不很大方——他們唯一的希望就是睁眼买些便宜的貨色。

拍卖人曉得他們大多数人的姓名；他鼓励他們出价錢。“喂，彼得·金森·赫納特，好好地出个价吧。这一年以来，你就沒有从我这里买东西了！”他忽然对一个住窩棚的人說。不然他就会說，“这儿有件东西，买回家給你老婆吧，金斯·彼得逊！”每一次他叫他們的名字，被他提出来的那个人就会知趣地笑着，出一个价錢。他們都認为能被公証拍卖人認識，是很光荣的事。

“这儿是一把梳子，出个价吧！”当拍卖农具的时候，拍卖人喊着說。从人群里发出了一陣笑声；原来拍卖的梳子是一把釘耙。另外他把簸谷机叫做咖啡磨。对于每一件东西，他都有一个令人发笑的名字。有些时候，他竟在拉斯·彼得身上开起玩笑来，因而人們取笑他，而且很快地大家便都跟着笑开了。可是拉斯·彼得却搖了搖身子由他們笑去。他認为，拍卖人的职业就是要說一些笑話——这一切对于拍卖很有帮助！

那个又可憐又愚蠢的短工乔翰生也来到了拍卖場上。他穿着一套破破爛爛的工作服和一双粘着泥巴的木靴子，他站在别

人后面，伸着脖子在看热鬧。每逢公証拍卖人講一句笑話，他比別人笑的声音都要响，表示在这些玩笑里他也有一份。拉斯·彼得看着他，心里很生气。在他的家里，除了一些愚蠢透了的人們給他一点东西以外，簡直就沒有什么吃的，他賺到的錢都用来喝酒了。可是他站在那里，这一个白痴，他还摆他的臭架子呢！而且天哪，他居然还出了个价錢——要买拉斯·彼得的旧皮靴呢！誰也沒有跟他竞买，結果那双靴子就敲定一个克朗卖給他了。"你当然要馬上給錢啦，"拍卖人說。这一回，大家却笑起买主来了，誰都曉得他沒有錢。

"我替他給了吧，"拉斯·彼得說，把一个克朗放在桌子上。乔翰生瞪着眼睛看了他一会儿；然后就坐下来，开始穿起了靴子。他已經有許多年沒有穿过皮靴了。

屋子里，一張餐桌已經布置好了，那上面放着两大盤夾肉面包和一瓶白蘭地酒，周圍还有三个杯子。餐桌的一头放着一只咖啡壺。蒂特总在厨房里呆着；她的面頰兴奋得通紅，她唯恐人家不賞識她准备的这些东西。她把什么都准备好了，只要那些夾肉面包一完，她即刻就可以再切一些；隔一会儿，她就要向門里看看屋子里的情形怎样，她的心强烈地跳着。每隔几分鐘便有一个陌生人走进屋子里好奇地东張西望着，可是一点什么东西也沒有吃，就走了出去。后来有一个人走进来了——他并不是住在附近的人，因此蒂特并不認識他。他跨过了凳子，吃了一块夾肉面包，并且給自己倒了一杯白蘭地酒。蒂特从他牙床的嚅动，可以看出他吃得津津有味的。随后一个农夫的妻子走进了屋子，她拉着那人的胳臂，使他轉过来，向他嘰嘰咕咕地講了些什么話。然后他站起身来，把嘴里的东西吐到手里，就跟着她走出門了。

后来当拉斯·彼得走进厨房的时候，蒂特正伏在桌子上哭着。他搀着她，使她站起身来。“怎末一回事儿啊？”他問着說。

“沒有什么，”蒂特抽噎着說，要从他的身边掙开。她也許是不愿意叫他难过，要不然，也許是連在他面前她也想把这件丢人的事遮盖住。經过了許久的劝說，他才从她嘴里知道为的是那些吃的东西。“他們碰都不去碰！”她抽抽搭搭地哭着说。

这种情形他自己也注意到了。

“也許他們还不餓，”他安慰她說。“而且他們也沒有时間。”

“他們認为我們的东西坏！”她大声說，“是用狗肉或是别的什么肉做的。”

“别瞎說了！”拉斯·彼得古怪地笑着說。“还不到吃中飯的时間哩。”

“我亲自听見一个女人家对她丈夫說——别去碰它，”她說。

拉斯·彼得沉默了几分鐘。“噢，現在不用为这种事情难过了，”他說，撫摸着她的头发。“明天我們就离开这儿了，以后他們怎样說，我們一点儿都不管啦。新的生活就在眼前了。嘮，我得回到拍卖場去了；别哭啦，好啦，作一个懂事的小姑娘吧！”

拉斯·彼得来到馬房那里，这时候拍卖的工作正在这儿进行着。到了十二点，公証拍卖人就停止工作了。“現在我們要休息一会儿了，乡亲們，而且我們的肚子也要裝点儿东西啦！”他喊着說。人們都笑了。接着拉斯·彼得就走到拍卖人的跟前来。大家都知道他要說些什么話；人們都往前边挤着，要看看这一个換破爛儿的人在拍卖人面前怎样丢臉的样子。他摘下了他那瘪塌了的破帽子，搔着他那蓬乱的头說：“我只是要說——”他那宏大的声音傳到了最远的角落，“如果公証拍卖人和他的書記員不嫌弃我們的話，屋子里倒預备了一些吃食和啤酒——我們

也欢迎大家吃一杯咖啡。”人們彼此用胳臂肘儿你碰我，我碰你的表示着一种蔑视的样子——誰曾經听見过这样冒失的話呢！——换破爛儿的人請公証拍卖人吃飯，而且他的老婆又是一个凶手！人們气也不喘地看着；一个农夫竟会非常放肆地向拉斯·彼得递了个眼色，警告他不要这样。

公証拍卖人迟疑不决地謝絕了他。“我們自己帶来东西了，你和你那聪明的小姑娘事情已經够忙了，”他用一种友好的态度說。接着，当他看見拉斯·彼得垂头丧气的神情，和周圍那些人們得意揚揚的臉色的时候，他就明白这时候出了什么事情，而且大家等待他参加进去，他从前也到这儿——为了一件不愉快的差事——現在他愿意使这一家耐过了他們的不幸的老实人心里好受一些。

“好啊，多謝你們，”他愉快地說，“外人的飯食尝起来总比自家的香！还有一杯白蘭地喝呢——你說怎样呀，韓森？”他們跟隨拉斯·彼得走进了屋子，然后就坐在餐桌旁边了。

人們跟在他們后面，显得有点儿吃惊，接着他們就一个一个地溜进来了。他們認为：看一看那样一个有身份的人怎样吃换破爛儿人的东西，倒是一件有趣的事。一旦他們走进了屋子，为了讓大家面子上过得去，他們也就不得不坐在餐桌上了。胃口是有感染性的，而公証拍卖人和書記員两个人吃得又是那么津津有味。也許人們并不十分相信他們自己听到的和自己傳播的那些事情。蒂特所做的夹肉面包和咖啡很快就吃光了，接着公証拍卖人把她叫来，他贊美了她，而且拍着她的小臉儿。这一种亲切的举动赶走了她許許多多的苦痛，而且也是一种使她高兴的，对她所有的煩惱的报酬。

“无論哪一次拍卖，我都沒吃过这末好的咖啡，”公証拍卖人

說。

当他們再开始工作的时候，一个陌生人出现了。他向拍卖人点头打了招呼，可是别人他却誰也沒有理，然后就四面走了一圈，察看了房子和田地。他穿着一双長統皮靴，他的打扮象一个管家的样子。可是任何人把眼睛閉起一半都可以看得出他不是乡下人。漸漸地他漏出了口风說他是城里的一个生意人，他希望把老鴉巢买下来——大概是为了在湖上釣魚——而且用它作为夏天的别墅。

要不是这样，出价要买这块地方的人是很少很少的，可是他的来到却改变了这种情况。一旦把这儿的一切都收拾得井井有条，它的確可以成为一小块很好的財产。最后拍卖老鴉巢的时候，果然有些人爭着出价，結果拉斯·彼得就得到了一笔很好的价錢。

最后拍卖的工作結束了，可是人們还是留連着，仿彿预料到要发生什么事情一样。一个肥胖的农妇走到拉斯·彼得的跟前来和他握了手。"我現在要和你道別了，"她說，"但愿你在你新的家里比在这儿运道好。你們过去的日子过得不怎末好，是不是啊？"

"是啊，我們在这儿得到的一点儿好处，是不能感謝誰的，"拉斯·彼得說。

"过去大家都待你們不好，大家理应待你們好呀，我和别人一样对你們也不好，可是这是我們的习惯啊。我們这些农人是看不惯穷人的。别把我們想得过份地坏吧。祝你运道好！"她說了同样的祝福的話，和所有的孩子道别。許多人都动身走了，可是也有一两个人也照她那样子和他們話别，并且和他們握了手。

拉斯·彼得站在那儿照拂着他們，孩子們都站在他的身边。

"到底，人們总要比你想象的好得多啊。"他說。他深深地感动了。

他們把东西都装上了車子，为了明天一早能够及早起程。到达渔村的路程并不很近，因此，他們認为还是早一点动身，在明天夜晚之前赶到那儿安頓下来的好。接着他們就去睡了；在一天的忙碌之后，他們已經疲乏不堪；这一夜他們都睡在仓房里的干草上，因为被子都已经打成行李了。

第二天早上，他們醒来的时候，就覺得这是非常好的一天。他們是和衣而睡的，因此，一醒来就不要再穿衣服，只消在天井的水槽里把臉洗一洗，也就完事了。就在这个时候，他們已經有了一种接触到新鲜的、欢乐的事物的感覺。他們只消喝些咖啡，把母牛送到鄰家，就可以准备上車了。克拉夫斯已經架在轅上，他們把猪、鷄和三个小家伙都安置在滿車东西的頂上。这是迎接新的生活的一个奇妙的开始。

只有拉斯·彼得一个人覺得很悲哀。他找了一个借口，又到他的家园里走一遍，他站在仓房后面，眼睛呆呆地望着田野。他曾經在这儿辛苦地劳动过，經历了幸福和苦难；每一条溝渠对他都很亲切——地里的每一块石子，和他的牆壁里的每一道裂隙，他都很熟悉。未来的生活会給他們帶来一些什么呢？拉斯·彼得以前在穷困不堪的时候，也曾經从头干起过，可是他却从来也沒有象現在这样的心灰意懶。他的思念回到从前的日子去了。

相反地，孩子們却只想到將来。蒂特不得不給他們講一些海濱的风光，因为她从小和外婆在一起的时候，便記忆着它，他們都在心里預期着在他們新的家里的欢乐的岁月。

第九章

一个漁夫的死

冬天是寒冷而又漫長的。拉斯·彼得本来打算在一只漁船上搭一股儿，可是仿佛船上总沒有空額，每一次他向那个店老板提醒他对他的諾言的时候，店老板总是閑談一些别的，把他岔开。“不久你就会搭上了，就等一陣子吧，”店老板說。

等一陣子——說起来可倒容易。可是他在这儿等着——他的积蓄已經愈等愈少了——他究竟在等着什么呢？当然也許船上会发生一个意外，那末他就可以把那个位置填上——这种想法是不好的。原先，事情本来是这样安排好的：店老板要帮助拉斯·彼得找到一只大漁船，然后讓他来經管它；在拉斯·彼得沒有迁来漁村之前，最低限度他是这样理解的。可是显然地这是一个极大的誤会。

他到处帮人干一些零活，并且誰生了病，就代替誰。“你就再等一陣子吧，”店老板这样說。“到头来总有办法的！你要用什么，就从店里拿吧。”看起来就好象他留着拉斯·彼得是为了他个人的某种目的似的。

最后，春天来了，狂烈的风暴和海港附近的一些事故傳来了春天的信息。一天早上，拉尔·金生的船回来了，它已經失去了它的主人；一陣巨大的波濤把他卷到海里去了。

“你最好馬上就到店老板那儿去，和他談一談，”拉尔·金生的两个伙伴对拉斯·彼得說。

“可是我去找拉尔·金生的寡妇，和她談这件事，不是更合

情合理么？”拉斯·彼得問着說。“到底，这一股儿現在应該归她呀！”

“我們不愿意卷到这件事情里面去，”他們謹愼地說。“你要找誰就找誰吧。不过如果你家里有錢的話，你应該把它存在銀行里——这些小房子很容易着火。”他們彼此会意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就轉身走了。

拉斯·彼得左思右想地考虑了这些話——这难道是眞的么？他拿出了拍卖房产所积蓄下来的、准备重起爐灶的两千克朗，然后就走到店老板跟前去了。

“請你把我的錢照管照管好么？”他低声地說。“人家告訴我說，你是我們这儿的存款銀行呢。”

店老板把錢清点了一番，然后就把它鎖在他的写字台里了。“你要收据么，我說？”他說。

“不——那倒沒有什么关系，”拉斯·彼得慢吞吞地說。他本来是愿意取得一張字据的，可是他也并不愿意堅持非拿到它不可。那样，看起来就好象他不相信人家了。

店老板拉下了那張写字桌的前档儿——在拉斯·彼得听起来，那声音就好象把泥土抛在棺材上一样。“我們就算它是漁船上那一股儿的保証金吧，”他說，“我一直在想，你可以把拉尔·金生的那一股儿拿到手里。”

“我是不是应該和拉尔·金生的寡妇商量，而不和你商量呀？”拉斯·彼得說。“这一股儿是她的啊。”

店老板向他轉过身去。“在我看来，村子里別人的事情，你仿佛比我还清楚。”他說。

“不，可是我想事情应該这样办，”拉斯·彼得含糊地說。

一离开他那間屋子，拉斯·彼得就聳了聳肩膀。眞該死，一

个人一到了这个駝背的矮子面前就不能自主了。这一个沒有脖子的，大头的駝背矮子！人家都以为他象狮子那末强壯，而且很能动腦筋哩。他摆布着人們，讓别人按照他的笛子来跳舞，凡事都由他作主。你簡直就斗不过他。往往，在拉斯·彼得想到一种可以使他的問題迎刃而解的办法时，那个店老板的臉色馬上就把他的念头冲散了。他对这一次和他談判的結果并不滿意，可是他高兴他又离开他了。

他来到海边上，把他剛剛做的事情告訴了那两个伙伴。他們沒有什么反对的意見；他們对于拉斯·彼得参加进来搭三分之一的股儿，倒也很喜欢：他旣高大而又强壯，而且是个好人。"現在，你应該跟那个寡妇講好，"他們說。

"什么，还要这样么？"拉斯·彼得叫着說。"天哪，难道說搭一股儿要花两笔錢么？"

"关于这个，你自己要弄清楚，"他們說；"我們不愿意卷到这件事情里面来！"

他去看了那个寡妇，她住在村子南部的一座小茅屋里。那时候，她正坐在火爐旁边，吃着一只黄色碗里的豌豆；泪水流在她的面頰上，滴进了那些豌豆里。"現在沒有誰給我賺錢了，"她嗚咽着說。

"唉！我怕我已經走錯了一步，"拉斯·彼得神色沮丧地說。"我已經付了两千克朗給店老板，来搭上一股儿，可是現在我听說这一股儿是你的。"

"你自己也沒有办法呀，"她說，和气地看着他。

"那末說，那不是你的么？"

"大約十一二年以前，我的男人从店老板手上把它接过来，他說他为了这船股儿曾經付过許多次錢。不过一个貧穷的寡妇

可难和人家講理呀，而且还要拿人家的施舍哩。拉斯·彼得，生活可艰难啦！現在还有誰会照拂我呢？还有誰会駡了我，又給我賠礼合好呢？”她又哭起来了。

“我們尽力地常常来看望你吧，至于說到吃食，那我們也要想办法解决的。我不喜欢对任何人存个坏心眼儿，特别是对一个沒有当家人的寡妇，有誰給她弄到口粮呢！穷人应該結成一伙呀。”

“我曉得只要你自己有得吃，你也不会讓我挨餓的。可是你要养活你自己的家口，这儿的沙土地又不長粮食。人們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呀，但愿在你們帮助我的时候，不象这样。”

“嗯，嗯——一个叫花子得帮助另一个叫花子。只要一切都顺手，我們不会忘記你的。可是我走了以后，你要在我身后吐三口口水哩。”①

“唔，好吧，我吐，”寡妇說，“而且我还要祝福你交一步好运哪。”

• • •

現在他有了一个干活儿的机会。在他捕魚的时候，再有点儿运气，那末一切就都会好了。他很高兴：拉尔·金生的寡妇并沒有希望他在进行这一項新的工作时倒楣。在他想来，孤儿寡妇的詛咒是一个人工作上的沉重的負担。

現在拉斯·彼得已經在村子里住下来了，他发現了这个村子并不象他所想的那样；他能够想出許多比这儿更好的安身之处来。整个的村子都是貧穷的，而且好象沒有一个人有一点志

① 北欧漁夫的一种迷信，漁夫外出打魚时，如有妇女在他身后吐三口口水，那末他就不会淹死。

气。漁夫到海上去打魚，是因为他們不得不去。他們时常抓住一种借口就呆在家里。他們这样說，“我們卖劲干活也好，不卖劲干活也好，反正总是一样地受穷。”

“哦，这一切是怎末一回事呢？”开始的时候，拉斯·彼得这样地問着别人，而且不相信地笑着。

“不久你自己就会曉得了！”别人回答他說，果然过了不久他就开始明白了。

他們都不是心甘情愿地干活儿，这是不足为怪的。样样事情都由店老板操縱着。他按着他的心意安排着一切。船有什么地方必需修理了，他就拿出錢来修理，而且購置了一切新式的工具。他留心不讓誰挨餓受冻，而且还开了一爿店鋪供应一切必需品，又允許人們可以賒賬。毫无疑問地，他把人們的賒欠都登在賬上，可是人們誰也不曉得到底欠他多少錢。不过这一点他們倒也不在乎，他們繼續地欠賬，一直到他暫时不許他們賒欠的时候为止。此外，如果一家漁戶really地发生了什么差錯，他总会插进脚来帮一下忙。

这就是他們忍受了目前生活情况的原因，而且他們仿佛还很滿意——因为他們对于生活沒有什么責任。当他們把捕魚所获拿到岸上来的时候，店老板就接收了它，然后根据他自己的意思随便分給他們一点儿錢——只不过是一点零用錢而已。其余的都偿还他們欠他的賬了——他說。他从来也不开出賬單来。“我們还是别搞这一套好，”他往往会微笑着說，“你們能有多少就付多少吧。”所有的人大概都欠他的錢；也許要一个頂大的錢包儿才可以裝得下他们的欠款呢。

他們可以花的錢是不多的。不过，在另一方面，他們也沒有什么开支。如果他們的漁網和漁叉破了，或是掉在海里了，店老

板就会添置一些新的，一切日用必需品只消到店铺里去拿也就可以了。这种生活真特殊，拉斯·彼得这样想；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它却也很吸引人。在这个社会里，一个人靠自己的双手生活，取得生活必需品，实在很困难，因此，让别人负起全部生活的责任，自己好象是一个领养老金的人，这样的生活也颇能吸引人的。

不过这样的生活却不让你有上进的余地。除了不得已必须去打鱼以外，拉斯·彼得要想使得他的伙伴们多做一点儿，这就很困难了；他们认为，这样拚死命地干活儿又有什么好呢？他们昏昏沉沉地过着日子，在干活儿的时候，也总是无精打采的。很多人，一打完了鱼，就到小店里喝酒玩牌，消磨时间；不然就是干别的坏事；无论走到哪里，都没有什么家庭生活。

拉斯·彼得曾经希望和他的同伴们打成一片，和他们一起谈论一些时事，并且也学习一些新的事物。很多的渔夫在年青的时候，都曾经到过外国，他们不是在商船上作水手，就是在海军里当水兵。有许多重大的事件正发生在别的国家里，这些事件对他和他们大家都有一定的影响。可是他们谈话的内容差不多全是左邻右舍的琐事——店老板更时常是他们的话题。他就象一堵石墙似的围住了他们全体。他有一座结实的房子建筑在海港的旁边，客栈、商店、农舍都在这一座房子里。人们老远就可以看见这座房子的屋顶，人们要谈什么话，或是要做什么事的时候，总是不由自主地要朝它瞥一眼。一谈到他，所有其他的谈话就都结束了。

没有谁说过他什么好话。人们的全部所得都以种种名目而统统落进了他的荷包里——有些人把钱花在他的酒柜上，另外也有些人愿意从他的铺子里买一些吃食，不过所有的人都在暗

地里詛咒他。

不消說，这是他們的事。到头来，人們都根据他們自己的聪明，或是愚蠢，而得到不同的待遇。拉斯·彼得不愿意把自己降低到跟别人一样：被人看作一个不会說話的畜生。他的責任就是要使得孩子們不缺吃的，不缺穿的，而且过着一种象样的生活。

第十章

新的世界

蒂特站在厨房里，切着大片大片的面包，涂上了油給那三个飢餓的小家伙吃，他們这时候正留連在門口那儿，眼睛留心地盯着蒂特的一举一动。她一边切着面包，一边責罵着他們：吃过中飯只有一个鐘头，可是現在他們就好象一星期沒有尝过东西似的。"先給我，先給我！"他們伸出了手儿喊着。这样一来，他們就打断了她那洗濯的工作，而且还会吵醒正在擱楼上午睡的父亲——这眞是不象話。可是这是因为大海，它使他們有了那末大的胃口。

她越是要他們安靜，他們吵的声音就越大，还赤着脚乱踢那扇門儿。他們已經等不及了：无論哪一个孩子，只要他拿到一块面包，他馬上就跑到海边上去玩了。他們的精力很充沛——差不多眞的是太充沛了。"你們当心哪，別讓吃人島的国王看見了你們，"她把头伸到門外，朝他們身后喊着，可是他們旣沒有听見她，也沒有看見她。

她走到門外来，站在那儿盯着他們，那时候他們費勁儿地向前跑着，脚踢起了砂子。哎呀，巴夫尔的面包掉到砂子里了——

可是他把它揀起来以后，就繼續朝前面跑去，而且一边跑，一边吃着。'沙子会把他的腸胃擦干净的，"蒂特一个人笑着說。他們瘋了，簡直是瘋了——他們挖着沙子，而且到处飞跑！他們从来沒有这样过。

她自己对于这种改变也很高兴。即便有玩耍的机会，她也不能去玩耍；她所有的兴致早就消失了。可是这儿有很多的有兴味的东西，在高大的山崖下面，駝背的、殘破的、長着青苔的房屋，叢集在沙垃的一角上；每一座房屋的周圍都是些土堆，臭魚堆和一些打魚的工具。这全部房屋在蒂特看来，就好象許多个不同的世界一样；她很喜欢把它們都調查一番。

她生来就对大多数的事物有兴趣，可是她不象克里森，她不喜欢到处地游逛。他一刻也不肯靜下来；他剛剛才发現这一座小山后面的情景，可是馬上就跑到另一座山上去了。他总想看地平綫以外的地方，因此他爸爸常常說他可以这样周游整个的世界，因为地平綫总在变化着，而且看也看不完。拉斯·彼得时常提到这話来取笑他；旣然他每次看見一座山都要翻过去，那末最后总有一天他会再跌进这座村子里——恰好落在蒂特的燉鍋里，这些話在一刻也不宁靜的小克里森听起来，就完全变成神話了。他时常因为出去游逛而受到处罰——可是幷沒有用。巴夫尔却喜欢把什么东西都拆开来，看一看里面是些什么，不然的話，就是拿着鎚子和钉子忙着。他几乎能够和克里森一样灵巧地使用他的双手了。他所做的东西最后总是被他弄得稀爛，可是如果一把刷子掉了柄的話，他会很快地把它修理好。"他就是要把东西拆成一片一片的，好再来把它修理起来。"他的爸爸这样說。小妹妹艾尔西却站在一边看着，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

蒂特时常干一些有用的活，不然她就不快活。外婆一死，她

对于渺茫的未来事物的兴趣就已經消失了；她从来也不怀疑有什么好事在等着她，它就象一顆明星一样，驅散了她那阴郁的童年的苦痛。她并不清楚那到底是什么，可是它总是存在着，就象一綫光明一样。这期待着她的好事情一定会找到她。所以她呆在家里；外面的世界对她沒有吸引力。

蒂特的童年时代是在一些鄰居稀少、而且疏疏落落的相互离得很远的地方度过的。現在有別人和他們住在一块儿，这在她就是一种分外的快乐了。

蒂特对她同村的人們发生了强烈的兴趣，她在这座小村里还沒有住多少天，大多数人的情况便都曉得了——例如，結了婚的人怎样生活在一起，誰是誰的情人等等。她一眼就能够理解她周圍的情况——然后就能看出隐藏在某种情况背后的事实；她善于很敏捷的推断事物。她那暗淡的劳累的生活在她的身上培养了这种感覺，而且已經成为她經历过一切的一种报酬了。在她这种感覺里也有着一些憎恨——一种对于所有瞧不起他們这个破爛人家的人們的报复，虽然这些人們自己也并沒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

他們住在一座房子的一只角落里，那是店老板租給他們的。这一座長長的駝背的房子，座落在小村中心的地方，它恰好高踞在小海灣的上面。除了他們以外，还有两家人家也住在这座房子里，因此就只有两間小屋和一間厨房可以說是他們的，拉斯·彼得不得不睡在擱楼里。这座房子只是一座茅草房，一般人都把它叫做“济貧所，”可是它却是他們唯一可以租到的地方，因此他們就必須尽量地利用它，一直到拉斯·彼得自己能够盖起房子的时候为止——而且因为他們的头上有了个屋頂，他們还要感謝店老板哩。蒂特对于这座房子是不滿意的——地板已經腐

朽了，而且在她洗刷以后，总是不干的。它并不比老鴉巢好——而且地方也小多了。她总在盼望着他父亲要盖的那座新房子。她想象那应該是一座真正的房子，一个紅色的屋頂在阳光下面閃耀，还有一只鉄打的不会爛掉的洗碗缸。

不过，虽然如此，她还是很快乐。当她站在厨房門里洗刷鍋碗的时候，她可以看見她眼下的沙垣，她一双眼睛留神地看着所有来来往往的人們。她那小小的腦筋奇怪着他們究竟要到哪儿去，究竟要去做什么。此外，如果她听見了隔壁有人講話，或者是从房子的另一头发出人語声，她就停止工作，气也不喘地留神听着。一切都是那样地使人激动：同住的那两戶人家总是吵鬧不休的——那个瘸了腿的老祖母就在牆壁的那一面，躺在床上詛咒着生活，同时两个孿生孩子拉开了嗓門尖叫着；那个儿媳妇到哪儿去了，只有天曉得；此外，住在房子另一头的还有漁夫雅各和他的女儿。当她站在那儿，一点什么也不想的时候，突然，样子象妖怪似的店老板会消遥自在地走过了沙垣，他来探望隔壁年青的小媳妇了；接着老祖母就把她的拐杖砰砰地敲在地板上，詛咒着所有的事情和所有的人。

村子里的閑話很多——講的都是些伤心丢臉和罪惡的事情。蒂特自己一个人就能听懂这些故事，常常一直听到完了。即使是在最难弄清的事件里，她也能够很快地找出綫索来。

現在她的生活幸福得多了：家里要做的事情已經不多，再也沒有牲口要她来照管了，因此她自己便有了許多的时間。她必須入学的时期已經滿了，不久她就要領受堅信礼了①。剛搬来

① 堅信礼，为基督教仪式的一种，已經受过洗礼的教徒領受堅信礼以后，即可享有教堂里的全部权利。

的时候，她曾經从厨房的窗口照看着那匹老馬，现在就連它，也不需要她来照看了。店老板不許他們牽它到沙堤上去吃草，而且他已經把它牽到他自己的农舍里去了。它一冬天都在那里，只有当它运送海草，或者是从海濱上給店老板运魚的时候，他們才会看見它。它在現在的家里，人們待它很不好，他們把一切艰难的活儿都交給它来做，那末店老板自己的牲口就省力了。蒂特一想起这件事，她的眼睛就含滿了泪水。那馬現在就象童話里的一匹馱兽似的；而且也沒有人来爱护它。自从它用它那溫軟的鼻头和嘴唇銜去她吃的面包皮，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蒂特已經沒有駝背的习惯了，人長大起来，身材也开始丰滿了。她享受着目前比較舒适的生活和孩子們的快乐——这两者都給她增加了一些幸福。她的头发已經長起来了，而且有些丰盛的鬈发垂复在前額上，她的下頷也長得柔潤而又丰滿了。誰也不会說她生得很漂亮，可是她的眼睛却是美丽的——它們总是很机警的，給蒂特注意找些有用的活儿做。她的手又紅又粗糙，她还沒有学着怎样来爱护它們哩。

蒂特在厨房干完了活，走到起坐間。她坐在窗前的一只小凳上，然后就开始补着孩子們的衣服；同时她也可以看見海濱上和沙堤上正在发生的事情。

在远处的海边上，孩子們使出全部力气在挖着，他們正在用砂子堆着花园和城堡。往右是一座小小的茅屋，看来它收拾得又整齐，又干净；在这座小屋旁边，漁夫拉斯穆斯·顏尔森站在那里向窗子里喊着。他的老婆把他赶出了家——当他和他的老婆爭吵的时候，他們講的話，总是很有趣的，他象一个牧师似的大声而又單調地說些含糊不清的話——听起来簡直叫人打瞌睡。他是一个沒有一点火气的人。多半是他的老婆，过些日子

就会发起脾气来，那时候，她对他就不象他那样含糊不清說些什么，而是破口大駡了。

这两个人时常要吵嘴——吵嘴的原因也总是因为他們的女儿。两个人都嬌縱着她，而且每个人都想拉她到自己的一边来——因为这个原因他們就常常吵起来。瑪莎呢，这个鬼丫头先站在这一边儿，然后又站到那一边儿——她要看哪一边儿对她最有利。她倒是一个漂亮的姑娘，她的身材很窈窕，可是却很健壯，她能够推着一輛裝滿了魚、或是船具的手推車走过沙埖上面松散的沙地，可是她的性情却很撒野——她为了自己，总有很多話要說。就是一时有了一个爱人也总是因为和他爭吵，結果也就不欢而散了。

两个老人的耳朵都是聾的，他們时常跑到屋子外面来吵嘴，就好象他們需要一些空气似的。他們自己以为講話的声音很低，爭吵时却总是那末大声地叫着，弄得整个的村子都曉得他們究竟吵的是什么。

蒂特从窗口就可以看見大海——在光輝的太阳下面，它閃爍地发着光，显出了美妙的淡藍色。它就好象一个巨人一样，輕柔地用手拍撫着海岸——接着它又会突然地发起怒来！船只都停泊在海边上，他們一并排地摆着，就象畜舍里的牲口似的。在一只船上两个漁夫正坐在一条長凳上吸着烟。

这时，村子里所有的孩子都从海边上向后面跑着，就象一群惊慌失措的蜜蜂一样。他們一定是看見店老板了！他不贊成孩子們成天地玩耍；他認为他們应該做些有用的事情。他一出現，孩子們就逃开了，一路想象着他有一只毒眼。孩子們散到沙埖的各个方向去，然后就突然不見了，好象大地把他們吞沒了一样。

接着他就拖着笨重的皮靴，沉重地走来了。他那双長大的胳臂下垂到膝盖上。当他經过那片松散的沙地时，他那又瘦又大的手按在大腿上，他那样子就好象在地上爬一样。他那畸形的身体好象一架风箱，他的头在他那寬闊的肩膀中間，浮标似地上下地动着；他每一次呼吸听起来都象汽笛，离开很远人們就能够听見。天啊，他是多末丑啊！他活象一个伏着的妖怪，可以随心所欲地把自己要变多大就有多大，然后就俯視着所有的人家，寻找他的食物。他那紧閉的嘴那末大，能毫不費力地把一个孩子的头吞下肚子去——再說他那双眼睛啊！一想到这里，蒂特就閉起了她自己的眼睛，而且怕得发抖。

可是她很快地就睁开了眼睛；她留心别讓他看見她，她得弄清楚他到底要来做什么。

这个吃人鬼——孩子們这样叫着他，主要因为他那張大嘴——走到了拉斯穆斯·额尔森的家門前就站住不走了。"啊，你們两个又吵起来了！"他快活地喊着說。"怎末一回事啊——我想，又是因为瑪莎吧？"

拉斯穆斯·额尔森沒有說什么，就拖拖沓沓向海濱走去了。可是他的老婆却不怕店老板，因此她把她的憤怒都轉到他的身上来。"这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啊？"她叫着說。"你少管閑事吧！"店老板沒有睬她，經过她的身边，逕自走进屋子里去了。他多半是来找瑪莎的，老太婆在他的脚后紧跟着。"你别自找麻煩了，这儿沒有什么事情要你来查問！"她尖声地喊着說。片刻之后他就走了出来，那个老太婆仍然在他脚后駡着他，接着他就走过沙坵了。

这个漁夫的老婆站在那儿四下里張望了一会儿，她一看見蒂特，就走到她身边来了。她滿肚子的怒火还沒有发泄完呢，因

此她需要一个对象，好繼續把她的話通通講出来。"这个駝背的畜生，他在村子里到处查看着呢！"她尖声地喊着，仍然气得失去了自主，"他闖到人家的屋子里，就象在他自己的家里一样。可是那个老混蛋呀，他不敢把他推出去，就悄悄地溜了。唉呀，他們那些好男人就只曉得在沙地上蕩啊；女人家可就什么都得管啦，吃呀，穿呀，丟丑的事儿呀，样样的事儿！如果我那孩子活着就好了。"說到这里，她就掀起了圍裙蒙住了头，开始哭起来了。

"他淹死了么？"蒂特同情地問着說。

"我整天都在想着这件事；我永远也忘不掉他呀；我这一辈子可享不到福啦。也許哭是件蠢事，可是我沒有办法呀——他死得好冤枉呀。如果是灾病把他折磨倒了，如果是上帝伸出手来摆布他，——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可是他是結結实实的，沒灾沒病的——他的叔叔要他出去打野鴨。我打算不讓他去，可是那孩子偏要去，在他沒有去以前，他一个劲儿地吵着。他对我說：'可是，媽媽，你曉得我会使枪啊；嘮，我每天都打枪哩。'然后他們拿着两杆枪就坐着船走了，可是还不到十分鐘，他就回来了，躺在一灘血里断了气。就因为这个，我看見野鴨子就受不住，也吃不下。无論什么时候，我一坐在窗子旁边，我就会看見他們把他抬回来——好象我又看見他們啦。也就因为这样，我这双眼睛就模糊了，我总是哭啊；現在我这一辈子算完了。"

老太婆伤心得不得了。她的手发着抖，漫无目的地在桌子上移来移去的。

听了这些話，蒂特就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她了。"安静点儿，安静点儿，别再哭啦，"她說，抱住了她和她一起哭着。"等一等吧——我給你燒一杯咖啡喝。"于是漸漸地她就把她安慰好了。

“你生得一双好手，”老太婆拿起了蒂特的手儿，感激地說。“它們又粗又紅，因为你的心生在正正当当的地方。”

在他們喝咖啡的时候，拉斯·彼得返来了。他剛剛去看过店老板，去打听人家把他的老馬照料得怎么样，他的心里很别扭。蒂特問他有什么煩惱。

“嗯，还不是那匹馬么——他們就要把它搞死了，”他难过地說。

漁夫的老婆和善地看着他。她說：“虽然你跟別人講話，至少我也能听見你的声音。啊，他原来把你的馬——还有車子也拉去了！哼，他样样东西都用得着，信用啊，金錢啊，还有吃的，他都要！你常到小酒店里去么？”

“不，我还沒有去过呢，我不想天天到那儿去。”拉斯·彼得說。

“啊，毛病就在这里：你不喝酒，他对待不喝酒的比別人更要坏。他喜欢人家把錢花在他的酒櫃上，比花在他的杂貨店要喜欢的多——这就是他的办法。他要你的錢，你要躲都躲不掉的。”

“他怎末会在这个地方横行霸道的呢？这个地方以前不是这样啊，”拉斯·彼得說。

“怎末会横行霸道么——因为这儿的人不好嘛——至少这儿村里的人就是这样。如果我們沒有个人来管，那末我們就会象一群沒有主人的野狗似的，到处跑啊，叫啊，一直到我們找了个人踢我們一頓才算完。我們舔他的靴子，而且选他做我們的主人，然后我們就心滿意足了。在我小的时候，这儿可就完全不同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座房子。可是接着他就来了，样样东西他都抓到手里。本来这儿就有一家小客店的，可是当他发現样样事情都不能由他来摆布的时候，他就想出所有这些新主意

来了，什么值錢的漁網啦，改良打魚的方法和漁具啦，天曉得还有什么别的。他把这些时新的东西都給了漁夫們——他們捉到的魚也就落到他的手里了。現在漁夫打魚比从前要打得多，可是这又有什么好处呢？还不是全要归他么！我倒愿意知道你为什么要在这儿安家呢？"

"附近的人們都說他对你們——漁人怎末怎末好，而且当时据我能够了解的，这話也并沒有錯。可是現在一个人亲身經历一下，事情可就完全不同了。"

"天哪！你还說他好！他左帮助右帮助，一直帮到人家背上一件襯衫都沒得穿的，才算完了。你等着吧；他也会把你拖下水的——要是这个姑娘長得漂亮的話，她也是跑不了的。現在他不过是把你們手里有的拿去。以后他就会来帮你的忙，直到你債台高筑，情愿上吊才罢。那时候他就会和你談到上帝和圣經了。因为他也能講道——象魔鬼一样！"

拉斯·彼得眼睛一动也不动地絕望地看着。"我听說他和他的老婆搞什么聚会来着，不过我們从来也沒有参加过；这一类的事情我們倒也不留心。并不是我們不信神，我們覚得最好还是管自己的事，上帝的事情留給上帝来管。"

"我們也不去，可是拉斯穆斯爱喝酒——唉，唉！这一切你都会亲自經历的。可是我在这儿坐着談起閑話来，都忘記回家了。"說了这話，她就走回家去給那个"老蠢貨"准备晚飯去了。

他們沉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蒂特說道："如果我們搬到别的地方去，該多末好啊！"

"噢，事情从来也不象人們所講的那末一团黑！而且我也不愿意把我的錢和每样东西都丢在这儿就走，"拉斯·彼得回答說。

第十一章

姜餅小房

現在孩子們的周圍尽是人們，他們便覺得好象住在一座螞蟻洞里一样。这儿每天都有事情发生，都同样使人激动——而最使人激动的事就是他們对于那个“吃人鬼”的恐惧。当他們正在船只中間作捉迷藏的游戏，或者是騎在机器間的頂上的时候，他突然就会出現，他那長大的胳臂一摆一摆地在空中抓着，如果他抓住了他們中間的一个人，那末在他們就不光是感到恐惧而已。孩子們都說他的呼吸里有一种生肉的味儿，他們并不把他看得比他实际的样子还要好。他們的心怦怦地跳着，从他的身边逃开，这样的动作給他們的生活增加了許多的兴味。

此外，当他們夜里睡在床上、側耳傾听的时候，他們时常会听到房子里有些响动，这些响动并不是从自家人那里发出来的。接着从擱楼上就傳来了个穿袜子的脚步声，于是他們就会看着蒂特。克里森曉得这是怎末一回事儿，接着他們就把头埋在被子里，悄悄地講話。这是神經失常的漁夫雅各，他在楼上爬着，留神地听着他們講的話。他总是悄悄地从这里走到那里，从那里走到这里，他打算从人們的談話里发現一句咒語，他可以使用它把附在店老板身上的魔鬼赶走。孩子們对于这个問題很煩心，因为他曾經答应过他們，如果他們发現了那一句咒語的話，他要給他們一枚六辨士。另外，从墙的那一面，他們可以听見鄰家老祖母的咳嗽。她害了水腫症，这种病症使她在外表上越来越胖，可是身体里边却是空的。她把她里边的东西都咳空了。

她的儿子遥远地外出航海去了，他很少回家；可是每一次他回来，他总会发现他的孩子死去一个，而他的妻子却又生了一个新的婴儿来弥补这个损失。她对于她的孩子們很疏忽，結果他們就死掉了。"来得容易，去得快！"人們这样地說，而且笑着。現在只留下了一对双生子：他們睡在一只大的木头的搖籃里，白天晚上都在哭着，只有一块面包皮給他們当作玩意儿。媽媽向来都不在家里，亏得蒂綷照看了他們，不然的話，他們早就死去了。

在沙埂上不远的地方，有一座与众不同的小屋子，它是孩子們曾經看見过的最最美丽的一座房子：它的門窗都漆着藍色，和別的房子里的梁木不同，它的梁木不是涂着黑色的柏油，而是漆成褐色的；磚是紅色的，还有一条藍色的条紋。房屋周圍的土地很整洁：沙土耙得很平整，水井旁边的地方既干爽而又洁淨。一株巨大的接骨木树——整个村子里仅有的一株树——生長在水井旁边。窗台上摆了一些花草，盛开着紅色和藍色的花儿，在他們的后面，坐着一个老婆婆向外面看着。她戴着一頂白色的便帽，另外还有一个老头儿，他滿头白发。当天气晴朗的时候，他总是在房子周圍蹓躂。偶尔那个老婆婆也出現在門口，贊美着他的手艺。"你把每样东西弄得多好看呀，小爸爸！"她說。"嗯，那全都是为了你啊，小媽媽，"他回答着，于是他們彼此都笑起来了。接着他拉起她的手来，他們就慢慢地向那棵接骨木树走去，在树蔭下面坐了下来；他們就象一对孩子似的，可是不久她就回到窗子那儿去，人們說許多年以来她的脚步就沒有走过他們院子里的那一口井。

这两个老人自己生活着，他們不和村子里其他的人来往，不过当拉斯·彼得的孩子們从他們門前經过的时候，那个老太婆

总是向外面看着，点着头儿、而且微笑着。孩子們找些借口、一天要从这座小房前面經过好儿次：在这个美丽的小小的地方，在这两个老年人身上，好象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他們。保持在他們的房舍里的整洁，显然也表現在他們的生活里；村子里的人除了說他們的好处以外，再沒有别的什么話可說了。

在孩子們中間，他們把两个老人的家叫做姜餅小房，而且他們想象着它里面的那些美丽东西。有一天，三个孩子走来敲門了。那个老人把門打开了。“你們要什么呀，孩子們？”他和气地問着說，可是堵住了門口。是啊，他們要什么呢——他們誰也不曉得。因此他們張口結舌地站在那儿。

“讓他們进来吧，爸爸，”有一个声音說。“那末进来吧，孩子們。”他們走进了一間屋子，那儿散发着花朵和苹果的芳香。屋子里每样东西都是油漆的：牆壁呀，屋梁呀，还有天花板；每样东西都焕发光彩；地板漆着白色；桌子揩得那末亮光光的，以至于窗子的影子都映在桌面上。一只猫咪躺在一張鋪着柔軟的墊子的安乐椅里睡着。

孩子們每个人端着一盤果子冻，都在窗子下面坐下来了。他們把一張防水布鋪在桌面上，生怕他們潑翻什么东西。这一对老年人担心地在孩子們的周圍踱着；由于这一次意外的来訪，他們的眼睛閃出了喜悅的光輝；可是他們却又不安地担心着家具。他們是不慣于和孩子們在一起的，因此小巴夫尔，他那样的举动几乎吓得他們掉了魂。他用他那双小手儿端着盤子，差一点儿就把盤子里的东西都打翻了，另外他又叫着說：“还要馬鈴薯啊！”他以为他吃的是果醬呢。幸亏小妹妹帮他吃完了盤子里的东西，这件事就快快活活的結束了。克里森接連滿滿的两調羹，就把他那一份儿吞到肚子里去了，他站在門口那儿，准备

跑到海边去——他又在想着一些新的事物了。接着他們給每个孩子一只紅苹果，然后就很客气地把他們送到門口那儿；这时候两个老人家已經疲倦了。巴夫尔把他的小臉儿貼在老太婆的裙子上，他說："我欢喜你！"

"上帝保佑你，孩子！你听見他的話了么，爸爸？"她說，点着她那衰老的头。

克里森認为他也应該表示謝意。因此他說："我能跑得很快，要是你們要送个信儿，告訴我就行呀！"为了表示他的腿脚多末灵便，他把头向后一仰，就在那条小路上冲出去了。他跑了一段路，就揚揚得意轉回来了，而且喊着說："就象这样快。"

"好啊，謝謝你，我們会記住的。"两个老人家点着头說。

这一次的小小的拜訪是他們彼此愉快的結識的开端。老人家很喜欢这几个孩子，当他們从門前經过的时候，老人家甚至于把他們招呼到屋子里来，耐心地容忍着他們那种笨手笨脚的举动。可是却不允許孩子們到处翻斤斗——他們可以在沙垃上做这种游戏的。那个老头儿常常給他們講故事，或者拿出笛子来吹曲子給他們听。孩子們回到家里的时候，眼睛閃着光，而且比平常安靜得多，他們把所有这些都講給蒂特听了。

第二天，蒂特就开始想着她怎样能够給两个老人家做点事情，好来感謝他們对孩子的好意。因为她想不出什么办法，所以就把她心里的話告訴克里森了。这孩子很聪明，他能够想出解决困难的办法。

村子里的漁夫都有这样的习惯：在他們打魚回来以后，还沒有把打到的魚送到店老板那儿以前，他們总要自己留下一点儿；有一天蒂特拿到了一条肥大的美丽的比目魚，她要克里森跑着把它送給那两个老人家。"可是千万别讓他們曉得是我們送来的

呀，"她說。"他們会睡午觉，因此你可以从从容容把魚放在那儿，他們却不会看見你。"克里森去了，他把那条魚放在那棵接骨木树下的小凳上；可是不久以后当他悄悄地走来，看看老人家是否已經把魚拿进去了的时候，他发現只有魚尾和魚鰭留在那里——猫咪已經把它吃光了。蒂特把克里森罵了一頓，因而克里森就不得不再一次地动腦筋想些别的办法了。

"爸爸可以把克拉夫斯接来，礼拜天帶他們坐馬車出去逛一逛，"他說。"他們从来也不到哪儿去，他們的腿太老啦。"

"你糊涂啦！——我們現在跟克拉夫斯还有什么关系啊，"蒂特尖厉地說。

可是最后她曉得怎末办了！她要在每天夜里替他們把那座"小房"揩洗一道；每天早上那个老婆婆不得不跪着来做这个工作。蒂特想，要她做这样的工作，眞是一种罪过啊。因此在两个老人家睡了以后——他們每天都休息得很早——蒂特就提着一桶水，拿着一根拖把，圍裙里还帶着一点沙子，就悄悄地走来了。克里森站在房門外，等着她回来。蒂特不許他和她一道去，她担心他会打扰了两个老人家——因为他总是很吵鬧的。

"你想，他們早上一出来，看見到处都干干净净的，他們会說些什么話呀？"他叫着說，蹺起这只腿跳跳，又蹺起那一只腿跳跳。要不是蒂特要他回家去睡的話，他倒愿意一直在那儿呆到第二天清早，看看他們那种惊奇的样子哩。

孩子們在下一次来看望两个老人的时候，那个老头儿給他們講了个故事，他說有一个小仙女，为了不让他的小媽媽干活受苦，她每天晚上都来揩啊，洗啊。那时候克里森笑着——他很懂得这个故事的意思。

"那是蒂特！"他叫着說。立刻他就用手捂住了嘴，可是已

經太晚了，他已經講出來了。

“但蒂特不是仙女啊！”小妹妹艾尔西叫着說，心里有些不快活。他們三个人全都哈哈地笑着她，一直把她笑得哭起来，接着那个老人就不得不拿出一块糕餅来哄她。

那一天他們回家去的时候，在路上碰見了犹翰斯叔叔，他正在寻找着他們的家哩。他周身穿着得很时髦，样子就象一个有錢的生意人似的。拉斯·彼得看見了他很高兴。自从他們在老鴉巢那次不欢而散以后，他們就沒有見过面，現在两个人把过去的一切都忘掉了。拉斯·彼得曾經听到关于他弟弟的一两件消息——犹翰斯的行动使得人們在談閑話的时候，总要提到他的。两兄弟握着手，仿佛在他們中間，从前就沒有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一样。“坐下来吃点东西吧，”拉斯·彼得說，“今天家里还有煎鱈魚哩。”

“謝謝你，不过等一等我要到店里去吃飯；我們一起还有几个生意人也在那儿呢。”

“那一定是个宴会了，我想？”拉斯·彼得眼里发着光說；他自己是向来也沒有参加过宴会的。

“嗯，那一定是的——人家做事情可闊綽啦。那个店老板，他可是个好样的。”

“有些人这样想；可也有些人不这样想。那全靠你怎样看他了。你最好还是别对他們說你是我的兄弟——你在这儿有了这一門穷亲戚，这对你很不体面。”

犹翰斯笑着：“我已經告訴过店老板了——他說你不錯。他說你是他的最好的漁夫。”

“眞的么？他这样說过么？”拉斯·彼得得意得臉都紅了。

“可是就是有一点吝嗇，他說你。他說，你認为鱈魚也会講

道理。"

"啊，不过——他这話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簡直是胡說啊！鱒魚当然不能講話呀！"

"我不曉得。不过他是个聰明人——或許是个有学問的人哩。"

"我听說，你生活得不錯啊，"拉斯·彼得改变了話題說。"人家說你跟一个富农的女儿訂了婚，这可是眞的？"

犹翰斯笑了，摸着他那女人一般的嘴，那嘴上已經有了一叢小胡髭。"到处都有一些閑話哩。"他只說了这末一句話。

"只希望你保住她就好了——别象我从前那样地倒楣。我从前也有一个情人，她也是庄主的女儿，可是我們还沒有結婚，她就死了。"

"是眞的么，爸爸？"蒂特叫着說，对于她父亲的这一种身分觉得驕傲。

*　　　*　　　*

"你觉得他怎么样，我的女儿？"当他的弟弟走了以后，拉斯·彼得問着說。"他神气起来了，是不是？"

"唔，他看来挺有气派的，"蒂特承認地說。"不过我照样还是不喜欢他。"

"你是很难对誰喜欢的。"听了蒂特的話，拉斯·彼得有些气惱。"别人好象都很喜欢他。他会攀上一門好亲事的。"

"唔，那也許吧。因为他長着黑头发——我們女人家一看見黑头发的人就要发狂了。不过我認为他沒有什么好。"

第十二章

每天的煩惱

快到圣誕节了，他們搬到这个村子已經有两个月了。有一天拉斯·彼得发了狂，竟跟店老板爭吵起来。他并沒有喝醉，村子里从来沒有听見过的一件事情：一个清醒的人竟会当面詈骂起店老板来。不过大家都一致認为他眞是太愚蠢，事后他自己也这末想。

他們是为那匹馬吵起来的。拉斯·彼得看不慣讓他的馬給别人干活儿，他一想到它不得不干得那末吃力，他的心就象刀子割了一样。此外，那时候虽然店老板已經答应了想办法使他在船上搭一股儿，可是他却閑着沒事做，这也使他生气；另外也还有一些别的原因。那一天他說他要把克拉夫斯牽回家，他要开始再赶車出去走一走。他来到店老板的农舍里向他要了他的馬。

“好啊！”店老板說，跟在拉斯·彼得后面走出来，而且他还叫人把那匹馬套在車上。“你的馬啊，車啊，还有車上每一样东西，都在这儿，你拿去吧——你还有什么别的东西么？”

听了这些話，拉斯·彼得倒有些吃惊。他本来預期着完全相反的結果，可是現在店老板却表現得十分和气，事实上几乎是他对拉斯·彼得表現出一种逢迎的态度。“我要装些东西到家里去，”他有些沮丧的說。

“行啊，拉斯·彼得·韓森，”店老板說，把他引到鋪子里。他把拉斯·彼得所要买的一切东西都用秤秤了出来，而且提醒

他买这一样，再买那一样；然后把这一切物品都堆在櫃台上。"你們有做圣誕蛋糕的葡萄干么？"他問道。"蒂特总是自己做的。"每个人做些什么事他都曉得，而且他总想些什么办法来帮助人家。

当拉斯·彼得就要把这些东西拿到車上去的时候，他微笑着說，"那一共是——讓我想一想，上一次你欠了多少錢啊？"

"我想等一等再算——等人家把拍卖的賬付給了我再說。"

"唔，我怕不行吧。我到現在还不曉得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哩。"

"哼，你这算是报复我。"拉斯·彼得勃然大怒地說。

"报复你？那倒一点也不是。不过我想知道我是在跟一个什么样的人打交道，然后我才能够信任他。"

"呃，好啊！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一看就知道！"拉斯·彼得大声地嚷着就冲出去了。

店老板跟随他走到車子那儿。"有一天，你对我的看法会改变的，"他温和地說，"那时候我們就可以再把这談开的。沒有关系。可是还有一件事——你到哪儿去給馬找吃的东西呢？"

"我会想办法，"拉斯·彼得簡短地回答說。

"还有馬房呢？現在天气已經冷了啊。"

"那你用不着管！"

拉斯·彼得迈步赶着車走了。他明明曉得如果沒有店老板的帮助，他的那匹馬既找不到芻料，也找不到馬房。两三天以后，他打发克里森又把那輛馬車送到店老板的农庄上来了。

他这样做了一次，现在可聪明多了——或者說，他至少是当心些了。偶尔当他覺得想念着公路、而且要想和克拉夫斯一起在公路上消磨一天的时候，他就很有礼貌地到店老板那儿去借

他的車馬，而店老板也总是把克拉夫斯借給他。那时候，他和那匹馬就好象一对很少見面的情人似的相聚在一起了。

可是他并不比以前聪明。他就摸不清那个店老板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关怀着别人，同时他又极力想統治这一个漁村。

他的伙伴和其他的人，他也不能理解。他以前的生活是在人們不相往来的村野里过的——在那儿的时候，他时常希望着和人們結識。从冷落的老鴉巢来看，人們彼此一家挨一家地分住着，看来倒也很舒适；人們偶尔也可以彼此帮帮忙，或者是在一起談談話。可是一个人在这里又有什么乐趣呢？他們勉勉强强地干着活儿，把責任和煩惱都推到别人身上；每天的所得也不过是剛剛足以果腹而已，同时却讓另一个人把他們的錢拾走。这眞是非常奇怪的事：那个駝背的魔鬼伸出他那双長手把每样东西都搜括去了，可是却沒有人敢于向他抗議。他在他們身上一定有一种巨大的权力。

拉斯·彼得再也不想反抗店老板了。当他的怒火上升的时候，他只須想一想天天在他眼前的漁夫雅各也就行了。誰都知道他怎样变成了今天这样的一个可憐虫。他从前曾經有一只大船，也曾經雇用了几个水手跟他一起干活，因此他認为他不必听从店老板的指揮。可是后来店老板使了一些花招，就把他弄得乖乖的了。店老板拒絕收买他打到的魚，那末他們就不得不划着船把魚运到别的地方去卖，可是这一个出路店老板也給他們堵起来了。他不許他們在村子里从他的店里买到日用品和船具——人們也躲避着他們，好象他們是瘋瘋病人一样，誰也不敢帮助他們。結果是雅各的伙伴跟他翻了臉，他們責备他說他使大家都倒了楣。后来他打算把船只卖掉，然后搬到另一个地方去，可是店老板不要买他的財产，别人自然也就不敢买了；他不

得不継續留在村子里，也不得不学着低头服輸了。虽然他自己有一只船和一些船上的用具，却不得不从店老板那里把它租来使用。这件事給他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因而他的神經失常了；現在他成天价糊里糊涂地到处走着，想找到一句咒語把店老板咒死；有些时候他拿着一支枪到处走，說他要把他枪斃掉。可是店老板却只是笑笑。

蒂特常常和村子里的女人閑談。他們大家一致認为店老板長了一双毒眼。他老在她的脑子里；老是叫她心惊肉跳。当她在沙stone上看見他的时候，她几乎要尖声叫起来；拉斯·彼得就不得不劝說她，使她壯起了胆。

有一天早晨，小巴夫尔从海边上回到家里来，觉得身体不舒服。他病了，他头疼；一会儿发热，过了一会儿又发冷。蒂特給他脫了衣服，讓他睡在床上；然后她就把在擱楼上睡觉的父亲喚下来。

拉斯·彼得匆忙地下了楼。一整夜他都在海上打魚，現在他还沒有睡醒，所以当他走路的时候，脚步都是搖搖晃晃的。

“怎么，巴夫尔，小宝貝，肚子痛么？”他問道，把手貼在孩子的前額上。那額头的血管剧烈地跳着，而且額头上是火热火热的。那孩子把他的头轉开了。

“看样子他病得不輕呢，”他說着，坐在床沿上，“他連我們都不認識了。这病来得可眞快，今天一早他还是好好的，一点病症都沒有。”

“几分鐘以前他才回到家里来——他的面色鉄青，而且周身发冷，可是現在他又火热火热的发燒了。你听一听他怎样在喘吧。”

他們在床边上坐着，一声不响地看着他；拉斯·彼得握住了

他的小手儿。那手儿是烏黑的，手指头又粗又短，指甲差不多又秃又破地長到肉里去了。这个小家伙，平常的时候，他从来也沒有安靜一下，使他自己得到休息；他一睁开眼睛就是清醒的。現在他却躺在床上喘着。那种样子很叫人伤心！他病得很厉害么？孩子們是不是又会遭难呢？从前那一群孩子曾經遭到的意外，他总算挺过去了——可是現在他一个也舍不得丢了！如果在他們身上发生了三長两短的話，他就活不下去了——那也就是他的生命的結束。他現在明白支持着他的就是他們——他們使他耐过了索丽尼的事件以及随此而来的一切。正是这些孩子，他們給予他一种迎接每一个新的日子的力量。在欢乐的孩子面前，他所有的破灭了的希望，他所有的失敗，都被淡忘了；这也許就是为什么他一向总离不开他們的原因。

就在这时候，巴夫尔突然跳了起来，要走下床去。“巴夫尔要玩，巴夫尔要玩！”他翻来复去地講着。

“他要到外面去玩，”蒂特說，用詢問的目光看着父亲。

“那末他也許好一点儿了，”拉斯·彼得快乐地喊着說。“如果他要去，就讓他去吧。”

蒂特給他穿起了衣服，可是他象一朵枯萎了的花儿似的沒有精神，因此蒂特又把他放在床上。

“我要不要去把拉尔·金生的寡妇找来？”她問道。“她知道人們得了什么病，而且也知道怎样来治。”

不，拉斯·彼得却不这样想。他倒宁愿去請一个正式的医生来。“克里森下学一到家，馬上就叫他跑到店里去，把那匹馬借来吧，”他說。“孩子病了，他們难道还能不借么！”

后来克里森回来的时候，他并沒有借到馬和車子，不过店老板却跟在他后面来了。他照例沒有敲門就走进了人家的屋子。

"我听說你小的一个孩子病了,"他和善地說。"我想我应該来看看你,也許应該說句話儿,使你寬一寬心。我給你帶来了一瓶药水,每隔半小时你給他吃一次;調这药水的时候,我在神前禱告过,所以无論如何不会害了他的。把他盖好,讓他在床上睡吧。"他在床前弯下腰来,听着孩子的呼吸。巴夫尔的那双眼睛害怕得一动也不动地盯着。

"你最好还是不要呆在床那儿,"拉斯·彼得說。"难道你还沒有看見孩子怕你么?"他因为压制着心头的忿怒,所以他的声音发着抖。

"这末怕我的人可多啦,"店老板温和地說,从床那儿走开。"可是我还是活着,而且越活越有劲儿——就我所能的来尽我的义务。啕,我总是这末想着来安慰我自己:上帝終归会給我一些报酬的。也許人們害怕一些什么东西是沒有坏处的,拉斯·彼得!可是你要馬上給他吃药水呀。"

"我倒愿意去請个医生来,"拉斯·彼得說,勉勉强强地把那药水給孩子吃了。他恨不得把它和那个店老板一起都拋到窗子外面去。

"唔,那我知道,可是我想我得事先跟你談一談。請个医生有什么好啊?那不过是浪费,而且他也改变不了上帝的主意。穷人应該学着节省啊。"

"嗯,当然啦,一个人穷了,事情怎样来了,他就得怎样受啊!"拉斯·彼得苦笑着說。

"在我的鋪子里,我們向来也不請医生。我們把性命交給神来管。如果神的意旨要那样,那末——"

"依我看,有好多事情根本就不是神的意旨——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拉斯·彼得不服气地說。

"不过我要告訴你，如果神不許可你，那末連一条頂小頂小的鱈魚你也捉不到——在这村子里也是这样。"店老板說这話的声調很恳切；听起来就好象圣經上說的一样，可是在他的眼睛里却有一种表情，它照样使拉斯·彼得非常不舒服。当这一个討厌的客人告辞了，走过沙丘、看不見了的时候，拉斯·彼得才完全地安下心来。

这时蒂特也从她躲避的擱樓上走下来了。"你为什么要躲避那个駝子呀？"拉斯·彼得大声說。他需要把他的怒火煞一煞。蒂特羞紅了臉，并且把臉轉过去了。

片刻以后，牆壁上就傳来了一陣敲打声。那是他們隔壁的瘸子老婆婆。她的儿媳妇正在家里坐着，怀里抱着两个双生子。

"我听見了他在你們家里，"老太婆說，"他那末大的声音，隔牆就听得見。你們可千万要小心他！"

"他很和气呢，"蒂特推諉說，"他对爸爸說話很和气，而且还給巴夫尔帶来点儿什么东西哩。"

"他帶来了东西——是药水么？馬上把它倒在阴溝里。那末它就不会害人啦。"

"可是巴夫尔已經吃过一些了。"

老太婆举起了手。"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可怜的孩子！"她哭起来了。"他說过关于死人的話么？人們說这儿村子里每一戶都欠他一个死人！他說过他要备办棺材么？样样事儿他都要管的——别人一出了点儿舛錯，他总是裝得非常善良而且要来帮忙了。唔，也許他这回是寬宏大量的——那末这孩子或許还能保住。"

蒂特流着眼泪，哭了起来；她想到如果小巴夫尔的性命要由店老板来决定，那末巴夫尔可就糟了。店老板是討厌他們的，因

为拉斯·彼得和她沒有把孩子們送到主日学校去讀書——那末也許他是在报复哩。

可是几天以后，巴夫尔却好起来了，而且跟以前一样的活潑，他到处跑着，从来也沒有静下来一会儿，总是要玩到突然睡着了，才停下来。拉斯·彼得又快活起来了，而且又开始哼起小曲儿来。蒂特在她洗濯的时候，也唱着歌儿，还用她那慈母一般的眼睛留神地看着那孩子的活动。可是为了安全的緣故，她后来还是把孩子們送到主日学校里去讀書了。

第十三章

蒂特的堅信礼

这年的秋天，蒂特要領受堅信礼了。她发覺了要她把所有的圣詩和贊美詩都背誦下来，是一件很难的事。她沒有很多的时間来准备，她那小小的头腦所受过的訓練并不是背誦什么、瞎記什么，而它却是向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的；当她干完了活儿，把她那一本教义問答拿出来誦讀的时候，那里面的內容总是不肯停留在她的腦海里。

有一天她哭着回家来。教堂里的牧师曾經說过：和别的受堅信礼的人比起来，她差得太远了，因此她必須等到下一屆施堅信礼的时候再說；他說他不敢負責把她介紹到教堂里。听了这些話，蒂特深深地感到了絕望，因为一般人都認为在施行堅信礼期間留班，是一件很不体面的事。

“唉——看起来，好象我們的苦惱就沒有个完啊，”拉斯·彼得苦痛地說。“象我們这样的穷人，他們随便怎样处置都可以。

我倒是想——人家讓我們活着，我們就得感激不尽呢。"

"别人曉得的，我也曉得啊，他这些話是不公正的，"蒂特嗚咽地說。

"公正！——你說得倒好，那和公正又有什么关系呀！如果你对于教义問答一句也不曉得的話，我倒要看一看那个比你准备得更好的女孩子，看她怎样接待主。你能够把他的家务担在你的肩膀上；如果他看不見别人照管他的小天使都赶不上你，那末他就完全瞎了眼啦。实在的情形是我們在牧师身上花的錢不够，他們就是那样的人——全都是那样——就是他們那样的人，手里才有天堂的鑰匙！哼，这可沒有办法，可是我想，这也要不了我們的命。"

蒂特对于这些安慰她的話并沒有接受。"我要領受坚信礼，"她哭着說。"我不要到下一班去被人家耻笑。"

"也許我們給牧师一点儿油水，就会好了，"拉斯·彼得沉思地說。"不过那要花一大笔錢哩。"

"那末去找找店老板吧——他能够把事情給我們办好。"

"唔，那他当然能够——他要是想办，他就沒有办不到的事。可是我恐怕，他对我沒有什么好感。"

"那倒不要紧。他对誰都一样，不管他喜欢的人或者是不喜欢的人。"

拉斯·彼得对于这一份差使很不喜欢；他不愿意向这个人去求情；可是为了孩子，他却必須完成这一件差使。使他非常惊奇的是：当他去找店老板的时候，他却待他很和气。"我一定对牧师談一談，要他注意这件事，"店老板說。"哪一天你就把你的姑娘送到这儿来吧；村子里有这样的規矩：領受坚信礼的姑娘都由吃人鬼的老婆备办衣服。" 他咧开大嘴笑着。拉斯·彼得

觉得不知怎样才好。

就这样，蒂特終于領受堅信礼了。整整有一个星期，她穿着一件修長的黑色的服裝，而且把头发梳成一个小辮子垂在后背上。在教堂里的时候，她曾經哭过，是不是因为觉得自己已經是一个成年人而高兴得哭起来，或是因为一个領受堅信礼的女孩子，在习惯上总要哭，那就很难說了。不过在举行仪式以后的一个星期里，她却过得很快活，在她到鄰舍去拜訪人家、而且也接受着人家对她的祝賀的时候，拉尔·金生的寡妇来代她干活，一群贊美她的小姑娘在她的后面，村里的孩子們也跑到她的跟前来喊着："嗨，給我一枚半辨士！"結果拉斯·彼得就不得不把他所能收集的半辨士都拿出来給那些孩子了。

这一个星期过去以后，蒂特象以前一样又在尽着她日常在家里的职責了。她发現了几年以来她就已經是一个成人；現在她在家里应尽的职責既沒有加重，也沒有減輕。她对于她这新的身分不久就习惯了；当人家約請他們出門的时候，她总是把她正在編織的衣物帶在身边，和成年人坐在一起。

"你要不要跟那些年青人一道去呀？他們今天晚上要在草地上玩耍。"拉斯·彼得时常告訴她說。她去了，可是不久就回来了。

拉斯·彼得对于村子里的事情也逐漸地习惯了；只有当他到那家小酒店里喝得有点儿醉了的时候，他才会发一些牢騷。現在他对于家里也不象以前那样照顧周到了；蒂特遇到缺少了东西的时候，她总是不得不向他要——而且时常要不止一次地向他开口。現在他已經不是从前老鴉巢的拉斯·彼得了，那时候，他时常这样地詢問說："嗄，怎样啊，蒂特，家里用的东西都有么？"因为在那个店鋪里可以賒賬，他对家里的事情也就不关心

了。在蒂特責备他的时候，他这样回答說："呀，算了吧，現在一个人連一个銅板也看不見，事情怎样来了，你就得怎样忍受！"

关于那个店老板，使人覺得奇怪的是：他彷彿什么事情都曉得。只要拉斯·彼得手边还剩下一个銅板，店老板就不愿意給他記賬，他叫他把欠款归还以后，才允許他再来賒欠。就用这种办法，店老板剝夺了他一張一百克朗的鈔票，然后又一張一百克朗的鈔票，直到圣誕节的时候，他就一无所有了。

"唉！"当他付出最后一張鈔票的时候，拉斯·彼得說，"这是老鴉巢最后的一点錢了。也許現在我們会有安靜的日子过了！他可以象对待村里别人那样来对待我們了——要不然我就不曉得我們吃的东西要从哪儿来。"

可是店老板却不这样想。尽管孩子們时常拿着筐子和賒貨的單子到店里来，他們却总是空着手回去。"他好象以为还能从我們身上刮下什么东西似的，"拉斯·彼得說。

这景况真使人忧愁。蒂特自己曾經許过一个心愿：他們一定要痛痛快快地过这一个圣誕节；她已經定下了一些面粉，和作圣誕蛋糕的材料，还有一块猪肉，还想在肉里放进一些东西，象燒鵝那样来燒它。可是現在她的手里却是空空的；她全部美丽的計划，都化为烏有了。那一棵圣誕树还放在擱楼上，那是孩子們从林場里拿来的；現在既沒有小蜡燭，也沒有飾花，它又有什么用处呢？

"不要紧，"拉斯·彼得說，"我們总会过得去的。我們有魚，还有馬鈴薯，我們不会餓肚皮。"可是孩子們却哭着。

蒂特尽力要把这件苦差事办好，因此她到海边上，捉住了两只鑽进了魚網里的野鴨子：她把它們洗得干干凈凈的，然后就把它們燒了——他們的圣誕节晚餐就这样預备好了。蒂特还留着

几只紅苹果，那是姜餅小房的那一对老人以前几次給她的，因为它們那末美丽，所以她沒有吃掉。她把这几只苹果都挂在圣誕树上了。"我們把灯籠挂在頂上，那末它就非常漂亮了，"她告訴孩子們說。另外她又向别人借来一些咖啡，和白蘭地——她想在圣誕节的时候爸爸也不应該缺少酒喝。

整个的一天里她都在洗刷着，揩擦着，把每样东西都收拾得尽可能地美好；这时候她走进了厨房，生起了火。拉斯·彼得和孩子們在黄昏的时候都聚在臥室里——她听見了爸爸正講着他童年时代的故事。蒂特哼着小曲儿，她对于每样事情都感到很滿意。

不久她突然叫起来。厨房的上半截門儿已經打开了。在傍晚的暮色里，她看見了一个畸形人的头部和肩膀，一个妖怪正把一个包裹递到門里来。"这儿有几件东西給你們，"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說，把包裹推到厨房的桌子上。"祝你們圣誕快乐！"說完他就走了。

他們在臥室里把包裹打开了。那里面有他們曾經打算买的每一样东西，此外还有一些他們时常希望、但却从来不敢妄想定購的其他的东西：一份印着各种故事的日历，一磅烹飪用的巧克力粉，还有一瓶法国陈酒。"上帝就是这样啊，"蒂特說，她的头腦里仍然还留着牧师說教的几句話——"当光景最黑暗的时候，他总要来援助的。"

"啊，店老板才是个有趣的人呢，那时候我們恳求他賒給我們一些东西，他什么也不肯賒，就把我們踢回来了；可是現在他却亲自把样样东西都送来了！我担心，他又在想什么坏主意了。唔，不管怎样——这些东西吃起来倒也滿好啊！"拉斯·彼得說，他对于这些礼物是絲毫无动于衷的。

不管事情可能怎样——反正这种赊欠的办法并沒有随着圣誕节而終止。他們繼續从那爿鋪子里賒到了一些物品。店老板时常从他們开来的賒物單上划去一些他認为多余的东西，不过孩子們却从来也沒有挽着一只空籃回到家里。蒂特仍然以为她在这件事情上看見了神的援手，不过拉斯·彼得对这件事情却有比較冷靜的看法。

"見鬼，在我們給他干活的时候，他能讓我們餓死么！"他說。"你瞧着吧，这个流氓已經知道从我們的身上再也刮不到什么东西了，他的鼻子才灵呢，眞的啊。"

这种解釋并不能完全使人滿意——拉斯·彼得本人也不滿意。在店老板身上，有些情形是不能單从金錢这一方面来料想的。他渴望着統治别人，为了这一点，他无論怎样都不爱惜自己。他总是在忙忙碌碌的；每一家的事情都在他的头腦里，他了解人家的事情比人家自己都更清楚，因此他就干涉进来了。他对你的理解，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誰也不曉得在什么时候他对人有什么样的表現。

拉斯·彼得在一种新的情况里感到了他那种父亲般的关心。有一天店老板偶然地說："你家的女儿，已經是个大姑娘了，拉斯·彼得；她不久就应該能够賺錢养活自己了。"

"好几年以来她就在干活吃自己的飯了，而且干的活也很多呢！"拉斯·彼得回答說。"假如家里沒有她的話，我不曉得我会搞到怎样的地步。"

听到这里，店老板也就走了，可是另外有一次当拉斯·彼得在屋子外面劈柴的时候，他又走来談起上次他沒有談完的話头了。"我不愿意看見孩子們在領受堅信礼以后还到处的游蕩，"他說。"他們离家越早，他們学着照应自己也就越快。"

“不管在家里也好，在外面帮工也好，穷人很早就学会这些了，”拉斯·彼得回答說。“如果沒有我們的小管家，我們可不行。”

“山地田庄的人想要蒂特在五月里到他們那里去帮工——那可是一个好地方。我一直在想拉尔·金生的寡妇可以来給你管家；她是一个干活的好手，而且她又沒有事情干。你不娶她，才眞是錯过机会呢。”

“我有一个妻子已經足够了，”拉斯·彼得簡單地回答說。

“可是她在坐牢啊——要是你不愿意等她，你也并沒有一定要等她的义务。”

“唔，这話别人也对我講过，可是索丽尼出来以后总得有个地方去呀。”

“算了吧，那是你良心上的問題，拉斯·彼得。可是圣經上哪里也沒有講到和一个女凶手同居的話。我以前就想告訴你，拉尔·金生的老婆整整占着一幢房子哩。”

“那末說，也許我們可以搬到她那儿去住么？”拉斯·彼得有些高兴地說。“長久在这儿住下去，可叫人很不快活哩。”現在他已經把他自己建筑新屋的全部希望放弃了。

“你如果娶了她，那幢房子不就是你自己的了么。”

“我还是要等着索丽尼，我告訴你，”拉斯·彼得大声地說，砰地一声把他的斧头砍进了木材里。“現在，你曉得了吧。”

店老板鎮靜而且和气地走开了，就象他来的时候一样。漁夫雅各站在那幢房子后面用枪瞄准了他；枪里面裝的是鐵粒，他只等那句咒語就可以放枪了。店老板从他身边經过的时候，看着他說：“好啊，今天你拿着枪出来了么？”听了这話，雅各就从路上閃开了。

店老板的新的吩咐給这个小家庭帶来了忧愁。这情形就好象一家人要失去一个母亲一样。他們沒有蒂特，这位照料着他們大家的主妇，那怎末办呢？

蒂特本人听了这件事，却比較鎮靜。她一向就曉得她迟早总要出去服侍人家的——她生来就是要服侍人家的。而且这样的想法就象一根紅綫似的貫穿在她整个的童年里；她必須把自己准备好，將来好伺候主人和主妇。"吃吧，孩子，"外婆也曾經常常这样說，"長得又高又壯，將来你到別人家里去的时候，才能好好地卖力气呀！"以后輪到索丽尼的时候，她差不多每天都这样对蒂特說："你还是規規矩矩的好，不然的話，誰也不会要你。"学校里的先生也把这条紅綫編織在他的教訓里，此外当那个牧师講道提起为主人忠实服务的时候，他也不由自主地朝她轉过身去。她每天干活，心里总有一个目的：要做一个聪明的僕人。当她想到那样严重的一天：她眞地要去作女佣人的时候，她的心里便交織着恐惧和希望。

时間已經临近了。她心里很忧愁，特别是为了家里的爸爸和弟妹們。至于她自己——这倒是毫无办法的事。

她尽可能地把样样事情都預先准备妥当：她把她的活儿教給小妹妹艾尔西来做，而且指給她看每样东西存放的地方。艾尔西倒是一个善于思考的孩子，她很容易管教。至于克里森，那可就比較难了。蒂特一想到她走后，沒有人教管他，因而不知道他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心里就煩乱了。因此她每天都严肃地囑咐着他。

"你可別再那末不懂事了；当你跟別人生气的时候，也別再逃走了，"她說。"記着，你是大哥哥；如果巴夫尔和小妹妹將来学坏了，那就是你的过錯！現在除了你以外，他們还能够拿誰作

一个榜样呢。别再拿老雅各来开玩笑吧；戏弄那样一个老人家，多末可耻啊。”

克里森对于姐姐的劝勉，样样都答应了——他的心意是最好也沒有的，只是他从来都不能記住坚持他那善良的决心。

对小巴夫尔用不着講什么劝勉的話，他的年紀还太小呢。而且他也很乖的，是一个可亲的肥胖的小家伙！她想到就要离开他了，心里就感到一种特殊的滋味；因此在白天里蒂特总要拥抱他好几次。

“只要拉尔·金生的寡妇对孩子們好——而且知道怎样管教他們就好了！”她对她的爸爸說。“你曉得，她自己从来也沒有过孩子。现在要她来看孩子，一定是很生疏！”

拉斯·彼得笑了起来。

“將来总会好的，”他想了想說，“她倒是一个善良的女人。不过我們一定十分記挂着你。”

“我知道你們会記挂我，”蒂特严肃地回答說。“不过她过日子很节省——就是一个好处。”

晚上，当她做完了每天的活儿，而且孩子們也睡了的时候，她就把所有的抽屜和橱櫃都清理了一番，好把每一样东西都井井有条地留給她的后繼人。她仔細地檢查了孩子們的衣服和被單；她把干淨的紙头墊在抽屜里，而且把每一样东西都收拾得整整齐齐的。蒂特无限留恋地做着这一切工作：那情形就仿佛她最后对于她的家表示一种沉默的忠心。现在这孩子要向她那亲切但却煩惱的世界告別了，因此即使是对于他們給予她的那些劳累和忧愁，她都覚得有一种感激的心情。

当拉斯·彼得不到外面打魚的时候，她往往手上做着針綫活儿，在灯下坐在他的身边；这时候他們就严肃地談着未来的生

活，相互关切地叮嚀着。

"你到了别人家里，人家对你說的每句話，你都要留心听啊。"拉斯·彼得会对她这样說。"要人家把一件事对你吩咐两遍，沒有比这更叫人討厌了。此外，你还得記住：事情应該怎样办倒不要紧，要紧的是你要按着人家的心愿去办。人們各自有各自的脾气，有些时候，你想摸到人家的脾气，那可难啊。"

"嗯，我会好好地应付下去的，"蒂特回答着說——她所表示的比她实际上所感到的更要勇敢一些。

"唉，按照你的年龄来說，你倒很聪明；不过單是这样也不行啊。你平常一定得給人家一副和和气气的臉色看——不管你心里想的是不是这样。你吃人家的飯，人家就要你这样啊。"

"如果出了什么事，我会对他們講道理。"

"唉，不过嘴不要太快啊！人們常常不愿意听眞話，特别是佣人嘴里說出来的眞話：作佣人，說話越少越好。只要你别講話，你心里怎样想都行——这誰也管不了。另外你要記住，如果人家把你赶出来了，你在这儿总有一个家。你永远也不要还沒有滿期就离开了人家；那总归是一件糟糕的事——不管你是因为什么离开的。别人待你不公平，宁可受一点儿气。"

"不过，难道我不能站起来坚持自己的权利么？"蒂特倒有些觉得不解了。

"唔，那是应該的，——不过你的权利究竟是什么呀？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有錢有势，权利便也总在他那一方面，这已經是人世間的常情了。不过如果你知情明理，小心謹愼，别讓人家借机会来打击你，將来你也就好了。"

*　　　　*　　　　*

接着最后的一个晚上来了。那一整天，蒂特向各家的鄰居

告了别。她本来可以好好地利用这最后的宝貴的几个鐘点，可是向人家辞行却是一件不得已的事；如果她不跟人家告别，那末人們就会在她背后講些閑話。当她到各家去告别的时候，三个小家伙也緊緊地跟在她后面。

"你們不要进去，"她說，"我們不能都去呀，人太多了，人家会以为我們要人家招待吃点什么呢。"

因此当她走进一家人家的时候，他們就在附近躲着，然后再跟她到另外一家去；今天他們一定要挨着她。一整天他們果然都是这样。蒂特本来对他們說过，要帶他們沿着海濱走到納茲高原去，她說他們在那里可以看見山地田庄，可是最后却沒有去成。时間太晚了，蒂特不得不打消了她的諾言。这使孩子們流了些眼泪。他們一心一意地要想知道，蒂特要去帮工的田庄究竟是什么样子。他們哭了許久，最后只有当爸爸答应在星期天早上划船帶他們去看的时候，他們才好起来。

"从那里你們可以看見山地田庄，和它周圍的田地，說不定蒂特会站在那里向我們招手呢。"他說。

"它真的就只是那末一点路程么？"蒂特问道。

"呃，大約是十四哩路吧，所以說，你要想和我們招一招手，当然你得有很好的眼力才行呢。"拉斯·彼得回答她說，他勉强地笑着。現在他已經沒有講笑話的心情了。

最后，三个小家伙都躺在那只大床上，宁靜地睡着了。巴夫尔在一头，小妹妹艾尔西和克里森睡在另一头。剩下的地方刚好够蒂特睡，她答应过在最后这一个晚上和他們一道睡。这时候，蒂特在起坐間里忙着，拉斯·彼得坐在窗前讀着索丽尼最近的一封来信。那封信里只有几句話。索丽尼不大会写信，他用着近乎耳語一般的声音一遍一遍地讀着。屋子里充满了一种忧

郁的感覚。

“媽媽什么时候出来？”蒂特問他，突然走到他的身边。

拉斯·彼得拿起了一本日历。“依我算来，还有一年呢，”他平静地說，“你也想看看她么？”

蒂特沒有回答他。片刻以后她又問他說：“你想她已經改变了么？”

“我想，你說这話大概是为孩子們着想。我認为她現在比从前要关心他們了。貧穷是好先生，她这末久沒有看見过孩子們，她应該得到教訓了。現在你得睡啦，明天一大早你就得起身，而且路途还不近哩。叫克里森跟你一道去——叫他背着你的包袱尽可能地送你一程吧。这一路你自己走，你会覚得討厌的。我难过的是，我不能陪你一道去了。”

“唔，不要紧，我自己走吧，”蒂特說，竭力在她的語調里显出快活的心情，可是她的声音哽住了，突然她伸出两只胳臂抱住了他。

拉斯·彼得呆在她的身边，一直到她睡熟了的时候，他自己才去睡。从擱楼上他能够听見她在夢中輕微的嗚咽。

半夜的时候，他又下了楼，他穿起了雨衣，手提了一只灯籠。灯光照在那只床上——四个孩子全都睡熟了。可是蒂特却翻来复去地在床上睡得很不安，好象在夢里和什么斗爭着一样。“小妹妹得吃饱飯啊，”她呻喚着說，“不吃饱飯可不行啊，……她会瘦下去的。”

“唉，唉！”拉斯·彼得心里酸楚地說。“好，好，爸爸会留意讓她吃饱的。”

他仔細地給他們盖好了被子，然后就到海上去了。

第　三　卷

沉　　沦

第 一 章

在陌生人中间

蒂特第一次出门到雇主家去的前一晚，拉斯·彼得安慰她说："你决不会是人地两生，举目无亲的。山地田庄的那位主妇在出阁以前姓曼；她的祖父和老索仑·曼的爸爸一定有堂兄弟的关系。当然我们只沾点儿远亲——也许你还是不提这个好——等着瞧他们是不是提起吧。尽跟比你高贵的人拉亲戚关系，总归是不相当的。"

亲戚关系远了些倒是真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他说这话不过是为了安慰蒂特罢了，因为此外他再也想不出更好的话了。拉斯·彼得知道得很清楚：当你本人穷困得连狗都不如的时候，就是有亲戚关系，也是无济于事的。对这个道理，蒂特也并不糊涂。

不管怎么说，她父亲的这些话，总算鼓舞了她，让她走上了最后的、最艰辛的一段路程。这是她第一次出门，没有一个伴儿，一个人赶路去上工，这实在不是一桩轻松的事。当她想到她就要过的新生活，她真有些提心吊胆——她该怎样应付它呢？还有那些田庄上的人们——他们会怎样来接待她呢？说不定还会有一条大狗来撵她，那么，她简直就进不去田庄了，于是她就只好在道旁等一等，直到有人来为止。这样，主人家当然就会因为

她到得太晚而責罵她一頓。可是她又这样想着，啊，不会的，她会順順当当地走进了田庄，可是她得从哪道門进去呢——是从洗碗间进去呢，还是走堂堂正正的前門？而且她要不要一进門就对他們說，我是新来的小姑娘呢？不，她必須注意首先問个好，不然，他們就会認为她沒有家教，那样可就給她的家丟臉了。

想起了这些事，心里实在不大自在，就因为这样，父亲安慰她的話，就使她安下心来了。你旣然是本家族里的一員——虽說是远亲——情形也就有些不同了；那末你来帮工，就好象有一半是来串門似的！蒂特这样一想，心里馬上就更塌实了，因此，要是蒂特听到她的新女主人大惊小怪地嚷着："啊，原来是蒂特呀！你是象我們族的人一样，这可是眞的啊！"她也不致于大吃一惊。

沒有多久，当蒂特腋下挾着包袱站在山地田庄的洗碗间里的时候，实在的情形却和她所想象的完全相反。她連說句話的机会都沒有，因为这家的女主人柯倫显出一副不滿意的神色，从头到脚一个勁儿地打量着她，接着說："你就是那个換破爛儿的大閨女嗎？照你的年紀說来，你長得有点儿矮小，你說是不是？如果讓你做点儿活，我們簡直就会看不見你了。"

她絲毫沒有提到亲戚关系，对于这一点蒂特也并不奇怪！現在她旣然来到了这里，她也就有勇气面对現实了。她想也許田庄里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她和他們有什么亲戚关系；穷亲戚这么多，要把他們都記住，的确不是容易的事！何况蒂特又是个私生子，所以也就更不作数了。

亲戚的关系倒是有的，不过正象拉斯·彼得說的，只是远了一点儿。从前納兹田庄有个儿子成天地劳累着，他吃苦受累再忍耐不住了，因此便离开了家乡，沿着海边朝西北方走去，最后

找到了这个地方，就在这里落了戶。这件事也許是发生在曼族大半靠海为生的时代。不管怎样，田庄的地势很不适于耕种——它恰好坐落在什么都不生長的一片片沙垢中間。庄园是修筑在陡峭的巉巖夾縫中間的山溝上，就仿佛要避开陆地一样；从田庄上既望不見它的田地，也瞧不到田地后面的乡村。有人从陆地上来，几乎不大会注意到这儿还有一个田庄。相反地，海上的景色却可以一覽无遺，历历在目；有三面廂房的田庄农舍，正对着大海那一面，两边的廂房象手臂一般显明地張开来，好象要把山谷底下的大海一下子拥抱过来似的。当初，房子这样盖一定是有理由的；現在看来，倒有些別扭了。照理說，从田庄住屋的窗戶望出去，本来是应該瞧得到人和牲畜的，結果却只看到一片大海，別的什么也看不到；从那凄冷的、空曠的場园里也什么都看不見。在远处，船只偶然漂蕩而过，一会儿从峭壁的犄角后面露出来，一会儿又消失在另一个犄角背后；船只駛过遙远的地方，誰也不知道它的航程；在晴朗的日子里，蔚藍色的海岸远远地隐現着——誰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誰也不想知道那个地方究竟怎样。附近究竟还有別的什么地方，这倒是耐人寻味的事。

以前，这样的田庄是有它的目的和用处的；人們可以从这些窗戶了望着漁船和漁网——以及陌生人的小艇。后来，經过了相当的时期，在夜里就有許多只小船在这儿的海岸上碇泊，并且把船上裝載的谷物卖給山上一部分曼族；而且有些人是迫不得已才到这儿来的。从前，在这儿筑成一座磨坊总有些道理，可是現在它却已經成了廢墟，高聳在田庄农舍之上；好象是在紀念山地田庄的人的愚昧无知。除了瘋子，誰也不会到这儿来修筑磨坊，因为有誰会到海边上去磨米磨面呢？

“到山地田庄的磨坊去吧，准会把沙子磨成粮食，”不管是

谁，只要他不顾实际情况，提议要干一些荒唐事儿的时候，人们往往会说出这样的俏皮话来刺一刺他。但是第一个引起人们说出这句话的人，却并不是毫无头脑的。他在深夜里从沙滩上把重甸甸的口袋背到磨坊去，不久他的背就开始驼了，他的脸上露出了干这种秘密营生的丑态。人们都害怕他。但是，他攒下了钱，以后家里就有钱花了。接着他买了地，这就是山地田庄的来源，并且开始耕种了——无疑地这主要的是为了掩饰人家问到他为什么会有那末多的粮食，拿到磨坊来磨。

但是，海是那末动荡不定，而且——不管怎样——人们渐渐越来越老实了。慢慢地耕作就变成了这家人家的生计。

现在他们只不过是庄稼人罢了。泥土牢牢地粘在他们的木鞋上，他们情愿用鞋踏着坚实的土地，因为一望见那滚滚的大海，就会使他们感到昏眩，他们憎恨海的辽阔浩瀚。要是有办法，他们决不到海边去；他们到那儿去干活的时代早就过去了；海一天到晚直勾勾地盯着他们，已经使他们感到厌倦。海躺在那儿，虽然用处不大，但却昂然自得；它不能生长任何东西，只给他们送来阵阵凄寒的骤雨。要是当初修成一座四合院的房子就好了！一个象样的田庄场园，理应方方正正，四面环屋。但是，在这儿，他们从生到死就总得望着这开阔的大海，常常有一种要跌进冥境里的感觉。田庄的场园就象一个倾斜的簸箕：要是有什么东西滚起来，就一直滚下去，掉到沙滩上。于是有人就得走到那讨厌的海滨，再把东西捡上来。

田庄的农民们都不得不承认：和自己的家族隔绝，老是迎面望着那看不惯的景物，终究不太称心。那种景象对他们所产生的影响，正如牢房的墙对于囚徒一样，使他们又不安又倔强。他们中间有许多暴乱之徒，因而在田庄里总是议论纷纷。这样又

造成他们有了与世隔绝的感觉。

但是，山地田庄的主人们，却并不是完全任其自然的。时常也许有人把拳头往桌子上一拍，发誓说，"现在应该盖一座新厢房来堵上这个缺口，或者把整个草房搬到山顶上去。"然后，他会让人们备马，立刻就出去筹划修建，——可是后来他却酩酊大醉地从城里回来了。从父亲到儿子一直过着这样的日子：这种潦倒的家常生活——不管怎么说，总是狂乱无度的。当山地田庄的人们放纵自己的时候，他们总是要跨着大步撑破了裤裆以至于寸步难行，——有些人常常这样谈到他们。

此外，祖上传下来的东西是不值一提的。产业越传越少，到柯伦接手的时候，谁都知道她所得到的那一份，除了种种恶习而外，钱财是寥寥无几的。简直没有什么钱财。单为供给她的大儿子到神学校里读书，她还得在田庄上重新借贷呢。

不，他们可信得住的唯一继承物，就是山地田庄所有族人都表现出一种疯疯癫癫的特性。关于这个传统，最奇怪的事情，便是娶亲：陌生人嫁到这家里，头脑也变得象本地人一样地古怪。反之，在那些很早就离开家庭的孩子们身上，这个特性就渐渐地消失了；他们越来越象别处人们一样；就是附近偶然碰到的由本族分出去的后代，也变得好多了。因此，这个传统就好象是缠着这一家人的一种古怪的坏门风——也许是一种天罚呢。它有一种破坏人们进取心的性质；山地田庄的人们，不论是创业或是守成，都采取了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但是却让样样事情都到了一种鸡飞蛋打了的地步。"不管怎样，田庄总是要搬的，"他们说，"因此，你卖命又有什么用呢？"

现在田庄里主持家务的是一个相当精明的寡妇——当然她的管理方法是按照山地田庄的规章——但是，在另一方面，她却

是一个令人难以了解的古怪人物。人們对于她眞是議論紛紜，而且家里大多数人也都对她敬而远之。她家里錢財不多，如果人們看見誰跟她在一块儿混，那末那个人的名声也不見得会怎末好听。因此人們也就不接近她了，她这样就只得接近一些比她地位低的人，作为报复。

驕傲并不是柯倫的一个毛病——誰也不能說她有这个缺点。她跟佃戶和馬販子們交朋友，到公地上去参加雇工妻子生日的咖啡茶会也不在乎。所以很可能她根本不知道她跟这个换破爛的有亲戚关系。她沒有深厚的家庭感情；在曼族人們当中，这种感情从来也并不怎么濃厚：他們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得太久了，而且这地方，人口也非常多。他們只把地位較高的人，或是有点产业的人放在眼里。

納茲田庄和山地田庄的联系，經年累月已經很淡薄了。他們彼此不相往来，只不过是每隔几年遇有婚丧仪祇才有見面的机会——这样的会面也只能使彼此知道誰还活着，誰已經死了。大海吞噬了納茲田庄的許多土地以后，它就变成了小小的一块地产了，因此人們对这块小小的土地再也不用存着繼承遺产的愿望了，这样，两个田庄的联系也自然而然地中断了。沒有人想邀請佃戶来参加什么集会；頂多在葬祇时才可以見到他們在場。山地田庄的村民，再也沒有誰把他們的老家放在眼里了。

对納茲田庄的村民来說，情况就有些不同。他們不断地煞費苦心設法探听山地田庄那边的生活情况，而且想維持这种联系，这是有理由的——尽管他們这样做，并沒有因此稍稍富裕一点。索倫和瑪蓮从来沒有忘記过山地田庄还有一些种地的亲戚；这是他們的弱点，在他們生活过得很苦的时候，他們常常拿这个亲戚关系来夸口。他們这样并不是眞正地在期望什么；他

們早就明确了:对命运的恩赐不要存多大希望。

可是穷人的手中意外地得到了一百元,甚至一百多元,这样的情形还是有过好几回。外婆知道在离开教区很远的地方就曾經发生过这样的事,她一次又一次地跟蒂特講着这些。听着这样走运的故事,但自己一想,却也知道她不会得到这样的机会,这种情形就引起了她的一种微妙的情感。"你是永久不会得到外块的,蒂特,"外婆説,"因为你是私生子,私生子是不能繼承遺产的。"蒂特坚定地点了个头,回答道:"那么私生子也就不必把一些坏事情都承繼下来了;"她很早就知道怎样安慰自己。但是外婆不大相信这个話,正象她对于别的事情一样。

不消説,蒂特对于作不了繼承人并不在乎——她同样也会过得很好的。也許有一天她会和某一个非常有錢的人結婚——也許在恋爱的时候,他是一个穷人,她接受了他的爱,就是因为她爱他,而沒有其他原因。可是等她答应了的时候,他会脫掉破爛的旧外套,穿着一身漂亮的衣服。"我的父亲相当有錢,足夠你我二人吃喝穿用!"他会这样説,"不过我只想試探試探你,看你是不是真心爱我。"不然,她也許会在路上撿到什么东西,也許是一只里面装着許多錢的錢袋——这不是誰丢的,因此她就不必把它送交警察局去了——除了繼承财产以外,还有很多别的办法呢……

不管山地田庄的人們是否知道他們和蒂特有亲戚关系,在这一点上他們絲毫也沒有表示,不过他們却一定要这个新来的小姑娘成为一个有力的助手。而这一点并不使蒂特感到奇怪。无論誰到換破爛的家里来这样説:"你們和我,原来是亲戚,"这究竟是很丢脸的事。蒂特自己知道她同他們有远亲关系,私下里也暗暗高兴。——这使她的愿望有了点托靠。她覺得在面前

有一条走向幸运的正当途径，在她以前，她的族人就是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

目前，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说，这个田庄并不使她失望。她并没有因为听到闲话和诽谤而懊恼；因为她在新环境里确感到了十分的兴奋，她也就不会失去孩子气的天真烂漫了。蒂特对她的新世界抱着许许多多的期望，这些期望是那末多，以至于当她投身这个世界的时候，就不免要战战兢兢的了。到现在为止，她没有理由觉得自己是上了当。现在她眼前有许多难解的谜。这儿四周的黑暗好象是有了生命，有时它的确绊住了一个人的腿。

但是白天也有它白天的事情。人们在这儿总是备好了一坛子肉，就象在老鸦巢一样，只是坛子大得多；这样你就不必每餐饭都跑到外边去买点东西了。这儿也养着母鸡，它们随处乱跑，随处下蛋；这儿也养猪，它们整天价都待在那里，把腿伸进槽子里——不管你倒进去多少猪食，槽子里总是空的；这儿还有些小牛犊，你让它们舔你的手的时候，它们的眼睛在朦胧的牛栏里就会发出奇异的蓝色的光芒。蒂特怀着异样欣喜的心情认识着这一切；她心坎中的感觉，正如蜡烛里热辣辣的蜡油，淌在她的手指缝中间一样。滤奶器悬在碗碟洗藏室的门柱上晾着，镰刀磨石和锄头这类工具，都搁在外屋的檐下。斧头紧紧地劈进木块里，紧得很，简直都拔不动了！镰刀挂在场园外边的山楂树上，刀口朝着树干——所有这些防备，都是怕孩子们惹祸。

这儿简直又是一个“老鸦巢”，只是比老鸦巢大了一些。就连那只叫做泼斯的猫，这儿也有一只，而且长得一模一样——是个道地的懒货，它一整天都在一块暖和的石头上躺着晒太阳。可是一到夜里，除了老鼠以外谁也看不到它。它长得象泼斯，简直令人想象不到，它跟她也同样地亲近，几乎好象他们一向就彼此

相識一样，并且非常熟悉……她仿佛又亲眼看見店老板用他那惡鬼一样的巨手抓住了它，把它硬塞进口袋里——因为偷了他的魚。首先他在石板地的碼头上把口袋摔了两下，然后就把口袋拋进海里去了——口袋里还裝着石头。灑斯是不是偷吃了店老板的那条鮮美的比目魚，这实在很难說；渔夫雅各那时候在附近巡視着，他也并不象人們所想的那样傻。无論如何，“吃人鬼”不应該把他的籃子擱在地上就走开。但是，不管孩子們怎样哭喊，灑斯还是得因此丧生。可是現在呢，它仿佛又从坟墓里爬出来了。就拿它那吃魚的食量来說，它也很象从前的灑斯，簡直是两顆豌豆一模一样。每天早晨，它都要走到海灘，跳到一块岩石上。它在那儿悄悄地等待着淺水里的比目魚和别的小魚，在魚游得很近了的时候，它就把一只爪子从身底下探出去，把魚抓到岩石上来。瞧着它又怕水，又貪饞美味的那种为难的神情，和它怎样地渾身发抖的模样，讓人很好笑。它吃到的魚就只有这些，因为山地田庄的人們从来是不吃魚的。他們認为吃魚会生絛虫。

第二章

想家

每天早晨四点鐘光景，蒂特一听到她那小房門前石子路上踉蹌的脚步声，她就被惊醒了。这是那个中年的短工，他清早来到的时候，总是招呼她。蒂特不喜欢他：他的嘴总是很髒——嚼着烟草，說些难听的話，据說他对他的妻子和孩子都不大好。“我已經起来啦！”她喊道，一边用全身的力量擋住門閂。她要是不搶先抵住，他会把上半扇門撞开来，呲牙笑着站在那儿，張着他

那張髒嘴，露出一排烏黑的牙齿。

她一听見他又往上房那边走去，就松开了門閂，穿上那件薄薄的衣衫，她的心在灰色的内衣下跳得很厉害，这时她站在那里扎着辮子，从半敞开的門往外眺望着晨光。她把一条辮子咬在嘴里，急忙梳着另一条辮子，睡眼惺忪地了望着大海。这时海上現出了霞光，正閃着万丈光芒。清晨濃郁的气息从四面八方向她襲来，空气里洋溢着芳香、光輝和清新，从她的发根流过周身，一直竄到她的脚趾尖。这使她打了个噴嚏，辮子便从嘴里掉下来了。

然后，她就出来走在石子路上，头发梳得很光滑，两条小辮垂在后背上。她的臉色冷得发青，人也就很清醒了。她象一只小鳥，突然从叢林間的黑暗中飞出来，被光亮耀花了眼睛。她偷偷地朝上房看了一眼——然后就突然繞着屋角跑开了。

"唔，那丫头要不是又到海上去了，那才怪呢，"短工說，他正坐在厨房里吃早飯。"她一定愛上那片海了；誰都会以为她有魚的血统。"

"嗳，随她去吧，"另外那个女仆回答說，"这对誰都沒有坏处。女主人和她的儿子都还沒有起床呢。"

蒂特光着脚飞也似地走过了潮溼而刺人的草草，一直跑到高高的山崖上，在那儿，她俯瞰着那展开在下面的一片大海，大海随着天气变化着，或者宁靜地呈現出奇异的玫瑰色，或者显出一片深灰色，激成一堆堆的泡沫。不管是什么样，这都沒有关系，蒂特对于海并不关心，一点也不关心。海对她从来沒有过什么好处：它使外祖父得了风湿病，并且使外婆和她的生活不得安宁。但是它却也有一点可取之处：那就是它也冲洗着漁村；在这两个地方，都有同样的海水，假如山地田庄有一艘船，你就可以

航行到那儿。大海是什么样子，蒂特是漠不关心的；海侵蝕了納兹田庄的土地，使他們变穷了，而且在狂风暴雨的天气里，海摇撼着外婆的茅屋，并且把浪花一直飞濺到窗戶上。她經历过另外一些比較好玩的事情。不过，如果凑巧的話，她也許会正好看見夜間归航的小船。船离她很远，簡直分辨不出船只的輪廓；但是他父亲的船一定也在这些船当中，而且她也認定他一定会朝她这边眺望着。她选出其中的一艘当作是他的船，她目送着它，一直到它消失在納兹田庄的背后为止，那个小渔村就藏在那儿。

山地田庄的柯倫对她这种痴想是不喜欢的，最初她竭力設法阻止她这样，但是这并沒有多少用处，同时她举止稳重，在其他方面也都很听話，因此她也就把这理解为一种傻气，也就不加理睬了。这孩子的父亲和祖父，也許还有她的老祖宗，都是些在海上生活的人，她对海这样地迷恋，是不足为奇的。

除了这一件事情以外，蒂特并不善于为她自已辯护；拉斯·彼得本来担心她会太执拗地維护自己的权利，从而給自己找来很多麻煩，結果这种担心却証明是毫无根据的了。蒂特的勇气，并沒有表現在这一方面；她心上只有一种情感主宰着她——那就是要使她自己适应环境，尤其是适应她的女主人，使自己尽可能地称职。只要主人家脸上有些难看，或者說出一句生气的話，都能够使她陷入痛心絕望的境地，而且使她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可憐的人儿。

蒂特并不是那种作一件事情要人家吩咐两遍的人；平素她不必人家支使就知道应該做什么活儿。因为她出身极其寒微——所以养成了多做活的习惯，而且不必等誰叫她才做；她的出身和她的这种习慣常常是相互有连貫的。她从出生起就深深地

知道她一定得侍候别人。她生活上的各种事情，都要和这种情况相适应，她有一种渴望：那就是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要是她有些什么疏忽，那决不是故意的。

现在她就要干活挣钱了——她已经长大成人了！目前人家雇她来照看牛羊，整个的夏天，她就可以赚到一件土布衣服，一双木鞋和一磅羊毛，一件女用的荷兰麻布衬衣——她要把活儿做得好，还可以挣到五克朗现钱。店老板早把这件事说定了，他还得到了一些介绍费哩。

她一点也不偷懒，将近中午，当她把牛赶到公地的时候，她就已经筋疲力尽了。太阳一出来，她就起床，帮着挤牛奶，给农庄上的雇工准备早饭，刷锅洗桶，一样事接着一样事都来了。他们永远不停地呼唤着她，喊着"小丫头"；她听了他们的呼唤，就得给每个人跑腿。

但是在公地上，她干起活来倒很轻松，这样倒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只是她得小心别睡着了。公地是海岸高处后边的一片辽阔而低洼的地带；流不到海里去的地下水都汇集在这儿。它早先是一个湖，年月久了，由于湖水淤积，结果就长满了野草；当牛群蹒跚走过这片牧场时，它就掀起了一阵微波，常常向两边一直荡漾到远远的地方。青草和芦苇杂生在沼泽间，一片桦树、白杨和赤杨的矮树丛，在地面上长起来了；每一小丛树的周围都环绕着一圈常青的石楠丛。小丛林的中央又高又干爽，在这儿，蒂特把干枯的芦草放在折断的树枝上，搭成了一座舒舒服服的小窝棚，她在里面舒适地休息着。她也采来了野花和去年的蒿草——还有在漆黑的鼹鼠洞里闪闪发光的千年的贝壳。她只要踮着脚尖站着，就可以透过簇叶的梢头向前眺望，望着牛群——这儿地方虽然狭小，她却能使自己舒舒服服。

到处是采掘过的泥炭层。那些黑色边缘的泥炭坑和乌黑的淤水，使她想起忧愁和死亡——想起了盖在黑棺材上的泥土，它们残酷无情地窜进了阳光、花草和嘤嘤的昆虫所汇成的自由自在的璀璨的光和影里。它们给一切生物添上了一种变幻无常的不安稳的气氛。人们可以在这儿自得其乐地哼着——突然又哭出声来，而并不显得古怪。而且有时候这种事情也可能是合情合理的。

这儿有许多好玩的事，蒂特尽情地玩着。她的窝棚里放满了很多好看的东西，都是她在放牛的时候拾到的——有带花点的鸟蛋、美丽的羽毛、皮毛非常柔软的死了的鼹鼠。可是弄这些玩意儿，她并不怎么内行；她没有编故事的想象力，这样她也就讲不出有关它们的故事。她过去从来也没有时间来玩，在她的心灵里，幻想的源泉已经涸竭了。从前外婆只要在索仑的一只旧木鞋上画一个花脸，套上一块布，马上就给蒂特做成了一个玩偶，不过那个时代早已过去了。漫长而辛苦的生活，使她和那往日的情景疏远了。

因此她只是坐着，瞧着这些东西，搁下这一件又拿起那一件——心里觉得十分厌倦。她把女主人交给她的一点毛线活拿出来织；她要织多少多少排针。她织的常常比规定给她的多一倍，可是即使是这样，也还不能让她消磨掉时间——她的手指头实在太灵巧了。每逢这时候，她的那些思绪，那些悲哀的思绪就向她袭来了。

寂寞和想家沉重地压在她的心头——尤其是初来的时候，她常常一连哭几个钟头。她想着她的父亲和弟弟妹妹们，并且惦记着她必须替他们做的那些琐事。她的心里装满了过多的烦恼——常常有些事情，使她心烦意乱——巴夫尔的木鞋已经及

时补好了吗？——小妹妹艾尔西吃的东西够不够呢？她喜欢磨磨蹭蹭地吃东西，并且喜欢喋喋不休地说起来没有完，尤其是在早晨。后来，一下子就到了上学的时候，她只有丢开各样东西就跑了！还有她的父亲——现在有人照顾他吗？他夜里在海上挨了冻，回来以后，可有热啤酒喝吗？他那出海打鱼用的衣服是否已经好好地晾起来了呢？

蒂特禁不住要想起这些事情来——可是想也无济于事；她对于家事已经无能为力，因此只有痛哭一场。一天的假日简直是一种幻想：谁会来替她照管那些牛呢？此外，每天将近傍晚，当她把牛赶回家的时候，她还有许多活儿要做，要是她请假回家，谁会来做这些活儿呢？她一直都没有接到家信。所以她总是想着最坏的情形——她的父亲淹死了吧，或者有一个孩子病了需要照拂吧。她小小的心象刀割一样地痛着，然而却没有一点办法。

当孤寂和想家压抑着她的时候，在这芦草丛生的洼地上，她简直待不住了，因此只好到高处的田里去，她在那儿可以眺望公地后面的村舍——特别是那条大路啊！路上总有很多人来来往往；碰巧她也许会认出从渔村邻近来的一个什么人。那时就仿佛有人给她捎个好来——使她得到了许多安慰。那人究竟是谁呢，莫非是上帝么？

在蒂特的窄小世界里，人们并不完全都信仰上帝，而是把这个问题搁在一边。在穷人的生活里，的确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如果有上帝的话，他也只是和高贵的人们来往。当他们要把穷人踩在脚底下的时候，他们常常拿他作招牌，盗用他的名义。外婆的看法是这样——拉斯·彼得的看法也是这样；他们是蒂特十分信任的两个人。不管怎样，如果你有了烦恼，去找上帝是

没有用的；关于这一点，经验十分清楚地告诉了你。当然，教区牧师说过：你应该把你的忧愁向上帝倾诉，但是同时他也严肃地警告你：不要因为你的困苦而责备他。

但是蒂特本能地觉得她应该抬起头来向着光明，尤其是当一件意外的好事凑巧碰上了她的时候。至于那些倒楣的事，既然是不可避免的，那末人们就只能责怪自己了；但是人总得有个地方表示感谢他对别人的恩典。因此他们就向往天上了。反正外婆总在那儿，因为她早已上了天堂，这是不容置疑的事。所以，为了外婆的缘故，虽然她不相信上帝，但也就给上帝在天上安下一个位置了。这时，蒂特想到外婆许许多多的事情，有时候她竟大声叫起她来了。不管怎样，她觉得至少需要有个人能够了解她是多么忧愁。

有一天，她怀着非常抑郁的心情躺着，这时，外婆突然俯着身子站在她的面前。"小蒂特，来吧，"她说，"我们飞到家乡渔村里去吧。""可是你没有翅膀啊，"蒂特说，比先前哭得更厉害，因为外婆的背更加驼了。"那没有关系，孩子，我们只要把腿缩起来——藏在衣衫下面就好了！"于是她们真的飞起来了，一会儿飞过了高山，一会儿又降落到低谷里；当她们接近地面的时候，就把腿在衣衫下面提得更高些。突然她们来到了渔村；拉斯·彼得在下面站着，张起一张网，准备网住她们。"蒂特！"他喊道。

蒂特醒了，她惊恐地跳了起来；有人在上面的田地里招呼着她。原来是山地田庄庄主的儿子凯尔，他正在从老玉米地里把牛赶出来。她吓得浑身发软，甚至于不知道跑上去帮他忙。然后他慢慢地从山坡上下来，走向她跟前去；他走路的时候，总是迈着方步，仿佛对什么都觉得很厌倦。"你大概睡着了吧，"他说——带一点讥嘲的口吻。后来他看出她还在哭，便严肃地望了

她一眼，不过沒有說什么話。

蒂特想到自己哭过，而且又睡着了，頓时覺得很不好意思，因此就急忙揩掉臉上的眼泪。她也并不是害怕他；他是一个十七岁的不算討厌的小伙子——在她看来，这是一个人頂有趣的年紀。尽管他是田庄的少东家，因而也就是田庄上的真正主人，她还是很难得認真地看待他；嗯，他本人也并不这样希望，只不过愿意自己安安靜靜地生活着也就够了。也許她可以問一問他，他去参加祈禱会嗎……？蒂特想到夢中外婆沒有長翅膀，心中很不高兴。

"你以为老太婆会上天堂嗎？"她轉过半个身子問道；她問的是这样一个幼稚的問題。

"老实說，我不知道，"他从容地說。"我想这要看她們的为人怎样。"他帶着深思的表情瞅着他的前面，仿佛說这話得好好地思考一番，那末他就不致于对誰不公道了。

唔，外婆为人一向很好——好得誰都无話可說。所以，若是看她的人品的話……

他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眼睛盯着一个地方，思索着。"我們不必下断語吧——无論是好的，还是坏的，"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說。

蒂特不禁笑起来；他叹气的时候，是那末滑稽。

"这也不是可笑的事情，"他說，不高兴地走开了。

走了不远，他停下来了。"今天看見牛跑进苞谷地里，不是媽媽，你应該高兴，"他說。

"怎末，你不把这件事告訴你媽媽嗎？"蒂特惊訝地問道——她决沒有想到她会逃过这一次的惩罰。

"不，我为什么要告訴她呢？"

唔，为什么？的确是，为什么？——"可是田庄將来是你的呀，"她忽然想到了这句話。

"唔——是呀！"他听見她这样說，微微地笑了——这使蒂特大吃一惊。她从来沒有想到他会这个样子。

她站在那儿望着他的背影，簡直完全忘了她的一切忧慮。他走路象一个老年人一样——或者象个生来就是受气的人。他在生活中不可能有很多的乐趣——据說他的母亲还常常揍他哩。甚至于还有比这更不幸的事情！想到了这一些，蒂特发着抖——她宁愿不想这許多事情。

但是要避开这些不想，往往也不是那么容易。从公地上来的女人們常常借題发揮，碰上她就問一些仿佛无关紧要的事情。她們得到了回答，就点一点头，咧一咧嘴——仿佛她們听到了极其可怕的事情已經被証实了一样。但是蒂特不喜欢說她主人的閒話；她决心要守口如瓶。

有一天，她坐在那里，一边瞬着路上，希望瞧見个熟人。一个农夫和他的妻子赶着車从这儿經过——毫无疑問他們是进城去买东西。他們向她招手，然后便把車子停下来；她并不認識他們，可是她仍相跑上前去了。

好久以前，她可曾看見一匹棗紅色的母馬拉着的馬車从这儿駛过嗎？沒有嗎？她住在什么地方呀？他們覺得牲口很熟，她牧放的牲口是不是山地田庄的？——田庄上的人給她的膳食还不錯吧？——还是不过如此？——現在光景怎么样——田庄是不是归一个寡婦了？是的，他們現在还記得；她名字叫柯倫·巴克嘉德①，大約十年以前，她死去了丈夫——这是多么可悲

① 巴克嘉德(Bakkegaard)，丹麦文，即山地田庄。

啊！但她并没有因此伤心过度，她不是这种人。——她不是有一个儿子在田庄上么——还有一个正式的长工么？——不错，那人就是公地上的拉斯穆斯·里特。他在田庄上过夜吗？啊，他夜里才回家。但是在活儿紧张的时候，他也许就偶尔住在那里吧？

他们轮流盘问她，蒂特诚恳地回答着。但是当那个女人想要知道屋里的详细情形，问她柯伦·巴克嘉德卧室在什么地方，她是不是一个人在屋子里睡觉，蒂特就警惕起来。从那个女人脸上的表情看来，她觉得自己又上了人家的当，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傻瓜。她马上离开马车，跑回到草地里去；然后转过身来，向他们扮着鬼脸，勃然大怒起来。"你们只是两个搬弄是非的人！"她沙哑地喊着。"你们一定都是坏家伙，不然，你们决不会这样地好说闲话！"那农夫用鞭子吓唬着她，象是要跳下车来。但是蒂特跑开了，顺着堤岸，越过了田野。她到了沼地的时候，就躺了下来，好歇一口气，想起她方才惹的乱子，连她自己都害怕起来。他们要是来追她，那可怎么好呢！农夫们可不是好惹的，他们常常有他们自己的法律。也许他们会一直找到衙门，他们到了城里，会给她告上一状的。

她摆脱不了这个念头，她的脑子里老是想着这个问题，心里很是闷闷不乐。在她这种非常孤苦伶仃的情形下，有谁来帮助她呢？这简直没有希望——她一定得回家呀！

蒂特以前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情形：她不得不把什么东西都丢下，穿过田野就跑开了。那时，她就象着了魔的人一样，她也不想走上大路，却一直穿过村野就跑开了。不一会儿，就有点什么东西阻挡了她——她不是跑进了沼泽地，就是在荆棘里给挂住了；她赤裸的脚血淋淋的，她的衣服扯了许多许多的裂口。这

一阵发狂过去了，她却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她爬着回去，心里觉得很不对头，接着她动手洗洗脚上的伤口，补一补衣服——心里暗自高兴，好在没有闯更大的乱子。

在这一次拚命奔跑以后，她安静下来了。她那难以抑制的想家的情绪，已经有所发泄，当她坐在沼泽边上，把受伤的脚伸在水里，一边补衣服的时候，她心里感到沮丧起来。她所有反抗的意志都消沉了，这个小姑娘的心里感到了在郁闷之中痛哭一场的轻松。这一忽儿，她用不着思索什么，因此把她自己的心事都抛开了。她坐在那儿，自已看着自已的身体很有些惊异，她看着她的腿——一条腿的高处有一块黑痣——她也看着她那晒黑了的纤细的胳臂。太阳和风透过她薄薄的衣衫把她浑身灼得黧黑。可是她不喜欢这个颜色，因此她浸在微温的浅水里来洗掉污垢。这些污垢象浓密的黑影似的聚集在她的皮肤上。

她的肚脐下面有一道棕色纹路，她记得以前她小的时候，外婆看到这个曾经预言过，她容易生孩子，而且会生许多呢。但是在她的腋下，有了一小撮微红的茸毛，它是新生的而且痒痒的。蒂特两手捧着她那渐渐膨胀的乳房，她发觉它们已经是重甸甸的——尤其是在她俯下身子的时候，她因此觉得十分得意。可是这时，她的后背却使她很不高兴，她一弯下身子，后背上骨节就突出来了。她真想看看她的背后，瞧她的后背是不是还有点佝偻。

忽然她害怕起来，说不定会有个人来，也许有人会在上面的田野上窥视着她呢。她抓起了衣服，一边尖叫了一声，就跑进了丛林里，把衣服穿上了。

可是她自已身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好让人窥视的——她那瘦弱的身体既不象孩子，又不象大姑娘，当然也就没有动人的光辉

了。蒂特大概是不会讓哪个男人爱得发狂的。至于她的最美好的东西，还是她的心灵——这都不是人家需要的。所以上帝已經把它隐藏起来了。

第　三　章

蒂特的女主人

午飯后，柯倫·巴克嘉德和蒂特在碗碟洗藏室里拿裸麦面和石膏粉拌在一起想毒死老鼠；其他的人都在午睡，連女仆茜妮也睡了。柯倫站着，在攪着那干糊糊的老鼠吃的东西；她的动作很迟緩，每次变换一下姿势，她的身子里就发出一股强烈的气味，冲着蒂特的鼻子，使她直打哆嗦。她們把拌的老鼠食盛在小紙盒里，蒂特再把紙盒擱在谷仓和打谷場上老鼠最多的洞里——那里有許許多多老鼠洞。田庄上靜悄悄的，宁靜得使人睏倦；蒂特很早就起来了，如果她在石板地上躺下来的話，馬上就会睡着。

"瞧着吧，"——她的女主人把圍裙里最后几个小紙盒遞給她說，"它們吃了这个以后，大概再也不会想吃了。"

"毒性很强嗎？"蒂特問。

"毒性么——不，就葯力来說，它是世界上最沒有毒的东西。可是老鼠吃足了的时候，它們就得赶快跑去喝水——你曉得，这是干的。一碰到水，石膏馬上就变硬了。在它們的肚子里就象一大块石头似的——这就行了！"

蒂特发出了一声害怕的呼叫。"唉呀，可是这死得多可怕呀，"她說。

柯倫生气地搖摆着身子："呸！——怎么能这样說呀？要紧的是要剷除这些禍害，所以，結果怎样，我可管不了那么多了。死有多种多样，可是最后却都是一样的死……你想你那母亲还得多久才能出獄啊？"

这問題使蒂特大吃一惊，而且讓她很伤心——主要的是因为这句話所表达的意思不对勁儿。"还得一个时期吧，"她低声說。

"你想她把錢弄到手沒有？"柯倫繼續說；她今天很有談話的兴致。

蒂特是不知道的。她頂好閉起嘴来表示沉默，不作一声；过去有誰盤問她的时候，她差不多总是这样，可是現在她非得回答她的女主人不可。"外婆曾經把錢藏在身上，"她平心静气地說。

"算了，傻瓜！她該把款子存在銀行里，不該把它藏着。要是那样，你現在就可以得到它了——因为它是該給你的。而且你还拿得到利息呢。"柯倫盤算了一下。"五百块錢，到現在連本帶利会变成——一千了！象你这样的穷丫头到了出嫁的时候，这就是一笔大錢。沙地田庄的人們从前一定很有些錢——这錢不就是从那儿来的么？"

蒂特很想溜掉；这个話題很使她难过，而且她女主人渾身上下那股汗水和别的东西混合的气味，簡直使她喘不过气来。她站在这个粗壯的女人跟前，覺得头昏眼花，这个女主人的脚步那么踏实，而且什么事都管得很紧——这一切就使得蒂特覺得象是个小动物似的，随时都会不經心地被踩在脚下。"現在我去放牛吧？"她問道，說着向門口走去。

柯倫看了看隔壁屋里的老鐘說："行，你現在跑开吧——不过要先把拉斯穆斯·里特叫来。"

蒂特最怕做这件事。她顶怕拉斯穆斯·里特，而且简直叫不醒他。人们都说，他睡在床上本来是一个花招，目的就是要姑娘们走到他的跟前去。茜妮从厨房后面的屋子里走出来，蒂特用恳求的眼光望着她，但是这个姑娘差不多还没有睡醒呢，因此也就不明白她的意思了。"快去吧；你还在等什么？"女主人说。

蒂特踌躇不前地穿过了院子，就在半开的谷仓门外叫起来；柯伦站在厨房门口仔细地瞧着她的举动。"瞧这个傻丫头，"她不耐烦地说，"她要是知道光靠叫是不会把那男人叫醒的，那我才高兴呢。"

"她怕他，"茜妮勉强地说道；她也不高兴干这个事。

"害怕——呸！我要教她使出点气力来！——你非得爬上干草堆到他那儿去摇醒他不可；不过小心别叫他拔了你那天使的翅膀。"她揶揄地喊道。

蒂特还站在谷仓门口；她迟疑地望了望她的女主人。"还得我来帮你一把吗？"柯伦喊道。后来，她终于溜进屋里去了，但是显然地她不过是躲藏一下罢了。

柯伦摸着她的木鞋；她气得有些发狂，连鞋都穿不上了。现在，她要给这个小姑娘一顿教训了！可是茜妮已经走过了院子。"你还是赶牛去吧，快走吧，我来喊他，"她说着，就从谷仓的另一边把蒂特推出去了。当她回来的时候，她的女主人的脸色很不好看，那脸色好象是说：真是糟糕；还得对付这些事情。这年头，尽有一些歇斯底里亚的小傻瓜，她们看到一只小虫都要尖声地叫起来。这样的姑娘们——真应该及时地见识见识一些事情，这对她们会有好处的！但是茜妮对于这一切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因此有些满不在乎；她觉得她的女主人只要高兴，随她发脾气好了，早晚会发累了的。

果然这一回柯伦很快就消了气。突然她们听见一辆马车的辚辚声；它从小山上很快地驶下来，拐进院子，缰绳也没有拉就到了前门口。车夫急拉一把就停住了。他愉快地把鞭子抽得清脆作响；这人原来是个买卖人；“今天有什么要卖的东西吗？”他对柯伦·巴克嘉德说，她正站在碗碟洗藏室门口，在穿木鞋呢。

“有啊，我们有一头肥牛犊，”她答道，向前走上来。

蒂特把牛群放出牛棚的当儿，她就瞧见了来客，不过只凭他的大声吵嚷，她就晓得那人是谁了——除了犹翰斯叔叔以外，还有谁象他那样赶车呢。这人正是犹翰斯叔叔，他戴了一顶硬挺挺的帽子，还穿了一件漂亮的咖啡色风衣——是一套道地的城里的服装。不管怎样，他真是派头十足啊！

* * *

给人家在背后议论短长的味道，蒂特多少知道一点儿。她的家人总也摆脱不了人们的议论，无论他们走到哪里，人们的议论就象个影子似的也跟他们走到哪里。“啊，正是卖破烂儿的那个姑娘——是住在沙地田庄的人哪，”有些人常常这样说，并且把这话说成了口头禅。然后好象他们什么都知道了，于是就开始扯起闲话来——关于巫婆玛莲和索丽尼的犯罪，以及宰狗的屠夫犹翰斯，人们往往会谈上许多。蒂特对这些知道得很清楚；人们谈到你的时候，你马上就能听得出来。谈闲话的人通常并不会隐瞒什么。

而且你可以相信他们决不会漏掉什么事情。卖破烂儿的一家人，必须担当的罪过，要比公正地加在他们身上的更多，而比他们心甘情愿地承担下来的，就更其多了。在这方面，谁也不吝惜什么。不知谁造出来的、也没有谁真正相信的谣言，莫名其妙地散布开来，兜了个圈子，然后又消失了——每个人都喜欢传舌

說人家的是非。看起来仿佛这些人加在卖破爛的一家人身上的不仁不义，倒成为他們怨恨这一家人的原因了。也許是为了对这一家人的惡感找到适当的口实，并且为了掩饰自己的坏良心，他們才想尽方法来替他們捏造一些事实，当人們不断地混淆是非、顚倒黑白的时候，他們只能在别人身上寻找罪过的根源，再也想不到自己的过錯。不管怎样，反正拉斯·彼得和他的家人都是下等人：他們不但倒楣，而且还要被人欺侮。在这件事情上，眞相如何，倒也不必計較——因为我們知道事实往往要压倒最狂妄的捏造。此外，这一家人是可以用他們的行为来駁倒所有的詆毁的。

他們正竭力地运用着这样的权力——他們勤勉、品行端正，而且待人公道。一个人适应环境，而又要大家在他的意見中抓不住把柄，常常是很难的；蒂特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对别人講他們的閒話竟会那样地漠不关心。她的女主人也被議論到了，但是她并不麻煩她自己把这些閒話拆穿，讓他們出丑。她才不干这种事儿。她并沒有因为他們說閒話而感到丢人，却很看不起别人：她听了人們說的話就会发笑，而且还是爱怎么干就怎么干。蒂特不明白为什么她对于这一切体面而象样的事情都采取了蔑視的态度；这一定就是平常人們所說的丢丑而又怡然自得吧。

虽然柯倫·巴克嘉德守寡已經有十来年了，可是人們还是談論着她的結婚生活。她在年青的时候是一个溫淑而嬌媚的姑娘，她的丈夫也沒有什么叫人非議的地方；甚至可以說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說他們合不来也好，或者别种力量从中作梗也好——总而言之，她結婚以后就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有些人認为他們的婚姻就象是两匹不能相容

的馬似的，每匹馬單独駕車都能胜任，可是套在一起就彼此都互相嬌縱坏了。另外也有些人坚持說这一家人的血統不好，因此当她到了一定的年紀，这不好的血統也就坏事了。有些头等的姑娘，因为家室之累，就变成了瘋瘋癲癲的潑妇，这并不是少見的事。不管怎样，他們两人彼此怨恨，就象一般男人和妻子相互怨恨一样，他們一有机会就互相陷害。而玩这种花招儿，她比誰都能干。因为田庄是她本人的，所以她很容易就可以使他感到他并沒有帶来什么东西。她会讓他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穷光蛋，卽使是当着大家的面，她也不管。虽然如此，他們仍旧生了三个儿子，所以当他們在一起的时候，也有些时候他們彼此并不吵鬧。但是这样的时候可并不多。

他們結了婚几年以后，他就得了肺痨——有人說这是由于他对付不了她，因此他才得病；而另外也有人說这是因为她故意給他盖湿的被子睡覚的原故。不管是由于悔恨呢，还是由于别的緣故，她买了白蘭地酒和甜五味酒来讓他祛病，她自己亲自陪他喝，好讓他多喝一点儿。后来他总算把他的痨病治好了，可是他却已經变成了廢物。先前，他对于强烈的酒是一点也沾不得的，現在他却总是醉醺醺地东走西走了。“我的老婆真喜欢我，她总是讓我泡在酒里，”他常常这样說；听了这話，柯倫就笑起来，她这样笑是誰也忘不了的。

对于長大了的孩子們来說，这不是一个欢乐的家庭，所以在一个冬天的早晨，当他們发現父亲在谷仓里上吊了的时候，他們几乎覚得非常痛快。这样，他們就沒有父亲了，田庄也沒有主人了。而一張寡妇的床总比夫妻共睡的床要凄怆得多——卽使他們背靠背地躺在上面也要温暖得多；柯倫很想再結一次婚；尤其是，如果她能够因此而給田庄多弄到一笔錢的話，那

就更好了。

但是誰也不敢来頂这一个自杀男人的空缺：这样一来，她就不得不和她的三个儿子来同舟共济，应付一切了。这样并沒有把她的性情改好，因此在她的儿子長大成人也要有发言权的时候，她和他們的关系就越来越惡劣了。所以，他們都开始离开了家；大儿子是学师范的，現在在首都附近的学校里教書；二儿子当一个田庄的長工。他說，假設他一定得听从别人支使的話，那么，他宁愿在陌生人的手底下干活儿。

許多人都覺得他說这話是一樁怪事。当然，如果他喜欢她，还有什么能比得上順从母亲和听从母亲的話是更其自然的事呢。可是，不知道是什么緣故，山地田庄上的儿子們总归是不喜欢他們的母亲。只有那个最小的儿子凱尔待在家里，这并不是因为他比他的哥哥們更舍不得离家，而是因为他沒有本事能摆脫他母亲的管束。他是一个可憐虫，只要你瞧他一眼，他就会哭起来。他从来不笑，却总是帶着一臉疲倦和受气的样子。人們都悄悄地說，他的母亲对他有一种不平凡的控制力，这种力量讓他的心上有一种悔恨，結果它就逼迫着他，驅使着他去参加祈禱会。

蒂特的耳朵很灵——人們說的話，她都听到了。其中有一些話是她听不懂的，她就自己想法来理会：这些話加上她的日常生活，形成了一种压抑的情感，时时縈繞着她。在山地田庄里，沒有一件事会讓她喜欢：人們都自己想着自己的心事，一点也沒有想到怎样来共享欢乐。女主人把这归罪于大海，那可憎恶的海；当她喝醉酒的时候，她就走到田庄的場園里，对着大海来发洩自己的怒气。但是她的儿子却以为上帝对这个田庄有些看不上眼。只有茜妮两頰紅扑扑的，什么也不在乎，无忧无慮地干着

活儿；而且蒂特頂喜欢和她在一起相互陪伴。

对于她的女主人，她簡直不知道应該怎样相处才好。既然她的女主人是一家之主，那么家里的事情，不管吉凶禍福，自然都由她来經手决定了，因此，蒂特就必然地对她表現了眞摯而自然的敬重。柯倫在飲食这一方面算是很大方——正象一个田庄上的主妇那样；她手里总拿一把菜刀到处走，在她那鼓溜溜的大肚子前面，总是挂着班班的油漬。她自己就很貪饞，对别人的吃喝也并沒有舍不得的表現。这一点弥补了很多的短处；山地田庄厨房里的伙食也就因此出名了。不过她那强健的身軀却也发出了許多别的气味，这些气味使得蒂特搖头，并且渾身发抖。

蒂特受到的教誨是对于供她吃飯的人不只应該尽到本分，而且还要喜欢他們。本分她倒是完全尽到了，可是她的心里并不喜欢她的女主人。就連她在外边草地上坐着吃一顿丰盛的午飯时，她也不能做到这一点。她覺得自己不能做到忠心耿耿，因而心里覺得很难过。

第四章

可爱的来客

虽然还不到吃午飯的时候，蒂特却已經做完了毛綫活儿，她的籃子也空了；做着这些活儿可以消磨时間——可是眼前的时間却很难打发。寂寞的时間是非常难耐的；她并不怎样喜欢玩耍，她天性就不喜欢这样——起碼現在不是这样，而且牲口也不能給她作伴儿。就她的責任来說，她对这些牲口很有兴趣，她照看着它們，不讓它們毀坏了庄稼，也不讓它們自己不加小心受了

些損伤，她多少还是有点儿喜爱它們。当一头小牛犢在鉄絲网上擦伤了身子，或者給一头老牛的角抵破了皮的时候，她尤其显明地表現出自己对它的憐惜。那时候，她眞是忙忙碌碌，好象照看它的活儿，总也做不完似的。但是她对于牲口并不怎末亲近；牛是牛，羊是羊——就象一般的大自然一样；这誰都認为是当然的事。只是由于这是她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因此它們的事情才和她发生了关系。这些牲口有时也許很好玩，可是她对它們却并不見得会发生多少兴趣。

蒂特是一个好交际的小人儿；她喜欢經常有两个小家伙在她面前东說說西說說，而其中的一个人得是她自己。自己暢快地談談，至少和听别人談話同样的有趣，——只要有一个人来听听她的話就好了。她坐在田野的最高处，眺望着风景，由于无聊和想家，心里厌煩极了。"要是发生个什么事，发生一件眞正好玩的事就好了！"她思索着，三番五次地大声叨念着，仿佛是为了弥补她的空虛的感覚一样。可是忽然她沉默起来，向前探着身子。她不相信她的眼睛，便把它們閉得紧紧的；但是她睁开眼睛的时候，那儿仍然还是一样。在老远的公路上，一个孩子正跑着来了；他拐进了草地，一边大嚷大叫，一边指手划脚。他把書包挎在肩膀上！看了这番情景，蒂特是那样地吃惊，因此她竟忘記跑去迎接他了，她坐在原来的地方竟哭了起来，她是多么地快活啊！

克里森一下子就扑到她脚边的草地上，沒有說什么，只是喘息地躺在那里。"你逃学了，"蒂特一恢复了常态就这样說——还打算摆出一本正經的样子。可是她裝不出中肯的腔調来；今天她对于这个逃学鬼倒滿心高兴呢。那个小家伙也沒有回答她，只是躺在那里喘着气，把光着的脚朝天上伸着，两只脚板都

是黑糊糊的。他那脚上有各种各样的疤痕；一只脚后跟上有一个很深的伤口，大概是踩一块玻璃碎片扎破的。蒂特查看着伤口，那伤处已經髒得发黑了。"你得把伤口包上块破布，"她輕輕撫了一下說，"不然要化膿的。"

"呀——那不过是昨天我从学校跑回家的时候扎破了的，現在伤已經好了。我跑着的时候，只用我的脚尖！"

他又站起来了；他不是要来这儿躺下偷懶的。他很快地打量了一下地势。"我們到下边去吧，"他手指着沼地說，这儿沒有什么好玩的。

蒂特把她在叢林里隐藏的地方指給他看。"妙极了，"他承認道，"不过应該把門儿遮蓋起来，那么人們就找不到这个窩棚——不然，就沒有什么了不起的了。你知道，无論什么鳥都是这样啊。"不消說，蒂特并不是一只鳥，她并不要藏起来；她只想躲一躲太阳和风罢了。但是克里森却告訴她怎样把树枝編好，别讓人家看見这个門儿。"那么，你就可以装扮一个做錯了什么事的人，非藏起来不可了，"他說。蒂特惊訝地望着他；她自己也不明白这究竟有什么乐趣。

但是，这个孩子对一切事情是多么狂热。就連在那些馴順的安靜的牛群身上，他也看出了新鮮事儿。蒂特对于这一片草地从来也不覺得有什么东西可以令人賞心悦目的，但是克里森却覺得什么东西都好玩——仿佛什么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希奇而又陌生。

那些小水塘也使他得意忘形了。他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在一座小草叢上面架起桥来——他把这些小草叢叫作島子。他用两根木桩和几条小樺树枝这就做成了；当然材料必須蒂特去寻找。这样一来，你就可以把所有这些島子互相連結起来，然后

你就可以走遍全世界了。

"这好极了!"他說，而且老是重复这一句話，最后蒂特簡直气起来了。

"我看还不如家里好，"她說道。

"那是因为你糊里糊涂的啊，"克里森回答。"不过你可以回家待着去，我可不喜欢。"

他以前从来沒有对她这样說过話；現在她覺得自己確实显得非常低微，她所有的自尊心都消失了。不，如果換換地方，她倒也並不在乎，可是，現在这样想又有什么用呢。

"你在哪儿吃午飯啊？"他們正玩耍的时候，克里森忽然問道。

蒂特对着他目瞪口呆了一会儿；然后，她就跑起来，上山去了。"来呀，快点儿！"她喊道。每天快到晌午的时候，她都得从高处的田野上留心看着那古老的磨坊，但是今天她已經把这件事忘得干干淨淨的了。啊，可是百叶窗还沒有打开呢。

"这个信号太不灵了，"克里森說；"你在那儿看牛的时候，是看不到磨坊的。他們为什么不发出一点儿声音呢——因为那样你不是随时可以听見它么？"

"作出什么声音呢？"蒂特呆呆地望着他。

"嘿，当然是用錘子敲打出声音呀。"

他們坐在那儿不住地瞧着百叶窗。克里森現在已經沉下心来了，因此可以很理智地答話；蒂特的臉上表現出一种好奇的样子。"村上有誰生了孩子嗎？"她問，焦急地看着他的嘴唇。

"有的，瑪莎！"克里森点一点头回答說。

"不会是眞事，克里森——你跟我撒謊！"蒂特計算了一下，認为还不到月份呢。

“嘿，可是她就要生了——拉尔·金生的寡妇是这样說的。我亲自听她說的呀！”

呸！——蒂特显出失望的样子——就是这个么！“从我走了以后沒有发生一点别的事情嗎？”她問。“約翰尼跟誰有来往呢？我猜想，跟安东吧？誰都看得出来他和彼得是不会長的。”

糊里糊涂的克里森对于这种事什么都不知道。他倒是可以告訴她村上到了一艘新式的裝有甲板的漁船，里面有一間相当好的水手仓可以睡覚。但是这些却跟蒂特不相干。

小巴夫尔常常会問到她嗎？拉尔·金生的妻子待他好不好呢？对这两个問題，克里森都馬上答了一声“是”。他不愿分开来回答，同时他也沒有告訴她現在拉尔·金生的寡妇并沒有跟他們在一起，这件事說起来話可長啦。——可是他为什么不吃他袋子里帶来的午飯呢？——現在問的話越来越多了。克里森来的时候在路上就已經把午飯吃光了；这也沒有什么奇怪的——一点儿也不新鮮。但是他宁可告訴她說他一路上跑着把它掉了——这样說好听些，而且餓了也有借口。他眞餓了——餓得肚子空空的——空空的就象从这儿到漁村里那样地空曠呀！他們到底为什么不打开百叶窗呢？

蒂特仔細地打量着他的周身。他的头发得剪了，但是那天下午她可以用做活的剪子来給修飾一下。他短外衣的袖子也应該放長——可是現在已經来不及了。显而易見的，家里的事情是沒有人管的。不管怎样，反正他显得很瘦削——他的双頰也一样。不过看起来，他还是很快活，她看到了这个，心里倒覚得滿意。

“哎呀，那个吃人鬼的老婆死了，”他隨隨便便地說道。

蒂特吓了一跳。“店老板的老婆嗎？你为什么早不跟我說

呀？”

“啊，我想我是把这件事情忘了。你不能样样事都記得住呀。”

蒂特开始認真的盤問起他来，可是就在这时，磨坊的百叶窗打开了。“喂，”她站起来說：“現在你待在这儿看着牛，我跑回家去吃飯。这样我就用不着把牛也赶着走啦。”

克里森目瞪口呆地凝視着她。“我能不能和你一起去？”他問道，几乎要哭出来了。

“不，那可不行。那样，人家就会以为你一定是餓了，因此才来找点儿什么东西吃。”

“不过，我真的肚子餓呀，”克里森一点儿也不想拘泥什么了。

“我想你是餓了——不过讓人家看出来可不行，”蒂特肯定地解释說。“可是如果你懂事一点儿，我去不了多久的，我还可以在衣袋里給你裝回一些什么东西来。”

这样克里森不得不耐心地等着。他肚子朝下趴着，把拳头堵在嘴里，好来压一压肚子里的飢餓。因为眼看别处有吃的东西，他的肚子就更加咕嚕咕嚕地叫起来了。接着蒂特朝着田庄跑去了。

柯倫·巴克嘉德亲自出来开了百叶窗。她看見蒂特沒有赶牛自己就跑了回来，因此便在院子外面等着她。“今天，你是怎么一回事呀？”她帶点譏嘲地問道。“你糊涂啦，还是餓得連牛都顾不得赶回来了呢？”

蒂特的臉象火一样羞得通紅。“我弟弟在那儿，”她說。“所以我認为不必——”

“嗯，难道他天生就用不着吃什么东西么？我想你們家里也

并不怎么富裕，他难道能够随身带点吃的东西么？啊，如果他不想吃什么，那就算了。”

“他可以等回到家里再吃，”蒂特本来想这样说，可是相反的她却禁不住哭起来了。她不忍心为了面子而让克里森挨饿；她知道他的饭量大，他一路上很久没有吃东西，一定很可怜。现在她为了照顾弟弟的面子，可是却触怒了她的女主人——这就是她循规蹈矩所得到的结果。“他真饿得要命啊，”她哭哭啼啼地叨念着。

“真是无事生非——小傻瓜！ 不过，我以为你们饿了的时候，顶好不要说，那才是好样的——不过这是济贫所里的规矩呀！”在她们没有走到正房以前，柯伦一直在责备着她。

不过柯伦的本意并不是这样。她把蒂特午间的活儿也免了，等蒂特一吃完饭，她就答应蒂特可以带点吃食给她的弟弟送去；她带去了满好的一篮子食物。“如果他剩下了什么，他可以带回家去，”柯伦说。“你们家里不是过得不大好吗？”

柯伦·巴克嘉德决不是一个心肠软的人；这是第一次，她对蒂特的家里人发了善心肠。她对穷人并不觉得怜悯；人们要是穷，那是他们自己的过错。但是就我们所知道的，她对于吃的东西倒是很慷慨。

克里森来访以后，蒂特的心镇定下来了。在她想家的时候，她那胆怯的心灵所想象出来的家里可能发生的灾难，都一股脑儿被现实的风给刮散了。她得到了来自家里的实在的问候——那就是克里森的到来，他还是衣不蔽体而且和从前一样，依旧是一个老流浪汉。最后的这一点简直不怎么好；她很替他担心，因为他总任性逃学，她一直用眼睛瞟着大道注视着他的背影。但是她心里却盼望着不久她就可以看见他再一次跑到这儿来。

第五章

蒂特回家探亲

在女主人的家里，蒂特能够平起平坐和他頂一頂嘴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女主人的儿子。跟别人相比，她就算不上一个人，不过是一件家具罢了。要是她在干重活儿的时候抱怨脊梁疼，她的女主人只会这样說："你的脊梁——呸！你为什么就長了一副瘦骨头啊！"别人呢，也同样这末說；他們可以利用她，但是却不拿她当人看待。茜妮也許看出了她是个孩子，因此才担待着她；但是蒂特却宁愿别人把她当作一个大人。

跟凱尔这就又当别論了。他才十七岁，他的面孔快活得就象个殯仪館里的职員一样。他拖着脚步走路，仿佛脚里裝着鉛块一样，而且仿佛伤心极了。蒂特看得很清楚，一定是有点什么在煩惱着他，但是他象絞刑犯那样垂头丧气却是毫沒有来由。她自己也有滿多的忧愁，这些忧愁常常难得找到出路；但是这些并沒有使她总是垂头丧气。

有什么东西擋着他的路的时候，他就小心翼翼地从旁边蹭过去，看他这副样子，真太可笑了。蒂特内心里抑制不住自己，总要攔住他的去路来揶揄他，无論什么时候，她一有工夫，就到他那儿去。如果她提一桶水碰到他，她会故意地把水洒到他的脚上；若是她給他鋪床，她的花样也就多了。不是床底塌下去，就是她在被子里擱点什么东西，这样一来，他就不停地搔着身子，半夜三更就得起来，抖落一下床單。

蒂特已經找到这样的一个人了：她可以把她所受到的种种

委屈都好意地发洩在他的身上；而且她也把这样的机会都利用到了。凯尔对待她的揶揄处之泰然，差不多就象是視而不見。他对她的态度并不因此而有所改变。假使他撒野，給她个耳光子，蒂特也是不在乎的；但是他頂多只是显出怏怏不乐的样子。

另外的两个儿子很少回到家里来。有一个儿子是教員，蒂特有一次在田庄上看見过他；另外一个是农夫，整个夏天都不在家里。

收割庄稼以前一个星期六的中午，那个教員回家来探望了一次。当蒂特晃晃蕩蕩来到家里的时候，他正在外面，站在院子里，光着腦袋，身子站得挺直，样子很快活——和其余一切人比起来，他倒是个明朗的出色的人。他和他的母亲不是已經吵过嘴，就是將要吵嘴；你可以感到这个气氛。他站在那里眺望着大海，好象讓景色迷住了；他的母亲正在井旁忙着洗鍋碗瓢盆，并且向他投来个挑衅的眼色。当着有什么人走近来的时候，她就模仿着她儿子看人的样子用手遮着眼睛。他对这个只当看不見。

"喂，你干出了什么名堂啊？也許你可以告訴我們，人家在瑞典在午饭时吃些什么东西吧？"蒂特听到她的女主人这样说。

"媽媽，瑞典不在那个方向，"他笑了一声回答說。"你非得轉到另一个方向去望一望不可。"

"是这样么——你多聪明啊！可是你方才在看些什么啊？"

"啊，我在想，大海今天照耀得这样光明，"他揶揄地說。"乡村里别的田庄都不象我們这儿这末美麗。只可惜它是明珠暗投了。"他称心地大笑起来。

"你是說有什么光明么？"她一直走到他跟前去，站在那里从他的位置往外望着，摆出一副呆痴天眞的表情。"是的，你說对了——現在我也看見了；在月亮地里它不象一攤猫屎那样光

明，那才怪呢！啊，不过它可真幽美！老天爷呀！”她高兴地拍着大腿。“他們——那些老年人，为什么不想一想这个，把田庄摆在海里呢；那末我們就不必愁吃愁喝了！不过我們現在最好还是进去，吃点东西吧——我們这些人單靠着看看一大片討厌的海水是不能生活的。”她轉过身来，走了进去；她的儿子微笑着，也随着她去了。

今天，拉斯穆斯·里特很好，他沒有講出一些猥褻的故事来；他坐在那里，头几乎低到盤子上，手有一点发抖。就連柯倫本人也有些害怕她的儿子；她不象平素那样驕傲而且随便了。儿子总是愉快地談着，一边講着首都里的好玩的趣事，一边笑着，別人也不搭言，他却一点都不扫兴。当然，凱尔从来都不笑，拉斯穆斯·里特和女主人只在他說的話里有点淫猥的时候，才笑一笑。至于茜妮呢，不管是玩笑的話，或是忧愁的話，什么也打动不了她的心；如果这个小伙子想要插嘴說上一两句，她倒会覺得很奇怪。但是却沒有什么东西可以使她不盯着那个教員，整个一頓飯她都这样瞧着他。他一說話，整个屋子里都有了生气，蒂特認为她今天呼吸也比平常更自由一些。显而易見他喜欢和孩子們打交道，并且懂得他們的心理。

“你有兄弟姐妹嗎？”他忽然轉身对蒂特說。她难为情地脸紅了，因为她不习惯有人在飯桌子上跟她說話。当他听說她还沒有回过家，他就变得認眞起来了。“你这样是不对的，”他立刻轉过身向他的母亲說。

“啊，她在这儿沒有什么要埋怨的，”那女人回答說，想使他閉口无言。

“整个一夏天，讓一个剛行过堅信禮的孩子不回家，这是否合乎法律規定，我不敢說，”他繼續道。“不过无論如何，这是不

对的。”

“你不必跟我講法律——也用不着說什么对不对的話，”柯倫回答道，生气地站起来，离开了桌子。

但是后来，他們母子必定是私自商量了这件事，因为蒂特一做完午間的活儿，她的女主人就来告訴她，如果她愿意的話，她可以回到家里去待几天，牲口可以鎖在圈里。

“在明天晚上以前，你可以自由行动——懂得了吧！”那教員在她后面招呼道。柯倫有些反对这話，但是蒂特没有听見她究竟說了些什么。因为这时她已經上路了。

整整的一个夏天，她的心情从来没有象这样地愉快，她的脚步从来没有象这样地輕捷。她正在往家走呢！不但如此，她还要在家里睡覺——整整的一个晚上！她一边快快地跑着，一边重复地对自己說——整整的一个晚上！她覺得最使她痛苦的是，她不能够睡在她父亲的家里，不能跟那些孩子們挤在一块儿，听着他們平靜的、令人欣慰的呼吸。

蒂特冲进厨房的时候，艾尔西小妹妹正在洗碗，她吓了一跳，盤子也掉下来了。她站在凳子上才够得着那个水槽，可是她已經成了一个能干的小主妇；蒂特瞧了一瞧她洗碗的活儿，便夸起她来。这小姑娘給夸得很高兴，因此臉都紅了。

拉斯·彼得睡眼惺忪地从擱樓里出来。“嗳呀，是你呀，我的孩子！”他兴高采烈地說。“我覺得我听見了你的說話声。”蒂特用两只胳膊抱住了他的脖子，几乎撞倒了他。

“唉，唉——先讓人家好好地醒一醒，”他微笑着說，把胳膊抽出来，站稳了身子。“白天睡覺到底不如晚上睡覺好。头总是睡得昏昏沉沉的。”

这时，巴夫尔从海港上連跑帶跳地奔进了屋子；有一个孩子

已經告訴过他大姐回家来了。"你給我帶什么东西来了?"他还沒有踏进門檻，就喊道。

不，蒂特确实沒有什么东西——她要帶什么好呢?

"你知道，你答应过我，你做事的时候，你要花整整一克郎給我买件什么东西，"孩子帶着責备的口吻說。唔，显然地她一定是为了使他安靜，才輕易答应他的。不管怎么說，她是想不起来了。

"不过，下回我一定記住就是了，"她認眞地說，又望了他一眼，表示肯定了对他的諾言。

"是啊，隨便答应孩子們什么事情，是不行的，"拉斯·彼得說。"他們比我們記性好。"

"我知道，你說你要給我們什么东西，可是你从来就不給。"巴夫尔隨声附和道。

"克里森哪儿去了?"蒂特問道，說着就把这个失望的孩子抱在膝头上。

"克里森么——他在干活呢；現在他簡直成大人了，"她的父亲說。"一整个夏天他都在店老板家里干活。"

"他来看我的时候，就沒有提到这件事。"

"什么——他去看过你嗎? 我一点沒有听他說过。孩子們，你們听說过嗎?"拉斯·彼得十分惊訝。

是的，艾尔西小妹妹知道这件事。克里森曾經偸偸地告訴过她——因为她現在已經成了这一家里的主妇了。

"你沒有对我說过这个啊，"她父亲帶着責备的口吻說。

"不，她为什么該說呢?"蒂特大胆地說——"如果克里森把这当作一樁秘密的話。他有什么錯呢?"

拉斯·彼得笑起来。"店老板是一个出得起錢、也不給錢的

人——他才会抓錢呢，他就是那样的人。可是現在这个孩子自己来謀生了，他也到了学点儿什么，听人吩咐的时候了。我夜里得到海上去，白天又要睡覺，一天到晚地管着他，也不是容易的事。你听說店老板的老婆死了嗎？”

是的，克里森已經告訴了她。她是怎么死的呢？

唉，啊——拉斯·彼得瞟了一眼孩子們說。“孩子們，你們可以出去玩一会儿了，”他說。两个小孩子慢騰騰地蹣跚着走出門去，很有些怏怏不乐。“唉，你瞧，他們总是盼望有个孩子——一想起这件事，也眞叫人伤心。因为卽使人們都坏吧——說店老板坏，也不能算是寃枉了他——你不能不承認我們都愿意有个孩子——我們大多数人无論誰都是这样。他們为了这件事眞煞費了苦心；我听說店老板和教徒們常常跪下，向主禱告，他該体卹下情，保佑她生儿育女。但是主似乎認为他們不能把孩子待好——大概就是这样吧；不管怎样，他搞了这个把戏結果还是白費勁。后来，去年秋天，那个家伙——店老板請到这儿来的傳教士来了，他主持了复活节的布道会。他和他的妻子在一块儿暗自禱告了一番，他用手按着她，为她祝福。不管怎么，然后她就有孩子了。”

“那末，这可眞是一个奇迹了！”蒂特郑重地說。

“是的，也許你可以这样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不容易理解的。到了这步田地，店老板却仍旧沒有誠心，因为他不相信奇迹。你知道他对她从来都不很好，到現在就变得更加厉害了。我听人家說，他拳打脚踢，做得卑鄙极了；人們說他总找她那怀着孩子的肚子上下手。”

蒂特发出了一声呻吟。“他怎么能这样呢？”她縮成了一团，低声說。她的語声啞了。

"是啊，他怎么能这样呢？他当然是嫉妬啦——他心情不痛快的时候，你知道他是多么凶恶啊。她因此就害了病——以后她就死了：人們說，在她入殮的时候，他不許人們給她纏着麻布和綫就下葬，这样她到一定的时候，就可以生下孩子来。誰怀着孩子死了，下葬的时候，都是这样；不过他在心腸凶狠的人們中間却是一个最凶狠的人。'就讓她永远这样待着吧，直到末日审判的时候！'那就是他所說的話。

"現在报应临到他自己的头上了，这倒是公平合理的事——因为虽然人們都說他既不怕上帝，也不怕魔鬼，但他仍然是个凡人。自从她安葬以后，人們夜里經过墓地，都听到她在埋怨着。一星期以前，店老板黑夜从城里赶車回家，他怎末也不能把馬赶过墓地。马匹站在那里，害怕得打起哆嗦来，而且渾身冒汗，墳墓里有一个声音老是喊着：'尿布——尿布！'他听了，只好把他的襯衣撕成一片一片，擱在墳头上，声音停住了，他才能赶着馬車过去。可是从此以后，他的情况就不对了。当然，他还是照常一天一天地过着，可是他不和从前一样了。"

"可憐的、可憐的女人啊，"蒂特說。她的眼睛里眼泪汪汪的。

"是的，你說得对——这世界上罪惡的事可多了。但是在墳墓外边还和死人吵鬧——这是我碰到的最糟的事！——唔，可是我們也不必在这件事情上难过了，"拉斯·彼得提高声音說。"現在去看孩子們吧——我知道他們找你呢。我今天晚上还得到海上去，先得把船准备好。"

蒂特牽着巴夫尔和艾尔西，出去拜訪朋友和熟人去了。其实她并不愿意这样办，但是这可不行——人們会說她太驕傲。"姜饼小房"的老人，見到她就高兴起来。"唉呀，你長得这样大了！"他們說道，从上到下地摸着她。至于他們呢，却比以前更

瘦小了；这两个可亲的老人，似乎身体很不好。在他們住的地方照旧有苹果和薄荷的味道。

他們也去拜訪了拉尔·金生的寡妇。順便提一下 她已經不是寡妇了，因为店老板把她介紹給一个新来漁夫作姘头，他是因为生活困难才来到漁村里的。但是孩子們却只叫她拉尔·金生的寡妇。她是个善良的人，他們的来訪，使她很感动。"嗳，我不配作你們的媽了，你們曉得，"她說，"不过，看到你們这样和我亲热我也同样很高兴。因为現在恐怕你們已經听說了，我有了个丈夫要照料。我不好說他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因为我和他还不熟呢，真的还不熟啊。象那样把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硬配給一个人，似乎很奇怪；首先我又咬又踢，也不肯理睬他。不过这不久就过去了——就象世界上别的一切事情一样。"她把他們留下来，在家里喝杯咖啡，然后他們还要再去串門儿。

象这样去串門儿，象大人似的受招待，眞是有趣；蒂特覺得她自己好象个大人物似的。

但是这样的訪問，也得有个完了的时候。那天是星期六，家里要好好收拾一下；艾尔西只能做一些日常必需要做的活。蒂特穿上了旧裙子，罩上了粗布圍腰，开始了打扫屋子的工作。

她又回到了家里，这很使她高兴；当人們用亲暱、驕傲甚至羨慕的眼光望着她的时候，她感到一种說不出的愉快！現在她已經長得多么茁壯，她的双頰多么紅潤，而且她发育得又多末丰滿啊。"你快成一个大姑娘了，"拉斯·彼得驕傲地說；"一眨眼工夫，你就会胳臂上挎着爱人到这里来了。"在她的身边，孩子們圍前圍后的，有这样一个長大成人的姐姐，她帶着那种見过世面的、能說会道的神气回到家里来，他們覺得很高兴。

巴夫尔是最爱糾纏她的一个孩子，所以她簡直干不了活；他

时时刻刻都要待在她的膝头上。他想念她已經有好几个月了，他得这样弥补过去的損失。蒂特也高兴看見他在她跟前，那末她就可以帮助他了；他的小小的身体对她的撫摸，覺得欣慰，她喜欢他一要做点什么事就說："啊，非要蒂特不可！"

当然，他們都要睡在一張床上。"这可办不到，"他們的父亲說；"記住你們都已經長大了。"但是蒂特正和别的孩子一样，她要蜷縮在床上，她眞正是一个孩子。"你不来嗎？"他們从床上叫着她，这样蒂特便巴不得爬到他們一块儿去。可是她还想要坐一会儿，跟她的父亲談一点正經事儿。

"喂，你近来生活得好嗎？"在他們把孩子們打发开了的时候，他問道。"你样子長得又强壯又健康，看起来你沒有挨餓，也没累着吧。"

是的，就干活和吃飯来說，蒂特沒有什么要抱怨的事。不过她仍旧愿意回家过冬；家里有很多的事等着她做，山地田庄离开这儿还很远呢。

"是的，这不用說，我們天天都想你——眞是一言难尽呀，"拉斯·彼得說。"不过，說到把你領回家来——象你这样年紀的姑娘——在我們这个穷人的家里这可不行啊。人家不会贊同的。"

"可是拉斯穆斯·额尔森家里的瑪沙，老待在家里啊，"蒂特反駁說。

"喔，她是另外一回事，"拉斯·彼得迟疑地說；"我相信，她为了待在家里，也得付出很多的代价。是啊，店老板不高兴穷人留着孩子在家里帮忙；連克里森留在家里他也看不慣。不过，要是說得远一些，我們將来也許可以給你找一个离家近一点的地方。据說店老板將要开一座大旅館，招待假日的旅客，就象别的

地方那样。也許你在那儿可以找一个位置。”

不，要是那样，蒂特宁可待在原来的地方。

“再說呢，你要換地方也太快了一点，”拉斯·彼得說，“你会得个坏名声的，不管你該不該受委屈。变換人家太快的人，庄稼人終久是不喜欢的。”

“不过要是事情是他們惹起来的——那又为什么不可以呢？”

“因为那未免显得太自作主張了——他們就是不能忍受这一点。可是，如果你老待在一个地方，这就表示你很愿意好好地相处——他們平素就是喜欢你这样。——可是我們还是談談別的吧，你近来看見过犹翰斯叔叔嗎？我听說他經常到山地田庄去作客。”

蒂特只見过他一次，也并不以为他常常到那儿去。“也許他和柯倫·巴克嘉德有点儿勾搭吧？”她追問道。

“唔，反正人們說他在追求你的女主人——还說她也并不是不喜欢他。是眞，是假，我不敢肯定；不过他的臉皮眞厚，一心想高攀。这会成了少夫配老妻；人家說，这并不怎末好。”

* * *

第二天早晨，有人捏蒂特的鼻子，把她捏醒了。她惶惑地睜开了眼睛；克里森和巴夫尔靠在床头，他們眼睛調皮地盯着她，艾尔西小妹妹端着咖啡站在床边。“你就在床上喝咖啡吧！”他們嚷道，瞧到她那窘困的表情，开心地笑起来。他們这样伺候她，她很不习惯。

时候已經不早了——这一点她从太阳可以看得出来。小鬼們在前一天已經商量好了，要叫她好好地睡一大覺，他們不讓她注意到，就溜出了被窩。“你們眞是一群好家伙！”她坐在床上

说："我本来想起个早，把房子收拾得整齐些。"

"可是，房子已经整齐了！"他们喊道，看到她中了他们的圈套，感到很高兴。

在蒂特穿衣服的时候，她就把山地田庄啦，牲口啦，跟泼斯猫相像的那头猫啦，都告诉了他们。她也给他们讲了那个长工的情形，他的嘴角给烟草熏黑了，而且牙齿简直象黑马的牙齿一样。"他还非常喜欢亲人家的嘴呢，"蒂特说，"他几乎不让人家安静。"

"呸，真是畜生！"克里森不得不走开，从开着的窗户往外吐了一口。他这样说着，一眼望到了海上有些渔船。"爸爸回来啦！"他喊道，然后便跑出去了——他高声欢呼着，从厨房的门跑到外面，穿过了沙丘。另外两个孩子也开始行动了；巴夫尔样样事都学克里森的样，因此在他还没有跑出去以前，他先爬到床上从窗户往外吐着。这样一来，就把唾沫都弄到衣服上了；蒂特当然得替他擦，这一切就耽误了些时间。最后，他终于逃开了，一路上东倒西歪地向海港跑去——蒂特从窗户盯着他的背影；他这样急急忙忙的跑着，简直每一分钟都要跌倒。他仍旧是从前那个好玩的小胖子。

蒂特本想也跟他到海滩上去，但是这时候有了敲墙的声音。原来那是杜丽安老大娘；听了这声音，蒂特就走去看她。"我听见你来啦；"她打着喷嚏说——"我听见了你的声音。"她每说一句话就咳嗽一声，痰在她的嗓眼里咕噜着，就象一锅马铃薯煮开了一般。她照旧象过去那样躺在床上，样子看来怕人；蒂特动手把她的头垫起来一点，她那枕头摸上去就象粘糊糊的油布。

"唉，我只有在这儿躺着等死了，可是偏偏又死不了，"她诉苦说。"没有人来照顾我，我对别人也没有用啊。儿子总在海

上，从来不回家，他的老婆什么事也不做，只是游游荡荡的。人家说，她又怀孩子了，——我的眼睛不大好，看不到这样的事情。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但愿我能快点死就好了。要不是因为渔夫雅各，我也许在这儿早死了；他是唯一来照顾我的人，到这儿来，我要跟你说一点体己的话，可是你不要跟任何人透露风声。雅各很快就要找到那个咒语了，那时候他就会枪毙了那个吃人鬼。"

"我希望他会找到，"蒂特说。"那么我们就可以不受他的摆布了。"

"对的，很对。不过，对于这件事，你可别透露一点风声，不然，你就要把这件事弄糟了。"

"我好不好开开一点窗户呢？"蒂特几乎让臭气给窒息住了。

"嗳，不，不，可别开！"老太婆一听见这话，就咳嗽了一阵。

蒂特无可奈何地向四周张望一下；她本想在这儿帮一把手，可是她简直不知从何下手，也不知道怎样收拾。"这你还是不要管吧，"老太婆说。"我如今已经习惯了，就这样对我也很合适。"蒂特难过得几乎要作呕，但是她不愿意走掉，让老太婆那样地躺在床上。她从来不愿意逃避事情。但是正在这时，她听到她父亲在外边呼唤她的声音。

"你是不是喘不上气来了？"他说。"象我们这些不怕晕船的人，只要把头伸进来，也会发昏的。可是没有一点办法呀。这个地方倒常常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可是马上它又恢复老样子了。她应该到医院里去住，不过店老板不答应。当然他害怕人们发觉她已经到了现在这般田地。听说，她身体里面已经被病毒糜烂得一塌糊涂，她的两条大腿，简直都叉不开了。"

"那一对双生子在哪儿？"蒂特问。

"啊，有一个前几天掉在海港里，淹死了。他們的母亲在那儿洗衣服，那孩子一定是从她身边溜掉了的。可是她沒有注意就回家去了，她以为沒有帶孩子来——她就这样漫不經心。后来人們在一艘駁船下面发覺了他；那另外的一个我們抱过来，暂时送到乡下他們的亲戚家里去了。"

"可是为什么那店老板一点也不帮忙呢？"

"嗳，你曉得，他恨他們呀，因为那儿子到海上去了，他不待在家里干活。"

这一天正是星期天——样样事情都說明了这一点。在沙丘上、海港上和海水上，太阳洒下了一片假日的光彩；漁夫的茅舍在靜謐的阳光下熠耀发光。晾漁网的竿子，逍遥地伫立在蔚藍的天空下，就象是过星期天的人，手插在衣袋里一样。在这样的日子里，人們的确需要干些出色的事情——那末就来一次远足吧！拉斯·彼得覺也不睡了。"啊，来吧！"他听了蒂特的提議，高兴地回答着。"睡覺多点少点有什么关系？人在年輕的时候，一点也不想睡。人死了的时节，睡的时间可多着哪。"

到內地的艾丽湖去远足，是一件好事；那末他們同时就可以看到老鴉巢了——在那一帶有許多幽美的风景。拉斯·彼得对这一个意見完全贊成了；不过孩子們却想到他們以前从来沒有到过的地方去。在往南八哩的一个漁村里，正要举行一个盛会——为修筑海港募集經費。

拉斯·彼得馬上抓住了这个主意；也許在那儿会有机会遇到什么事情哩——他在这儿已經待得够膩的了。"那么，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些休假日的游人，"他快活地說。"我听說到那儿休假的人眞多，漁夫們只好把茅屋讓給他們，自己到敞棚和猪圈里去住。他們一定是些古怪的人。听人家說，他們用两把叉子吃

魚，而且在我們吃午飯的时候，他們吃早飯，我們吃晚飯的时候，他們才吃午飯。因此，我想，他們在开晚飯的时候，正是我們喝早晨咖啡的时候呀！”孩子們笑起来了；这話听起来真是胡鬧。“是真的，而且他們除了互相追求每个人的老婆以外，什么事都不干。他們也一定是和和气气的，因为这似乎并沒有伤了他們的交情呀。还有，他們总是碍手碍脚的！在那儿的漁夫們，因此都不高兴，可是，当然啦，他們給那个地方帶来了錢財。”这些話听起来都很津津有味。

但是他們怎样才会到那里去呢？坐船是最簡便而自然的方法，但是小姑娘們对坐船特別不喜欢。步行又太远。因此这就要看他們是不是能借到老馬大克拉夫斯了；拉斯·彼得認为这是值得試一試的事。自从那次墓地事件以后，店老板已經变得有点温順了。

啊，坐車！坐着大克拉夫斯拉的車子——这可是值得談一談的事情呀！小姑娘們說了一声“啊呀”，然后就瞪大了眼睛，两个男孩子蹦蹦跳跳地象些小馬駒。他們吩咐克里森去借那輛馬車，这話剛說完了不久，他就把馬車赶到門前了。

不消說，現在他們得赶快走了。孩子們都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可是还得再打扮一番；他們尽量保持整洁，但誰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克里森的膝盖又黑，又粗糙，而且滿处是瘡疤；他說，那是洗不掉的。“这里来，我很快就可以把它們弄掉，”蒂特說，就拿出了柔軟的肥皂和刷子；但是克里森却逃之夭夭了。

“你想我愿意有象姑娘那样的腿嗎？”他問道，口气里好象人家得罪了他。

蒂特把面包、黃油和脂油罐子、冷魚和可以帶的其余的东西

都装进了篮子里。"現在我們就缺两瓶啤酒了，"她說。

"我們到那儿可以买——也还有咖啡呢！"她的父亲随随便便很大方地說。"我們今天要好好玩一下。"

"但是你沒有錢呀！"蒂特慎重地反駁道。

这倒是真的，拉斯·彼得从来就沒有想到这一点。"你口袋里总也沒有裝过一文錢，这已經成了习惯，等你一有錢，就象是作坏事一般了，"他笑了一声說道。"啊，克里森，到拉斯穆斯·額尔森家去，請他們借給你爸爸一克朗吧。"

"不知道他們有沒有，"蒂特說，一边張望着拉斯穆斯·額尔森的小屋。

"有，这不成問題：你知道，拉斯穆斯·額尔森的同伙人昨天晚上遇到了一只赫塞罗率領的从洪倍斯丹来的船，他們把打的魚就卖給了他們，"拉斯·彼得低声說。"你要弄到一点現款，就得象那样玩一下花招儿。"

克里森跑回来了；从他的脚步上，他們可以看出他成功了。他手里举着一个透明的瓶子，在太阳下面亮晃晃的。"如果不是一瓶啤酒才怪呢！"拉斯·彼得热烈地說。"說真的，拉斯穆斯·額尔森可真够交情！"

"你以为怎样？"巴夫尔扯着蒂特的衣襟說，"在'姜饼小房'里，他們在做油炸糕呢，我相信他們是給我們預备的。"不錯，蒂特已經聞到了香味。

"可是他們怎么知道我們要去野餐呢？"她詫异地問。

这已經不是什么祕密了。馬車四周圍滿了小孩子們，女人們向門外探头探腦地看着外边出了什么事。在村庄里看見馬車备办得这样整齐，也是日常生活中少見的。

又看見大克拉夫斯了，心情上很覺得有些异样。它老了——

而且受着虐待；自从蒂特上次見到它以来，它已經瘦了許多。她找到了一两块面包給它吃，但是大克拉夫斯只聞了一聞；面包要在水里浸一下，它才能嚼得动。不过它还認識他們，而且一見到拉斯·彼得，它就高兴得不得了。他每次走到它跟前，这老馬就嘶叫几声——这情形眞使人感动。“它总喜欢人家跟它亲热，”他摸着它的鼻子，悽切地說。这时候大克拉夫斯把头投到他的胳膊和怀抱里，一动不动地站着。

孩子們一想到它要長途跋涉，就眞地有点替它难过；它仿佛已經沒有一点生命力了，他那龐大的軀体，象一座古屋似的，随时都可能垮下来。但是拉斯·彼得却說不要紧，他們一上了馬車，那馬拉得倒挺不錯。拉斯·彼得在車旁走着，一直到他們走出了松軟的沙丘为止；就在这时漁夫雅各也出現了，他出于自动地在后面推着。他人倒挺聪明。

“可是油炸糕呢！”巴夫尔說，这时他們在沙丘的尽头停下来，等着他們的父亲上車。“我們把油炸糕都忘了。”蒂特回头望了望房子；她記起了油炸糕，不过即使他們知道那些油炸糕是給他們的，她也不大好意思到“姜饼小房”里去討。不过就在这时，那个矮小的老太太走到了門口，用手向他們招呼着。克里森赶忙跳下車去，然后就挽着重甸甸的一籃子滿載而归了。“里面还有醋栗果做的食品呢，”他說。“她要我祝你們都出門順当。”

于是他們繼續向前走，虽然緩慢却很稳当。大克拉夫斯走得骨节里一有点发热，它的勁头就更大；它的步伐和从前一样，这样地赶路程要比快步好得多。

重新走到了乡村，而且还坐着車子，这眞好极了。四面八方都有麦田，小块的田产上各有各的农舍，一望便知道那儿忙忙碌碌的生活。他們常常会隐約地望見远处艾画湖的湖水，这使他們

回想起了老鴉巢。时光是不留情的，它扫除了一切偶然的事情，只把主要的东西留在人們的心上了。老鴉巢毕竟是他們的一宗財产，它曾經拥有土地，不管这土地多末貧磽，但他們曾經有过牛、猪和下蛋的母鷄。当时只要他們不負債，就是自食其力的人。他們沒有談到这一点，心里却都有同感；一到山頂上，他們就都伸着脖子，想法了望一下老鴉巢的炊烟。若不是因为体諒大克拉夫斯，拉斯·彼得会从那边繞个圈走的。"也許我們应該在那儿住下去，"他大声地說出来。他这話并不是对誰說的，可是孩子們也都这样想。甚至小巴夫尔也靜悄悄地坐着，他仿佛覺得又回家了。——到底陆地和海洋是不一样的。

在通到漁村的路上，屹立一座大厦，屋簷下滿处都挂着木制的鳥籠子。"那是浴場旅館，"拉斯·彼得說明着——"店老板也想在家里修一个这样的旅館。天曉得它怎么能够开支——它今年开張，約摸还只有一个月。"既然他們要看望它，大克拉夫斯就得停下来了。

"那些好玩的鳥籠子是干什么用的？"蒂特說。

"哪些？那就是人們說的阳台呀。他們懶得动彈的时候，就在那里随处躺着。"

"在那儿住要花很多錢嗎？"他們又起程的时候，克里森問。

"孩子，你認为怎样？他們一个人每天的开支，比我們全家一星期花的錢还要多呢。"

"他們从哪儿弄到这么些錢呢？"艾尔西接着問道。

"啊，你說說，他們从哪儿弄来了这末多的錢。象我們这种人做的是苦活，掙了点錢，只够必需的开支。可是有一些人一直是逍遙自在的。"

孩子們老是无尽无休地問長問短；拉斯·彼得差不多是应

付不过来了。只有小巴夫尔从来不发言，只用眼睛看着。"那个孩子看的可真多啊！"蒂特說，亲了他一下。

他們沒有在旅館里歇下来，却走进了沙丘，卸下了馬。"旅館里总要偸一点人家的草料，"拉斯·彼得解釋說，但是眞正的理由是他想节省些小費。他們給大克拉夫斯套上了草料袋，盖上了擋蝇子的馬衣，然后他們就繼續观光去了。

海港幷不比家乡的好，可是海灘却很美。它象半个月亮似的伸展着，一直到高高的海岬为止；在沙子上走起来，如同在地板上一样。沙灘上有裝着輪子的小木头房，誰要去入浴，就把它推到水里去。"这是給那些講究的人預备的：誰要一看到他們脫衣服，他們簡直要吓死了，"拉斯·彼得笑着說。"但是他們幷不全都是那么講究。"

是的，他們的确幷不全是那样，因为有些人四肢一伸就躺在沙子上，什么都不穿，只在腰上遮了一块布，男男女女都混在一块儿；有一些人就象猪崽和母鷄似的鉆进沙子里。在水边上，一对对赤身裸体的男女挎着胳臂在漫步。有些棕色的裸体男子胳臂上沒有挎着人，却象雄鷄一般昂头闊步地交叉着两臂，显示着他們的筋肉。每隔一会儿他們就揮舞一下胳臂，运动着筋肉，然后两臂再交叉起来。看起来这眞滑稽。但是頂好玩的事，却是有一个赤裸裸的男子，他尽量快地沿着沙灘前前后后地跑个不停。他把两肘挨近身子，头朝后仰着，湿淋淋的头发垂到后背上。

孩子們都大声笑起来。"他头腦有毛病吧，"他們說。

"他自己也知道，"他們的父亲回答說。"你看得出他这样做是为了鍛煉。可是他們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他們大多数人，就是一群半瘋的家伙。要是我們跟这些人打交道，在我們村子

里可伤腦筋了。”

这次盛会並不怎样了不起。人們搓了几条綠繩子，拴在杆子上，这样就構成了一个广場，里面設一个講壇，有一个人站在那儿，大声地叫着一些什么“丹麦人成名成功之路”的話！这人光着头，滿面流着汗，太阳照得他那寬大的秃头发着亮。在一些集市上所常見的售貨攤子，角力場，和类似的玩艺儿，在这儿都找不到。

“在我們看来，那个家伙未免聪明得过份，”拉斯·彼得說，他們往前走着，他和蒂特在前头，三个小孩子紧跟在后面。連克里森也从来不自己跑开，他老是跟着大家在一起。这儿什么都很希奇——太漂亮，而且帶有哥本哈根气；在这里，他們覺得很不相称。

他們在旅館的一个凉亭里，吃着帶去的飯和还有些热的油炸糕。一个穿白上衣、胳臂上搭一块白布的人，給他們送来了啤酒和咖啡。蒂特覺得一个男人做这种工作是很可笑的。但是在这样一个旅館吃飯，倒也滿有趣呢！

接着不久，就是該套馬的时候了。太阳已經开始要落山了；一定是差不多到五点鐘了。那天晚上，蒂特还得回到农庄去，她回去晚了是不行的。

第 六 章

面頰紅潤的姑娘

秋天来临了，天气峭寒，降着霰雨；牲口差不多整天都背着风站着，不吃草料，蒂特也冻得僵了。現在要想讓它们待在外面

可不容易，它們在外面只想着再回到家里。在所有别的田庄上，牲口早就赶进圈里去了，但是山地田庄，在这一方面就象在其他的事情上一样，改变得总是慢騰騰的。不过有一天早晨，他們醒来的时候，看見下了一場雪——这时正是十月初。雪下了一两个鐘头就融化了，但是它却提醒了他們一向期待的許多事情。

今年夏天，牧場上草長得很好，牲口都長得膘肥身壯的——皮毛光滑，而且相当結实。現在它們要掉膘的时候却已經到了；在山地田庄，他們还繼續实行着老式的經营方法——在这个季节之前还好，現在麻煩可就来了。他們始終也沒有买飼料，牧草今年虽然長得好，但割回家去作为秣草用的却不多。柯倫今年夏天比往常对各样事情更加漠不关心了，而她的儿子又太年輕，太懶散，因此他簡直什么都不想干。

蒂特的日子，如今更艰苦了。除了打扫牛圈和一些最受累的零碎活儿由凱尔做以外，照看牲口和在其余的时間里打杂都成了她的工作了。但是这样的改变，她倒覺得高兴。她的心里需要外界的事情占据着；草原的寂寥，只有使她的生活更加凄凉。

整个夏天，她都在尽量地了解她周圍的生活——包括人和事。但是当她孤独地过活的时候，这是不容易办得到的；她簡直沒有多少机会讓她把事情的真相弄清楚。柯倫·巴克嘉德家貧穷嗎？自然她認为所有的农夫都富有，但是这儿有很多事情恰好相反，在山地田庄和其他农夫之間的关系就表明了这一点。农夫們照例是彼此都很亲暱；他們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过錯，所以对别人也就很寬容。但是他們都一致对山地田庄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

为什么一提到柯倫·巴克嘉德，許多人就有些害怕呢？是

不是只是因为她丈夫的暴死呢？为什么她在她主人跟前，就会奇怪地发起抖来呢？——因为她实际上并不怕她呀。不过，这一定是因为她那股强烈的、令人作嘔的气味的关系。这种气味是怎么来的呢？

最重要的是，她的女主人和犹翰斯叔叔究竟有什么勾搭呢？說起来这是最引人注目的事，因此她睁大了眼睛，竖起了耳朵注意着。許久許久她什么事也沒有发現；但是在把牲口赶进圈里以后的几天，他又来了。他和女主人忽然在牛圈里的半明不暗的地方出現了，那时他們正查看那些牲口。他对每匹牲口都表示了意見。从他們彼此的态度和交遞的眼色上，可以看出自从他上次到这儿来訪以后，他們就經常在一块儿，他們中間关系的密切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說，他們私下里在各处幽会，到底是千眞万确的事实呀。他对蒂特点了点头，但是就再也不大理她；她明白她在那儿也还是不能談到亲戚的关系。

吃午飯的时候，桌子的一头，是專为他摆的——还鋪了台布呢！他吃的东西有烤猪肉、香腸和其他的佳餚，柯倫本人侍候着他。瞧着这个高个儿的、中年妇人侍候着那一个面孔黧黑的小伙子，象只狗似的望着他的眼色，猜着他的所好，这眞叫人感到奇怪。茜妮和短工也都互相使着眼色，儿子把头低到盤子上坐在那儿，样子显得很窘。替别人感到害臊，他常常是这样的。

他忽然抬起头来，举止完全失了常态。"現在就告訴我——你跟那小姑娘有什么亲戚嗎？"他問道，朝着犹翰斯望着。拉斯穆斯·里特干咳了一陣。"嘿，他媽的！"他說，象是給火燒到了似的揮动着手指。女主人严厉地望着他。"你要老了么，总管这些事情干什么？"她說。

但是犹翰斯不是一个輕易就可应付过去的人；他眼睛盯着

凱尔，傲慢地咧着嘴笑着說。"哈，多少有点亲戚；我是說，她是在我哥哥家里养活大的，"他极其趾高气揚地回答着。蒂特坐着直打哆嗦，感覚到她象一粒子彈似的被抛过来抛过去的。可是接着倒好，这个話題終于擱下了。

飯后，柯倫和犹翰斯到客厅里去了——就象两个不折不扣的情人一样！可是，他們坐在一起，給人們看了，眞是一对古怪的情侶。他們整个下午都在打扑克，喝着羼了甜酒的咖啡——柯倫用牙齒啣着烟斗，据拉斯穆斯・里特說，这正是她把她丈夫薰死了的那支烟斗。犹翰斯从来什么烟都不抽，只吸雪茄，他眞象是一个老爷。

从此以后，他經常到这儿来，女的也經常出去。她自己赶着車子，誰都知道她究竟是往哪儿去。她到附近的市鎮上去，在旅館里会見他和他的同伙，这中間一定有很微妙的暧昧的勾当。唔，在这件事情上說起来，柯倫过去从来也沒有安安生生地待在家里过；不过以前她总是深居簡出。現在她却不顧什么羞耻，竟任性地放蕩起来了。

* * *

在田庄上干活始終沒有更换地方的雇工們，可以在雇佣期滿以后的星期天有一天假日，这已經成为了古风旧习了；在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天，茜妮和蒂特在早晨做礼拜的时間，离开了田庄。她們已經領到了工錢，就要到佛莱得里克威尔商店去买东西。茜妮要設法能够及时拿到她的五十克朗，可眞不容易；她得跟女主人假裝說她欠城里的人的錢。"我想，你不过是要把錢存到儲蓄銀行里去吧？"柯倫說，但她还是得把錢籌好。蒂特的五克朗并不是一笔大的款項，因此也就沒有什么困难了。

"啊，你这回可得到了一大笔錢了，"茜妮說；"不过你还是瞧

瞧它經花不經花吧。我还記得我第一次收到工錢的时候——我不知道怎样就把錢花光了，那时我覺得多么难受啊。"

"你真的把錢存到储蓄銀行里去了嗎？"蒂特問道，把她的包袱换一只胳膊挾着。包里头除了家常衣服、毛綫、荷蘭麻布襯衫和一双新木鞋以外，还有一些换洗衣物。

茜妮从她手里把包袱接过来。"这儿来，姑娘，你挾那么多东西会累坏了的，"她說。"你不如把木鞋擱下来吧，你干活总归穿木鞋的。不然你难道想把鞋放在家里的衣櫃里么？"

"我只想把鞋拿給我的弟弟和妹妹看看，"蒂特說。"还有爸爸呀！"她郑重其事地說。

"哎呀，你还是个孩子呢，是不是？有时候你真象个小孩一样！"

蒂特又回到她的問題上来。她是不是真的和一个有錢存在储蓄銀行里的人在一起当女仆？她覺得把这点証实了是很重要的。"我們从前在銀行里存过款，"她說。

"是的，那笔錢，你母亲——"茜妮突然停住了。为了弥补她的走嘴，她对蒂特說：她已經在銀行里存了五百克朗；二百克朗是她繼承下来的，其余的是她自己节省下来的。到她积攒一千克朗的时候，她想在一个小市鎮里經营一个小杂貨店。"你也該随手攒一点儿，"她說；"不管多么少，也会多起来的。你到老了的时候，自己有点錢财，总是好事。"

"啊不，我还要結婚呢，"蒂特說。她不愿作一个老处女。

"对，但愿他不欺骗你，"茜妮提醒着說。

"那么說，你受过騙嗎？"蒂特喜欢这样說。

"是的，而且还很丟人呢！"她說，突然伤心起来。这已經是几年以前的事了，但是无論什么时候，她一想到这件往事，她就

禁不住要流眼泪。

"他丢掉了你，讓你丢脸嗎？"蒂特講这話的时候，好象滿有經驗；别人把她当作一个大人，对她談話，她很覺得驕傲。

"不，我沒有讓事情发展到那一步——这就是他抛弃我的緣故，"茜妮一边啜泣，一边說。她們繼續走着，她抽搐了一会儿，随后就振作起来，用力地擤一擤鼻子，然后就把手巾揣进口袋里去了。"哼，你瞧着吧，"她說，"茜妮是不常哭的。可是每个屋頂都有漏縫，每个人都有他的伤心事啊。"

"不过，他为什么抛弃了你呢？"蒂特怀疑地又問道。

"是的，你尽可以一問再問，"茜妮笑了一声說道。"不过你就等着吧，他們总会要挖你的根，一会問这个，一会又問那个——还要告訴你說在他們跟你結婚以前，他們一定要知道你喜欢这个呢，还是喜欢那个；到那时候你就要比現在明白得多了。哼，最好是别理那些男人。最初他們总是尽可能低声下气的，向你献殷勤，但是他們把需要的东西一弄到手里，他們就翻脸，一脚把你踩在底下了。"

蒂特把这番話，好好考虑了一番，然后便回顧了一遍她所熟悉的那些人来。"爸爸不是那样的人，"她堅定地說；她想起了他跟索丽尼在一起受了多么久的罪，可是他却总在期待着她从监牢里出来。

"是的，我也这样想，"茜妮馬上說道；"不过他們大多数人却都是那样！"她的脸蛋儿甚至比平素更紅潤了，她那两只棕色的眼睛因为忿怒发出了炯炯的光。"她真美丽！"蒂特高兴地想着。

"你只消对这种情形习以为常也就行了，"过了一会儿茜妮繼續說。"'你永远沒有办法。'母亲常常这样說——'你未免太

有血性了；你还不如从头到尾都表示屈服呢。你今天所赢得的，明天就要失去'——此外，还有許多其他的她所能想到的話。不过就跟别的事情一样，你只消习以为常也就完了。当你感情激动的时候，你就只有哭一会儿，想一想以前所发生的事情，拿出你的存款摺来——这样，事情也就过去了。"

*　　　　*　　　　*

当她們走到城里的时候，因为已經是白天，店鋪都开門了。街上挤满了农庄上的長工；有些人已經庆祝了他們的节日。只有一个地方沒有开門，那就是儲蓄銀行；这样茜妮就不得不把錢寄放在她所認識的一些人那里，請他們替她看管。然后她們就出去購买东西了；如果她們还要到蒂特家里去，而且在天黑以前回到山地田庄，那就沒有多少时間了。"你得赶快办事，"茜妮說，"不然我們就赶不到那儿了。"

是的，蒂特得赶快——因为她們一定得回家。"爸爸看見你該多么高兴啊；"她說。"他非常喜欢你，因为你帮我忙，而且又对我好。他本人就是那样地和藹可亲，的确是那样！"

"那么我也得帶点东西送給他，"茜妮說道，一边笑着，买了一瓶陈年的甜酒。

蒂特想起了她曾經对小巴夫尔許下的愿，她整整花了一克朗給他买了一个玩具；因为她不能看着光是巴夫尔有了玩具，另外的孩子却什么也沒有得到，特别是她的父亲，这样一来，錢也就用光了。于是她手上也就有許多东西要拿了！一只烟斗和烟絲是給拉斯·彼得的，一个裝着輪子的小馬是給巴夫尔的，一个洋囡囡給小妹妹，另外还有一个上了弦自己可以开走的小馬車給克里森，她准备給他拆得稀爛。

她們把这些东西稳稳当当地帶到了家里，那时候大家眞是

高兴极了。蒂特平生第一次能够給人家送礼，孩子們得到了从店铺里买来的真正玩具，这也是第一次；哪一方面兴致最高，这就很难説了。拉斯·彼得馬上裝好了烟斗，点着了烟。他真是噴云吐霧起来了；他认为他以前从来沒有見过这样的藍烟。烟味多么香啊！“可是你的錢沒有剩下什么，是不是？”他打趣地説。唔，她的工錢还有一大半呢，还有衣服、毛綫和木鞋呢。拉尔·金生的寡妇手指头很巧，她曾經答应給蒂特作一件衣裳；蒂特想馬上就把料子給她拿去。

“克里森可以把那件料子替你送去，”拉斯·彼得説。“你可以給我們弄一点咖啡喝；我們今天真得喝点好咖啡。我們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的客人呢！”他向茜妮欣愉地看了一眼。

蒂特端着咖啡来了，还把一只杯子放在桌子上。“你一定得尝一尝送給你的礼物，”她説。

“除非你們两个人也陪我喝一杯，否則我是不尝的，”拉斯·彼得説，然后他又拿来了两只杯子。在他沒有启开瓶塞以前，他坐在那里把瓶子撫摸了一番；然后就把瓶子举起来。“許多年以来，咱家里就沒有过这样的好东西了，”他説道，声調里充满了激情。“要不是象跟初恋的情人相会那才怪呢。”

“她是象那样嗎？”茜妮笑着説。

“她是很美，这你尽可以相信——不过，象你这样可爱的紅臉蛋，我以前真少見哩！”

“可是，爸爸！”蒂特警告地説。

“唉，他媽的——我为什么要坐在这儿胡説八道呢？我要説的是，要是我可以返老还童的話——”虽然他还沒有尝到甜酒的滋味，可是他已經十分兴奋了。

茜妮只是喃喃地笑着；她今天沒有生气。不过如果是拉斯

穆斯·里特，或是别人的话……。蒂特得意地注視着她的父亲。“喂，我在这儿謝謝你的好酒，也謝謝你对我姑娘的好意，”拉斯·彼得說，然后他們碰了杯。蒂特陪着他們喝了一点，但是她只啜了一口，她打了一个哆嗦，就擱下了杯子。

在她拿着衣料跑到拉尔·金生的寡妇那儿去的时候，拉斯·彼得和茜妮趁机会郑重其事地談了她一陣子；孩子們在地板上滿处跑着，讓各式各样的玩具給迷住了。

“她生活过得很好嗎？”拉斯·彼得問道。他們两人都目送着蒂特；她象只小山羊似的在沙丘中間跑着——为了一件新衣裳，心里欢喜得不得了。

“啊，是的，她活做得挺漂亮，”茜妮說。“要是每个人都象她那样一心一意地干活儿就好了。”

是的，就拉斯·彼得所知，她并不躲懶。但是她所受的待遇究竟是怎样的呢？她从来是任劳任怨的——老是一句多余話也不說；可是山地田庄的人就沒有过很好的名声。

唔，的确，他們象每个人一样，都有自己的短处，也許比大多数人更要厉害一些。但是那地方也还可以待下去——你总可以受得了。而且伙食也还不錯呢。

是的，当然，这很有关系，茜妮本人就是說明山地田庄并不太坏的頂好的証明，他說，眼睛盯着她那和藹可亲的圓臉。这話使茜妮笑了，拉斯·彼得也笑了；他們坐在那里从窗戶向外眺望，竭力想抑制他們的笑声，眼睛边都憋紅了，然后他們彼此面面相覷着，又笑了。“喂，要不是象跟——”拉斯·彼得开了一个头，但是却又停住了。

使得他这么快乐的是这一張可爱的、红润的面頰——此外她不但不責备她的雇主，而且还有些袒护他們呢。她一定是一

个好姑娘——真是一个好姑娘！在她那衣服敞着口的柔軟的頸子中間有一个小小的窩儿，她一說話的时候，它就一出一进地动彈着。但是在她笑的时候，它更是很快地微微地跳个不停，仿佛她喉嚨里边有笑話在耍着惡作劇似的。这是怎末一回事啊——"这样一个好姑娘怎么可以沒有个丈夫陪着满处乱跑呢？"他說。

"是的，这可难說了，"她回答道，又笑了。

唔，那时蒂特回来了，她們得走了。拉斯·彼得站了一会儿，心不在焉地目送着她們。"我陪你們走一段路吧，"他說，聳了一聳肩膀。

第七章

冬天的阴霾

冬天一开始，天气就总是又阴沉又寒冷；蒂特覺得她在家里从来也沒有遇到过象这样阴沉而寒冷的十二月天。这个月剛一开头就下雪了；雪是从海上刮来的，田庄宅舍的三面廂房都鋪满了雪，它豁然开朗地坐落在那儿，象是要張开胳膊把雪花拥抱着一样。积雪很深，攔阻了道路。蒂特覺得冷得厉害，手脚都長了一大块一大块的冻瘡；雪已經透进她的木鞋里去，她的脚老是湿淋淋的。茜妮找了一个机会在爐子上給她烤袜子，但是这也无济于事。她脚后跟、脚踝和手背都冻伤了，穿鞋或者把手放在冷水里都挺不住勁儿。早晨她在穿衣服的时候，从关不攏的門縫吹进来的厚厚的雪花，差不多把她的衣服蓋上了一半；外边雪尤其深，她只能打开上半扇門。于是她就得爬出来，蹚过雪堆，走

到厨房門口；等她走进屋子里的时候，雪便化在她身上了，从腰身往下，她全都湿透了。

雪沒有什么好玩的。在家里，孩子們早晨醒来，发覺下了雪，他們簡直都乐瘋了。他們只要出去，就把头倒栽在雪里，只随便穿一件襯衫；你簡直沒法叫他們回来多穿些衣服再出去。蒂特不明白为什么孩子們見了雪会这样高兴；对她来說，雪只能意味着寒冷、痛苦和沮丧。

天气阴霾，使得光景更加悽清了。一直到上午很晚，在大部分吃累的活儿还沒有做完的时候，簡直可以說見不到什么阳光；午后很早的时候，暮色就又籠罩了他們。暮色是从海上来的，它曾經在海上灰濛濛的霧和黑色的海水之間弥漫着。这儿看起来实际上就沒有过白晝。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着，簡直就沒有什么两样，每天都是割藁草，打麦、簸谷和照管牛羊。这些活儿总是很艰苦，可是却又总是做不完：一件活儿剛剛要做完了的时候，另外两三件活儿又堆上来等着做了。

在山地田庄上，什么事也沒有安排得妥貼——而且什么事都沒有个适当的处置，長工和他們要做的活儿也都沒有妥善的安排。蒂特一会儿得在这儿，一会儿又得在那儿，甚至于到处都得去；正在她要去喂牲口的时候，他們却又叫她去帮忙割藁草去了。

她什么事都得插一把手，她干的活儿在别的地方都是由成年人做的。他們在打谷的时候，她就把谷穗递给打谷机，或者是爬到别人再也进不去的谷仓里，然后把干草打扫干净。她和茜妮輪流地在簸谷机前作着活，同时，凱尔往簸谷机里送着谷子。这是件苦活儿，但是不管怎样，谷仓里是温暖的，凱尔常常

跟她調換位置，这时她就把谷子裝进簸谷机里。这样他們就可以談談心了——她可盼望着这样的时辰呢。凱尔跟成年人在一起的时候，又羞怯，又沉默——他受不了别人的嘲笑。但是他跟蒂特在一块儿，心里就覺得很舒坦，并且可以跟她随便談談話。她已經不再打趣他了，而且漸漸地开始喜欢起他来——她看得出他受过苦，遭过罪，需要有个人来体貼他。但是她仍然不明白：他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在这样的环境里过得下去呢。当她这么告訴他的时候，他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沉默着。

他的母亲对他管得簡直严厉极了——情形的确是这样。这倒并非是他喜欢她——他講起她来，就象陌生人一样，而且也常常和别人一道議論她的短長；但是他自己却沒有力量来摆脱她。

有一天，不曉得怎样，他竟开始談起他的父亲来，他以前从来沒有提过他。

“你喜欢他嗎？”蒂特問道。“因为我知道你受不了你母亲的气，”因为沒有答話，她繼續說了下去。“这你用不着不好意思——我們不能喜欢的事情，就不要勉强喜欢。我也不喜欢我的母亲呀！”

“不过这可是罪过！上帝告訴我們說，我們应該爱我們的父母，”凱尔抑郁地回答說。

“要是我們不能喜欢他們，就不必喜欢——难道上帝能把我們怎样么？要是他們不好又怎么办呢？——你自己明白，你不喜欢你的母亲——你怎么能不这样呢，嗯？”

凱尔不知道——但是人人都应該爱自己的父母。圣經里是这样說的！

“可是你父亲爱你母亲嗎？因为据說他是这么虔敬的一个人。”

"不，他不可能愛她——但是他为了这一点很难过。他有病的时候，母亲还在臥室里吸烟。这样一来，使得他又咳嗽又吐血，可是她仍旧不停地吸烟。她說，吐吧，吐出你的髒血，以后你就可以有鮮血了。看見地板上到处是父亲吐的血，眞可怕极了——他的臉煞白；但是要叫她停止吸烟，他却做不来。后来，我的哥哥拿走了她的烟斗和烟絲，給藏起来了，她哄我，給了我一些糖果吃，我終于告訴了她烟斗和烟絲在什么地方。"

"她沒有打你，讓你說嗎？——她很可以这样做。"

"不，她从来不屑打弱小的孩子。可是她打过我的哥哥。以后他們又打了我——因为我多嘴。"

"你这才是活該呢——虽然說你还是个小孩子。誰也不会叫巴夫尔和艾尔西多嘴多舌的，卽使是克里森，尽管他年幼无知也不会。我們四个人都不滿意母亲的做法，虽然父亲認为这是不对的。但我們这样做，大半却是为了他。"

"难道她对他也不好嗎？"

"啊，誰也伤害不了父亲；因为你曉得，他对待什么事情，都象上帝那样——他把每个人都往好处想。"

"你不好把人跟上帝来比，"凱尔带着責备的口吻說。

"我还是要比的，"蒂特气恼地回答。"我一定要拿父亲来比！莫非說你是一个教区牧师嗎？"

于是他們就鬧翻了，在工作进行的时候，再也沒有交談过一句。

* * *

黄昏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幸而晝間短促，天一黑，院子里和谷仓里的各种活儿就暫时結束了；只有牲口还不时地要人們照料一下。其余的时間，蒂特就坐在那一間有股好聞的泥炭

烟味的温暖的起居室里，帮着理綫、紡綫和繞綫。凱尔坐着讀一些要人信教的讀物，教会出版的报紙，或者其他的什么；当拉斯穆斯·里特在田庄上当雇工的时候，他不是在角落里睡着，便是講一些粗俗的关于鄰居們的事情。如果故事說得娓娓动听，柯倫就輕蔑地哄然大笑起来，并且慫恿他再講下去。她不是埋怨这个人，就是埋怨那个人，对誰都不尊敬，只盼着他們全都倒楣；她从来沒有称贊过人，也沒有說过她的鄰居一句好話。

"我为什么要說他們的好話呢？"有一次茜妮为了这件事責怪她的时候，她回答道。"你想有誰說过柯倫·巴克嘉德一句好話么？"他們不曾怜悯她，那么她为什么应該怜悯他們呢？她总不肯放掉任何一个講人家丑事的机会——尤其是当她能够打中人们痛处的时候。她对于她儿子对上帝的虔誠总是大放厥詞，不过她的話并沒有什么味道。他从来也不回答她，只是假裝沒有听見。

蒂特也得从她女主人和拉斯穆斯·里特那里受很大的閒气。她那不大不小的年龄，常常会引起他們拿她来打趣。她已經有成人的模样，但她会帶着孩子气的天眞問着各式各样的問題，引起他們哈哈大笑，并且說出一些含蓄的話。这时候茜妮就大駡他們一頓，給他們一頓斥責；但是什么也阻止不了他們。他們非得把这个新生的、寻找自己出路的青春生命玩弄在掌上不可——而且取笑着她还沒有經历过的未来的一些遭遇。

不然的話，当这两个人在談論的时候，茜妮从来就不参加，她只是仰着她那又圓又紅的面頰坐在那儿，做着她的活儿，靠着她从前的辛酸的愛情活着。如果誰在这一点上触犯了她，或者是放肆地調笑她，她就要发脾气。

* * *

为了迎接圣誕节，田庄里大肆張罗地准备着，又是杀猪宰羊，又是焙糕蒸餅。但是到了圣誕节的时候，却沒有一个宾客是自动来的，那些受邀請的客人也都謝絕了。"人們誰也不愿意冒險来会晤那个販子和他的老朋友們，"茜妮心里想。"因为除了这个原因之外，他們今年不登門就沒有别的理由了——而且对于我們的圣誕节晚宴，他們从来是挑不出什么毛病来的。"她差不多替田庄本身生起气来了。这些天以来他們的女主人脾气老是很坏；不断地罵人，对誰都說些不三不四的毁謗的話。她想要为她自己报仇。但是蒂特对她的坏脾气是不大容易感觉到的；她最要强的性格，就是对什么事都不采取非常輕松的态度。柯倫是有名的專門攻击那些会反咬一口的人。

在圣誕节和新年之間的一天里，邮递員来到了山地田庄，他們不訂閱报紙，所以，他来的时間很少，而且相隔的时間也很久。这一次有一封信是写給女主人的。她拿着信到臥室里去了，因为接到一封信，总是一件严重的大事。当她从臥室出来的时候，她显得有了兴致。

"我們今天有一些圣誕节的宾客要来，"她对洗碗間的两个姑娘說；"因此我想我們可以吃些烤鴿子了。"

凱尔不得不到鴿籠里去抓一些鴿子，柯倫亲自扭着鴿子的脖頸，同时她站在那里，吩咐着用人。她慢慢的从口袋里把鴿子一只只地取出来；然后就用两只粗大的手掐住这一只扑打着翅膀的鳥儿，仿佛那鳥儿垂死时心臟的跳动会給她許多快乐一样。"你这末好看，又暖和又柔軟，过一会儿就要你的命了，"她說着，就把鳥儿举到她的嘴边，用唾液湿潤着它。然后她小心翼翼地用大拇指和中指捺着它的身子，一直到她的手恰好伸到鴿子的翅膀底下为止——然后她突然使勁一掐，現出了特别兴高采烈

的表情。她把胳膊伸得很直，举着奄奄一息的鳥，細心地瞧着它；鳥嘴越張越大，乳白色的眼边一翻，眼珠就不見了，接着突然鳥头象一朵折掉的花儿似的向一边垂下去。这景象眞是悽慘。但是柯倫哈哈一笑，就把死去的鳥往厨房的案板上一摔，給姑娘們去料理。"喂，这一只已經断气了；現在你們可以給它褪毛啦，"她說道，随手把手伸进口袋里，去拿另一只——她做得簡直高兴极了。

下午，客人坐着两輛馬車到来了！他們是吵吵鬧鬧的一伙，帽子戴在后腦勺上，嘴里啣着雪茄烟，就是在喊叫或是咒駡的时候，他們都不把烟拿下来。犹翰斯是这些人当中最浪蕩的一个，他趾高气揚的就象这家的主人。他現在住在首都，他們也都是些从京城里来的販子和流氓，——他們这一流人，一进了村子里，就把每个活人吓得跳过壕溝跑进田里去了。田里的人一看見他們在路上横冲直撞的时候，就赶快跑进屋里去，好象他們不愿意和这伙人見面一样。他們怯生生地站在窗戶和百叶窗后面往外瞧着，而且在猜想着各种各样的事情。

茜妮在厨房里有很多的活儿要做，因此，凱尔就得帮忙她挤晚上的牛奶。他悶悶不乐的生着气；从他的嘴里簡直問不出一句話来。蒂特一回又一回地想尽了方法，結果却都无济于事。她最討厌的是人們一言不发，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她有什么需要的东西，那恐怕就是談話了。她决心使他回答她的話。

"有一天夜里你去跳舞啦，这是眞的嗎？"她說。"他們說你跳了。"

"这是誰說的？"他气憤地問道。現在她終于使他开口了！

"有一个人——我决不說是誰，"她打趣地回答他說。

"那么你就可以跟他們說，这是胡謅。"凱尔簡直变了另一

个人，在一般的情况下，他是不說这样生硬的話的。

“嗯，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呀——啊，当然啦，你認为跳舞是罪过！如果我能够参加一次跳舞会，参加一次眞正盛大的跳舞会也就好了！”蒂特开始哼着一只曲子。

“你不应該这样想，那些地方眞是罪孽深重。”

“啊，去你的吧，还有你說的罪孽——什么事情你都說是罪孽。你眞是个圣人！我想你再說下去，連吃飯也是罪过了吧？——你今天晚上又要去参加祈禱会嗎？”蒂特揶揄了他，覺得很抱歉，因此她就把話題轉到他的事情上来，算是弥补。

“去，只要我能脫身我就去。你也去嗎？”

不，蒂特不愿意去。她只去过一两次，可是已經够了。她不愿意讓那些伪善的人把她当作一个有罪的私生子。他們好象是那么虔誠，簡直連头都不敢抬起来——甚至比在家里店老板的祈禱会上那些唱贊美詩的还叫人覺得惡劣。她母亲干的勾当跟她有什么相干呢？但是人家对待她，就好象她是一个从火里被拯救出来的綿羊一样。

“这沒有什么好处，”她說。

凱尔沒有回答，他从来就沒有强迫过她。一时什么声音都听不見了，只有牛奶滴进桶里的响声。然后从正屋里傳出来一陣吵嚷。

“你听他們又嚷又叫的，”他痛心地說——“他們恬不知耻还自鳴得意呢！”他想說的正是他的母亲——这点蒂特知道得十分清楚。“不过一到新年，我就要走了；我不愿待在这里，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他常常这样說，可是却从来也沒有这末办。

“唔，不过他們从来誰都沒有碰过誰一根汗毛，”蒂特独到地說——“他們甚至連嘴都沒有亲过。”她說这話是为了安慰他，

不过另外也希望从他的嘴里引出一些話来。

"哼，你不懂得——你不过是个孩子罢了！"他失望地叫着說。

"你总是这样說，你們大家都是这样！"蒂特有一点儿生气地回答說。她不明白不許她知道的那件事究竟是什么样的秘密。"是不是关于那一天她在佛莱得里克威尔的旅館里跟他换衣服的事？"

"嗯，事情可多着呢——样样事情都同样地下流。"他忽然停住了，蒂特注意到他的喉嚨漲起了一个包。她放下了活儿，走到他跟前，站在牛棚的昏暗里，扶着他的肩膀。她凭經驗知道这样的撫摸会使别人得到怎样的安慰。可是在他身上，却起了相反的效果，他开始哭起来。"你該把你的哥哥們叫回家来，劝一劝你的母亲，"她悄悄地說，把她的面頰紧貼着他的头发。

"他們永远也不会回家了，"他回答說，把她推到一边去。

蒂特靜靜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她听到拉斯穆斯走到了院子里来，便赶忙回到她的牛那儿去了。

* * *

一到九点半鐘的时分，柯倫·巴克嘉德就开始打起呵欠来，并且搔着她那布满了靜脉管的腿子；这是要大家散去的表示。蒂特趁着居住室里灯还沒有熄灭的时候，赶紧穿过院子。她実在并不害怕黑暗，但是在山地田庄这里，黑暗却是存在着，在每个角落里都象是隐匿着一些怪誕的事情。在山谷的脚下，大海咆哮着，把凜冽的寒风吹到空曠的場園里来；这情形，就仿佛是有个人在她的衣服底下用冰冷的手抱着她似的。她很快地溜进了房門，关上了門；一，二，三——她脱了衣服，蓋上了沉重的旧被。

她上床的时候，床上是冷冰冰的；她把膝盖縮在襯衫下面，一直湊到下巴上，她的牙齿嗒嗒嗒地响了好一会儿，一直到陰寒过去了才停止。但是她要費好大的工夫才会把被子温得暖和；一直到那时，她都不能睡着，只是躺在那里思索着——她想着家里的人和监獄里的母亲，想着錢財和衣服，想着曾經发生的事情——和將来会发生的事情。有一会儿她想着外婆，但不久就想到別的事情上去了；外婆开始在蒂特的腦海里消逝了。相反地，現在，母亲的影子却常常浮上她的心头；仿佛她一出現就使她想着什么似的；蒂特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見她，不管她情愿不情愿，她的影子总是盤据着她的腦海。她不大愿意这样地想着母亲，因此当她发覺她想到別的地方的时候，她反而高兴起来。不过她覺得她得謹愼一些，而且要假裝不知道这样一回事。因为要是她一想到：啊，現在我已經不再想到母亲了！她母亲的影子就会馬上又回到她的头腦里。許多的思緒随来随去，在她覺得暖和些，睡意来了的时候，它們才漸漸地模糊下去。她的思緒有一陣子也停留在大克拉夫斯身上，它在家里、老鴉巢的馬棚子里站着，舒舒服服地嚼着草料；后来，她又轉到漁村里將要兴建的旅館上——当她將要睡着的当儿，凱尔又在她的头腦里閃了一下。

凱尔不可能是蒂特的意中人；她所愛慕的人和凱尔完全不同。他之所以能够激动她的感情，主要地是因为他是一个不幸的可憐虫；他总是自己找苦吃，因此她就为他难过。看見他到处蹣跚，在自己家里反而好象无家可归，竟成了孤儿，这已經使她覺得不胜凄凉；而对于蒂特說来，憐憫也就要求着她去帮助他。她甘愿为別人担忧，但是她絞尽腦汁，却想不出改善他的处境的办法，可是她又不能放下他不管。他想出远門，到他那个愉快的哥哥那儿去帮助他管理校务。他想埋头苦干，使別人尊敬他，可

是他唱贊美詩的嗓子倒很动听！

她自己很愿意到都市里去作雇工——在她半醒半睡的躺在那儿的时候，——她幻想她已經到了城里了。她代为管理家务的正是那位校長，在早晨他没上課的时候，她正在把咖啡給他端去。他对她发出了一种欢心的微笑，因为她做了新出爐的餅子，还把咖啡一起端給他吃。“你眞是一个精明的小管家，”他說，撫摸着她的头发。蒂特本想弯腰行个礼，但那时，她一蹬腿，就醒过来了。这就是外婆常常說的睡夢中的警告。“那时候你应該留心听着，因为有人要你干什么活儿呢，”外婆曾經这样說过。因此蒂特就靜靜地躺在那里，抬起头来，屏息听着。

她听見門外有喵喵的声音，就象一种可憐的哀求。她想，这一定是猫咪；它冷了，想要进屋来——要不然也許它就是沒有什么事好做了。“猫咪，到谷倉里去捉老鼠吧！”她朝着門口喊着。但是猫咪只是喵喵地叫着，搔着門。她跳下了床，打开了門，风雪立刻刮进来落在她的身上。但是猫咪却不想赶快走；当它不应該懶惰的时候，它却总是懶得动彈，这是它的老規矩；因此她就不得不揪着它的脖子，把它提起来，拖进屋子里。她赶紧回来上了床，这只猫咪也跳上了她的枕头，站着弯腰弓背的，紧貼着她的臉。“下来到床里去，你这个傻瓜！”她說道，掀起了被子。但是猫咪又跳到地板上去，走回到門口，她可以看見它的眼睛在黑暗里閃光；它站在那里喵喵地叫着。她不得不起来，又把它放出去——这时候外边可又有麻煩了。

蒂特不明白这个蠢貨今天夜里是怎么回事；以后，她突然想起来晚上它还沒有喝过牛奶呢——她把这件事情忘記了！这眞是很大的錯誤——她不明白她方才在想些什么。这样猫咪可就受了苦——受了很大的苦呢，它必須整夜去抓老鼠。如果捕鼠

的猫儿沒有吃到鮮牛奶，它們就会讓你知道的！明天它就該得吃双倍的牛奶，那么她也就表示眞正关心它了。

但是蒂特却不是这样随便就可以將就过去的人。猫咪待在外边喵喵直叫，叫声越来越大。她想，要她照应的小动物，她竟給忘在脑后了；这一点她深深地于心不忍。猫咪为了这件事可憐地在外面叫着——就为了她对它关心不够！

蒂特下了床，穿上了木鞋；她握住門閂，竟犹疑起来了；她冷得周身发抖，因此她哭起来了。外边，大风狂嘯着，天色漆黑；她有一度把門打开了一条縫儿；暴风雪扑打在这一座古老的宅舍上，搖撼着門窗——到处都是咆哮和震动的声音。突然有人从她手上把門夺过去，把它推得撞在墙上；她尖叫一声，就穿过院子跑开了；她知道这一定是大风作祟，不过她心里却仍然很害怕。

她把木鞋丢在洗碗間的門阶上，偷偷地走了进去；她摸着碗和牛奶桶，同时那只猫咪不断地把身子擦着她那赤裸的腿，这使她有了一种安全感。接着她就在牛奶桶里舀了滿滿的一碗；这样做是一种很不好的事，但是她也毫无办法。"来吧，猫咪，"她小声說完，就走出去了。

她小心翼翼地走下門口台阶，免得牛奶洒出来，并且想在黑暗中設法認清方向；她可冷坏了，恐懼使得她后背从上到下直打冷战——一直到她的发根，她都覺得毛发悚然。突然間，她停下来了，吓得簡直是呆若木鷄；在她前面站着一个黑幢幢的影子，她在黑暗中剛剛可以看出它的輪廓。蒂特正要丢下碗，准备叫喊的时候，她看出了那不过是一具水井。这样一来，她的胆子大了，她朝着谷仓的門走去；为了讓猫咪留在谷仓里过夜，夜里她把牛奶盆就擱在那儿。

她正要去开谷仓門的当儿，她忽然想起了她主人自杀的事，恐怖的情緒又擒住了她，簡直就象一股风似的向她刮来。她想要跑开，不过那样一来牛奶就会洒了；她两手举着碗悄悄地站了一会儿——她几乎麻木了。然后她牢牢地靠住仓門，这样就沒有人会出来，抓住她了，这时她就把碗放在雪里了。

当她站起来的时候，在正屋的南端她女主人的臥室里透出了灯光。蒂特一看見了这，就安下心来——不过却也有一点納悶；現在虽然她冷得連牙都直打战，可是心里却不那末着慌了。这时柯倫手里拿着摇曳的蜡燭出現在厨房門口；她穿着紧身衣，头发纏在一块布里。她走过了所有的前屋，动作很迟緩，而且显得无精打采的，她一只手举着面前的蜡燭，另一只手拿着一件什么东西——也許是一把小刀。那么她一定是覺得餓了，因此才出来自己切一块羊肉！

到了起居室里，她就站住了，举着她手里的东西；蒂特看見那是一根繩子，这样一来她又恐怖万分了。她穿过院子向后面走去，嘴里小声地嗚咽着，她的嗚咽就象夜里一只惊惶失措的狗发出的声音一样，而这一切都是她不能回避不見的。柯倫从厨房里出来，站在厨房門口；她站在那儿用脚探着路，凝視着黑夜。蜡燭的火焰亮了一下就熄了。

蒂特究竟是怎样上床的，她自己也不曉得；她蜷曲地躺在被窩里，周身都战慄着。她希望她能睡着，摆脫掉所有的恐怖，然后当早晨醒来的时候，发覺什么事也沒有发生。象这样的事，有时是常有的。

第二天早晨，她走出来的时候，那碗还擱在谷仓跟前的雪地里，旁边有一根繩子；雪地里有赤裸的大脚的脚印。可是謝天謝地——这时柯倫本人正在厨房里叱罵着呢。

第 八 章

冬天漫長的道路

“山地田庄这儿的生活沒有乐趣——它真够讓你煩了，”茜妮有时这样說。可是她仿佛倒过得頂好，身体長得又丰滿，性情也显得很平和。

这儿的夜色仿佛比别处更濃，寒冷也仿佛更凜冽；所有煩惱的事越来越难应付，而且这些煩惱也各有各的特点。有时候，夜色是这样暗，蒂特簡直都不敢走到外面去；黑夜好象随时都会用奇声怪响，或者是别的什么把她絆倒。她在别处从来也不怕黑暗，可是在这儿她却到了这步田地：不提灯籠她就不敢走进谷仓里去，因为凱尔的父亲是在那儿吊死的。平素她对于黑暗倒也处之泰然。不过却也有些时候，恶劣的气氛很濃厚——这往往和柯倫·巴克嘉德的腐化生活很有关系——那些时候整个地方就仿佛鬼影幢幢的。凱尔对于这种情形，感覺得最厉害；常常有一些日子，他心里是那样不安，手里竟不敢拿繩子。这种情形对大家都有很大的影响。那留傳下来几乎有一百年之久的旧被單，总有一股怪味；当田庄上充滿了鬼魅的气氛时，这股气味就縈繞在蒂特的夢境里，而且使她的夢境充滿了恐怖。烟草的辣味和旧床墊子放出来的令人作嘔的臭气，引着她走进了那一間那一个害癆病的人躺在其中的臥室，他咯咯地一个勁儿咳嗽，嘴唇上冒着血紅的泡沫。床沿上坐着一个胖胖的女人，把烟气噴到他的臉上——当那些烟气在病人身上发生了作用的时候，她便笑着；地板上爬着一个小孩子，他用手指蘸着那紅色的泡沫乱塗着

什么。后来，她尖叫了一声就醒来了，虽然主人平常不許她随便擦火柴，但她終于划了一根，然后她才鎮靜下来。

感情常常就是这样地紧張着。但是她又把这种情感摆脱掉了；毕竟这是她自己从外界感受到的。

对凯尔来說，事情就完全不同了；他是在这种不祥的情况下生活着的，他从来也沒有摆脱掉什么。茜妮認为他不管什么事都得准备受屈。"他生性跟他父亲一模一样，"她說。

不管怎样，他一点儿不象他的母亲，誰都可以把他吓得魂不附体。特别突出的是，他有一股特别执拗的勁儿——誰也不能使他的心眼儿轉动一下。他对于烟草碰都不碰，而且不贊成他母亲那种越来越多地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交往的罪惡行徑。当她开始跟犹翰斯和他的朋友們喝起酒来的时候，他就参加了一个絕对戒酒会。这就是他对他母亲的行为的抗議——就好象他要一件一件的弥补他母亲的放蕩不羈的行为一样。

但是到他应該維护自己的时候，他就不中用了；如果她嘲弄他信教信得如何虔敬的时候，他就一言不发了。"眞是，你这样的年紀，正是追求姑娘的年紀啊，"她揶揄地說，話里暗暗地指着他去参加禱告会的事——而且她把話說得讓别人都能听見。他对于这个却毫不在意，照样去参加一些禱告会。禁止他也沒有用。为了使他分不开身，她不是讓他干这些活儿，就是干那些活儿，可是祈禱会的时候一到，他却照样跑开了。在别的事情上，他在母亲面前象条小狗似的吓得战战兢兢的，但是对于祈禱会这样的事情，他却非常害怕上帝，不怕他自己的母亲。

如果他在别的方面也能有些勇气的話，蒂特是不会認为他沒有男子气的；譬如，在他們的女主人蛮不講理的时候，如果他能够替她和茜妮来从中緩冲一下，那就好了。可是在那个时候，

他常常竟会溜掉。

柯倫越来越蛮不講理了，她对他們很容易就大动肝火，什么事情都鬧別扭；这也許是因为她滿腦子都想着婚事——茜妮想，她一心想把一个年輕的人弄到手里。不管怎样，这却給他們在干活儿的时候带来了苦楚和怨恨，这种辛酸的气氛，特别折磨着蒂特——她簡直处处都覺得苦恼，而且摆脫不了。

从表面上来說，她倒沒有怎样受苦；她平常总是哼着一些輕快的歌曲；从外表上来看，她总是很严肃。不过她天性的深处却有一种个人特有的精神，一种安靜而温柔的精神，无論当她做什么工作，这种精神都表現着一种果敢而大胆的气質。通过这种气質，她保全了生活的欢乐，不过，她过去的环境却剝夺了她在游戏中贏得的这种欢乐；她在家里处事得到了成功，也是由于这一点。她性情中的仁爱使她和孩子們保持着姊妹的关系，并且还可以使他們非常听話。这常常不是容易的事；为了如愿以償，有些事情，虽然出于好意，常常必須采用严厉的手段。但是由于她坚毅不屈的精神，她把事情处理得很好，这种精神很少是直接表达出来的，可是在她所做的一切事情里都含有着它。而她用誠心善意感化了别人，倒很成功，因此这也就减輕了她那疾言厉色的鋒鋩。

为了建立自己的威严，她非得把孩子們拍打几下不可；可是有时还不等这种懲罰使她自己或是别人痛苦的时候，她就已經取得很好的效果了。当着需要处罰的时候——平常这种处罰总是因为孩子們本身的过錯——她学会了象外婆經常对待她那样来处罰他們。如果他們把衣服弄髒了，她就要使他們明白究竟犯了怎样的錯誤——也把他們都弄上床，这样他們就不能玩耍了，要玩非等衣物收拾干淨了不可。处罰自然是咎由自取的，是

因为弄髒了衣服才得到了恶报，而不是她跟他们过不去。"你們看，如果你多加小心，就不会惹出这回事来了，"她常常十分天真地說。她甚至于还能象个救护天使似的，替他們把东西整理得妥妥貼貼，因而赢得了他們的感激。

这样，她就不得不尽最大努力来摸索出一些办法，終于她得到了一个結論，她相信了事物本質上的公正——这一点帮助她把那小小的天地管理得非常好。生活杂乱无章，是由于一个人干活缺乏兴趣，或是脾气不好的結果；她本性憎恨这个，而且坚定地相信它是会自食其果的。如果你想偷偷地避开什么，它一定还回到你这儿来；就她的記忆所及，事情差不多一直都是这样——她想起了小时候，她常常把褲子尿湿，这事情虽然很小，但是她想避开不管是不行的，她常常为这件事吃了許多苦头。現在当然生活复杂得多了，可是这道理却依然还和以前一样——在生活中你就得不到安宁。也許你在早晨穿上了一双破了一个小洞的袜子——那末你一整天就都有一种难堪的感觉；若不然你忘了在晚上給猫咪喂牛奶，那末你就得在半夜里起来，再去喂它——因为，如果不这样，你就睡不着觉，只听見它一个劲儿地喵喵地直叫。

蒂特是个精明能干的小佣人。如果要說她还不知道别的乐趣的話，那末她却体会到了工作的乐趣，而且她把工作当作一种良心上的报答。她的手又粗糙，又起了老茧，她說話的声音生硬而且难听；除了干活以外，她沒有别的途徑来表現她的長处，就这样她成長壮大起来，好象一朵純洁而有用的花儿一样。这朵花儿美得一点也不俗气——真是个勤勉而善良的小东西，只想为别人开出花来。

但是对于这一点，誰也沒有夸奬过她。别人不喜欢做活，把

干活看成討厌的事，做活不是他們心甘情愿的事，他們除了帮很少的一点忙以外，什么都不干。就因为这样，很多的事情才弄得顛三倒四。蒂特覺得这都是由于他們誰和誰都沒有好感的原故。山地田庄的人們是談不到友爱之情的。就輪斯叔叔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一个人。他只会惹起吵架和怨恨——这一点她在老鴉巢的时候就已經知道了。

这些形形色色的男女，这一回她算領教过了，因此她念念不忘地想再回到牧場上去。她憧憬着春天，殷切地盼望着春天的訊息，当朝南的房頂最初消失了殘雪的时候，她心情感到了愉快，当复雪的草地露出了象毛茸茸的脊背似的一簇簇的淺草的时候，她尤其覺得兴緻勃勃。大地慢慢地从冬眠中苏醒过来了。到处有水嘩嘩地流着，起先汇成了小池塘，以后就往前流着；春水日夜歌唱，从湿潤的土地里潺潺地流出来。万物回春的景象出現了；有一天，土地踩着軟綿綿的，就象发酵了的面团似的柔軟。在大地的上空，云雀啁啾地唱着。

就在这样的一天里，她踏过草地，走向公地那边去了。她要去叫拉斯穆斯·里特，第二天来上工，因为春耕就要开始了。自从一个月以前他們打完谷子以后，他就沒有到田庄上来过；在公地上他无事可做。这时候粘土地上的水份还沒有干掉，濕泥常常会把她的一只木鞋陷住；在她拔鞋的当儿，她只好用一条腿站着。泥地用它貪婪的大嘴把鞋子咬得緊緊的，最后它放松了它，随着就发出了一声長叹，这使得蒂特不禁笑起来了。

她精神很愉快。只要离开田庄一会儿，她就会很高兴，最出色的事，是現在到处都普照着阳光，再也沒有黑暗的角落了。而在家里，人們是多末缺少阳光啊！

拉斯穆斯·里特的草舍，坐落在公地的尽头，在牧場外面很

远的地方。她以前常去放牲口的沼地还贮存着春水；她必須沿着田地的边上繞着走。可是她往下一看，就認出了她从前搭的窩棚，虽然严冬已經无情地吹去了許多树枝，讓它赤裸地站在那里，但看起来它还是很有趣的；这一切喚起了她那象是回到自己家里一样的感情，因而使她尤其眷念着夏天。

拉斯穆斯不在家里。蒂特进来的时候，他的妻子正在爐灶跟前忙忙碌碌地張罗着；虽然时間將近中午，她的头髮依然蓬乱未梳，身上还穿着緊貼身的內衣。这一家看来又破落又骯髒。"你可别瞧我啦，"她說着，就用黑手把緊身衣拉过她的胸脯。"收拾一下屋子，就有这么一大堆活儿要干，弄得我一点也沒有时間，簡直顧不到打扮自己了。"唔，蒂特看到屋子可眞收拾得够好的了！滿处都是东西，連床还沒有鋪好呢。

两个孩子正在一張床上躺着打架；他們大概有六七岁光景。"他們病了嗎？"蒂特問道。

"沒有，他們沒有病，"那女人答道。"不过我們的衣服不够，不能讓他們穿得暖和，他們的衣服只好輪流穿，那末也就只有在床上滚来滚去了。今年冬天眞冷得要命，一点也不假。"

蒂特不得不停下来，等着喝咖啡。"要不是他們在外边把涂油棍給我弄丢了，我就会給你烙点薄餅就着咖啡吃，"那女人跑着东找西找的时候說。"我已經答应了午飯給孩子們吃烙餅，好讓他們安生一些，面已經揉好了，所差的就是沒有东西来給鍋抹油了。不过这也是件怪事，"她說，"我看得很清楚，今天早晨孩子們上学以前还拿着它，你打我，我打你呢。"她跑到小屋里面，翻騰了一陣。"喂，你們别嚷嚷行不行，"她对躺在床上哭叫的两个孩子喊道。"你們以为我再沒有什么办法可想了，是不是？"然后她手里拿着一件什么东西走了出来；那个东西看起来就象

一根土制的、骯髒的牛油蜡燭。"到底找到了——我可費了挺大的心思，"她說，一面把鍋子擱在火爐上面。她拿起了那东西，用它的一梢往鍋边上轉来轉去，鍋上沾了一点儿油，就开始滴滴嗒嗒响了起来。

"这是什么东西？"蒂特納悶地問。"这是蜡燭嗎？"

"这个东西嗎？——是野猪鞭呀。就是这个东西，我一直都把它挂在烟肉上的，可是今天早晨孩子的爸爸拿它給皮靴擦油，后来孩子就撿去了。"

"这里面沒有多少油吧，"蒂特說，她对于这个东西的用处很感兴趣；她很喜欢看見誰能够这样烙餅而不把餅粘在鍋上。

"不，这个东西已經有点干啦，这是从一只老野猪身上取下来的，所以它才干了呢。用它来給鍋底抹点油是最好不过了；孩子們該挨打的时候，里特总是拿着它来打他們。可是你倒坐下来呀，咖啡就要好了。"

不，蒂特还得急忙赶回去。"不然，我就要挨駡了，"她說。她不想吃什么烙餅。

"啊，好的。你来了眞好极了，因为我的丈夫近来总是发脾气，不知道往什么地方去才好。家里沒有收入，你就不能把什么象样的吃食放在他眼前——結果，他在家里也就只有成天的吵鬧了。要是桶里沒有几条鮮魚，窖里沒有馬鈴薯，那末我們的光景就会更糟了。我們在这儿过着这样的一个冬天，可眞狼狽极了。天气阴慘慘的，山地田庄的人們也是愁眉苦臉的，他自己也总是悶悶不乐——因此他本人除了发脾气以外，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要是我能够擺脫他，那时我才眞是好呢。"

*　　　*　　　*

天長了，而且白晝也更亮了。蒂特的女主人不許她在她的

小屋里点蜡燭，不过現在若是把上半扇門打开，屋子里已經够明亮的了。这小屋沒有窗戶。

她的小屋是在那座最古老的廂房里，这座房子也許在一两百年以前曾經是一所住宅。从前給厨房里安裝的石板地，依然还存在着。敞口的烟囱也还在那儿，只是在天花板那儿，已經被垛起来的干草給堵住了；她的床就摆在烟囱下面燒柴炭的地方，那儿就象一座壁龕一样——恰好可以摆下那張床。床鋪的高处依然还有一根齿狀的鉄杆，上面挂着一口鍋。一下雨的时候，陈年的煤烟常常順着墙壁掉到她的枕头旁边；一股濃重的气味，使她想起了外婆，同时也重温了一些忧郁的旧夢。有时候老鼠从堵塞的烟囱里嚼出一条路来，那时候它恰好就落到她的被盖上。

不过蒂特对于她自己的小巢倒是很欢喜，有生以来，她第一次自己有了一間屋子。她在屋子里放了一口旧木箱子，她把它倒竪起来摆着，頂上还鋪了一块白布。这口箱子既可以当作梳妆台，又可以作洗臉盆架来用。她在擱樓上找到了一条帶花穗的藍色長帷幔，在烟囱向上开口的地方，把它繫得很好。这条帷幔以前是一張四脚床上的，現在它却給她的小屋增加了很大的光彩。在梳妆台上还摆一块鏡子的破片。

她在这儿度着她那最快乐的时辰；只要她一有閒空，她就回到她自己的小屋里去。冬天开着半扇門是相当冷的，但是現在却很好。这时她就会把她所有的各式各样的宝貝拿出来，放下一件，再拿起另外一件，把它攤开，然后再整整齐齐地摺起来。她可以一遍又一遍地这样做，这使她感到一种称心的愉快。有一件刺繡的活儿，在他們还在老鴉巢住的时候，校長夫人曾經为它夸奬过她；有一本紀念册，上面有和她同时举行堅信禮的同伴們的簽名，另外还有一張全班同学的合影象片。她就照过那一次

象，可是現在她仍然和以前一样，又詫异又好奇地端詳着从前就是她本人的，那一个又瘦又小的小姑娘——她想，那时候，她簡直是最矮小、最丑陋的一个人了。最使她納悶的是：她会不会也象别人那样地漂亮。她对自己的面容，从来沒有夸口的看法，她怎么会有这样的看法呢？誰也不曾說她是个多么美丽的小姑娘！

同时又有什么能够使她漂亮呢？当她的血液在她的身上循环、通过心臟的时候，它并沒有变得清新；血液在那儿只遇到一块煩忧的結儿，然后就把煩忧的苦楚又輸送到周身的其余部分去了，而且她又不得不以这样的血液滋补她的全身。因为这样的血液，她的臉色才这样地发青，同时要使她免除瘦削逐漸丰滿起来，也就很难了。她的傴僂的背一直都沒有直起来；冬天的重活儿在这一点上也起了很大的影响。所有这一切就造成了这种后果：現在誰也不能說她長得怎样美丽！

但是她却很快乐，她从来也沒有象今年这样尽兴地享受着春天的快乐。阳光使她得到了許多的补偿。它一如往常那样照着她的面龐和身材，并且逐漸地使她那瘦骨嶙嶒的身体改观了。有时候，当她走过院子的时候，春天的湛藍的海水映着她的身影，她簡直就成了阳光和欢笑的化身了。“喂，姑娘，你的样子多末快活呀！”茜妮叫道，一边笑起来。“是不是因为你要把牲口赶出去了呢？”

五月中旬的一天，她又要赶牲口出去的时候，她表現得就是这个样子。經过齷齪的一个冬天，它們的毛已經長長了，身上却变得瘦了。但是阳光和微风吹拂在它們的周圍，它們又生龙活虎一般地活跃起来。它們非常狂野地踢着后腿，仿佛要扑到太阳上去一样，然后它們就越过了田野，狂奔到公地上。而蒂特也

心情輕快地跟着它們走了。

第九章

夏季的一天

蒂特出去放牛的最初几天，曾經把她的午飯拿到拉斯穆斯·里特的草舍里去，和他家的孩子們一道吃，但是現在他們在早晨和午后都亲自来拿飯了。他們往往一起走到她这儿，常常在她还沒有到达牧場上的时候，就已經来了；那时他們便在她搭的那个窝棚里蜷縮在一起躺着，等着她。他們象小斑鳩一样地怕見人，一有人来的时候，他們就藏起来；可是他們剛剛从蒂特手上拿到了食物，馬上就一个跟着一个地跑开了——就好象他們拿到的东西是偸来的一样。他們跑了一段路，然后每个人就各管各的坐下来狼吞虎咽地吃着。她得小心翼翼地替他們把吃的东西分好；要想把某一个孩子的一份吃食給另一个孩子来看管，这是办不到的，他們实在餓得吃不消了。他們穿得也很單薄；一条破爛不堪的短褲，也許还有一件襯衫之类的东西；但是現在正是夏天，他們也不需要穿很多的衣服。另外他們的腿可眞快呀！

有一天，她动手想把他們那齷齪的身子擦洗一下，可是她并沒有达到目的。第二天他們就不敢上她这儿来了，只是躺在籬笆边上望着她；她一走到跟前来，他們就要逃开。她把食物拿起来給他們瞧，但是这也不中用。于是她只有把飯擱在他們停留的地方，便回到沼澤地去了；过了不一会儿，飯就不見了。他們象一群在干草堆后面孵出来的鷄雛似的，有些撒野，又十分疑惧；簡直无法接近他們。可是他們一到家里就完全两样了。他

們整天在家里的吵鬧声，和母亲責罵他們的声音，就是在公地的对面，也都可以听得見。

他們褲子上的鈕扣差不多都掉光了，所以跑起来的时候，就得用手提着它。这一点很使蒂特生气，有一天她抓住了他们当中的一个，紧抱住不放。“你不叫我給你縫上，你就不用想吃东西，”她說道，同时从衣袋里掏出一个鈕子来。这样那孩子就只有听从她了，他一个劲地跺脚，等她用线一繚好，他就撒腿跑开了——但是仍然提着褲子。“松开，你这个傻孩子！”她大笑一声，喊道。然后他就把褲子松开了，当他发覺不用提着褲子的时候，他簡直就撒起野来了，他在她的周圍团团轉地狂奔起来，就象拴着的小馬駒一般向里歪着身子。蒂特看得很清楚，她已經贏得他的好感了，因此，她更愉快地目送着他。“这很好，”她喊道。“你可爱极了。可是你不要再轉了，快把吃的东西拿去吧。”啊，是的，他本来还可以再跑一圈；这时却喘吁吁地走到她跟前来，接过了他那一份吃的东西。这一次他并沒有拿着它跑开，却在她旁边躺下，吃了起来。

这样一来，另外的几个孩子也停住了脚步，讓她替他們补綴一下衣服。漸漸地他們对她有了信心——这样，她在不知不覺之中，就又有了一个小小的家庭要她来照顧了。这不是一个輕活，不过这却使她在感情上得到了滿意；蒂特是这样的一个人：只要两手有活做的时候，她就会覺得生活有乐趣。

后来她終于能够說服了他們，讓她給他們洗洗澡，这就讓她有事可做了。最骯髒的是他們的小腦袋；几乎沒有什么东西可以把他們弄干凈。她不得不偷了一点儿石蜡油，随身帶出来！

一天下午，她用石蜡油給他們洗头；为了使他們好生站着，她一边給他們洗头，一边还得給他們講一講关于老馬大克拉夫

斯的故事。洗完了的时候，他們站着，一直眨着眼睛，那样子看来就好象他們落进了一个陌生的世界里一样。“石蜡擦得腦袋疼嗎？”她笑了一笑，問道。

“疼。不过現在疼得已不象剛才那样厉害了，”他們愕然地回答說。

“現在你們可以回家啦，”她說。

他們沒有理她，还是在她身旁坐下来。“再給我們講一个故事吧，”他們要求她說。

“不，現在你們跑开吧。那末我明天就还給你們講。”

“是大克拉夫斯的故事嗎？”

“是的，另外还講猫咪潑斯的故事，它自己就会开門。”听着这話，他們就拖拖沓沓地走了；可是他們却走得好象有些不情愿。

蒂特把牲口赶在一起，然后就脫光了衣服，走进叢林后面的小池塘里洗澡去了。她伏在不冷不热的淺水里，游泳玩着；当她用双手撑着身子，然后又落下去的时候，池水就輕柔地发出了潺潺的响声，水拍击着她的腹部和她那結实的小乳房。她的皮肤已經不象去年夏天那样髒了。她在長着水草的池底上坐起来，擦洗着身子，好把最后一点污垢洗掉。

后来她穿了一半衣服就坐在干燥的堤岸上，仔細地查看着另外那些衣服；在她的身边一張紙里包着針綫。牲口在靜悄悄地吃着草，她有很多的工夫和閒空来做她自己的事儿——譬如說，縫縫补补，和其他的什么事；她現在需要的正是这样。她自己孤單單的一人倒覺得很愉快。

她坐在那里，一边自己哼着小調，一边專心地做着她的活儿，心里无忧无虑，非常高兴。一些片断的思緒和印象掠过了她

的头腦，她还沒有抓住，它們就消失了；从一片厚地毯一样的苔藓和半干的草茵里，温馨的泥土的气息向上升着，而且包圍了她。当她坐着的时候，她的肉体和心靈都在扩張着。从公路上傳来了隆隆的車輪声，她留神地靜听着这遙远的声音——她知道有一个人匆匆忙忙地赶来了。但是她不愿意站起身来跑到草地里看看来的人究竟是誰。

这天下午，凱尔从农庄那边越过田野来了，蒂特心想，看起来家里一定是出了点儿什么事情。"他又来了，"他說着，就在她旁边坐了下来——"他們已經喝得有八成醉了。"他把臉轉到一边去說。

"那么我想你就要离开家了吧？"蒂特带着揶揄的微笑問道。她不明白为什么他在家里留連不去。

"我跟媽媽說过我要走了，可是她只是說，那么就走好啦！她只要自己方便，对我，或者别的事情，她才不管呢。不过現在我眞地打算走了——我已經收拾好行裝。我只想跟你告别。"他稍等一会儿說，"我要走了，你也不在乎嗎？"他随手抓住她的辮子說。

蒂特坚定地搖了搖头。"不，你就走吧，不要管这些了！"在她看来，他从来也沒有在她为难的时候，把事情弄得使她舒坦。

"那么，我对你有过不好嗎？我有沒有，蒂特？"当她倔强地保持着緘默时，他又問了一遍說。

"不，"最后她低声地回答說。她眼睛里涌出了泪水，因为她想起了在他应該为了她所遭受的不平而站在她这一边的时候，他却沒有这样。

也許他也有同样的想法。"是的，这我很知道，"他平心靜气地說，"因为我过去是一个懦弱的人。不过現在我再也不是了。

从現在起，我要作一个英雄好汉。”

“是的，因为現在你眞正覺得忧愁了，”蒂特正視着他的脸說。她知道一个人离开家是多么苦痛。

他一籌莫展地矚望着他的前面：“最使我难堪的是母亲竟会这样——接着人家就都說起我們的閒話来了。他們眼睛盯着你，跟着就咬着耳朵，喊喊喳喳地講起来了。这些人眞討厌——他們都是些惡人！可是我們不必这样想——我們应該爱我們的鄰人，”他忽然又糾正了自己的話。

“你犯不着为了这些事来伤腦筋，”蒂特鼓励他說，“就讓那些人說吧。只要你自己知道你沒有做錯什么事，人們說，又有什么关系？几天前你自己曾經說过：要是人在上帝面前問心无愧，不管人家說你什么，都无所謂。”

他把头靠在她的肩膀上，閉着眼睛坐着。“一个人坚强地相信上帝是很难的，”他心平气和地說。“要是上帝在一个人的旁边，而不是在一个人的心里——那么他就能看見他了。”他心不在焉地用手摸着她的后背，然后他霍地坐得笔直，用探索的目光望着她。她的紧身衣从一只肩膀上滑下来了——她沒有把內衣扣好；她的肩膀头露出了一点儿。

“你那个地方是怎么啦？”他問，把手按在那个地方。

“啊，那是因为从前我抱弟弟和妹妹抱得太累了，”她說道，脸上泛起一抹红暈，急忙盖住了她的身体。“現在差不多已經看不出来了，”她低声地附帶說了一句——把脸扭到一边去了。

“你用不着因为这个覺得丢脸，”他站起来說。“我可不象有些人那样！”

不，蒂特并不因为他而害起羞来——她也并不怕他；他只是悶悶不乐，沒有什么别的。但是她难过的是，他看到了她那傴僂

的背，可是現在它差不多已經就要看不出来了。以后，她总是尽量使自己坐得端端正正的；她要和别的女孩子一样，后背直挺挺的，胸脯结结实实。

自从她跟凱尔那次談心以后，“罪过”这个字眼，常常傳到她的耳朵里来。希望生得俊俏些算是罪过嗎——这样希望有沒有用呢？当然她父亲認为她已經够漂亮的了。“你已經長成了一个滿漂亮的姑娘啦，”每一次她回家，他都这样說。但是他到底是自己的父亲：蒂特倒希望从别人口里能够听到这話。她当然首先希望作一个善良的姑娘，可是如果她長得好看，这也决不能說是什么坏事呀！

这就是她考虑的念头——她不是想这些事，就是想一些别的事：她現在再也不这样那样地胡思乱想了：現在她有充分的时間用来深思，这一点她終于学会了。她在池塘里洗澡的时候，她絲毫不苟地查看了自己的身子——眼前，这却沒有給她多大乐趣。她发現了身上还有許許多多的缺陷！

但是她的神智通过許多曲折的路徑，終于从外形注意到内心了。有一天她肯定了一个事实：她有一双圓圓的膝盖——那么她对待丈夫就一定会和和气气！这件事的本身，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誰也不能說她对誰有过不和气的地方；但是能有一个确凿的証明，也是一樁好事。漸漸地她开始体会到她性情的各个方面，有时这一点也的确讓她覺得高兴。她虽然很穷苦，但是她的天性却很富裕，她沒有那种虛伪的謙和。在这一点上，拿她自己跟别人相比，实实在在地說，这对她并沒有什么不好——她想她完全能够比得过别人。然而不幸的是，人們就只是注意着一个人的外表。

但是当她省察了一番自己的时候，她发覺有些别的事情并

沒有使她的心灵里充滿了欢乐，却只充满着一种奇异的莫名其妙的情感。而且有些时候，这些事情会使她焦灼不安。

太阳和微风戏弄着她，对她有了显著的影响。現在，她有了欢笑：这种欢笑，可以說含蓄在她的天性当中，而且老是使得她覺得有一种发痒的感覺，即使在正經的場合中，这种欢笑也常常有着就要进发的傾向。不过除了这种欢笑之外，也还有一些象鬼魅似的别的东西，在她内心里活动着：这是一些动荡不定的思緒，和她本人莫可名狀的一种感覺。一天一天地她碰上了一些言語和行动，这些言語和行动都使她内心里发生了許許多多的变化。一只手无意間抓住了她的辮子——从那一天起，她就总是意識着她的头发；它好象是一种个别的东西，但却需要人家特别的注意。她不得不常常拿手摸一摸她那辮子，看它是不是梳得光滑，要是它松散地落在額头上，她就得掀它一下，不然就得把它重新再編一次。那辮子对她的照顧仿佛特别感激，它开始滋長起来，長得越来越濃密，越来越柔軟。

蒂特的内部也正在发育滋長着。她有些异样的感覺，它忽而在这里，忽而在那里，仿佛是生命的汁液，迅速地流到了她身体的这一部分，或者那一部分。有时她覺得渾身痠疼——而且有些发暈；茜妮認为那是她在发育中的一种疼痛。一整天她都能够靜靜地自个儿坐着，寻思着这种感覺；在她那含苞未放的乳房里也有些什么在蠕动着。她听到了許多成年人的談話，他們那些影影綽綽的暗示，她格外留意地听着；同时她用一种新的目光观察着男女之間彼此的态度。每星期六晚上，他們都在离开海濱較远的一个田庄上集会，随着手风琴的乐曲，他們会跳起舞来：这时当蒂特站在她的小屋里，她的心怦动着，于是她就把自己打扮一下，然后跑到那儿去，站在旁边瞧着。偶而也有一个年

輕小伙子来摟住了她。那时她就捶打着他們，但是她却不再生气了——只是有些害怕。

她女主人的事，使她感到很大的兴趣。她开始懂事了，她猜想在这个健壯的农妇的心中，有許多隐密的力量在活动着，它們是見不得光天化日的，因而一直被压抑了許多年头，可是現在它們却不可抑制地奔放出来，有如脫繮的馬了。茜妮說，柯倫·巴克嘉德正处在一种危險的轉变中——这一句奇妙的話，可含有很多的意思。如果她碰上了她女主人的衣服，她渾身就会奇怪地打个冷战，而且毛发悚然起来。各样的事物和每一个人都被柯倫的这种奇怪的魅力所懾服——这里面包括着茜妮和田庄的長工們——而且也还有她的儿子，虽然他和别人不同，但也一样受她的控制；在她的面前，他們的眼睛里露出了异样的神情，他們低声下气地說話，而且行动鬼鬼祟祟的，彼此打着暗号和递着眼色。这种神秘而沉悶的情况，也波及了整个的近鄰；她以前从来沒有見过面的一些人都会走到她的跟前来，向她問短問長——可是不久他們却又把話題岔开，談起一些家常来。在她看来，好象每个人都在观望着山地田庄。

山地田庄散布的阴影籠罩着远近的地方。当人們聚在一起，提到它的时候，話題就总是离不开它，而且总是談个不休——内容也只是关于爱情的秘密，以及它命定的將来的结局。他們的眼睛里都显出了一种好奇的光彩，接着所有隐藏的事情都被揭露出来了。彷彿每一个角落里都潜伏着神秘。

蒂特用眼睛和耳朵專注地接受着这一切，最后她竟到了神經緊張万分的境地：一种純粹生理的恐怖控制了她，使得她心神无主，有时竟无緣无故地打起战来。有一天，当她坐在院子外面挤午間牛奶的时候，她发覺她坐的挤牛奶的小凳上沾了她自己

的血迹。她感到了有些晕眩；誰也沒有跟她說过这种事情有一天会来的，她也沒有母亲慈祥地来給她指点人生的隐秘。現在她突然陷入了这种无情的現实中，在她的想象里，生命的象征——血，是和許多恐怖的事情关联着的。她臉色吓得煞白，接着就蹒跚地回到屋子里去了。

她在門口碰上了凱尔。他問她出了什么事情，他費了相当的唇舌，才从她的嘴里知道了她有些不大对劲的事，接着他就猜出了她害怕的原故。他和顏悅色地微笑着，这就使她安了心；她看見他微笑，这差不多还是第一次呢。但是随后他就变得正經了。“这你不必担心，”他說着，随手撫摸一下她的面頰；“这不过是說你快要变成一个成年女人了。”

蒂特衷心地感激他的安慰；她把自己的秘密告訴了他，她并不因此而覺得难过。在她看来，他还够不上一个男子汉，而只不过是一个毫无本事的人，这个人常常需要她的帮助，可是現在他却对她援助了一把，作为报答——这是多末自然的事。除了这一种相互安慰之外，他們中間的关系并沒有什么显著的变化。她現在也有一个知心人了，在境遇不遂心的时候，她可以完全信賴地去找他。

第 十 章

索 丽 尼 回 家 了

蒂特剛剛給拉斯穆斯的四个孩子喂完了飯，这一次他們的飯吃得很順当。她把飯摆在一个小土墩上，把他們安排在土墩的四周；他們要学着怎样坐在桌子跟前吃飯，而不是手里拿着一

块面包满处乱跑。此外他們还要学着大家合吃一盤菜，不許彼此斤斤計較，相互爭吵——这可算是頂难的事了。他們喜欢每个人拿到自己的一份，坐下来就貪饞地盯着它；或者是拿着吃食溜走，象条无家的野狗似地自己狼吞虎咽起来，那就更其好了。蒂特逼着他們安靜地坐下来，大家共同吃着一盤食物。如果她給这个孩子一块面包，另外三个孩子就用貪婪的目光盯着它——他們总是看着别人的面包，生怕别人比自己吃得多了。这时候她就得又一次地責备他們；她对于他們彼此嫉妒，很看不过眼。这种嫉妒就是在他們吃飽了的时候，也还是会表現出来；蒂特記起了外婆說的老話真不假：肚子飽了，眼睛才不会饞，这是上帝的安排。"你們应該規規矩矩的，象巴夫尔、艾尔西和克里森那样，"她說。"他們有了点什么，总是大家一起吃。"逐漸地孩子們也学会了这样。大孩子再也不是把小孩子放下不管，一下子就跑开，却是亲切地牽着他們的手——至少在她用眼睛瞟着他們的时候是这样！

当他們又跑着回家去的时候，她站在土坡上盯着他們的背影。他們在路上常常会吵起架来，不过那时候他們就不由自主地回过头来，往身后偷偷地斜瞟一眼；他們一看見她还站在那儿，就又手携手往前走。她哈哈地笑起来。"啊，是的，我看得見你們！"她点了点头說。

当蒂特正在想着他們的时候，她听到从公路上傳来了她格外熟悉的声音。一件什么东西越过了山頂，映入了她的眼簾——而且向她移近了——原来是一輛馬車顛簸地駛来了，車轅中間有一个龐然的怪物，是一个骨瘦如柴的东西，类似馬的样子。它迈着毛茸茸的大腿小心翼翼地一顛一瘸地走着，这四条腿看来好象破笤帚一样，扫起了路上的灰尘，那輛車子在老馬的后面嘎

吱嘎吱地直响，从公路的这一边滚到那一边，車上坐一个大个子，蜷縮着身子，机械地揮动着又細又長的鞭杆。

蒂特欢喜得跳起来了，她好象神經失常一般，光着脚跑过了留着残株的田野。听到她的招呼，拉斯·彼得就抬起头来，大克拉夫斯也不知不覺地站住了。

“是你嗎，孩子？”他微笑着說——却也一本正經得出奇。“你瞧，我得进城去接你母亲。”

“可是您走錯了路呀！”蒂特清脆地大笑着說。她父亲竟会認錯了方向，这眞是太滑稽了，因为他比哪个人都認得路呀。“您这样走可要越走越远啦！”

“对的，我很清楚。不过事情是这样，大克拉夫斯簡直拉不动了——現在它已經四十了。”拉斯·彼得露出了一絲苦笑。“所以我想另外去借一匹馬，可惜不知道到哪儿去借——我們簡直不認識什么人。我想到你这儿来也沒有什么用吧？”

蒂特也这样想。柯倫·巴克嘉德簡直是对任何人都沒有好感。

“她和犹翰斯搞得火热的，也許她因此会講点交情，把馬儿借給我們哩。”

不，她却压根儿不这样想——事情完全相反。“你頂好还是到沙地田庄那儿去試一試，”她說，“我敢断定那儿有人高兴借給您一匹馬。”

“是的，我敢說，現在我們旣然已經走了，他們对我們的看法也就变了。我不知道怎么的——脳子里总是在山地田庄身上打主意；不过我覺得你說的話也很对。只是大克拉夫斯拉了一大陣；結果白拉了，想起了它，眞怪不好意思的。”

是的，話說得不錯，自从她上次見过它以后，它已經变了許

多。它站着的时候，头一低下来就睡着了。蒂特从溝里揪了一把草給它，可是它却連聞都不愿聞一下。

"喂马越来越难了。"拉斯·彼得說。"对它頂好的办法，就是在它的头上打一鍾子。"

他今天却是那么沉静——在他的态度里，几乎現得有点儿庄重；这一定是因为他正要去接索丽尼的緣故。当蒂特拍撫着大克拉夫斯，打算讓它恢复一下精力的时候，他却象是要沉入夢乡似地出了神。"唔——时候到了。我們該掉轉过来往内地走了，"他最后說道，一手拉起了繮繩。"你得便，就回家来看看吧，好嗎？"

蒂特点了点头。看他那种神情，她还能再說些什么呢。

"你的女主人搞的那种鬼打架的事，可真叫人好笑，"当他重新赶着車走起来的时候，他說。

"你这話是什么意思？"蒂特很有兴趣地問道。她紧跟在車旁走着，手把着車轅。

"哕，她自己把家丑都傳出去了。这种玩笑可真是奇怪；人家会認为她自己鬧得真够忙的了。不过她对你还好嗎，嗯？"

啊，是的，蒂特倒也沒有什么可埋怨的。

"現在你还是赶快跑回去，到你看的牲口那儿去吧，免得有人发覺你走掉了。你知道那些庄稼人是些什么样的人，他們大家串通着，想法跟我們搗乱。"他輕輕地把她那放在車轅上的手推开了說。

然后蒂特就放他走了，心里却很不高兴，接着她就穿过田野跑回去了；她不时地回过头来，招着手；但是她的父亲又在想着他自己的心事；他并沒有瞧見她几次回过头来看他。

老实說，蒂特并不愿意回家去，为了她母亲的归来弄得大惊

小怪的。蒂特这样想，她的媽媽已經使她和他們大家流过多少眼泪，丢了很大的臉；在过去的一段时期里，她覺得她已經把这一切都忘了，但是有些事情却依然深深地埋在她的心里，如今过去的那些思緒又都浮上来了。他們受人歧視、被看作亡命之徒和罪犯的家屬！这都是她的过錯呀！不，她不愿意回家再和她見面。

但是現在这样也解决不了問題。在以前，是的——那时候别的重要事情一多，就使人把那件事情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可是現在它却冒出头来了。她不能够总是离开家，在外边待着——單單是这一点就很值得她思索了。她的母亲再也不是安然地关在监獄里，却是已经要回家，而且又要料理家务了。她將怎样着手管家呢？她对待孩子的态度又会怎么样呢？这都是些严肃的問題，它們弄得蒂特不得安宁。

接着她的心上浮現了一个完全新的想法——她覺得她的为人既邪惡又不公正。这是她从"罪过"这个字眼突然联想到的，自从她跟凱尔的那次談話以后，这个字眼就一直在她的心里作祟；她以前从来也未曾在她和她母亲的关系上有过这样的看法。她不能不想着她的父亲，想着她在公路上碰見他时，他表現出的那种严肃認真的样子，以及他懸念着索丽尼的那种忧郁的溫情；于是她不由自主地把他跟她自己来比着。在拉斯·彼得所作所为的榜样里，沒有一点是教她打击落水狗的地方。她第一次开始了解了她父亲的寬容已經到了怎样的地步，而她自己則很覺得可耻。因为索丽尼，他受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啊！可是他把家整頓好了，准备收留她，許多年来他就把它保管得象个教堂的內殿似的，准备讓她在那里容身。——有一天她忽然怀念起家来，而这种怀念又是那样地强烈，她簡直要哭起来了。

"怎么回事。"中午的时候，她满脸通紅，眼泪汪汪的回到家里来，凱尔問說。

"我非常想回家，"她說。

"那么你吃过飯就走吧，"他說，"我会照看牲口的。她不在家，她进城去了。"現在他不喜欢用"母亲"这个称呼了。

蒂特到家的时候，索丽尼正站在厨房里洗着东西。她那有雀斑的胳膊瘦得怕人，她的两手也笨得出奇，仿佛她以前就沒有洗过东西似的。她的面頰瘪下去了，蒼白而又多斑，她的脸色沒有一点光彩。她用一个陌生人的眼光来瞟着蒂特——蒂特覺得她簡直象一只受惊了的野兽——然后她在圍裙上擦了一下，就把那只粘糊糊的手伸出来了。蒂特沒有看她一眼就握住了它。

她們面面相覷地站了一会儿，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蒂特的心軟了，她想要哭出来；只要她母亲主动一点，她就会扑到她的怀里。但是索丽尼沒有动彈一下。"你爸爸和孩子們都到海港里去了，"她終于說話了，話音里既沒有温暖，也不成腔調。这样蒂特也就往那里走去，她高兴能有一个机会走开。

拉斯·彼得站在一艘裝着甲板的漁船的舱里收拾着什么；孩子們坐在碼头上。他从舱口鉆出来就上岸了。"你回到家来，这番好意眞难得呀，"他心情欣愉地說，把手伸給她。"謝謝你！"

"啊，沒有什么可謝的，"蒂特苦着脸說；她突然深深地被他的态度所感动，因此差不多要哭出来了。

"啊，是的，你眞好——因为你不一定非回来不可，"他說着，就把胳膊摟在她的肩膀上了。"如果你不回来，誰都会体諒你的。你跟媽媽請安了嗎？"

蒂特点了点头。她还不大能把握住自己；如果她开口回答，她也許会压抑不住自己的情緒的。她不想再号啕大哭了——无

論如何也不能再哭了！只有孩子和沒有長大的姑娘才好哭呢！

拉斯·彼得在一張船椿上坐下来，脱下了他那双木底的長統靴子；这靴子一直套到大腿上，他叫了几声才把它脱了下来。"我們簡直要凍僵了，"他瑟縮了一下說，"而且，骨节里也都痛起来了。要么就是岁数大了，要么，就是我干不了这个营生了。"

"喂，你覺得媽媽怎么样？"当他們悠悠蕩蕩地走上岸的时候，他問道。"她現在对我們这儿还有些陌生，"蒂特沒有回答，他又接着說下去，"不过，她被关了这許多年——这你也不能怪她呀。她看見你，一定会高兴的。——唔，也許你还感覺不到，她还不知道說什么話才好哩。不过她对我們大家总还亲热，这是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的。謝天謝地，我們到底把她盼回家了！如今你会对她亲切一点了吧，你会不会？——她需要人們对她好，这儿的人对她很不好。他們宁愿看見她关在牢里待下去——所以我們得留心对她好一点。"

这时索丽尼已經煮好了咖啡。拉斯·彼得認为她这样就表示了她的善意，因此感激地望着她，心情也十分愉快。她默默地走过来走过去，象一个陌生人、几乎象一个幽魂一样地伺候着他們；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气氛，把她和他們隔离开了。孩子們对她还不习惯；这从他們的眼色里可以看得出来，他們的眼睛总是猜疑地跟着她的一举一动。她自己的神情，也好象她是冷不防地降落到人人都和她有所不同的一个世界里一样。蒂特不知道她是不是看到了和听到了他們在她周圍所談的話和所做的事；甚至就是她的目光，也沒有表露出她是不是在听着他們的談話。猜想她心里究竟想的是什么，这很不容易。

傍晚时分，蒂特又得走了；拉斯·彼得陪着她一起走上了公路。"你是不是覺得你媽媽变了？"他們走过了沙丘的时候，他

問道。

"她的臉色很难看，"蒂特避免了父亲提出来的那个問題，这样回答說：她不相信索丽尼由于坐了牢，就变得更慈祥了一些。

"是的，那儿的环境，使她消沉了。不过她的性情的确是变了——她再也不罵人了。"

"她对于村子里的事——对于店老板和一些别的事情，說了些什么話呢？还有，她对于我們卖了老鵝巢，怎样說的呢？"

"噯，她怎样說呢？实际上她什么也沒有說，只是从早到晚默不作声地走来走去。而且她也不愿意和我們睡在一間屋子里——她現在害怕跟别人在一起。讓她出門走走也很难，只有在晚上她才肯出去。依我看来，她算是滿意得多了，对我也一样。"

"街坊們怎么样？"蒂特問。

"啊，街坊們么，他們都远远地躲开了。孩子們却跑过来，在門口瞧着——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們的父母打发他們来的。他們一瞧見你媽媽，就尖声叫着，接着就奔跑开了，好象有鬼在身后追他們似的。这一切不会使她安下心来的。"

"他們以为在她腦門上已經給烙了一个印子，"蒂特解释說。她自己也曾經这样想过，可是当她发覺并沒有这回事的时候，她就覺得很是詫异。"誰来請您出去过嗎？"她問。

"不，还沒有。不过有一天等他們看慣了我們家里这个情形的时候，我們会看見有人来和我們寒暄的。不止有一两个人会和我們談談，不过現在因为別人的关系，他們也就不敢来了。"

拉斯·彼得看着蒂特，希望她也同意他这个愿望，可是她什么話也沒有說。而她的沉默就等于許多言語；她对于他們的未来并不乐观。

"我自己担心，我們在这里恐怕处不下去了，"他又开始說：

"不过到那时候，我們就得另外找个地方。世界大得很，这儿究竟也沒有什么了不起的。搬个家，我們也不会損失什么。只是咱們的錢財給人搶了去，还得忍气呑声的，这眞丟臉啊；再从头另起爐灶，也不是容易的事。"

"不过我們走的时候，难道你不能把錢要回来嗎？"

"啊，不行。店老板不是那样的人，一旦他那只死手抓住了什么东西，无論怎么，他也不会放下来的。尤其是現在，他說过他自己的处境非常困难。"

"店老板也困难么？他全部的錢呢？"

"是啊，这很使你吃惊吧——我想这会使你大大地吃惊呢。不，事实是，他欠銀行的款，也欠別人的款；据說，他的錢都是借来的。他不修建旅館的道理就在这里，銀行不借錢給他。我們以为这整个的地方都是他的，但事实上却不是这样。票据到了期，他却付不出款来；前次結賬的一天，人們甚至于以为他就要破产了呢。这就說明了他为什么对別人那末苛刻。"

"那么，他这样为人处世能有什么快乐呢？他倒不如把我們所有的东西，还給我們好。"

"是啊，我也認为他这样为人处世不会有多大的快乐；不过这跟他的性情有关，他就是这样的人啊；就拿眼前的事来說，离海边不远有很多很多的鰊魚；多得你可以一桶桶舀上来。把它們赶过来的是鯖魚：它們成群結队地在鰊魚群里横冲直撞地吃着它們，把它們赶得向前直跑。可是在鯖魚后边，又有海豹和海豚，也狠呑虎咽地呑着它們，也把它們赶过来了。我想，这里也是一样，这一切正是这个道理；他剥削我們，別人又剥削他，甚至后面还有人再来一层一层地剥削。我倒愿意知道是不是还有更高一等的吃他們的人。"

"这倒很奇怪，"蒂特說。她从来沒有想到在店老板之上还有什么人来剥削他。

"啊，是奇怪！你可以說这就是大鬼管小鬼，大魚吃小魚。想一想，到头来他的光景并不比我們这伙人好多少，这倒也会讓我們心安理得了。看起来，好象这世界上倒还有一点公道，尽管这公道只是那末一点点儿。"

第 十 一 章

蒂特安慰伙伴

蒂特回到主人家里的时候，院子里拥满了一些陌生人。凱尔在外边草地上站着，好象在等着她。"你回来好极了，"他热情地說。"媽媽回家来了——还帶来了一大群人。你擅自就跑开了，她气极了。"

"可是我并不是擅自离开的呀，"蒂特惊愕地反駁道。

"是啊，不过她就是这样想。現在你赶快从后边走进厨房去，馬上就做活，这样她也許不会注意到你。不然她就会責罵你了。"他显得十分紧張。

"可是你为什么不說你給我假，讓我回家去的呢？"蒂特問。

"我可不敢，因为——"他站在那儿挪动着两只脚，样子又傻气又尴尬。

蒂特从大門走了进去，穿过了堂院，她不喜欢走房后的小道。如果她要挨打，她就准备受着。——这时茜妮正在忙着。"謝天謝地，你算回来了，可以帮一把手了，"她說；"我簡直忙得昏天黑地。不过幸亏一个鐘头以前你不在这里；女主人气坏了，

她說非要揍你一頓不可。当然該怨那个胆小鬼凱尔，关于他給你假的事，一句話也沒有說。”

“唉，他呀——”蒂特輕蔑地撅起了上嘴唇說。“不过就讓她来揍我吧，我呀，也可以用我的木头靴子踢她的踝子骨。”

“天哪，孩子，你瘋了嗎？——她的两条腿上都是青筋呀！要是你把她的踝子骨踢出一个窟窿的話，她流血死掉，你可怎末办呢。”茜妮覺得很吃惊。

“哼，那又能怎么样呢？我可不管它，”蒂特說。

蒂特动手洗碗了。她生她女主人的气，因为她要揍她，她跟凱尔生气，因为他使她进退为难，她也跟村子里的孩子們生气，因为他們叫她的母亲不得安宁——她簡直跟样样事情都生气。她洗东西的时候，故意摔得叮噹直响，而且很可能摔碎；茜妮不得不告訴她要心平气和一些。但是这姑娘什么也不听；看她这末个小东西，发起脾气来可凶哩，看来眞是好笑！茜妮只好使勁把住她的胳膊，才使她安靜下来。“哎，我气得要命！”她說。

茜妮哈哈大笑起来。“那么，别人就更有理由生气了！他們就要一个接一个地跑进厨房里来，发号施令——他們的臉皮眞厚啊。有人以为女主人发瘋了。她平时总是想讓你知道誰是一家之主。”

虽然如此，凱尔却仍旧是使蒂特最气不过的一个人。他沒有走进屋里来，却在院子里徘徊着，叫喊着說他看不惯这一切，而且接二連三地找着活做；——样子挺狼狽。当他看准了沒有人瞧着他的时候，他就对着客厅的窗戶揮动着拳头。不錯，他正是一个光会攥起拳头来的人。蒂特眞有心要出去，問問他是不是要借一条裙子穿。

嗯，女主人今天有点儿不对劲。她走进厨房里来，滿臉通

紅，裙子也撩起来了，她的头发乱蓬蓬的，象馬鬃似的竪着。犹翰斯在她后面追着，这个管家的女人，老得足够作老奶奶的資格了，可是却象个輕浮的蕩妇似的跟他耍戏着。这很不合她的身份。她一定是尽情地喝了酒——她压根儿沒有看見蒂特。

过了不一会儿，凱尔就在厨房門口出現了——他剛才恰好在外边黄昏的黑暗里，因此把这一切都看見了。他对蒂特做了个手势。"你們不要笑吧，"他恳求着他們——"这个我眞受不了！"他的样子挺可憐。蒂特一时忘記了她自己的气惱。"不，我們不会的，"她摸一摸他的手說。"这又不是什么值得可笑的事。不过現在你上床去睡吧——那么你就什么都会忘記了。"

他又走到外面去了，象一条病狗似的在灯光明亮的窗子下面来回蹓躂着。蒂特每回跑到洋井那儿去打水的时候，就看見他在那儿——她經过他的时候，就对他說上一言半語的。有一回，她放下了水桶，跑到他跟前去。"上床去睡吧，你听見了嗎？"她說道，拉着他的胳膊，想要說服他。

"我不能睡，"他回答說，几乎要哭。"媽媽叫我不要睡，等着套馬。"

"呸！讓他們自己去套吧。你又不是他們的奴隶。"

"我不敢；媽媽会大发脾气的。——唉呀，我眞是一个可憐的胆小鬼呀——我什么事也不敢。"

蒂特把他的手緊緊地握了一下，表示說她对他并不怀有惡意，然后便跑开了。

約莫十一点鐘光景，茜妮就叫她去睡覺。"你走了远道，一定累得要命，"她說。"你今天早晨起来得也很早——因此馬上就去睡吧！"茜妮把她推出了厨房，不讓她再繼續說些抗議的話。

不錯，蒂特的确是很累了，累得几乎要垮下来。她在黑黝黝的厨房里躊躇地站了一会儿——凱尔在院子里苦痛地徘徊着，他大概需要有人对他說一句半句的体己話。但是如果他进来找她，坐在她的床边上，跟她談話，那又怎末办呢？——他情緒不好，需要安慰的时候，也曾經有过这样的事。現在蒂特累得实在不愿再談話了：想到还得打起精神来不睡，确实叫她有些心煩。这一回，她的自私心占了上风：她为了自己就顧不得别人需要安慰了，因此她由房后的小道偷着回到她的小屋里。

蒂特閉着眼睛在床边上坐了一会儿。白天强烈的印象和她的劳累一起在她的內心里活动着：她筋疲力尽得有些头昏眼花。然后她振作起来，不一会儿工夫就脫下了衣服，馬上跳上了床。鉆进凉爽的被窩里，不顧一切地躺着，而且浸沉在舒适的困倦里，这使她覺得很愜意。只要她把臉蛋一貼到枕头上，想着一些美好的事情时，她就会睡着的。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这是外婆的口头禪。蒂特是希望做个好夢的——她希望醒来的时候，心里还充滿了飄忽的香甜，这种香甜留不多久，只象一片縹緲无常的晨霧一样，不到天亮就烟消云散了。这一回她夢到了那个王子，他要来把她領走，帶到他父亲的城堡那儿去——这是外婆以前在紡織曲里講給她听的。白天里是沒有王子的——不管怎么說，蒂特这样一个穷姑娘是配不上一个王子的；可是在夜里，就真的有了王子，而且請求外婆允許跟她結婚。这正是美妙的夢境，夢引导着你，使你升到光明的天上，那么你从高处就可以看見了一切。但是在夢中也并不是沒有煩惱的，因为他認为她生得不美。"是不美，因为她最美丽的东西是在她的內心里，"外婆說，"她有一颗纯金的心。"

"纯金的心？"王子睁大了眼睛說。"拿給我看看！"然后外

婆就剖开了蒂特的心，給他看了。“可是我們不喜欢那样做，”她說：“那会很容易染上尘埃的。”

于是王子高兴了——因为关于黄金的事他完全懂得。他握住她的手，唱了一段外婆的歌曲：

如果为了孩子她哭坏了眼睛，
紡呀，不断地紡呀，紡呀，不断地紡呀，
然后她就会堂堂正正地坐着，四面圍了一群仆人，
法尔—得—啦，法尔—得—啦，得—啦，得—啦—啦！

“不过这支歌唱的只是外婆自己，”蒂特失望地說，松开了他的手——因此她为了这个而懊恼起来了。

“这沒有关系，”外婆說，又把他們的手牽在一起了——“你就牽着他吧。不多久，唱我这部分就会完了。而且这支歌又是給我們两个人編的呀。”

蒂特在黑暗中睜开了眼睛，使她非常高兴的是：她手里真的握着一只溫暖的手。有个人坐在她的床沿上，摸着她的脸。“是你嗎，凱尔？”她問道，一点儿也不害怕，不过有些失望。

“現在他們已經走了，那一伙人！”他說。“他們都喝醉了，大吵大嚷得可怕。我眞不曉得他們吵吵鬧鬧的，你怎么能睡得着。他們要給我两克朗賞錢，因为我給他們套了馬；可是我不要接受他們的髒錢。我告訴了他們，还是把这錢还給被他們敲詐的那些人吧。听了这話，他們几乎要揍我。”

“你这些話說的很对，”蒂特笑着說。“就应該这样对待他們。”

但是凱尔沒有心情跟着她笑。他坐在黑暗里，握着她的手，

却无話可說；蒂特可以感覺得到：在他的心里，忧思苦虑在怎样不断地折磨着他。"現在你别再去想这些了，"她說，"想又有什么用呢。老是一个勁儿发愁，才眞叫傻呢。"

"他們走的时候，她沒有出来，"他心不在焉地說，显然是沒有听到她方才在說什么。"也許她簡直就出不来了。"

"嗳，你說的什么意思？"蒂特忽然急躁起来問道。

"啊——你知道，他們喝酒的时候，她也跟他們一样喝。她很可能——"他的头伏在她的胸脯上，猛烈地嗚咽着，因而周身都在震动着。

蒂特用胳膊摟住他的脖子，撫着他的头发，对他說些安慰的話，好象他是一个小孩子似的。"唉，唉，你現在要作个男子汉啊，"她說。后来当她的安慰不中用的时候，她就騰出一个地方讓他坐在自己的身边，并且把他的头抱在她的胸脯上。"現在你要理智一些，象一个男子汉，"她說。"你为什么要为这些事情操心呢？你可以走开，把这一切都丢开不管。"她那孩子的心贴着他的臉跳动着，那心里充滿了同情。

漸漸地，她使他鎮靜下来了；他們躺了下来，快乐地小声談着——他們发覺两个人的头凑在一起，在被子底下小声地談着，便突然笑起来。这样就排遣了凱尔的最后的忧愁；他开始戏弄着她，并且变得兴致勃勃的。"你不許这样来，不然我就要喊了，"她一本正經地說，一边想找到他的嘴唇。

她的吻使他安靜下来，可是他突然把她抱在怀里，粗暴地把她摟得紧紧的。蒂特抗拒着，可是却抵不住他那强而有力的拥抱，終于她渾身都癱軟下来。

"哎呀，你把我弄痛了，"她說着，便哭了起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蒂特：人的女儿　　（上册）
作者＝（丹麦）尼克索著　　邹绿芷　　范之龙等译
页数＝３７６
ＳＳ号＝１０３５１１８６
出版日期＝１９８１年０８月新１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目次
第一卷　童年
第一章　蒂特的家谱
第二章　出生之前
第三章　孩子降生
第四章　蒂特最初学步的时候
第五章　外祖父又到海上去了
第六章　索仑之死
第七章　寡妇和孤女
第八章　巫婆玛莲
第九章　蒂特访问仙境
第十章　蒂特有了父亲
第十一章　新的父亲
第十二章　换破烂儿的人
第十三章　蒂特的预见
第十四章　在家里和妈妈一起
第十五章　阴雨和阳光
第十六章　可怜的外婆
第十七章　当猫儿不在的时候
第十八章　乌鸦夜里飞了
第十九章　乌鸦叫，恶运来了
第二卷　小母亲
第一章　老鸦巢的早晨
第二章　公路
第三章　拉斯·彼得求见国王
第四章　小母亲蒂特
第五章　小浪荡汉
第六章　磨刀人
第七章　做腊肠的人
第八章　再会了，老鸦巢
第九章　一个渔夫的死
第十章　新的世界
第十一章　姜饼小房
第十二章　每天的烦恼
第十三章　蒂特的坚信礼
第三卷　沉沦
第一章　在陌生人中间

第二章　　想家
第三章　　蒂特的女主人
第四章　　可爱的来客
第五章　　蒂特回家探亲
第六章　　面颊红润的姑娘
第七章　冬天的阴霾
第八章　冬天漫长的道路
第九章　　夏季的一天
第十章　　索丽尼回家了
第十一章　　蒂特安慰伙伴
第十二章　　短短的夏天
第十三章　　倔强的心
第十四章　　大克拉夫斯的死
第十五章　　又回到家里
第十六章　　山地田庄的孩子
第十七章　　蒂特晒太阳
第十八章　　欢宴
第十九章　　新生命降生了
第四卷　炼狱
第一章　　蒂特为什么不结婚
第二章　　在广大的世界里
第三章　在保健院里
第四章　　小天使们
第五章　　蒂特成了家庭里的一员
第六章　　蒂特被提拔当了使女
第七章　　无家可归
第八章　　凯尔的面庞
第九章　　蒂特的一天
第十章　春天
第十一章　　幸福的时光
第十二章　蒂特采摘玫瑰
第十三章　狗
第十四章　　乔治和蒂特
第十五章　结清旧账
第五卷　走向星辰
第一章　　上帝的小生物
第二章　　蒂特妈妈
第三章　小乔治
第四章　　我们的主
第五章　在草坪上
第六章　老鼠
第七章　　坚信礼的庆祝宴

第八章　　老瑞斯慕森弄到了新靴子
第九章　　形形色色
第十章　　“唱喜歌的”甘拜下风
第十一章　　日常生活
第十二章　　可靠的日德兰人
第十三章　　缝纫机、棉被和施粥厂
第十四章　小彼得
第十五章　　蒂特妈妈上了报
第十六章　羊毛衫
第十七章　邂逅
第十八章　　蒂特歇了一天
第十九章　拣煤核的孩子
第二十章　上帝的心肠
第二十一章　死
第二十二章　　走向星辰
一个人死了
附录　　马丁·安德逊·尼克索（丹麦J．罗斯坦）